武俠世界

血債血償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吳道子・著

一個馬伕，無故牽入武林是非，導致愛侶被姦，含羞自盡。他亦因此而改變一生命運，學得高深武功，志切報仇雪恨。且看他用何種手段來索償！



第29年

48

$ 7.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血債血償」是吳道子先生又一新作，吳道子先生向以故事題材新穎，文筆通順流暢稱著，而今期的「血債血償」更有令人驚喜的表現，文中不但有緊張激烈的武打場面，更有纏綿悱惻、旖旎香艷的鏡頭，男主角小黑子由一個藉藉無名的馬伕，因獲奇遇而變成一個武功卓絕的高手，最後更憑絕技快意恩仇，但他也在激鬥中喪失了生命……

今期推出另一中篇故事乃馬騰先生之新作「天堂夢」，本故事中的兩位英雄人物泰迪與卡凡，相信不少讀者都很熟悉，而他們的英雄事蹟更是膾炙人口，在「天堂夢」中，泰迪與卡凡憑着他們的機智與勇敢，協助警方擒獲一批劫匪，為市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黃鷹先生之「火鳳凰」、歐陽雲飛先生之「鐵小虎」也在今期刊出，佳作當前，請各讀友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狄心先生撰寫的「替天行道」，屆時請細意參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 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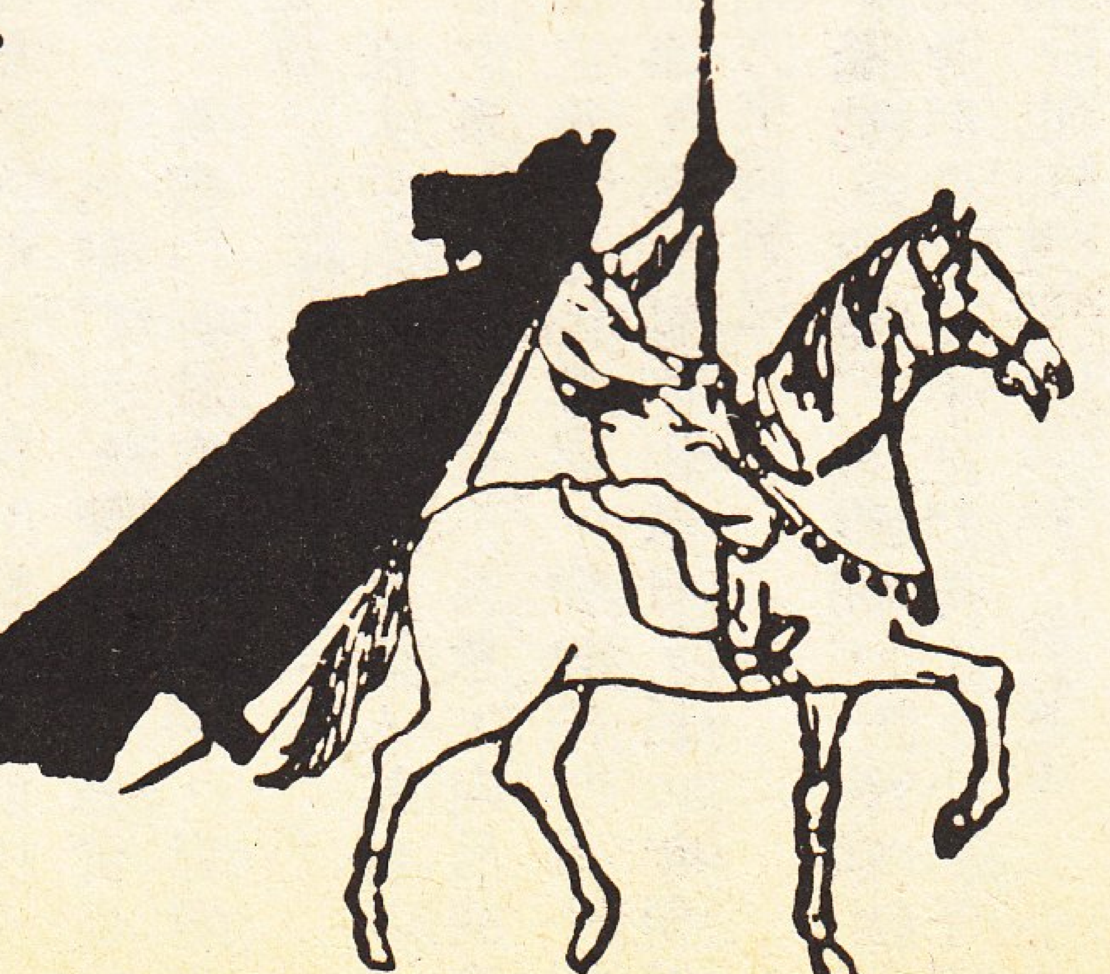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48期

（總號14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姹女教宗旨　拯火坑婦女

山西大同府，有一座雄偉巍峨之堡壘，建於城外約十里處，這便是江湖中無人不知的白馬堡。

白馬堡堡主趙天鵬，外號鐵劍神龍，年約五十，長得雄偉魁梧，威猛神勇，武功高強，一把鐵劍打遍武林無敵手。為人更是急公好義，當仁不讓，因此江湖中人提起趙天鵬時，莫不高豎拇指，齊聲讚譽，恭稱之「趙神龍」而不名。

趙神龍之唯一弱點，便是好色護犢，家裏妻妾如雲，足有十數房之多。妻妾雖多，但趙天鵬卻是膝下單薄，只有一子一女，因此，趙天鵬溺愛子女之程度，已達縱容地步。

長子趙人傑，年方弱冠，長得卻與乃父截然不同，白臉無鬚，英俊瀟洒，一身武功盡得乃父眞傳。家傳劍法使出來時除火候修為外，比趙神龍毫不遜色。他更秉承父親之特點，便是風流好色，家中丫環侍婢，與他有上一腿的倒也不少。

次女趙心妍，年方及笄，嬌俏動人，因自小便被寵的關係，刁蠻任性，對堡中下人是頤指氣使，盛氣凌人。

＊　＊　＊

白馬堡既然以馬為名，堡內自然少不了馬匹。這時堡中馬廄裏，正有一個精壯小伙子在替馬匹洗擦着。小伙子看上去約有十六、七歲年紀，膚色黝黑發亮，雙眉入鬢，氣宇軒昂。如不是身穿下人服飾，在馬廄中幹着活，怎麼看也不像是下人的模樣。

「小黑子！」忽然响起一把帶嘲笑之聲音道：「天已齊黑，你飯也不吃，卻跑來這裏幹活，莫非希望堡主念你勤勞，把小桃兒賞給你做老婆？」

提起小桃兒，小黑子便打從心裏笑出來。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還有那副櫻桃般的小咀，更難得的是她對自己之關懷和體貼。口中卻道：「老馬，那有這回事？小姐明天早晨便要外出，若不把馬準備好，明天準有一頓責罵，飯可以遲點吃嘛！」

「冷飯倒留下一點，菜餚嗎！哈！哈！」老馬的聲音逐漸遠去。

小黑子不禁低聲咒罵起來，這麼多的馬，全由他一個人料理，每天的工夫總是做不完似的，弄得趕不及吃飯。而那可惡的總管，竟定下時間沒做完便不得吃飯的臭規矩，總有一天……

他把桶裏的污水倒掉，再把刷子、毛巾等物放在桶裏，便回到草屋。這草屋原只是用來存放乾草、馬料之用，自從展老爹死後，小黑子便把草屋作為住處。

展老爹便是小黑子的乾爹，因為小黑子是一名孤兒，給展老爹拾回家撫養成人。展老爹向來身體便不大好，終日咳嗽不停，終把白馬堡西席之差事丟了。那時，小黑子只有十三歲。白馬堡總管不忍看見兩人無以為活，特准許小黑子入堡工作，負責照料馬匹，工銀每月白銀五錢，僅堪過活。轉眼間，小黑子在白馬堡已有四年。

一年前，展老爹久病身亡，小黑子為免往來奔波，把離白馬堡足有七、八里之小茅屋賣掉，寄宿堡裏草屋。數月前，那甚有人情味之總管突然間離奇暴卒，換上這刻薄成性，為人陰險之新總管呂大年，據說是十四姨太之遠房表兄！

呂大年上任不久，與小黑子一起照料馬匹的方來福不知何事得罪了他，被他藉故辭退。這件事小黑子卻是心中雪亮，因方來福有一晚，半夜往小解時，看見馬廄內似有人影閃動，便前往一看究竟，在馬廄門口，便碰上呂總管從內而出，馬廄內卻像有另一黑影，但看不清是誰。

在大戶人家裏，男女下人私會本是尋常之事，方來福也不為意，向呂總管問安之後便返回草屋，順口向小黑子說出此事，那知道不出數日，呂大年便藉故把方來福辭退。

驀地，草屋門被推開，一條纖小人影閃身而進，反手把門掩上。小黑子不用看，也知道來者是誰，低聲道：「小桃，怎麼妳來了？」

果然是十四姨太之貼身侍婢小桃，她低聲道：「老爺在我家小姐處過夜，所以我便溜了出來！小黑哥，快點吃吧，不然便涼了！這是我偷偷給你留下的。」她竟然帶來了飯菜。

辛苦了一整天，有誰不肚子餓？小黑子向小桃道謝後，便狠吞虎嚥的把飯菜吃光，道：「小桃，那是甚麼湯，味道怪怪的！」

小桃笑道：「那湯可珍貴了，是小姐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吳道子・文

可飛・圖

血債血



特地給老爺準備的，我聽她說對身體甚有好處，因見你近來辛苦，便偷偷的盛了一碗給你喝！」

小黑子道：「下次別這樣了，少了湯，十四奶奶會發覺的！那妳便有苦受。」

小桃道：「不會的，我自小便跟着小姐，她不會打我的。況且，我把湯加了水，誰知道湯少了？」

小黑子道：「妳這小東西可精靈得很。只是我身體壯得很，用不上這些補品，下次可別偷了。是了，這兩天來，少爺還有沒有向妳纏個不休？」

小桃怒道：「哼，那小淫蟲！要不是小姐維護着，他早已强來，把我的褲子脫掉！」

小黑子打趣着道：「誰叫妳長得如此嬌俏可愛？老實說，白馬堡上下，有誰不想把妳脫掉褲子，按在床上？」

小桃滿臉通紅，搥了他一下，道：「哼，你也這樣壞，我不和你說！」

小黑子一把捉着小桃玉手，順勢一拉，便把小桃擁在懷裏，道：「兩日不見了，快來親個臉！」

小桃輕聲道：「只可以親一親，可不能像上次般毛手毛脚，令人難受！」敢情兩人情感倒是不錯。

小黑子那有空回答，摟得小桃緊緊的，在她粉臉上、小咀上吻個不停。

驀地，小桃發覺一點不對，她和小黑子雖曾多次親吻，但小黑子今次的反應卻是特別熱烈，不但摟得特別緊，更是全身火辣辣的，身上某處地方更是與往日不同，使她有一種異樣感覺。

小桃方欲推開小黑子，那知道酥胸上已有一隻怪手襲到，令她如觸電般，一陣酸軟。跟着小黑子竟變本加厲，把她壓在乾草上，雙手竄進衣服裏，恣意摸索，更不停的在她的臉上、耳上、頸上狂吻。

俏丫環小桃本已對小黑子極具愛意，芳心暗許，否則那會與他多次擁抱愛撫？那抵受得住如此挑逗，登時春心大動，緊摟着小黑子頸項，把胸前開放，口中卻道：「小黑哥，不要嘛！」

霎那間，兩人衣服盡脫，小黑子一撲而上，揮軍直搗黃龍，只聽小桃低聲道：「小黑哥，輕點，我還沒有……啊……」跟着便是連續不斷之呻吟聲。

兩人沉迷於廝殺當中，卻不知道草房門已被推開一條縫隙，一雙眼睛正在貪婪地窺看着。那人更趁小黑子與小桃不察之際，推開房門，閃身內進，隨手把門重掩。

草房裏，本不准點燈，因此漆黑非常，只靠小窗引進微弱月色星光，兩人親熱之情形也只是依稀可見，何況小黑子與小桃正沉迷歡樂之中，那會留意到室內竟多了一人。那人躲在一黑漆角落裏，靜靜地欣賞着這場好戲！

其實，小黑子剛才所喝的，並不是普通補藥，乃是十四姨太特爲趙堡主而設的，湯內加有壯陽秘藥，因此小黑子喝了後，全身血液沸騰，慾火高漲。

小黑子本是精壯非常，天賦異稟，加上藥物之助，更是越戰越勇，把初經人道之小桃弄得呻吟不止，更把一旁偷窺之人看得呼吸加速，銀牙直咬。

也不知過了多久，室內才風平浪靜。

「小黑哥，你壞死了！剛才那麼狠的，把我也弄痛了。」

「第一次總是會痛的嘛！還說我狠，那妳爲什麼緊摟着我不放，害怕我跑掉似的！」

「我不來了，你得了便宜還笑我，看我今後還睬你不！呀，糟了，我得回去了！」

小桃走後，小黑子仍赤身躺在草上，咀角掛着滿足的微笑，似是仍回味剛才之溫馨感受，驀地，他整個人跳了起來，因爲他發覺從黑暗的角落裏，緩緩的走出一個人來。

「小黑子，你眞大胆，連少爺千方百計追求着的小桃也偷了，我若告訴少爺，你有命才怪！」那人竟是一個年約廿七、八之美艷少婦。

小黑子全身顫抖，跪了下來道：「小的今後不敢了，請七奶奶保守秘密，小的感激不盡！」

七姨太笑道：「小黑子，我這是救你一命！光說感激有何用？你說吧，我若不把今夜之事說出去，你怎樣報答我！」

小黑子忙道：「小的身無長物，怎有報答七奶奶之地方？只好來生爲七奶奶做牛做馬，效力一生。」

七姨太嬌笑，道：「有誰知來世之事？你不是並無長處的，別小看自己了，這樣吧，我要你今後乖乖的聽我的話，替我辦事，你願意嗎？」

小黑子大喜，道：「小的願意！」

七姨太道：「若然你聽我的話，而且辦事令我滿意的話，我不但不把今夜之事說出去，今後你的好處還多着。你先起來吧！」

小黑子因身上寸縷全無，登時尷尬萬分，道：「七奶奶，小的不敢。」

那知七姨太吃吃笑道：「這麼快便不聽話了麼，快起來！」

小黑子站起來時，登時大吃一驚，原來七姨太已把上身衣服脫掉，露出一對碩大的乳房。

七姨太跟着便道：「快過來，我要你像剛才對小桃般好好的服侍我。」隨即見她把褲子也褪去，仰卧草上，露出迷人之一片桃源！

這也難怪，趙飛龍妻妾十多人，而他年紀已大，體力有限，怎能把妻妾全照顧妥當？況且近年來，趙天鵬寵愛全集於十四姨太一身，把其它的妻妾全冷落了，七姨太正値最需要丈夫慰藉之年華，怎能忍受空幃獨守的苦處！

＊　＊　＊

「小桃，這個忙妳一定要幫我，否則七奶奶把我們的事洩漏給少爺知道的話，妳和我都沒有命。」數天後，小黑子對猶在乾草上休息的小桃道。

「小黑哥，你肯定我們定會沒事嗎？事後七奶奶眞的會帶我們離開白馬堡？」

「七奶奶已經答應了的，她應該不會欺騙我！」小黑子蠻有信心地回答！

「我眞的担心七奶奶在東西得到手後，便把我們抛下不理。事後堡主定會發覺是我做的手脚，那時後果不堪想像。」小桃憂心忡忡道。

小黑子那敢把他與七姨太打得水深火熱的事告訴小桃，只得道：「不會的，我們只要把那東西拿着，等去到安全的地方時才給七奶奶，那便有保障了，妳說是嗎？」

小桃赤裸地爬了起來，伏在小黑子身上，幽怨地道：「小黑哥，我這樣做實在對不起我家小姐，但爲了你，爲了我倆將來，只好冒險一次。但你日後可不要抛棄我！」

小黑子一把摟着小桃火熱的軀體，以行動來回答！

＊　＊　＊

小黑子在窗上的小孔屏氣靜息地窺視着，看見趙天鵬和十四姨太都分別伏在桌上，更把桌上酒菜打瀉時，方始吁一口氣。向不遠處「把風」的小桃打了一個手勢，輕輕的推開窗，跳進房間裏。

他雖知道趙天鵬和十四姨太喝下了那下藥的酒後，便是打雷也不會醒過來，但仍提心吊胆，戰戰兢兢的一步一步走向趙天鵬。

當小黑子的手伸往趙天鵬後頸，正要掏出他那日夕不離身，掛在頸間之密室鎖鑰時，他的心跳簡直快得驚人。

驀地，他的心差點便從口中跳了出來，只因他伸向趙天鵬的手竟不知怎的被抓住了，而應該被迷倒的趙天鵬卻坐了起來，回頭望着小黑子，猙獰地笑着，而抓着他的，便是趙天鵬那大而有力的巨靈掌。

跟着，小黑子臉上已捱上一記耳光，打得他滿嘴鮮血，滿天星斗。

「小雜種，你那下三流的迷藥若能把老夫放倒的話，老夫還能活到現在？是誰主使你的？快說出來，老夫留下你一條狗命！」趙天鵬此刻神情、語氣，與他平素作風，簡直判若兩人。小黑子已是魂飛九霄，那能回答。

而這時，在外間把風的小桃已發覺事敗，竟不逃跑，反撲進房裏，跪在地上，哭道：「老爺，這不關小黑哥的事，全是小婢主使的，請堡主放過小黑哥，小婢願意受罰！」

小黑子大駭，叫道：「小桃，妳瘋了嗎？快逃，不要管我！」

「住口！」又是一記耳光打在小黑子臉上，把他半邊臉也打得腫到半天高。趙天鵬轉向小桃，柔聲道：「小桃，妳不用替別人受過，快把主使你的人招出來，我不會爲難你們的，不要怕！」

小黑子知道若然把七姨太供出，不但會把七姨太負累了，自己兩人之下場將更悽慘了，死得更快，忙道：「小桃，不能說，否則……」。

趙天鵬大怒，點了小黑子啞穴，把他拋在地上，小桃看見小黑子嘴和鼻都是鮮血，大爲傷心，撲在他身上痛哭起來！

趙天鵬之長子趙人傑從窗口跳了進來，問道：「爹，是甚麼一回事？」原來他對小桃久存染指之心，這晚趁有空，便跑來找小桃，意圖把她勾引上手，聽見十四姨太房裏傳來乃父咆吼之聲，且窗戶大開，便跑來一看。

趙天鵬看見愛兒來到，便道：「人傑，你來得正好！這賤婢竟與小黑子這小雜種勾結，在酒裏暗下迷藥，意圖不軌！」

趙人傑聽了，臉色大變，但瞬即回復正常，對小桃柔聲道：「小桃，妳定是受了這小雜種唆擺的，不要害怕，把詳細情形說出來，我替妳向爹求情！」

小桃聽了，搖頭道：「少爺，小婢說出來也可以，但少爺必須先把小黑子放了，待他安全離開這裏後，小婢才說！」

趙人傑看見小桃如此維護小黑子，登時大怒，但瞬即眼珠一轉，心生一計，在趙天鵬身側低聲道：「爹，這丫頭如此維護小雜種，若然我們把小雜種放了，賤婢很可能會說出……」

趙天鵬不以爲然，道：「怎能把小雜種放了，若他把我們迫供之事傳了開去，對白馬堡聲譽大有影响！」

趙人傑忙道：「爹，孩兒是說這賤婢很可能隨便說出一個名字，拖延時間，使小雜種逃之夭夭，倒不如如此這般……」

趙天鵬聽了，笑道：「小鬼，倒不如說你趁火打劫，爹還不知你的心意嗎？只是，這不失是一個可試的辦法，你即管照辦！」

趙人傑大喜，迅即捉着小桃，伸出無情之手，一把撕掉小桃身上的衣服，登時把小桃晶瑩玉體整個袒裼裸呈出來，趙人傑自己亦把下身褲子脫去，醜態畢呈。

趙天鵬向小黑子猙獰一笑，道：「小雜種，你現在應知道，若不供出來，你那小心肝會有甚麼後果！你只要把頭一點，我便……」

小黑子目睹小桃兒拚命掙扎呼叫之情形，登時目眥欲裂，他不理會供出來會有甚麼後果，但求解決目前危難，剛欲點頭答允之際，已看見趙人傑已伏在小桃的身上，下身剛欲有所行動。驀地，一陣鮮血向趙人傑臉上狂噴，只見他向旁一閃，雙手急忙向眼裏抹，而躺在地上的小桃卻是滿嘴鮮血，奄奄一息。不用細說，已知小桃竟嚼舌自盡，以保清白。

趙天鵬大怒，箭步上前，竟欲替小桃點穴止血，那知小桃竟在地上拾起剛才趙天鵬假裝昏迷時，打瀉在地之破碟，往喉間一割，登時血如泉湧，香消玉殞。

小黑子遭此慘變，悲憤交集，苦於啞穴受制，不能破口大罵，內心卻大叫：「姓趙的，除非你殺了我，否則我不報此仇，誓不爲人！我要把你全家上下……」

趙天鵬怒道：「人傑，你看你這鬼主意，把事情弄得如此地步，明知這丫頭難纏，早把她點了穴道便沒事了，那有這麼多煩惱？」

趙人傑把臉上血跡抹掉，道：「爹，孩兒怎料到這賤婢有此一着，你也知嘛，點了穴道，像死屍般躺着，那有興緻可言？」

趙天鵬大怒，道：「還瞎說甚麼？快穿上衣服，叫呂總管來收拾一下，並把這小雜種押下牢裏，好好的拷問！」

＊　＊　＊

在跟着的數天裏，小黑子備受各種酷刑折磨，身上的傷痕纍纍，不似人形，他只是咬着牙齦忍受着，連哼也不哼一聲。

直到第八天，小黑子方有喘息機會，只因趙天鵬父子須往太原一行，約半月才回來。

呂總管把小黑子丟在一幽暗、潮濕之囚室後，便再也沒來過，連續數天來，只有一名呂總管之親信每天送來一小碗水和一個硬如石塊之饅頭。小黑子好幾次都想放棄求生，拒絕進食；反正遲早都是死路一條，早一點死去反而會少受一點苦，最低限度可免去皮肉之苦。因爲他知道，即使體力充沛，全無受傷，也難從這不見天日的陰暗潮濕的囚室逃走，更何況他現時之情況。

但終於每次他把那難以入口的饅頭和水吃下，他不能放棄生存，他一定要活下去，因爲他還要報仇，要替那可憐的小桃報仇，他要把當日加於小桃和他身上的加倍奉還給趙家的人。一股仇恨之火在他體內燃燒着，支持着他，令他有活下去之意志。

經過四天寧靜的休息，因畢竟是年輕力壯關係，小黑子終於恢復一小部份體力，他四處摸索着，希望能找到一條生路。可是，世間上那有如此幸運之事？他把囚室每一寸地方都摸遍，簡直半點機會也沒有，小黑子只得頹喪地倚

在牆角坐下。

驀地，身後却傳來數下敲擊之聲，小黑子爲之一愕，也在牆上回敲數下。

跟着隔壁傳來一細如蚊蚋之聲音：「朋友是那一位同道？莫非也是中了那假仁假義之惡賊奸計，被囚於此？」聲音蒼老虛弱，似是一個風燭殘年之老人。

小黑子搖頭，道：「老人家，在下並不是一個武林人，只是白馬堡一個下人，替白馬堡照料馬匹的下人，因犯錯被囚於此。」

片刻後，傳來那老弱聲音：「你說甚麼？我可聽不着。啊！是了，你得先俯下身，在離地數寸處有一小洞，那是多年前囚在你那處的一陽指鄭開泰用指力鑽成的，只可惜他來不及鑽上第二個洞便已被害，你得找着那小洞，向着它說話，我才能聽得到！」

小黑子依着摸索，果然找到一個約兩指寬之小洞，便對它把剛才所說重覆一遍。

「那可奇了，你若是堡中下人，趙天鵬這奸賊怎會如此不怕麻煩，把你囚在這裏。若你過失輕微，以他假仁假義本性，定會把你訓話一頓，然後釋放。若你是罪大惡極，或是把他激怒的話，他是毫不考慮，把你殺了，跟着便送你一點化骨去肌散，那會費這麼大的工夫，把你囚在這裏！」隔壁的老人大惑不解。

小黑子見隔壁老者也是受害人，便把經過詳細說出，但他恐怕這人乃是趙天鵬所預先佈下，藉此騙他說出幕後主使之人，便把七姨太之身份與她之一段孽緣隱瞞起來。

良久，隔壁之聲音又响起：「小伙子，你可曾練過武功？」

小黑子搖頭，道：「老伯，我不曾練過武功。」

「怪了，怎麼你的呼吸卻像是學了正統內家心法的？」

小黑子答道：「老伯，我這呼吸吐納之法，是我義父從小便令我練習的，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義父只說對身體有益，令我日夕練習；我練了之後，果覺得身心舒暢，便練了十多年！」

「小伙子，你義父姓甚名誰？」

「老伯，我義父姓展，這裏每個人都喊他做『展老爹』，至於甚麼名字，我也不知！」

「姓展的？武林中，姓展的高手只有翻雲手展翅一人，莫非便是他。只是他在三十年前，被陰山雙煞以一記寒陰掌擊中後，便下落不明了。是了，你義父還在嗎？他可有甚麼病沒有，例如不停咳嗽之類？」

小黑子哀傷地回答道：「義父已去逝四年了，多年來，他慘被癆病煎熬，終日咳嗽不停！」

那聲音道：「小伙子，你義父害的不是癆病，而是寒毒入侵，乃寒陰掌擊中而未能治療好的症狀。你義父無疑便是翻雲手展翅了！你可以把他教你之呼吸方法說出來聽聽嗎？」

小黑子心想，呼吸之法不是甚麼秘密，說出來又何妨？便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那人聽了，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展翅只把入門方法和健身強體之部份傳授給你，可能他認爲江湖險惡，不願意你習武，所以沒把全部心法說出，而你又破了童身，日後練習上乘武功時難登至高境界！」

小黑子默言不語。

那聲音又响了起來：「小伙子，你願意學習武功，爲你那小桃報仇雪恨嗎？」

小黑子大喜，但瞬即便頹喪起來，道：「老伯，我當然希望能練成武功，以便日後復仇，但我怎能逃出這裏呢？」

那人道：「小伙子，不要灰心，如我沒估計錯的話，不出數天，便會有人找你的了。那主使你下迷藥之人，恐怕你招供了他的名字，定會把你救出去，或是潛進來把你殺了，視乎這人心術如何。所以，你應該還有一絲希望的。如你願意，我可傳你兩種心法，只是其中略帶邪門，以補你過早破身之不足，只要你不濫用，不害及無辜，或使用時有分寸，便無妨。但你得先答應我，不得藉此爲害世間！」

小黑子忙跪下叩頭，連聲答允。

* * *

古志，那便是隔壁的人——所料不差，兩天後的一個晚上，小黑子牢房的門打開了，一條纖小人影閃了進來，輕聲道：「小寃家，是你嗎？你在那裏？」

小黑子認出是七姨太的聲音，忙跳了起來，道：「我在這裏！」

傳來七姨太喜悅的聲音：「果眞是你在這裏，快跟我走！」從門外射來之微弱燈光下，小黑子看見七姨太手持長劍，全身黑衣勁裝，黑巾幪面，正向着他招手，他略一猶疑後，便向她走過去，七姨太一把拉着他，便往外間走，甬道上，小黑子留意到有數個呂總管的親信倒卧地上，滿胸鮮血，應已死去，甬道兩旁則有近二十個小囚室。

七姨太在甬道盡頭階梯上的暗門上側耳細聽片刻，方推開暗門，與小黑子跳了出去。小黑子一看門外陳設，便知道是白馬堡會議之所。七姨太把暗門恢復原狀後，拉着小黑子，便往堡外跑。幸好趙天鵬向以大仁大義形象出現江湖，堡中守衞不多，兩人輕易地逃出堡外，吁了一口氣。

七姨太扯下面巾，把小黑子擁在懷裏，道：「小寃家，可把你和小桃害着了，我定會補償你的！你現在快往南走，在五里外處一棵大樹下，有人會接應你的。屆時若有人說出：『飲馬血！』你只須回答：『拔鳥毛』便成！一路小心，我會常常來看你的！」

* * *

「果然是一個出色之小伙子，難怪二姐不捨得把你殺掉，千方百計冒險救你出來！小伙子，你叫甚麼名字？」說話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千嬌百媚，略帶妖冶之美女，地點則在大同府之南，離白馬堡約二十里之一個莊院。美女身側，尚有數名美女，均是廿歲出頭，妖媚風騷。屋雖大，卻不見一個男人。

小黑子處身這衆嬌麗中，混身都是不自在，吶吶道：「我叫小黑子。」

妖冶美女嬌笑道：「小黑子，難道你沒有姓名的嗎？」

小黑子登時一愕，十多年來，他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自小，展老爹便是如此叫他，到後來，別人也是如此，從沒有人問過他姓甚名誰，而事實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姓甚，父母是誰。據展老爹生前說，拾獲他時，他的身上只有一塊繡有海燕的布和一塊玉珮。那塊布現已遺下在白馬堡草房裏，幸好那玉珮仍在身上，繫在頸間，沒有失掉。

銀鈴般的笑聲把小黑子從沉思中驚醒過來，他心頭一轉，道：「我姓展，名少克。」他人急智生，臨時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套上義父展老爹的姓。他做夢也想不到，展少克這名字，五年後在江湖引起軒然大波。

冶豔美女道：「你也不小了，怎還能叫小黑子這乳名，我還是叫你少克吧！少克，我們這裏原不准男子停留的，但你是二姐的人，當然是例外；況且，二姐曾交待，你得在這裏等她回來，再作打算！」

小黑子展少克忙道：「多謝姑娘收容！」

冶豔美女嬌笑道：「你不用謝我，在這裏住，最初數天可能會令你很快樂，但日後你便不勝其煩了，稍後你便會知道。我姓沈，名盈盈，但你叫我三姐便行了。現在，你先洗個澡，再回房休息吧！但有一點先通知你，千萬別跑出屋外，因爲白馬堡的人定會四出找尋你的下落，若給他們發現你的踪跡，那便麻煩多多。知道嗎？至於屋子裏，你可隨意走動！」

展少克吶吶道：「三姐，請問這裏可有吃的嗎？這十天來，我每日只有一個饅頭到肚，餓得手脚也軟了！」

沈盈盈笑道：「我倒也忘了這點，你先沐浴更衣吧，我吩咐人給你準備酒菜。」

展少克沐浴完畢後，登時覺得精神奕奕，這十天來，身上的血跡和污垢，把他弄得極爲不舒服，經熱水一浸，頓即容光煥發，判若兩人。他拿起爲他準備之一襲衣服時，大爲奇怪，想道：「這裏全是女子，何來男子衣服？」

當他換上乾淨衣服時，不禁啞然失笑，原來那套衣服的尺碼太小，雖能勉强穿上，但卻有滑稽之感覺。

展少克步出大廳時，衆女已是忍俊不禁，哄堂大笑。三姐沈盈盈見了，登時眼中一亮，只因經過梳洗後的展少克，劍眉星目，氣宇軒昂，俊秀英挺，令人暗暗喝采。

沈盈盈笑道：「少克，因這裏沒有其它男子，只有這套我拿來扮男裝的衣服，所以暫時委屈你一天，明天才給你另外縫製吧。快過來吃些酒菜再休息吧！」

展少克看見桌上已準備好酒菜，忙道謝坐下，狼吞虎嚥，如風捲殘雲般把一壺美酒及三碟小菜吃個精光。

* * *

展少克上床的時候，天色已是微亮。他這時那能入睡？呆呆的，躺在床上發怔，自懂事以來，他那曾身處過如此舒服的環境，厚厚的牀褥，幽香的房間，他做夢也想不着。

他想到，若能在此房裏，與小桃相擁着，一同尋美夢，那該是何等幸福的事，只可惜！他不由心中大恨，誓要把趙家的人統統殺掉，不但殺掉，還要……

當他想到報仇雪恨時，便想到囚在地牢的可憐人——古志，他發誓要把這可憐的古伯伯救出，使他能重見天日，並遍尋靈藥，爲他恢復武功，並治好下身癱瘓之病。想到這裏，他坐了起來，把古伯伯傳給他的其中一種心法練上數次，方始躺下，沉沉入睡。

在跟着的數天裏，七姨太並沒有出現。展少克只得在屋內到處遊逛，幸好屋裏的少女雖是非常忙碌，經常外出，但總會有一兩人輪流陪着他談天說地，令他不覺沉悶。

這晚，展少克練過功後，感覺到體內的精力旺盛，神氣充沛，並察覺到古伯伯所說的眞氣之存在，不禁大喜，覺得原來內功是如此容易練習。他卻不知道古志授給他的，乃是宇內至高之邪門內功心法，非天賦極高之人，難以練習。展少克本是天賦異稟，更加上是展老爹所傳之上乘內功心法，紮下根基，使他練起功來，事半功倍，得心應手，更爲他舖下了日後練成正邪合一心法之路。

睡夢中，他看見了小桃，聽見她甜美的聲音道：「小黑哥，我是你的，我這身體永遠是你的，別人休想碰一碰！小黑哥，抱着我！」

跟着，一個看似熟悉，又似陌生的軀體已赤裸地呈現眼前，展少克不由看得血脈賁張，呼吸急促。隨即，他已感覺得處身於溫泉之中，那潤濕而熾熱的紅唇，那柔軟而火辣的軀體，令他再也把持不住，一個翻身，把小桃壓在身下，恣意奔馳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展少克才給那陣嬌呼聲驚醒。當他發覺並不是做夢，自己眞眞正正的擁着一個火辣辣軀體，拚命地衝刺着的時候，他登時呆住了。

「少克，不要停嘛？你怎麼了？」身下的人緊摟着他，嬌聲道。竟是三姐沈盈盈的聲音！展少克這時已如箭在弦，也不顧得爲何如此，况且體內一股熱流到處亂竄着，令他不克自持，緊摟着沈盈盈，重振旗鼓。

「噢，少克，我現在才眞正知道，二姐爲甚麼要冒生命危險來救你了！」沈盈盈嬌喘着道。

展少克並不理會沈盈盈說些甚麼，因爲他想起了古志所傳授的另一種心法，正在默默地運起功來，一邊卻盡情馳騁着。

* * *

從沈盈盈口中，展少克獲悉她們乃是江湖中一個鮮爲人知的組織「姹女教」，一個秘密活動的門派。「姹女教」成立的宗旨，不是要稱霸武林，也不是甚麼反清復明的團體。她們的目的很簡單，只是要解救火坑之可憐女子，並替婦女爭取應得之權益。在現今社會說來，她

們是一羣不折不扣之婦解份子。「姹女教」的成員，全是女的，全都在青樓或風塵中打過滾，不少成員都有一頁可悲之往事，在她們來說，貞操兩字，只是男子用來束縛婦女的枷鎖，因此，她們毫不重視，亦因此，她們辦起事來，會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色相亦在所不惜。

展少克聽了，不禁大爲搖頭，因爲她們所作所爲，與當時之社會禮教，實在大是脫節，令人瞠目。其實，禮教森嚴這回事，只在明、清兩代才注重。在唐、宋時代，那有這麼一回事？那時的男女關係，上至宮闈，下至民間，還不是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在另一方面，展少克卻是大爲高興，因爲古志曾說，他因爲童身早破，若練正統內功，成就緩慢，且收獲不大，因此必須從偏門入手，有了「姹女教」這些女子，對他練功來說，實在是一個莫大的幫助！

展少克想到這裏，便對身側猶是懶洋洋的沈盈盈試探着：「三姐，既然妳已知道我和二姐的關係，爲甚麼還會找上我，難道妳不怕二姐不高興？日後我怎麼向二姐交待？」

沈盈盈嬌笑道：「小鬼，你放心吧。我們和別的女子不同，姐妹間絕沒有爭風呷醋這回事。這裏的人，如你喜歡的話，可隨意找她們陪你，但有一規則必須遵守，那就是不得强來，必須雙方同意。但我要提醒你，不可貪吃，弄壞身體，這裏的全是吃人不吐骨，屆時你被弄垮了，我才難向二姐交待！」

展少克心中暗喜，一拍胸膛道：「三姐，妳放心，我是鋼造的，那有如此容易弄壞，我來給妳証明！」反身已撲在那仍是赤裸的沈盈盈嬌軀之上。

＊　＊　＊

十多日後，七姨太在一個下午悄悄的來了，和沈盈盈低聲交談片刻後，便拉着展少克進房。

「小寃家，只半個月工夫，你便把我十多個姐妹弄得貼貼服服，究竟你心裏還有沒有記着我？」七姨太嬌嗔地道。

「七奶奶，不，二姐，我怎會忘記妳？我每天都盼望着妳來呢！」展少克已把七姨太擁抱着，雙手不規則地到處活動。

「你這小鬼眞是鐵打似的，讓我看看，你有沒有給她們弄『散』了！」

良久，方响起七姨太的嬌喘聲：「小寃家，眞有你的，只廿多天，你竟比在白馬堡時更厲害！噢！」她伏在展少克胸膛上喘息。

「二姐，堡裏的情形如何？趙天鵬可曾對妳懷疑嗎？」展少克關心地問道。

「那老匹夫知道你逃了之後，登時大發雷霆，把呂大年罵得狗血淋頭，並派人四出找尋你的下落，對我們一羣妻妾，除十四姨太外，其他的都沒有甚麼。」七姨太道。

展少克愛屋及烏，忙問道：「他對十四奶奶怎樣了？」滿臉關心之色。

七姨太輕擰了他一下，道：「你如此緊張作甚？難道你和她也有一腿？放心吧，老匹夫與她難捨難分，怎會拿她怎樣？只不過把她盤詰一頓，並軟禁起來吧了。小黑，我得提醒你，不要惹那浪蹄子。聽說她的採補術極爲厲害，會把你搾乾的！老匹夫這年來，已是無藥不歡，元氣大損的了。」

展少克吁了一口氣，道：「二姐，我有了妳，那還會找她？是了，剛才妳說是白馬堡的人正四處找我，若他們找到這裏時，如何是好？」

「不用担心，這屋子的主人來頭甚大，白馬堡尚招惹不起，趙匹夫的手下絕不敢找上門來的，你只要不踏出屋子，白馬堡的人不會找得着你的，你乖乖的在這裏住一段時期吧！」

展少克輕撫着七姨太酥胸，道：「二姐，我很想……」

七姨太剛被折騰得死去活來，還沒喘過氣來。聞言大驚道：「怎麼，你又要了？」

展少克忙道：「不，二姐，我是說想妳告訴我何處能學到高明武功。我要報仇，我要給白馬堡還以顏色，所以我一定要習武！」

「傻子，你估道練武是一朝一夕之事嗎？當你武藝有成時，老匹夫已是骨頭打鼓了，況且老匹夫藝業高明，武林中尚沒有人能勝他，你能跟誰學？」七姨太笑道。

展少克爲之沮喪，道：「世間上難道便眞的沒有人能强過這老匹夫嗎？」

七姨太見他滿臉失望之色，便道：「不是沒有，而是能夠勝他的不是失踪多年，便是早已遁世隱居，難以尋找。」

展少克登時如重獲生機般，喜道：「二姐，他們是誰？我怎樣艱苦也要找着他們，求他們收我爲徒。」

七姨太道：「二十多年前，武林中身手最高的，首推儒、釋、道三人。當時的趙天鵬雖也屬頂尖高手，但也不是上述三人任何一個百招之敵。儒便是指玉郎君古志，他的武功本與其他兩人差不多，也可說略遜，但後來聽說無意間得到了一本邪門練功的心法，練成正邪合一之武功，大大超越釋、道兩人，但不知何時，在十多年前與妻子冰心玉女同時失踪。」

展少克大吃一驚，被囚在白馬堡裏，並傳授自己練功心法的古伯伯，不就是叫作古志嗎？因古伯伯曾多方叮囑，不得把他的消息隨便透露，所以展少克並沒有向七姨太說出來。

七姨太續道：「僧便是指當年東海神僧無涯大師，聽說也於二十年前圓寂了。唯一可找到的便是道，即是一葉道長，也即是玉郎君的胞兄，他在玉郎君失踪時，曾露臉找尋乃弟下落，但後來亦不知所踪。傳聞中，有人曾在福建武夷山看見過一名道士於山間如神仙般飄遊，也許是一葉道長也說不定！」

展少克咬牙道：「我要前往武夷山找他，求他傳我武功。」

七姨太道：「武夷山千里迢迢，且白馬堡眼線遍佈天下，你全無武功，怎能去？萬一給白馬堡的人碰上了，你有命才怪！」

展少克道：「我不管這些了，總比永

遠躲着偷生好，況且，大仇不報，我活着也沒有樂趣！」

七姨太見他如此決心，知道不能阻止，只得道：「這樣吧，你在這裏多留一段時間，待風聲稍緩才起程。在這段時間裏，我教你一些武功防身，屆時再選兩個武功較高的姐妹陪你往武夷山一行。這樣你可滿意吧！」

展少克聞言大喜，緊摟着七姨太狂吻。

七姨太迅即感到一種異樣感受從身下傳來，忙道：「小黑……」

展少克已反身把她壓着，笑道：「二姐，剛才是妳，現在是我作主。」不由分說，已……

「噢！」不多久，已是叫聲震天。

「二姐，可要我來幫妳收拾這小子？」門外傳來三姐沈盈盈之嬌笑聲。

「三妹，快來幫我……這小鬼……啊！」

＊　＊　＊

只個多月時間，展少克已把七姨太所傳授的劍法，掌法和輕功全數學會，不但七姨太傾力傳授，連三姐沈盈盈也把壓箱底之功夫也悉數教與展少克，現在他所欠的，只是火候、功力及經驗。

這晚，沈盈盈在展少克耳畔悄聲道：「少克，我雖捨不得你離去，但你之正事要緊，我也不便挽留。你打算帶誰往福建武夷山？」

「三姐，妳說我該帶誰？」

「少克，若論武功，小燕和小曼比較高，若論精靈，她們卻不及小霞和小青；但是在溫柔體貼及床上表現來說，小怡和小紅則是首選，這點你應比我更清楚。其餘的均是平平，不用考慮，你意下如何？」

展少克毫不考慮便道：「三姐，我希望能帶同小曼及小怡往武夷，可以嗎！」

沈盈盈大力的在展少克肩膊咬了一口，道：「小壞蛋，我早知道你會挑上小怡的了，我這便通知她倆收拾一切，明早清晨，你們便起程，只是，你今夜須留在我這裏！」

「這麼快？難道不須等二姐回來嗎？」

「不用了，近數天來，二姐甚難脫身出來，她已托人交來她的信物，憑此你可向各地本教姐妹聯絡，要求協助，稍後我告訴你聯絡方法，小曼及小怡也懂的，但你亦該知道。只是，你不可弄得那些姐妹心神恍惚。」

＊　＊　＊

翌日清晨，一身車伕打扮的展少克駕着馬車，載了小曼和小怡兩人，開始那千里迢迢的旅程，南下福建，往武夷山訪師學藝。

不知是否趙天鵬已放棄追緝展少克，一路上，他們都沒有碰上白馬堡的人。三人沿途避開大市鎮，專找僻靜之路而行，更從不在客棧投宿，只把馬車停泊野外，在車中過夜，幸好車廂頗為寬闊，三人睡在一起也不覺擠迫。

這天，馬車已離開山西，進入了河南。車廂裏的小曼嚷道：「少克，我們已離大同很遠了，你也毋須如此趕路，停下來休息片刻吧！也好吃點東西！」

展少克把車停下，笑道：「妳倆這麼饞咀，終日都嚷着吃。怎麼不見妳們發胖的，莫非妳們肚子裏有虫？」

小怡卻笑道：「我那裏吃得多了？只是小曼吧了！她每晚都叫得聲嘶力竭，吃多多也不夠呢！」

「小娘子，怎麼妳們每晚都叫的嗎？試叫給大爺一聽！」不知何時，路上竟來了三個大漢，其中一人輕薄地笑道。

小曼、小怡齊齊面色大變，怒道：「我們怎麼叫與你們有何關係？如不快走，我們絕不客氣！」

當中之大漢淫笑道：「怎麼沒有關係，我便是要妳們叫上一叫！若叫得好聽，我娶妳們回去作妾！」一步一步的逼向兩女。

小曼與小怡大怒，齊拔出佩劍，嬌叱一聲便撲向那大漢。大漢見兩女來勢兇猛，劍法凌厲，也大吃一驚，急忙倒踩七星，連退丈餘，方始避開。

只見他老羞成怒，拔出了腰間鋼刀，道：「賤婢，不識抬舉，看大爺把妳倆擒下，就地正法。」也不理會武林禁忌，單刀便向小怡高聳的胸膛挑去，去勢快如脫兔。

「老大，小心點，若削去了便大煞風景！」旁邊觀戰之其中一大漢大笑地叫嚷着。

小怡滿臉脹紅，向旁一閃，跟着、刷、刷、刷、一連三劍，反劈那大漢右肩、脅下及腰部，而小曼亦配合着她的攻勢，長劍劃出一長弧，當頭直刺，劍勢刁鑽狠辣。

那大漢萬沒料到兩女的劍法竟如此高明，急忙縱身閃避，手中刀硬砍兩女長劍，竟欲以己之長，攻彼之短。

小曼與小怡精靈乖巧，那會與他硬拚，劍走輕靈，分使「飛針走線」、「胸有成竹」，避開單刀，反刺大漢。

大漢眼看攻來之劍勢快速絕倫，忙急退數步，那知兩女得勢不饒人，如影隨形的掄劍猛攻，把那大漢逼得手忙腳亂，大嚷道：「點子扎手，快來，大夥兒上！」

在旁觀戰之兩名大漢見狀，也拔出單刀，加入戰圈。只是兩女之武功本已不弱，加上氣勢如虹，迅即把三人罩在劍影之下，以二敵三，仍佔上風。

展少克自懂武藝以來，尚是首次看到別人動手，忙在一旁揣摩着。不時見他雙手劃着，似是思考各招式之運用及變化。

只見場中各人搏鬥約百多招後，已逐漸慢下來，兩女之劍法亦已不如開始般凌厲。

展少克見狀，也拔出身後之長劍，撲進戰圈。小曼見了，大驚道：「少克，快退回去，我們可以應付得來！」

展少克學懂武功後，常想一試，看看自己身手如何，現在有此機會，那肯放棄？當下不理會小曼，施展出七姨太所授劍法，一招一招的攻向其中一名大漢。

小曼無可奈何，只得在他身後照應着，並把劍勢加緊，逼向對方。小怡也

展開渾身解數，把對手攻得透不過氣來。

展少克初試劍法，不由得戰戰兢兢，先求無過，不求有功，沈着地順序施出整套劍法。七姨太本是一流高手了，否則怎能當上姹女教第二把交椅之職，因此她之劍法亦非同凡响，非一般武林人物所能敵，若非展少克把劍法順序施展，未能靈活運用，對手早已浴血劍下。饒是如此，他的對手亦已被他劃傷數處，狠狽不堪。

展少克天賦聰穎，數十招後，已全部領略七姨太的「落花劍法」精妙之處，並同時悟出與敵交手之要訣，使出之劍招愈來愈靈活暢順，得心應手，劍勢一氣呵成。

驀地，展少克腦海靈光一閃，使出一招「落花繽紛」，身形隨劍勢欺身而上，左掌配合，當胸擊出，只聽見砰然一聲，那大漢剛閃開長劍，卻冷不提防展少克已襲到，登時被震飛丈餘，口吐鮮血，傷勢似是不輕。

展少克擊倒對手後，立時轉望小曼及小怡之戰況，那知道兩女已在不遠處笑吟吟的望着自己，對手之兩名大漢已倒卧血泊之中，原來兩女已不知何時擊倒了對手，自己因全神對敵，沒有察覺。

小曼嚷道：「少克，你真是進步神速，剛才那一掌可真勁力十足！」

小怡突然嚷道：「這狗賊要逃了，待我去追他！」掄起長劍，便要追趕。

展少克一把拉着她道：「算了，小怡姐，讓他跑吧！」

小怡哼了一聲，道：「便宜了這狗賊。」

小曼向地上躺着之兩人喝道：「你這狗賊也死有餘辜了，姑奶奶的叫聲也是你們能聽的嗎？」

小怡笑道：「小曼，他們既然都死了，妳何不償他們心願，讓他們聽聽妳的美妙叫聲呢？我給你們把風！」

小曼啐了她一口道：「妳作死了，還在取笑我，今夜看我幫妳才怪。」

展少克這才知道那兩名大漢已死，不禁一陣歎息，兩人若非口舌招尤，意圖不軌，怎會橫死？他卻不知道一念之仁放走的那漢子竟給他們帶來無限煩惱。

「少克，我們改往別處休息吧，這裏有兩條狗屍在，吃也吃得不舒服。」小曼道。

＊　＊　＊

河南，鄭州，鄭家莊內。

「莊主，家兄們死得太無辜了，請莊主作主！」鄭家莊莊主鐵臂蒼龍鄭尚行身前站着的，竟是展少克手底逃生的大漢。

「麥老弟，照你剛才所說，你們麥氏三雄，只不過瞧了那二女一男兩眼，他們便拔劍把你兩個兄長殺掉，並把你打傷，對嗎？」鄭尚行對麥氏三雄僅餘的一雄問道。

「是的，莊主！」

「豈有此理，有誰如此大胆，竟敢在鄭州附近隨便殺人？麥老弟，你可知道那一男二女之名字？三人樣貌，打扮如何？」

麥氏三雄的老么麥少雄道：「莊主，那男的名字好像叫少克似的，姓甚麼便不知道了，至於那兩個女的，一個叫小曼。」跟着便把展少克三人之樣貌及打扮詳細地描述出來。

鄭尚行略為思索，道：「據你之描述，那男的很可能是白馬堡趙堡主到處追緝，先姦後殺堡中侍婢，更意圖下毒謀害趙堡主的逃僕小黑子，名字也很接近，若真的是他，麥老弟，你的仇定會有人替你報的。」

麥少雄忙道：「莊主，那麼我該怎辦？」

鄭尚行道：「你暫時在本莊稍住吧，其餘的事由我來處理便行了！」

麥少雄連忙道謝。

＊　＊　＊

這時，展少克三人正在鄭州之南約百里處休息。近日來，展少克日夕苦練三姐沈盈盈所傳授之暗器手法，只是他對金錢鏢、黃蜂針之類的暗器毫無興趣，他認為芸芸衆多的暗器之中，最適合男子漢用的，只有飛刀一樣，因此，他選擇了飛刀，而且是飛刀中最難練習的，但效力最大的柳葉飛刀。

「少克，快過來吃烤雞吧。你的飛刀也差不多百發百中了，何須這麼苦練，難道你要拿來射蚊子嗎？」小怡笑道。

「小怡，熟能生巧，必須多練習才能得心應手的。況且，柳葉刀體積不大，必須射中敵人要害或穴道才能獲得最大效果，不練準一點怎麼行。目前，我只能做到快、準、勁三點，在巧那方面還須下功夫。」展少克拾起三隻剛被擊中的小鳥，拔回飛刀。正如他自己所說，還須在技巧方面痛下功夫，因為他每次只能發出三把飛刀，比他的要求，每次施放八把距離尚遠。

「少克，你再不來吃的話，只有雞骨了！」

＊　＊　＊

「莊主，白馬堡給我們的資料說那小子並不懂武功的，會不會不是同一人？」說話的乃是鄭家莊的好手，七星刀西門豹。

「西門老弟，這小子既然意圖下毒謀害趙堡主，這是早有預謀，假裝不懂武功在白馬堡潛伏乃極有可能之事。不管他是不是白馬堡要找的人，以他在鄭州無故殺人便是一條死罪，我若不擒下他們，怎對江湖朋友交待？」鄭莊主的目光注視在小路上。

驀地，遠處塵土飛揚，一輛馬車正疾馳而來。

「莊主，是他們來了！」西門豹道。

馬車上的，正是展少克三人。當展少克看見被十多人攔着路時，大吃一驚，忙把馬車停下，看清楚攔路的並不是白馬堡中人，亦不似山賊的模樣，心裏方略為釋慮。

「各位英雄，小的乃太原人，護送我家兩位小姐往信陽探親，請各位英雄高抬貴手，放過我們！」展少克試探着對方的身份道。

「小子，不用裝蒜了，我們是鄭州鄭家莊的，並不是甚麼山賊狗盜，你犯下殺人強姦大罪，我們應白馬堡趙堡主要求，把你緝拿歸案，你還不下來就擒？」七星刀西門豹道。

展少克年紀尚輕，入世未深，故經驗不足，被西門豹語言一套，便大吃一驚，吶吶道：「冤枉啊，我那裏有強姦和殺人，這都是趙堡主冤枉我的！」

鄭尚行見展少克如此說，便知定是白馬堡主要找的人，大喜道：「我不管你是否冤枉的，我的責任便是擒下你，交還白馬堡發落！你有甚麼話，便留下與趙堡主解釋吧！」

「少克，衝過去！」車廂裏傳來小曼低嚷之聲。

展少克聞言，手中馬鞭一揮，已抽在馬背上，馬車便往鄭家莊的人衝了過去。

首當其衝之鄭尚行見狀，卻毫不慌張，只見他一個飛騰，凌空下撲衝來的駿馬，一招「左右逢源」，雙掌分擊雙馬，兩聲悲鳴之下，馬斃車翻。

展少克在白馬堡時，曾照料馬匹達四年之久，對馬匹自然的產生了一種感情。見狀不由大怒，翻身下地，三柄柳葉刀已出手，品字形狀射向鄭尚行。他毫無江湖經驗，連暗器出手時先揚聲招呼之規矩也不懂。

鄭尚行一方之雄，成名多年，身手自是高明，那把三柄飛刀放在眼裏！只見他右手一揮，叮、叮、叮三聲清脆的聲音已響起，那些射向鄭尚行之柳葉刀已被震飛得不知去向。

驀地，兩點寒星從翻側之馬車上射出，如電光般射向鄭尚行心房，來勢之快，實鄭尚行平生首見，欲待揮擋已然不及，急忙猛吸一口眞氣，身形向下一挫。那知仍是躲避不及，左肩已傳來一陣痲痹。

鄭尚行大吃一驚，唯恐暗器淬毒，右手連點，封住數個穴道，阻止毒性蔓延。

車廂裏電射出小曼、小怡兩女，嚷道：「少克，快逃。」雙劍合擊撲向展少克之七星刀西門豹。

展少克見兩女已攔着西門豹惡鬥，心裏正在猶疑，不知是逃還是戰，片刻之間，鄭家莊的人已圍了上來，他再也沒有思量餘地，一把射出三柄飛刀，隨即拔出佩劍，殺向人羣。

他的柳葉飛刀雖不能奈何鄭尚行半分，對鄭家莊餘下之二、三流好手卻效力奇高，登時有兩人中刀倒地。他的信心頓即大增，架開攻來之兩柄單刀，左手已扣了兩把飛刀在手，伺機施發。

只見展少克左手一揚，另一名鄭家莊丁手掩胸口，大叫一聲倒下，餘下七名鄭家莊好手忌憚着他的飛刀，均略為一窒，展少克見機不可失，反身便撲向七星刀西門豹，施展「落花劍法」之殺着「花落花飛」，洒出一片劍雨，攻向西門豹。

七星刀以一敵二，已未能討好，刹然間加進展少克這小老虎，立時手忙脚亂，倒射丈餘，小曼一把拉着展少克，嚷道：「不可戀戰，我們快逃。」

展少克略一點頭，接連射出四柄飛刀，便與小曼、小怡撲進一旁之樹林。

其餘的鄭家莊的好手躲開飛刀後，便欲追殺，那知七星刀西門豹卻喝止道：「不要追，對手暗器利器，在林中對我們不利，先看看莊主傷勢如何再作打算！」

展少克與小曼、小怡竄入林後，也不問方向，奔馳了足足一個時辰，方始停下休息。展少克這時才留意到兩女都把包袱和水袋帶着，大喜道：「曼姐、怡姐，幸虧妳們聰明，把東西都帶着。」

小怡道：「包袱裏的衣服及雜物雖不貴重，但露宿荒野時，沒有那些寶貝東西便很不方便，只可惜匆忙間，把剛買回來的食物和美酒都遺在車裏，不及帶走！」

展少克想起一事，問道：「曼姐，妳們剛才怎麼把那武功奇高的人擊倒的，我看見電光一閃，那人便倒下，究竟是甚麼暗器。」

小曼從衣袖裏拿出一個小圓筒，道：「便是這東西了，這是我們大姐精心製造的，名叫『電光針筒』，內藏鋼針廿枝，憑機簧發射，每發兩枝，可連珠發射。若非大姐不准在針上淬毒，只能塗上痲藥，那傢伙早已歸天了！」

展少克接過圓筒，仔細地打量片刻，道：「這東西如此厲害，妳們是不是每人都有一具？」

小曼搖頭道：「這針筒製作繁複，除了大姐外，別人都不懂得造。整個大同秘所亦只得兩具。二姐為了你的安全，特地給了一具我們，以備緊急時使用。」

展少克道：「那針中之痲藥很厲害的嗎？我剛才看見那人中針後便即不動，似是那藥性蔓延得甚快！」

小曼道：「這藥很神速的，普通人中針後，片刻便倒地昏迷，六個時辰後才能甦醒。剛才那人中了針，仍能屹立不倒，可見內功修為極深。若我沒猜錯的話，很可能便是鄭家莊的莊主鄭尚行。若是他的話，我們前路便難行了，他和白馬堡趙匹夫頗為莫逆，定會通知白馬堡中人來捉拿我們的！」

展少克道：「我們現在離白馬堡這麼遠，堡中人來到時，我們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小曼笑道：「趙匹夫何須派遣堡中高手來追殺你？天下間替他效力的人多的是，他只須把我們現時之行踪傳出，不出數天，追殺我們的人便會滿佈河南！」

展少克聞言忙道：「曼姐，這如何是好？我看妳們不若折回大同吧。沒有我在，他們應不會注意妳們的！」

小曼臉色一沉，道：「少克，你這是甚麼話！我們怎能丟下你回大同，二姐和三姐不剝了我倆的皮才怪。況且，我們又怎能捨得離開你？若是不幸被他們捉着，我們便一塊兒死吧！你若再說這些話，我便不睬你！」

小怡忙解圍道：「小曼，趁現在天色尚早，我們還是找些吃的罷，否則天若黑下來，便難找了，那時便要捱餓到明早！」

小曼道：「我們這便去找吧！只是可不能濫用飛刀了，要留下來對付追踪我們的獵犬！我們砍些樹枝，削尖了拿來作飛刀用吧！」

* * *

天剛微亮，展少克三人已起程，他們出了樹林後，便向南越山而行，希望在白馬堡接獲他們消息之前，盡量趕路及擺脫鄭家莊之追踪。展少克知道鄭家莊在昨日損兵折將之後，定不會放過他們三人。

沿途上，展少克三人經過的，都只是一些窮鄉僻壤，不要說馬匹了，連驢子也找不到一隻。三人沒有辦法，只得徒步趕路。因恐怕遇上鄭家莊及白馬堡派出緝拿他們的人，展少克等人數天都抄山路而行，顯得特別辛苦。

這天，三人遇上一上山打柴之樵夫，問起來方知已接近汝南。

小怡道：「少克，我們這樣也不是辦法，倒不如冒一次險，跑進汝南買數匹馬趕路吧！也許汝南沒有敵人也說不定的！」

「不用了，你們不用趕路了，這裏山明水秀，留在這裏不是更好嗎？」竟是當日被小曼用電光針射倒之鄭尚行的聲音。

三人大吃一驚，只見山路兩旁之樹後，走出二十多名大漢，清一色的灰色衣着，手持鋼刀，虎視眈眈的圍着三人。

展少克三人知道定難善了，立即拔出佩劍，嚴加戒備。

「衆兄弟，這三人都是罪大惡極之徒，不用理會甚麼江湖規矩了，一齊上吧！點子暗器厲害，必須小心。若不能生擒，便格殺吧！」鄭尚行只聽一面之詞，便認定三人皆該殺，一時之糊塗，惹來無窮之後患。

展少克與小曼、小怡背靠着背，品字形的力抗二十多人的圍攻。展少克因所餘的飛刀不多，只有二十四柄，不敢亂發，只扣在手裏，等候機會。

幸好圍攻三人之人羣中，除當日曾露臉之七星刀西門豹及另一不知名陌生人武功較高外，其餘的都是武功平平。故展少克三人勉强還能支撐着。

鄭尚行當日不明不白的被小曼飛針射倒，心裏猶有餘悸，便在一旁凝目注視，意欲看清兩女之暗器手法，避免再度陰溝裏翻船，那知道小曼因電光針每次只能用十遍，非危急時，不敢使用，那肯浪費在那些二、三流之莊丁身上，她的對象乃是鄭尚行、西門豹和那不知名的高手。

數十招過後，展少克三人已是愈來愈吃力，被對手逼得窮於招架。展少克鋼牙一咬，鋌而走險，突然向前一衝，欺身在兩柄鋼刀中穿過，劍走「風掃殘花」，並射出一柄飛刀，登時擊倒兩人，但自己卻也被第三柄鋼刀在胸上劃了一道長數寸之傷口，入肉數分。他已殺得性起，也不後退，反手一劍使出「落花繽紛」便刺在那人的咽喉上。

只是，展少克的劍還沒拔出，另一名鄭家莊丁之鋼刀已迎頭劈到，眼看展少克閃避不及，即將身首異處之際，一道銀光已如電般射到，只見那攻向展少克的人慘叫一聲，鋼刀墮地，雙手掩着眼睛倒在地上。

展少克急忙拔回長劍，殺向人羣，左手連連揮動，柳葉飛刀和用樹枝削成之飛刀不斷地射出，竟被他擊倒七、八個敵人。

小曼用電光飛針救了展少克後，見他不要命似的在敵陣衝殺，已是負傷數處，不由大吃一驚，再也不理會對象是誰，連連按動「電光針筒」機簧，射向鄭家莊中人。

只見剎那間，鄭家莊的人已倒下大半，連那不知名的高手也未能閃過飛針，坐倒地上。一旁之鄭尚行大怒，如飛鳥般撲向小曼。

這時小曼正把針筒對準七星刀西門豹一按，登時兩枝飛針已電射而出，直奔西門豹胸口。西門豹剛被小怡纏着，當看見飛針襲來時已是太遲，頓覺胸口一麻，手中之七星刀再也拿不穩，掉在地上，恰巧小怡長劍削到，把他右臂齊肩砍去。

小曼射倒西門豹後，鄭尚行已到，急忙使出一招「陽關三疊」，長劍分刺鄭尚行頭，胸、腹。那知鄭尚行毫不閃避，右臂一圈，使出「運轉乾坤」，竟硬碰長劍。

小曼心中暗喜，招變「分花拂柳」，反削鄭尚行右臂。驀地，小曼想起日前鄭尚行擊倒馬車，以手臂震飛展少克三柄飛刀一幕，心裏暗叫不好，急忙抽劍後退。

只聽見噹的一聲，小曼之長劍已被震飛。幸好小曼見機及時，抽身後退，方險險避開鄭尚行左掌跟着那招「推窗見月」，否則必定重傷當場。

這時，小怡已趕到，嬌喝一聲。「白蛇吐信」，長劍刺向鄭尚行背心，逼得他回身招架，使小曼透一口氣。

沒有七星刀西門豹和那不知名高手押陣，餘下的數名鄭家莊莊丁那是展少克這初生之犢對手？片刻間，已然全數倒下。只是，展少克身上也是狼狽萬分，上身衣服破碎不堪，傷痕纍纍。

他轉身看見小曼及小怡正被鄭尚行逼得手忙脚亂，小曼的長劍更是不知所踪。當下也不理會身上的傷勢，飛撲上前，並順手在地上拾起一柄單刀。

他把長劍遞給小曼，道：「曼姐，用我的劍吧，我用刀便行了。」以刀代劍，施展出落花劍法，攻向鄭尚行。

鄭尚行號稱鐵臂蒼龍，手臂上的功夫自不簡單，他的雙臂包有鋼片，不畏刀劍，況且修爲深厚，雖以一敵三，仍綽綽有餘。

反之，展少克三人因苦戰甚久，體力不繼，鬥起來愈覺力不從心。小曼看見形勢不妙，大爲焦急，提起左手，便待射出電光飛針。那知道針筒內的飛針已悉數用光，機簧輕微的發出「卡」一聲，卻沒有針射出來。

鄭尚行本尚有幾分忌憚，處處提防着小曼那快如閃電之飛針，見狀大喜，狂笑道：「賤婢，我看妳還有多少毒

針！」在毫無顧忌之下，他的攻勢如排山倒海般，一招比一招淩厲。

展少克偷偷一摸腰間，不由眉頭大皺；只因柳葉刀亦差不多用罄，僅餘兩柄。只得把一柄飛刀扣在手裏，等待機會。

三人勉力支持了十數個回合後，小怡首先支撐不住，劍勢一慢之下，被鄭尚行震飛長劍，虎口發痲。展少克見狀，不顧一切，欺身直撲鄭尚行，單刀迎頭直劈。

鄭尚行只得丟下小怡，反手格向展少克鋼刀，左掌「推襟送抱」，反擊對手胸、腹。

誰知展少克迎頭那刀竟是虛招，於半途中改變險着，棄刀變掌，劈向鄭尚行頸間；當鄭尚行右臂擋着鋼刀時，展少克右掌已到。只是本身招式已老，要想回手招架，已然來不及，匆忙中，只得把上身向後一仰，避開頸間要害。

只見人影乍分，展少克那掌，着着實實的擊在鄭尚行左胸上，但他自己亦被對方擊中胸、腹之上，倒飛丈餘，鮮血狂吐，昏迷過去。

而鄭尚行則倒退數步，口角淌着血，右邊大腿上插着一柄柳葉刀，差點看不見刀身。原來竟被展少克忙亂中脫手之飛刀擊中，看樣子，鄭尚行傷勢也是不輕。

小怡大吃一驚，也不顧得趁機攻敵，一掠而退，抱起昏迷不醒之展少克，叫道：「小曼，快退！」便往林間奔去。

小曼心懸展少克傷勢，轉身便逃。

鄭尚行因受傷不輕，自忖對着兩女，未必能夠討好，也不追趕，目送小曼、小怡挾着展少克往林中逃跑。

救助馬夫　雪恨報仇

小曼、小怡兩人急奔片刻，見鄭尚行沒有追來，便輕吁一口氣停下，把展少克平放地上，只見他臉色蒼白，氣若柔絲，登時相顧失色。小怡更是痛哭起來。

小曼急忙從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在口中嚼碎，撬開展少克牙關，俯身餵了過去，更把他身體扶坐起來，在背心命門穴上灌輸眞氣。

個多時辰後，兩女輪番灌輸眞氣給展少克，累得身疲力倦，全身虛脫。只是展少克仍然毫無起色，昏迷不醒，氣息愈來愈弱。

兩女見狀，不禁悲從中來，伏在展少克身上，放聲大哭。

驀地，傳來一聲道號：「無量壽佛，兩位姑娘何事如此傷心？」

兩女大驚，小曼忙從地上拾起長劍，嚴加戒備，只見一個白髮長鬚之全眞，正站在不遠處，微笑地望着她們。

小曼見這道人面容清癯，超凡脫俗，不似壞人，便放下長劍，嗚咽道：「道長，我等被奸人逼害，舍弟更身受重傷，距死不遠，我姐妹倆怎能不傷心！」

那全眞目光轉向展少克身上，那知他看見展少克胸膛上懸着之玉珮時，登時一驚，一掠上前。

小曼大吃一驚，便欲拾起長劍，那全眞已探着展少克脈息，喃喃道：「幸好未算太遲，尚還有救。」從懷中拿出一玉瓶，倒了兩粒小丸，塞進展少克口中，更扶起他坐着，於命門穴輸入眞氣。

只一盞茶工夫展少克臉色已逐漸紅潤，氣息均勻，未幾便甦醒過來。那全眞收回眞氣，道：「沒大碍了，只須休養調息數天，便會復原！」

小曼、小怡兩人喜出望外，連忙翻身下跪，叩頭道謝。展少克看見如此情形，知道定是眼前之全眞把自己從鬼門關拉了回來，也急忙跪下叩謝。

那全眞扶起三人，道：「小哥兒，貧道有數個問題要問你，事關重大，請你據實回答。」

展少克忙道：「道長請隨便發問，晚輩定當據實奉告！」

那全眞道：「小哥兒是否姓古？你身上懸掛着之玉珮從何而來？」

展少克搖頭道：「道長，實不相瞞，晚輩也不知道自己身世，也不知姓甚麼。至於這玉珮，是給一塊繡有燕子的布包着，在義父拾獲晚輩時，在晚輩身上找到的！」隨即把義父展老爹在大同郊野處把自己拾回撫養之事說出。

那全眞注視展少克臉上良久，喃喃道：「與他當年簡直一模一樣！」隨即問道：「那麼你那內功心法，是否便是展老爹所授？」

展少克搖頭道：「義父只是傳授晚輩强身之法，至於內功心法，則另有一人，只是那人曾吩咐晚輩，不得隨便洩露，所以……」

那全眞聽了，抓着展少克雙臂，道：「那人是否古志？事關重要，快告訴我！」

展少克聽見那全眞竟會知道傳他心法的便是古志，不禁詫異萬分，但仍不敢說出經過，吶吶道：「道長是……」

全眞忙道：「貧道一葉，古志便是貧道俗家時胞弟！」

三人聽見眼前全眞竟是他們千辛萬苦要找的一葉道長，均大喜若狂。展少克急忙重新跪下，把古志被囚在白馬堡及傳授心法之事說出，並懇求一葉道人收他爲徒。

一葉道人聽罷，在展少克臉上端詳良久，更屈指細算片刻，歎息道：「眞是孽，天意難違，唯有盡人事罷了。孩子，你的身世貧道甚爲清楚，但日後方能証實，我也暫時不告訴你了，免影响你之學業。你既已學曉舍弟之內功心法，應以他爲師，暫稱我作師伯吧。其它的關係，你日後便知。」

展少克聽了，連連叩頭。

一葉道人續道：「孩子，你臉上長相，情慾之孽及殺孽均極重，且滿目恨意，定引起無限風波，我要你記着一點，上天有好生之德，切不可濫殺，禍及無辜，否則必無善終，我因有事，須赴西藏應約，不知何日才能回來，所以暫時不能前往白馬堡拯救你師傅，況且他命中註定，應有此劫，這也因他年輕時所種下之報應。救他之責，便落在你身上。」

展少克道：「師伯，侄兒武功低微……」

一葉道人道：「我知道了，你隨我回洞府，先行修練武功才說吧，只是我無暇指點，能學得多少便靠你自己了！」轉向小曼、小怡道：「妳們兩人至情至性，福緣極厚，也一同來練習吧，日後也可助他一臂之力。只是，妳們得多提醒他，不可妄做殺孽，知道嗎！」

小曼和小怡大喜，忙跪下叩謝！

•展少克問道：「師伯，我們這便回武夷山嗎？」

一葉道人笑道：「傻子，誰說師伯住在武夷山了？」

展少克便把武林中人曾在武夷山看見他仙踪之事說出。

一葉道人笑道：「幸好你兩位姐姐之哭聲把我引來，否則你們便白跑了。我因爲喜愛品茗，故常跑往武夷絕嶺上採茶，卻並非住在武夷。我的洞府在嶗山之上，離此也不近。妳兩女娃兒快起來吧，先服下我這丹藥，調息一刻，我們便得起程。」

* * *

在嶗山一葉道人隱居之洞府裏，一葉道人把展少克等領到一間收藏書籍之石室，道：「這裏，除了你師門絕學外，尚有其它各門派之武功心得及不傳之秘，乃是你師祖窮多年之心血研習而成，你最少得在這裏練上五、六年，方有小成。若不能全學會這室內之武功，便不得離開此山，另外，你每天得在這裏研習經書，領略修身之道，每天不得少於兩個時辰，這對你將來會有莫大收益，知道嗎？」

展少克忙唯唯應允。

一葉道人對小曼、小怡道：「妳們隨我來！」把兩女帶往另一石室，道：「從妳們的臉色看來，妳們是否曾吃過甚麼絕育丸之類的藥物？」

兩女聽了，登時羞愧得低下頭來，低聲應是。

一葉道人搖頭，輕叱道：「眞是糊塗，養孩子是人倫，是上天給予妳們之權利、責任，怎可以只顧享樂，不負責任！我這裏有一瓶藥丸，妳們拿去吧，只要服上一粒，便能解去妳們體內之藥性，爲免少克分心，妳們在他日與他正式成親時才服也不遲！」

小曼接過藥丸，紅霞滿臉，仍不敢抬起頭來。小怡更是動也不敢動！

「我知道妳們與少克關係極深，也不禁止你們三人做甚麼，事實上，這對少克練功也有幫助。只是，你們得在晚上時在自己房內才可以，絕對不能在其它地方，尤其是練丹室裏胡來，知道嗎？」

兩女粉頸低垂，紅透耳根，唯唯應諾。

一葉道人繼續道：「本門心法，不合女子練習。我已給妳們找了一種合練之武功，名爲太陰眞功，包括有內功心法、劍法、掌法及指法。若勤加練習，五年內應有成就！暇時，妳們也要像少克般，修練修身之道，及認識其它門派之武學！」

小曼與小怡聽了大喜，連忙跪下叩謝。

「這裏五穀齊備，存糧充足，妳們不用下山張羅；也可在山間狩獵，採摘野菓，溪澗中亦有鮮魚可捉。你們喜歡怎樣都可以，後面貯有用菓子釀製之美酒十多罎，可不要全部喝光，留下一點給我，知道嗎？」

不待兩女回答，便遞給兩人一本册子，上書「太陰眞經」四字，另有一封封密之信，道：「這封信，妳們代我交給少克，命他救出古志時，給予古志拆閱。這信極爲重要，必須妥善收藏，找不着古志時，不可擅拆，除非証實古志已死，方可拆閱。我先走了，妳們好好的練功，並好好的督促着少克。若我不能在五年內趕回，你們便下山吧，記着，時刻都要提醒及管束少克，不可多做殺孽！」

* * *

五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轉眼間便已過去了。這天，展少克、小曼及小怡掩上石門，離開這曾渡過五年光陰之洞府。

展少克感慨萬分地道：「曼姐、怡姐，離開塵世這麼久，不知外間變成甚麼樣子，但願趙天鵬父子都沒有死掉。」

五年的靜修，把展少克變得成熟，使他更懂得做人及處世之道，使他的武功變得超凡入聖，但却絲毫不能消去他仇恨之火。

這時之展少克，樣貌也與五年前大有分別，本來黝黑的膚色，因少見陽光關係，已變得白晰非常及帶着數分紅潤，略帶幼稚的臉孔再也看不見，換上了英挺堅拔，成熟剛毅的神色。更令人着迷，傾心。

小曼及小怡的容貌却變化不大，看上去仍像廿一、二歲，唯一改變的是兩人之風韻，在擧手投足間表露無遺；是那般的儀態萬千，風華絕代，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也像一朵盛開的牡丹。

「少克，爲方便日後行事，你暫時用另一名字吧，橫竪少克這名字也是你自己起的！」小怡道。

「怡姐，妳說得也對。妳們看我應該叫作甚麼好呢？」

「爲免引起白馬堡的人注意，最好把姓也改掉。我認爲，既然你的一切都是古前輩及師伯所賜，不若便改姓古，至於名字嗎，曼姐，妳可有甚麼好建議？」小怡道。

「怡姐，不若便叫作克朋吧，鵬朋音近，克朋者，克服大鵬之謂，少克，你認爲如何？」小曼與小怡間，已改了稱呼，互尊對方爲姐，可見數年來，三人是何等融洽相處。

展少克還沒有回答，小怡已忍俊不禁，嗤的笑了出來。

小曼大怪，問道：「怡姐，這名字有可笑之處嗎？」

小怡伏在她肩上，耳語道：「曼姐，她這名字是不是意味着把大鵬去鳥？」

小曼聽了，方領悟小怡爲何而笑，笑道：「我倒沒想到這點，妳的心眼兒不知是否整天想在這方面上，否則那會如此快便聯想到。讓我告訴少克，讓他賞

你一隻不見了的……」

小怡輕啐了她一口，道：「難道妳不……」

展少克插口道：「曼姐，怡姐，妳們說些甚麼？我怎麼會聽不懂的？依我看，古克朋這名字也不錯，便用古克朋吧！但展少克這身份我暫時不會放棄，我要用這名字把趙天鵬父子弄得寢食不安，終日芒刺在背，提心吊膽。現在我們先往鄭州，找鄭尚行算舊賬！」

「少克，你的意思是用上易容術，以兩個身份出現江湖？」小曼問道。

「對了，報仇雪恨的，是展少克；至於其它如策劃及佈局等一切事前工夫，則由古克朋來做！」展少克狠聲道。

＊　＊　＊

五年來，江湖中的變遷可說不少，白馬堡趙天鵬的聲譽如日中天，並於三年前之黃山論劍中力挫羣雄，躍居天下第一高手之位。更有好事者，趁勢推舉趙天鵬為武林盟主。

不但如此，白馬堡更廣收門下，網羅天下高手，統稱劍士，均身穿藍衣，胸繡白馬。劍士分五等，以武功論高低，第五等乃普通門下，身繫藍腰帶，第四等劍士身手略高，或由第五等積功升上，繫銀腰帶，稱銀帶劍士，第三等則繫金色腰帶，稱金帶劍士，至於第二等及第一等，均繫金色腰帶，另分別披上銀色及鑲金邊披風，以資識別。

因此，白馬堡可算是隻手遮天，聲威震江湖。全國各地，均見白馬堡劍士四出活動，勢力遍佈南北各省。

展少克，應說古克朋在途中得知此重大變遷後，眉頭為之一皺，因為如此一來，他的復仇大計會有更多障礙。

另外使古克朋三人担心的是，一路上他們竟然聯絡不上任何妵女教的門下，原有的聯絡處都不再存在，教中姐妹不知所踪。

＊　＊　＊

這日，鄭州鄭家莊裏正喜氣洋洋，賓客滿堂。原來竟是莊主五秩華誕之喜。

鄭莊主尚行，現時正在大廳中，與高采烈的與各賓客歡談暢飲着。從他臉上的笑容便可知他近年來之得意情況，可不是嗎，江湖中，又有幾人能披上白馬堡的銀披風？

鄭尚行忽有所悟，向身側一名莊中下人道：「鄭福，賓客都已到得不少了，怎麼至今仍不見西門總管露臉？快去找他來！」敢情西門總管便是當日被小怡削去手臂之七星刀西門豹，只不知他是斷臂後改當總管還是斷臂之前！

鄭福忙唯唯聽命，往找西門豹。

驀地，一個下人拿著一個巨大錦盒，來到鄭尚行身前道：「莊主，門外有人交來這錦盒，說是送給莊主之壽禮，並說明禮物貴重，指定要莊主親拆。」

鄭尚行數年來一帆風順，處處得意，怎會想到別的，呵呵大笑道：「江湖上的朋友太抬舉老夫了。各位駕臨寒舍，已是賞面萬分，何須再送如此大禮呢！」

話雖如此說，鄭尚行已匆忙拆開錦盒之絲帶，打開來看盒中之貴重禮品是甚麼。

一看之下，鄭尚行登時臉色大變，雙手顫抖着，怒道：「這是誰人送來的？快把他捉來！」鄭尚行身側的人都已看清楚盒中東西，也不禁大為吃驚。原來所謂貴重禮物，竟是鄭家莊總管七星刀西門豹之六陽魁首，雙目瞪突着，血淋淋的，好不怕人。

「不用找了，我們不是來了嗎！」說話的竟是一黑色衣着，臉色黝黑之年輕人，身後還跟着兩名背負長劍之黑衣幪面女子，大廳中人的注意力都全放在錦盒之上，竟沒有人留意到這三名黑衣神秘人何時進來。

殺了人還敢堂而皇之露臉，而且殺的乃是威震江湖之白馬堡門下二等劍士鐵臂蒼龍鄭尚行之總管。這三人可算是胆大包天，視鄭尚行，甚至白馬堡為無物。

鄭尚行細看眼前之年輕人，雖覺眼熟，但一時間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怒道：「小子，老夫與你何仇，竟敢殺我總管，更來此搗亂？」

黑衣青年大笑，道：「姓鄭的，你既然知道與我們無仇無怨，為何在五年前，率領數十名手下，追殺我們三人，要把我們當場格殺？我們今天是來討債的！」

鄭尚行這才想起眼前人是誰，怒道：「原來你便是那小雜種……」

黑衣青年喝道：「住口，沒有錯，我便是展少克，當年被你無故追殺的人！」

鄭尚行道：「小子，你先姦後殺，更意圖毒害白馬堡主，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老夫追殺你，乃天經地義之事！」

展少克怒道：「先姦後殺？簡直一片胡言，你有甚麼証據？我告訴你吧，死的是我展某人的愛侶，白馬堡中人上下皆知！趙天鵬縱子行兇，命趙人傑強姦在下愛侶，逼得她自盡身亡。這事你知道嗎？憑片面之詞便率領數十人，兩度圍攻我們，你實在死有餘辜！我今日殺你，是避免日後有無辜之人，胡裏胡塗的死在你手上。」登時滿座嘩然，不敢置信。

鄭尚行狂笑，道：「憑你這乳臭未乾之小子，也敢說這狂言？當日要非你們跑得快，早已骨頭打鼓了！」

展少克向四週拱手道：「各位朋友，在下不敢祈求大家主持公道，這事乃展某與鄭尚行之私人恩怨，與大家無關，希望不要插手。若各位不聽勸告，硬要管閑事，在下之同伴會對之不客氣，視作鄭尚行同黨處理！」

在座賓客中，跳出一年約四十之男子，嚷道：「你是甚麼東西，胆敢來此撒野？看我把你一拳……」說話間，已當胸一拳擊向展少克。

但見黑影一閃，展少克身後之一名幪面女子已如鬼魅般閃身而上，也不見她如何出手，只聽見砰地一聲，那中年漢子已倒飛丈餘，仰臥地上。有好事者往前一看，發覺那中年漢子竟已氣息全無，當場死去。在場各人，登時鴉雀無聲，不敢妄動。

鄭尚行臉色大變，只因他也看不清那幪面女子是如何出手的，而死者之武功，他知之甚詳，乃屬一流好手，如今竟在對方一招之下命喪，怎不令他大驚失色，魂飛魄散。

展少克之主要目的，乃是先殺鄭尚行，作爲恐嚇趙天鵬之手段，因此，他必須要製造駭人之處，只聽見他道：「鄭尚行，展某討債來了！」語聲未畢，人已欺身而上。

鄭尚行目睹展少克如閃電般來到，登時胆裂魂飛，匆忙使出絕招「上下皆歡」，那知道對方之手掌，竟能穿過自己重重掌影，直欺胸前，急忙倒退。

只可惜，展少克之出手簡直太快了，鄭尚行那能退避？只見他悶哼一聲，跌坐地上，口角溢出鮮血。

展少克笑了笑，道：「鄭尚行，你這招『上下皆歡』實在不應該于今天使出來的，難道你不知道這句話暗藏着悲從中來嗎？」上和下都歡樂，只有中間悲，雖說曲解詞意，但有誰敢說不通？

在場各人，見身爲白馬堡二等劍士之鄭尚行竟然在展少克一招裏便倒下不動，皆噤若寒蟬，呆在當場，那敢輕舉妄動。

展少克揚聲道：「趙天鵬假仁假義，作惡多端，展某人與敝同伴短期內便會取他父子狗命，希望各位代爲通傳武林同道，勸告他們脫離白馬堡，不可助紂爲虐。展某人以一個月爲限。在一個月後，若有江湖朋友不聽忠告，仍然爲虎作倀，身穿白馬堡服飾，在下等碰上時，定當殺無赦！」說畢，與小曼及小怡施施然離去。在場中人，誰敢攔截？紛紛讓路！

＊　＊　＊

知味居是開封府有名的酒家，這裏的紅燒鯉魚遠近馳名，慕名從老遠來吃的人，不知凡幾！

這晚，知味居樓上廂座裏，正有三名儒生輕酌着，對這裏之首本名菜紅燒鯉魚讚不絕口。三名儒生，均是二十出頭之年紀，一穿白衣，另外二人則穿青衣。

白衣文士正是化名古克朋之展少克，而青衫儒生，則是小曼及小怡易釵而弁所扮。

「克朋，直至現在還是聯絡不到一個姐妹，我眞是担心！」小曼担憂地道。近日來，她們已習慣了古克朋這名字。

古克朋道：「我現在才明白到外出靠朋友的道理。行走江湖，若然沒有朋友，眞是困難重重，好像我們現在，所有消息都得依靠店小二，道聽途說得來，否則定會知道一點關於姹女教的消息！」

「我們這裏是不容許賣唱的，你們往別處唱吧！」傳來店小二的聲音。

古克朋三人已酒醉飯飽，步出廂座，回房休息。小怡感慨萬分，道：「眞是可憐，爲了生活，要抛頭露面的跑出來賣唱。」不經意地向梯間投過同情的一眼。

那賣唱的女子正扶着一個老年琴師，小心翼翼的下着樓梯。

小怡心中一動，只因那歌女的背影竟是那般熟悉，是那麼親切！忙揚聲道：「喂，唱歌的，請慢走！」急步上前。

那歌女聞言，也是心頭一震，回過頭來。小怡看見歌女容貌，登時喜出望外，原來竟是闊別多年之好姐妹小紅。

小怡因改穿男裝，且臉部略爲易容，小紅一時間那能認出來，詫異萬分道：「這位相公，不知叫喚奴家何事？」

古克朋和小曼亦已來到，見了小紅後，均是大喜。古克朋道：「小紅，妳不認識我們了嗎？我還記着五年前，妳家裏養着一隻小白兔，胖胖白白的，好不得意！」胖胖白白的小兔子，正是當年之聯絡暗語。

小紅乍聞多年不曾聽見之暗語，驚喜交集，竟忘了暗語回答，道：「你們是……」昔日展少克之形象，是黑黑實實，帶着數分稚氣，與現在比較，判若兩人，小紅怎能認得出來？

小怡看見小紅臉上一片迷惘之色，不禁失笑，回復女聲低嚷道：「小紅，妳作死了，連我也不記得，是否找了一個親相好，快從實招來。」

小紅這才認得她的聲音，大喜道：「小怡，妳是小怡。」她轉望古克朋和小曼，道：「你們是小……」

古克朋急忙打斷她的話，道：「這裏不方便說話，我們回房再敍舊吧！」

小紅連忙對那老琴師道：「馬老爹，我們今夜不唱了，你先回去吧！」跟着便向小怡打了個眼色，小怡會意，掏出一錠銀子，便往馬老爹懷裏塞。

剛回到房裏，小紅已撲進古克朋懷裏，撒嬌道：「你這沒良心的小鬼，這麼多年了，你跑到那裏去？怎麼一個消息也不帶回來？令人担心死了。」

小怡打趣着道：「妳這浪蹄子，心裏只記惦着情郎，連我這多年老相好也冷落在一旁。直是重色輕友！」

小曼道：「小紅，妳心急甚麼，稍後有整晚時間給妳倆敍舊溫存。先說說，究竟出了甚麼事了，爲甚麼各地之聯絡處都不見了？是不是教中出了甚麼意外？」

小紅臉兒紅紅的離開古克朋懷抱，坐了下來道：「近年來因爲白馬堡的聲勢過於浩大，並有跡象顯示他們已留意到本教之活動。因此大姐爲了教中姐妹安全起見，於兩年前取消所有聯絡處，各地姐妹暫停活動；更把力量集中在大同及金陵兩地。」

三人方放下心頭大石，古克朋道：「紅姐，二姐、三姐和其它的人都好嗎？」

小紅道：「大家都很好，我們都轉往金陵去了，現在大同那裏由大姐主持，三姐則和我們一起！」

古克朋忙問：「那麼二姐呢？她仍然留在白馬堡嗎？」

小紅搖搖頭，眼腔裏滿是淚水。

古克朋意識到定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不祥之預感襲上心頭，捉着小紅手臂道：「紅姐，出了甚麼意外？二姐怎麼了？」

小紅反身撲進他的懷裏，嗚咽道：「少克，二姐死了！是趙天鵬害死她

的！」

古克朋呆若木雞，喃喃道：「死了，她竟然死了！」他對這改變他一生的七姨太有着一份無法磨滅的感情，他恨恨地道：「趙天鵬，我和你之間的賬，又加添一項！」

小紅抹去淚水，道：「少克，這五年來，你們在那裏了？可找着一葉道長嗎？」

古克朋點點頭，把別後經過說了一遍。小紅聽了大喜，道：「少克，恭喜你了。你現已學藝有成，再也不怕那趙匹夫了！我們快把這消息通知三姐，讓她也高興一番。」

古克朋道：「我們明天便起程往金陵，順道剷除白馬堡這一帶之黨羽。是了，紅姐，妳為甚麼會跑來開封的，有特別任務嗎？」

小紅道：「我的任務？我便是專程來找你的！自從一個月前你把鄭尚行殺了後，展少克這名字在江湖中已响透半邊天。三姐聽了這消息，高興得掉下淚來，便派了小青、小霞和我來這一帶找你，却給我碰上了！」

小怡笑道：「妳這浪蹄子，聽見有少克消息，心肝兒不知飛到那裏去了，連我們面對面的在妳身前，妳都認不出來，怎樣找？」

小紅笑道：「妳們這身裝扮和樣貌，我怎能認出來？少克的樣貌和五年前簡直不同，白白的像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而妳們却比五年前更年輕，更美麗，像吃了甚麼返老還童之仙丹似的！」

小曼笑道：「我們那裏吃過甚麼仙丹？只不過練了一葉師伯所傳的內功心法，倒真的是愈來愈年輕，也許那心法可使人駐顏也不定！」

小紅道：「我真羨慕妳們，可以獲得一葉道長垂青，不但學得高深武功，還可駐顏。這份福緣，真是幾生修來！」

小曼和小怡不約而同地望向古克朋，只見他微笑道：「妳們不必問我，師伯既然把那心法送了給妳們，妳們便可全權處置。我可以告訴妳們一點，那心法並非本門武功，傳給外人應是沒有問題！」他毫沒痕跡地做了個順水人情，既同意小曼和小怡把心法傳授給小紅，更可把授藝恩惠推在兩人身上。

小曼聽了，立即道：「小紅，妳願意學嗎？我們明日便傳給妳，好不好？」

小紅大喜，即時擁着小曼。那知小曼却道：「不要抱着我了，快過去少克那裏吧！」

＊　＊　＊

展少克給江湖中人脫離白馬堡之期限已過了差不多一個月。江湖中穿着藍衣、胸繡白馬的白馬堡劍士急劇地大大減少，但仍有不少人毫不理會展少克之警告。穿着白馬堡之服飾到處出現，唯一與前不同的，便是他們不像往日般單獨出現，均是成羣結隊的。

只是，沒有一個活着的白馬堡劍士曾遇見過展少克和那兩名神秘黑衣幪面女子，或應該說：沒有一個見着展少克等人的白馬堡劍士仍能活着。這個月來，在河南及安徽兩省內，不明不白地死去之白馬堡劍士多達三十餘人，其中竟包括有兩名二等劍士及五名三等劍士，武林中登時軒然大動。

「克朋，經過你大開殺戒後，這數天來，果然不見白馬堡的人四處招搖了！」小曼在一間客棧的房裏笑道。房間裏，除了古克朋，小曼、小怡和小紅外，小青和小霞也和他們會合在一起。

「哼，我要江湖中人再也不敢以身穿白馬堡衣着為榮。現在，仍敢打着白馬堡招牌到處招搖的，誰不日夕提心吊胆，恐怕有一天會碰上我們。」古克朋恨聲地道。

「克朋，我認為你應該把報復對象放在趙天鵬父子身上，那些劍士很多是無辜的，放過他們吧。」小曼沒有忘記一葉道長之叮囑，苦勸着古克朋。

古克朋不以為然，道：「他們之中，很可能有不少人沒做過壞事，表面上看來是無辜。但是，曼姐，妳試想深一層，若然沒有這些人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趙天鵬怎能如此聲勢浩大，跋扈飛揚？我要殺一警百，令他們再也不敢投靠白馬堡，藉此削弱趙天鵬之勢力。況且，一個武林人士應該有自己的氣節，怎可趨炎附勢？我給他們機會，他們不但不接納，反三五成羣的意圖殺我，實在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妳們不要為這些冥頑不靈之人求情了。」

「克朋，不若我們暫停一段時間，給予這些人另一次機會！況且，我們現時已接近江蘇，若然仍一路殺往金陵，那時我們的行動反為不便！」小青乖巧地道。

古克朋只得道：「既然妳們如此說，那便暫時放過他們，待到金陵與三姐見面後再作打算吧。這段路上，讓我們好好地遊玩數天！」

＊　＊　＊

當三姐看見古克朋，亦即昔日之展少克時，她那份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她不敢置信地凝視着這曾和自己那麼親暱，如今卻變得如此陌生的男子良久。終於，她再也抑壓不住埋在心裏多年之關懷、情感，激動地擁抱着古克朋，顫聲道：「少克，啊，你真的是少克！你終於回來了。」沈盈盈的淚水，像泉水般湧出來，落在古克朋肩膊之上。

古克朋感動萬分，把沈盈盈摟得緊緊，道：「是的，三姐，我回來了！」

小燕在旁插嘴道：「少克，你回來便好了！多少年來，三姐日夕牽掛着妳，茶飯不思。當她聽見你們在鄭州大顯身手時，簡直高興若狂，連忙派小紅等去找你。這個月來，三姐更是沒有好好的睡過，眼巴巴的日夕等着你！」

沈盈盈脫開古克朋懷抱，輕叱着：「小燕，真是貧咀，快通知廚房準備酒菜，我們好好的和少克，小曼和小怡洗塵，高高興興的痛飲一番，祝賀他們學成歸來！」

古克朋道：「三姐，究竟二姐是怎樣死的？可以告訴我嗎？」

沈盈盈哀傷萬分，道：「兩年前的一晚，二姐看準了一個機會，下手竊取趙老匹夫頸間的鎖匙，那知竟事敗被擒，

受酷刑迫供，二姐捱不住，活生生的被打死。接應她的小蓓把消息傳出來後，便從此斷了聯絡，想必也是兇多吉少。大姐有見及此，便把各地聯絡處悉數取消，並要我們撤離山西，遷來金陵！」

古克朋悲憤交集：「三姐，我知道不該干涉妳們教中事務，但這句話鬱在心裏，不吐不快！」

沈盈盈知道他哀痛非常，忙道：「少克，你有甚麼藏在心中，便說出來吧！」

古克朋道：「姹女教的主要宗旨既是對天下間可憐女子施以援助，替她們爭取應得權益，爲甚麼要惹上江湖是非，混進白馬堡偷那甚麼鎖匙？要非如此，我的小桃兒怎會有那悲慘下場？二姐又怎會被人打死？」他對姹女教不擇手段，意圖偷取那鎖匙之事顯然不滿。

沈盈盈道：「少克，我非常諒解你現時之心境。但是，我也對此愛莫能助，因爲偷取鎖匙之事，純是大姐和二姐兩人之決定，並且是二姐自願犧牲，混進白馬堡的。至於內情如何，爲甚麼要偷那鎖匙，則只有大姐和二姐才清楚！」

古克朋從三姐臉上神情，得知她不會欺騙自己，便道：「三姐，這雖然是姹女教中事，但既然我已牽涉在內，且小桃亦因此枉死，我認爲大姐應對我有一個交代，把這事之內容公佈！」

沈盈盈忙道：「少克，你放心，我定會把你的意思轉達大姐。相信我，少克，我定會向大姐爭取，對你有一個交代。」

這時，酒菜已然準備妥當，沈盈盈把當日在山西大同的十多名姐妹都安排在同一大桌上，與古克朋歡聚，新加盟及其它的則另桌而座。廿多人濟濟一堂，好不高興。

席間，古克朋把當日從大同起程後之遭遇，詳細地說了一遍，衆人聽說不但古克朋學業有成，連小曼及小怡也獲一葉道長垂青，習得絕世武功，且能青春常駐，容顏不老，均對兩人投過艷羨目光。

小曼拉着小怡站了起來，道：「三姐，各位好姐妹，小怡和小妹當年若無本教救離苦海，三姐諄諄教導及各姐妹關懷互助，那能有今日之福緣。因此，我們已徵得克朋同意，把這份福緣與各位共享！」她從懷裏拿出那册「太陰眞經」，恭敬地雙手遞給沈盈盈。

沈盈盈感動萬分，站了起來，却不接過那武林女子夢寐以求的秘笈心法，她推辭着道：「小曼、小怡，這是妳們的福份，我們怎能分薄，快些收起來吧！」

小怡大急，道：「三姐，妳對我們恩重如山，若非三姐，我們何來習得絕世武功之機會？不要說小小一本册子，便是獻出生命，我們也難以報答三姐大恩。況且，大家絲毫沒有分薄我們之福，只是由我們共享。三姐，妳忘了嗎，我們入教時，曾誓言有福同享的。三姐，妳和二姐都做到這一點，爲甚麼不給我們一個機會？」

古克朋也道：「三姐，既然她們有這番心意，妳便收下吧，何況各姐妹也確實須要練習一些高明武功來防身。」

沈盈盈仍在猶豫着，遲遲不肯接過秘笈，但其它的姐妹却是滿臉期望之色。

古克朋見狀，便道：「既然如此，不若來個折衷辦法。曼姐、怡姐，妳們今夜各抄錄一份副本，把其中一抄本給三姐，作爲姹女教之物，其餘之抄本及正本，則由妳倆分別保管。並由明天開始，妳倆和小青等，分別把心法傳給各姐妹同習。三姐，你認爲這辦法如何？」

沈盈盈知道若再推辭，便屬矯情，笑道：「小壞蛋，你不用送禮，各姐妹都會對你死心塌地的！既然如此的，我便代表各姐妹謝過！」登時哄堂歡呼！小燕更是帶頭，跑到古克朋身邊，送上香吻。

沈盈盈看見古克朋臉上滿是唇印，笑道：「這是你自己招惹回來的，看你今夜如何能夠應付？趁你還有空，先說說有何計劃和打算吧，看看我們能否幫上忙！」

古克朋道：「三姐，日後須要借重各位姐妹之地方多着呢！我打算先往山西，看看情況，再實行第二步計劃！我絕不會放過趙天鵬父子的，我要他們受盡各種折磨，才給他們一個了斷！」

沈盈盈道：「你打算何時動身？」

古克朋反問道：「三姐，妳認爲呢？」

沈盈盈微笑：「你若不在這裏住上一段日子，各姐妹肯罷休才怪。讓我先通知大姐，看她有何回音再作打算，好嗎？你也可借此機會，指點各姐妹之武功。」

古克朋那敢反對，道：「三姐之命，小弟怎敢不從？」

＊　＊　＊

十日後，古克朋帶着小怡，起程北行，前往山西大同。小曼、小青及小霞則易釵而弁，隨後接應。

沈盈盈望着克朋漸漸逝去的背影，悄然落淚。她和克朋的關係，本只是建在情慾之上。但不知怎的，當五年前，克朋離開她尋師學藝後，她始終不能把這年齡小上五、六歲的小寃家忘記。每一個晚上，她都憑欄遠望，向蒼天祈求着他能早日平安歸來。

她甚至向蒼天應諾，只要古克朋無恙歸來，她願意抛開一切，與他遁跡深山，或是找一處窮鄉僻壤，過其郎耕女織的艱苦生活，她不知道這是不是愛情。她只知道，沒有了古克朋，心裏是何等的空虛，生活是何等的枯燥！

古克朋回來後，沈盈盈心裏雖是歡喜若狂，但喜悅中却隱着一陣奇異感受，一種失落的感受。古克朋已再不是五年前名叫展少克的小伙子，不再是那無家可歸，走投無路的黝黑青年，他變得光芒萬丈，風采蓋世。沈盈盈知道自己的理想永遠難以實現，夢境亦永遠難以成眞。

年齡的相差，藝業的距離，再加上自己過去的放蕩，令沈盈盈自慚形穢。她內心恐懼着，終有一天，古克朋會離她而去，離開這裏所有的人，不再歸來，她不知道若有這一天的話，其它的姐

妹會怎樣，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決不可以忍受這打擊。她下定決心，只要這一刻來臨，她定會……

＊　＊　＊

姹女教的教主，亦即是大姐，正靜坐在古克朋身前。古克朋感覺到這神秘的大姐，正在透過那遮掩着容貌的黑紗打量着自己。

密室裏，鴉雀無聲，除大姐與古克朋外，別無他人。古克朋靜靜的等待着，等待着大姐開口。

良久，大姐幽幽地開口道：「少克，我從三妹口中，已清楚二妹和小桃與你之深厚關係。我亦瞭解到她兩人之死對你是一個沉重之打擊。少克，你相信我吧，我定會給你一個補償，一個令你滿意的補償。」

古克朋搖頭道：「大姐，妳誤會我的來意了。我要的不是補償，甚麼補償也不能夠令到小桃和二姐復生。我要的是交代。」

「交代？你要甚麼交代？只要我能夠做得到，我一定答應你。」

「我要知道她倆為何而死，我要知道她倆死得是否值得？我要知道那鎖匙關係着甚麼，值得妳犧牲二姐來偷取？」

大姐嘆了一聲道：「少克，那鎖匙對我和二妹都非常重要，因此我們不擇手段，不計犧牲，千方百計要爭取到手。至於為了甚麼原因，我不便告訴你，請你原諒我！」

古克朋斬釘截鐵的道：「不，妳一定要告訴我。否則，我會把妳看作間接害死二姐和小桃的人，我不希望向妳下手，更不願傷害任何一個姹女教的姐妹，但妳不要逼我這樣做！」

大姐沉思良久，道：「少克，你這是逼我，你難道不能念在三妹及其他姐妹臉上，不再追究箇中原因嗎？」

古克朋搖頭道：「不可以，我這樣做的其中一個原因便是為了三姐及其他姐妹。那東西若對妳是如此重要，妳很可能會變本加厲，把更多姐妹甚至三姐無辜犧牲，雖然這是妳們教中之事，我無權過問，但這事之初，曾牽涉我和小桃，因此我有權借此藉口，插手管閑事！」

「若然我就此收手，不再打那鎖匙的主意呢！你可否不再追究？」

「那只說明一點，便是這鎖匙並不如妳說的那麼重要。妳既然可以現在收手，那麼為何不在五年前收手，或是兩年前罷手？那麼，小桃和二姐豈不是死得冤枉？用兩條人命來喚醒妳對這事之愚昧，實在太不值得！妳認為我會輕易放過妳嗎？」

大姐長嘆，道：「少克，好吧，我先讓你聽一個故事。」

三十多年前，有一對江湖俠侶，無意中獲得兩套武功秘笈，一屬陽剛，一屬陰柔。陽者名太陽神功，陰者名姹女真經。兩者與正統武功心法大異，另蹊別徑。兩人大喜，分別修練，果然藝業大進。

那知道數月後，兩人發覺練此心法後，對床笫間所需極為殷切，更令兩人担心的是，那女的竟從此天癸不至，但卻毫無懷孕跡象。

男的大為吃驚，急命女的停止練習姹女真經，認為毛病定是出在這邪門心法上。女的吮髓知味，怎肯放棄練功，於是便與男的經常口角。男的一怒之下，拋棄女的，浪跡江湖。

女的亦怒火中來，闖蕩江湖，並成立了一飛鳳幫，收容及援助江湖中無依無靠之可憐女子。但是，那女的逐漸後悔，也覺得姹女心法有違天道，便停止練習，也沒有傳授給她兩名弟子及幫中徒眾。

不多久，傳來那男的與另一個有名俠女之婚訊，她大受打擊，神情落落不歡。幫裏之副幫主見狀，問起因由，她便一一傾訴心中抑鬱，誰知道意外便由此而來。

那副幫主竟趁那女的心神恍惚之際，出手偷襲，把她擊至重傷，並偷去姹女真經。

那女的雖拾回性命，但武功却全失，萬念俱灰之下，解散了飛鳳幫，攜了兩名徒兒，亦即是拾來撫養的一對棄嬰隱居起來。但數年後，鬱鬱而死。臨終前，交託兩名徒兒，必須盡一切辦法，把姹女真經尋回，交還當年她的俠侶，以表示她之懊悔。

那兩名女徒，雖不曾練習姹女心法，但她們師傅本身之武功原屬江湖頂尖，故身手也是不弱。兩人重出江湖，繼承亡師遺志，成立了姹女教。

後來，兩人查知當年挾寶潛逃的副幫主，竟已於多年前下嫁一武林大豪。因此大豪武功高強，勢力雄厚，不能力敵，兩人竟想出一個笨方法，乃是由其中一人犧牲自己，委身下嫁那大豪為妾，伺機奪回姹女真經，並把那罪魁禍首——副幫主殺掉。

兩人抽簽後，這重大責任便落在妹妹身上。幾經辛苦，方查出那姹女真經已被副幫主給予那武林大豪，秘藏於密室之中，密室之匙，則寸步不離的懸在大豪身上。

多年來，妹妹雖身為大豪愛妾，但却沒有機會偷取鎖匙，後來，幾經辛苦，找來一股無色、無臭、無味之霸道迷藥。

只可惜，那大豪對她的寵愛已轉移其他新歡身上，她根本毫無下手機會。終於，她找到一個機會，要脅最得寵之姨太身邊丫環為她下毒。那知道，武林大豪竟察覺窗外有人窺伺，心生警覺，詐作昏迷。

說到這裏，大姐停了下來，道：「少克，這故事的其餘部份，你應該知道，而大部份的人物，你亦應能想像出來。」

「大姐，你和二姐便是那對姐妹，武林大豪便是趙天鵬，丫環便是小桃。但是那對最初獲得兩秘笈的俠侶和偷走令師練功心法的又是誰呢？」古克朋追問道。

「先師冷秋萍，她的伴侶便是當年儒、釋、道中之玉郎君古志，至於擊傷先師的叛逆便是趙天鵬之原配郭麗珠。」大姐一咕嚕說了出來。

古克朋聽畢全部真相後，道：「大姐

，若然眞是這樣，我不但不追究妳，且認爲妳應該這樣做，雖然辦法太笨拙。小桃和二姐已死，現在怎麼補救也太遲了。這樣吧，報仇及追回心法責任，從今天起便由我接手，妳只須從旁協助便成，怎麼樣？」

大姐大喜，忙道：「當然可以，但是，那秘笈到手後，你必須交還我，還有那妖婦郭麗珠，亦須由我處置！」

古克朋略爲猶豫，道：「郭麗珠這方面，我無異議，但是，那秘笈……」

大姐忙道：「少克，我們已在先師身前立下毒誓，絕不會修習那姹女心法。況且，有了太陰眞經，我怎會捨正取邪？」

古克朋只得答應，却想起另外一事，便問：「既然姹女心法練者能導致天癸不至，但趙天鵬的兒女又從何而來？趙人傑及趙心妍都是原配郭麗珠所出，這又何解呢？難道她不曾練習姹女心法？」

大姐道：「郭麗珠有沒有練習姹女心法便不得而知，但是趙天鵬父子卻大有可能會練習過這心法。」

古克朋大訝，道：「姹女心法屬純陰武功，趙天鵬父子乃男子，怎會練習？」

大姐搖頭道：「姹女眞經雖以姹女爲名，但卻沒指定男子不宜修練，而且天下間，男子練習陰性武功的亦屬不少，我認爲趙天鵬父子曾練習姹女眞經心法乃是根據數個跡象推敲出來的！」

古克朋道：「大姐，是甚麼跡象？」

大姐道：「你曾在白馬堡數年，對趙天鵬的形象應比我清楚！我問你，他身形如何？臉上有何特徵？聲音如何？」

古克朋想了想，便道：「趙天鵬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來。這狗賊身形魁梧，臉色紅潤，光滑無鬚，至於聲音嗎，尖銳刺耳。」

大姐道：「廿多年前的趙天鵬滿臉虬髯，皮膚雖不屬粗糙，但也絕非光滑若鏡。而且，他聲若宏鐘，絕非如今那般尖銳。」

古克朋再次想了片刻，道：「是了，我當時也覺得這匹夫之容貌、聲音與他的魁梧身裁毫不相襯，而且他的臉絕不像括掉鬍子，簡直便像太監般，連鬍鬚也不見一條！」

大姐道：「這便是了，除了他曾練習姹女心法外，別無其它合理解釋，況且，二妹早年前，曾告訴我他在床上早已喪失雄風，須靠藥物才勉能成事。因十四姨太媚功了得，且在搜集媚藥方面，不遺餘力，故能得老匹夫百般寵愛。」

古克朋道：「如此來說，他練有姹女心法的可能性確是甚高！」

大姐續道：「至於趙人傑，更不用說了，如果戴上髮髻，胸前裝上小墊子，再加上一套女子服裝，便是十足十一個美女模樣。」

古克朋不解道：「但這小子卻與不少丫環侍婢有染，不似沒有男子雄風的人！」

大姐道：「這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他的武功練得未夠火候，故仍能保持能力，第二個可能性借此來掩飾他不能人道。」

古克朋道：「那麼，定是第一個了，因爲五年前，我曾親眼看見過他的醜態，雖不能稱得上威風凜凜，但也算是一名男子。」

大姐笑道：「少克，這是五年前的事了，五年那麼長，可以發生很多事的。現今，他可能已變成太監一樣，換言之，他的武功很可能比五年前高明得多。」這是她首次輕鬆地笑。

古克朋也失笑道：「大姐，妳這樣說，豈非認定武功修爲與男子氣概成反比，修爲愈高，在另方面會愈是不能！」他肆無忌憚的把大姐當作其他教中姐妹。

大姐點頭：「也可以這樣說。畢竟邪門武功與正統的心法不同，尤其是男子修練陰性內功，應會有此現象。」

古克朋笑了起來，道：「幸好我學習的是陽性內功，剛猛無比，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大姐大笑：「少克，你不用說我也明瞭，否則二妹和姐妹們那會如此傾心於你？」

「大姐，趙匹夫的武功修爲，究竟高到那一個境界，妳可有一個印象嗎？」古克朋忙把話題岔開。

大姐搖頭，道：「先師雖曾把姹女眞經之掌法、劍招傳授於我們姐妹，但她曾說過，若無內功心法爲輔，無論怎麼苦練也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髓，極其限也只能發揮出兩成威力。你要不要我把掌法和劍招演上一遍？」

古克朋搖頭，道：「妳的劍招和掌法既然和老匹夫相差甚遠，那便不要使出來了，因爲如此一來，會使我對老匹夫的出手有個先入爲主的誤導，反不如一無所知來得好。因爲他有姹女心法爲輔，演練劍法和掌法的方式會與妳的大不相同。我只希望知道他在內功上之修爲有多深。」

大姐想了片刻，道：「有了，二妹曾透露過，她曾無意間見過老匹夫練功，只見他虛空一抓，一塊在丈餘外的大石登時變成粉末，這是四年前的事了。」

少克朋心中一凜，想着：「若這匹夫四年前便有此功力，我未必是他的敵手，況且他在這四年來，修爲又不知道進展多少了？」接着便問道：「大姐，這幾年來，可曾見過他出手對敵嗎？」

大姐搖頭，道：「只有三年前在黃山論劍時，他曾出過手，那次我也在場參觀，但他只是施展本身的武功，並未涉及姹女眞經的武功，而且對手並不甚高明，沒能逼出他的眞功夫來。除此之外，並沒聽過他有和別人動過手！況且，以他的身份及勢力，何須親身動手？」

古克朋沈思不語，獲悉趙天鵬父子曾修習姹女心法，他得把對手實力重新估計，並把原定計劃略爲更改。

* * *

「趙老狗，我給你三日時間解散白馬堡。並在三日後午牌時分，與趙小狗自絕於城南土地廟外。違者，我每天殺一白馬堡中人，直至白馬堡整個消失爲止。索償使者黑鷹展少克字。」這字條不知何時張貼在白馬堡門外。

趙天鵬看了字條後，神色冷森森的



趙天鵬父子見到一個黑影飛射而去。

，把堡中高手召集於密室中，道：「各位，這小子端的是神出鬼沒，本堡已在各處遍佈眼線，仍未能查出這小子行踪，如今竟被他神不知，鬼不覺的跑到大同來。我對你們之辦事能力實太失望。」

一名穿着銀披肩之二等劍士回答道：「回稟堡主，本堡已有不少劍士扮成各式人等，到處嚴密監視；尤其在山西境內，可算是眼線密佈，但確實不曾看見任何可疑人物。」

趙天鵬冷哼一聲，道：「梁劍士，難道這字條是從天而降的嗎？你身為山西巡察，竟讓對方混進大同，實在太疏忽！現在限你在今日內，搜遍附近大小客棧，務必把這小子找出來。」

梁劍士忙道：「屬下領命！」

趙天鵬道：「這廝武功不弱，你得多帶人手。如發覺可疑人物，切不可打草驚蛇，立即回報。還有，當年展老頭所住的茅屋，也得前往一探！」

一旁之總管呂大年道：「堡主，那茅屋不是早已被展小狗賣了嗎？」

趙天鵬道：「賣掉了便不能把它買回來嗎？況且那茅屋極為偏僻，這小狗兇殘成性，把屋主殺了霸佔來藏身也不為奇！」

呂總管忙道：「堡主明察秋毫，屬下却沒想到這一點！」轉向梁劍士道：「梁劍士，你和你那組兄弟加盟本堡不久，不知那展老頭昔日住處何在，不若帶同廚下雜工劉大福前去，他可以給你們帶路。」

＊　＊　＊

一個時辰後，雜工劉大福獨個兒氣急敗壞的跑了回來，大嚷道：「不好了，堡主，不好了！」

呂大年喝道：「大福，怎麼大叫大嚷的？梁劍士他們呢？」

劉大福臉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道：「他們都死光了！」

趙天鵬聽了，大吃一驚，道：「大福，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快說！」

劉大福猶是驚魂未定，道：「堡主，小的帶着梁劍士等人往展老爹那茅屋時，眼看只差一里便到，誰知便遇上小黑子和兩個幪面女子，一言不發便拔出長劍，砍瓜切菜的，只一刻光景便把梁劍士他們殺死了，一個也不剩！」

呂大年生性多疑，喝道：「大福，他為甚麼不殺你，是否你和他串通，謀害本堡？快從實招來！」

劉大福嚇得兩腿一軟，噗通的跪了下來，連連叩頭道：「冤枉啊！總管爺！小的那敢和小黑子串通？他只是要小的傳個口訊給堡主，才饒小的一命吧了！」

趙天鵬道：「那淫賊要你傳甚麼口訊？快說出來！」

劉大福仍不斷叩頭，道：「小黑子這樣說：『大福，你只是下人，不是……不是……』他吶吶的不敢說下去。

呂大年大喝道：「不用顧忌，把那淫賊的話一字不漏的說出來！」

劉大福只得繼續下去：「他說：『你只是下人，不是……不是走狗，我不殺你。你回去告訴趙天……趙堡主，我只是在這三日內不殺上白馬堡，卻沒有說

過不殺穿着白馬堡服飾到處招搖的人。我當日在鄭州所說的，仍然有效；穿那身衣着的若然碰上我，不論何時何地，均殺無赦！若要找尋我的行踪，叫他把走狗的皮剝了才派出來吧，脫了皮的狗，我暫時仍網開一面，三日後便不同了！』堡主，總管，小黑子是這般說的，小的不敢隱瞞，小的並沒有和他串通，請堡主明察！」

趙天鵬問道：「大福，諒你也沒有這個胆量，你可看清楚了，他是否就是當年的小黑子？樣貌與當年有何分別？」

劉大福忙答道：「回稟堡主，確是當年之小黑子，樣貌與往日一模一樣；黑黑實實，只是個子高了很多，比小的高出兩個頭有餘！」

趙天鵬道：「大福，你暫時回廚下吧，沒有我准許，不得外出，也不得把這事說與別人知！」

劉大福如釋重負，叩了數個响頭，方始跑回廚房。

呂大年道：「堡主，是否要召集人手，前往捉拿這小子？」

趙天鵬搖頭，道：「這小子不是笨人，怎會呆在那裏等待我們去捉拿他？大年，現在堡中除人傑外，只有兩名一等劍士和五名二等劍士，這廝暗中個別偷襲的話，實在難以對付，立即放出信鴿，把其餘三名一等劍士和附近的二等劍士召來堡中。這小子武功高强，手段毒辣，况且還有兩個神秘女子幫助，實在不能輕視！」

呂大年道：「堡主，江湖中何時出現了如此身手的女子？海天一燕已死，銀鳳武功全廢，應不可能是她們。但除了她們，誰能有這高深莫測的武功？」

趙天鵬心中一動，道：「我想起來了，昔年銀鳳尚有兩名女徒兒，莫非便是她們？大年，你發出召集訊號後，派人暗中留意，看看有沒有兩名年約三十出頭之女子來了大同！」

他卻不知道銀鳳兩名女徒兒中，其中一人已被他在兩年前殺掉。

* * *

三天的時間，很快便過去。這三天內，大同府附近一帶，不見了往日趾高氣揚，身穿藍衣，胸繡白馬的白馬堡劍士。

這並不是說趙天鵬已遵從展少克所說，把白馬堡解散，反之，他把勢力全集中在大同府裏。只不過沒有找到這自號黑鷹的展少克之前，他手下的活動，改在暗裏進行，把那惹人注目的衣着暫時換下，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這天，正是黑鷹展少克所給三天限期之最後一天。午牌時分，白馬堡主趙天鵬與長子率領着兩名身穿藍衣，銀色金邊披風的一等劍士出現在城南土地廟外。那裏，早已圍着一大羣聞訊跑來看熱鬧的武林人士。

人，尤其是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不是好奇和喜愛看熱鬧的。這羣武林人士，皆欲一看這胆敢向江湖第一大勢力挑戰，不把叱咤風雲之武林盟主趙天鵬放在眼內的無名小子之廬山眞面目。只是，他們已開始懷疑能否一償心願，因爲午牌將過，仍未見黑鷹現身。

趙天鵬也有點不耐煩，揚聲道：「小黑，老夫父子已應約而來，現時午牌將過，爲何還不現身？」

「趙天鵬，本少爺那曾和你相約見面？我只是要你父子二人來此自盡，表示你們對過去所做之罪孽懺悔。我現在仍等着你們呢，趁尚有些少時間，趕快自我了結吧！否則，你將會後悔。」傳來一陣清朗話聲，但却是飄忽無踪，不可捉摸，簡直不知從何而來。

趙天鵬聽了，心中一凜，想道：「這是失傳已久之飄音震聲法，這小子究竟從何學得這身本領？確實不能輕視！」他隨即揚聲道：「小黑，你隨意殺人，已闖下彌天大禍，念你年輕無知，我給你一個公平審訊的機會，只要你放下武器，出來投降，我定替你向大會求情，饒你不死！小黑，不可一錯再錯，快出來自首吧！」大仁大義作風，表露無遺，展少克殺他白馬堡高手數十人，他尚爲少克求情，確是世間少有，旁觀之武林人士聽了，莫不暗暗稱讚，只是，又有誰清楚趙天鵬心中想的又是哪一套呢？

「趙天鵬，不必假仁假義了，你這一套在本少爺面前是行不通的。既然你毫不知錯，我也懶得和你瞎扯，你還是準備多些棺木吧！我預先告訴你吧，今晚子夜之前，白馬堡內，將有一人死於非命，你留神一點！」語聲方畢，不遠處一棵大樹上，飛出一條黑影，如一縷煙般往東而掠，轉眼已失去踪影。

趙人傑剛欲追上，趙天鵬卻一把拉着他道：「不用追了，此人輕功之高，非你能及。還是先回堡中，免中敵人調虎離山之計。」

趙天鵬父子與兩名一等劍士回堡後，發覺堡裏並無異狀，亦無人被殺，方輕吁一口氣。趙天鵬連忙下令加强人手，以防展少克前來偷襲。

他知道展少克既然如此決心找他麻煩，定不會空言恫嚇，一定會在子夜之前潛進白馬堡殺人，這小子曾在堡中住過數年，對各處地形瞭如指掌，實甚難提防，只得加倍巡邏。

對趙天鵬及白馬堡中人來說，這一天之時間可過得眞慢，堡中各人都忐忑不安，提心吊胆的，恐怕這煞星會找上自己。

終於，子夜將來臨，白馬堡中人方認爲黑鷹展少克只是空言恫嚇之際，却傳來一聲慘叫，在寧靜的夜空中，顯得特別悽厲。堡中劍士登時心裏一緊，但不少人却隨即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們知道這天黑煞星找上的，並不是自己。

但是，他們目前却不知道，若然日夕活在担憂之中，那精神上之負担，實在比死還難受。好死不如惡活，又有誰不願意在這世界上活多一天？趙天鵬一馬當先，率領着數名劍士奔往慘叫聲响起之處，只見一名四等劍士倒在血泊之中，胸上插着一柄飛刀，飛刀另帶着一張字條。

趙天鵬一探那人氣息，已是當場死去，拔起插在心胸上之飛刀問道：「這事是如何發生的？」

一旁之一名三等劍士忙答道：「回稟堡主，當屬下和周劍士在牆上巡邏之際，只見寒光一閃，周劍士便大叫一聲，跌落牆下；屬下連忙向堡外察看，卻是鬼影全無。屬下便隨即查看周劍士情況，只見他心胸中刀、氣息全無，便立即吹起警號！」

趙天鵬大怒，在他心目中，那會想到展少克竟然向一個毫不足道的四等劍士下手？他總以爲展少克的對象必然是他的親人，若非兒女便是十多名妻妾中其中一個。因此他在後院佈下天羅地網，外牆却略爲鬆懈，用來引誘展少克深入羅網。

那知道展少克卻取易不取難，把外圍巡邏的劍士殺了一個便逃之夭夭。如此一來，可把全堡上下弄得人心惶惶，寢食不安。

他拿起刀上字條一看，只見上面寫着：「趙天鵬，這是第一個。從明天起，將有更多更多的白馬堡中人跟隨着。我不會理會是誰，只要是住在堡中的人，便是下手對象，明天將會一樣，子夜之前。知名不具。」

趙天鵬大怒，把字條撕得粉碎，對身後之呂總管道：「大年，立即召集各一等劍士，在內室開會！」

武林盟主 罪惡滔天

第二天，煞星黑鷹卻提早來犯。在午飯時間，守衛前院的白馬堡劍士只見一個身穿黑衣的黝黑青年突然從天而降，還來不及張聲已被來人擊倒一名三等劍士，越牆而遁。

趙天鵬暴跳如雷，怒道：「光天化日之下，竟讓對方進入了堡中才發覺，你們究竟是如何放哨的？」

呂總管吶吶道：「堡主，因避免昨夜之歷史重演，被那小子輕易用飛刀偷襲，所以屬下撤去牆頭上之站崗，改在堡內巡守。」

趙天鵬怒罵着：「白天裏，若牆頭上有站崗，只要有人接近本堡，老遠便能看見，那會有機會逼近施放暗器？取消站崗這措施只在晚間才實行的，你這蠢才！」

第三天，剛入黑，堡中劍士正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之際，却聽見一陣清脆聲音在空中傳到：「白馬堡的劍士們聽着，趙天鵬是不能保護你們的生命，何必再替他賣命，快脫掉上衣，逃命去吧。我保証不殺你們。」

堡中劍士聽了，不少人撲上牆頭，向堡外張望。只見一個黑影，如幽靈般在不遠處站着，令人不寒而慄。

黑影續道：「你們若來不及脫衣，也可就此逃跑，但却不可在我身側十丈內經過，免我誤會！快跑吧，別說我不給你們機會。」

趙天鵬父子已獲報告，帶着兩名一等劍士撲上牆頭。這時，已有十多名堡中劍士，抵受不住數日來之精神折磨，躍出堡外，不顧一切地逃走。

趙天鵬見了，不由大怒，如飛鳥般撲下，掠往黑影站立的之處。身後之趙人傑及兩名一等劍士亦隨即跟着躍下。

月色之下，趙天鵬依稀看見眼前黑衣人，正是五年前之小黑子，厲聲道：「當年你拾回狗命，便應隱姓埋名，渡此餘生。誰知你不知天高地厚，自恃學得一點武功，便跑來白馬堡撒野，簡直自尋死路。」

趙天鵬身後之一名一等劍士道：「堡主，可否讓屬下先行教訓這小子，讓他明白天有多高。」

趙天鵬點頭，道：「包兄，可要小心一點，這小子難纏得很！」

那姓包的劍士道：「堡主請放心，這小子練了多少天功夫？怎能奈何屬下？」轉向展少克喝道：「小子，老夫鐵掌無敵包益謙，我勸你還是乖乖的放下武器，自點穴道，聽候堡主發落吧，省得老夫動手。」

展少克咧嘴一笑，道：「鐵掌無命，你既然如此偷懶，連動手也嫌費事，本少爺定會成全你的，令你今後也不須動手，永遠休息！」

包益謙大怒，左掌護胸，一個箭步便衝前，右掌一招「當賢不讓」攻向展少克右胸。掌勢剛猛，勁度十足，不愧有鐵掌無敵之譽。

展少克看準來勢，也不閃避，運起五成眞力，右手一揚，硬接一掌。

只見砰然一聲響後，展少克蹬、蹬的連退兩步，包益謙却是紋風不動，臉露得色。

得勢那肯饒人，包益謙長身而上，又是一把「當賢不讓」直攻對手，展少克適才故意示弱，使一旁觀戰之趙天鵬父子看不出自己眞正實力，目的已達，那肯再硬接？只見他一招「分花拂柳」，右臂一圈，五指微曲，反抓包益謙手臂。

包益謙見展少克不敢再接一掌，不禁大爲得意，冷笑連聲，左掌一沉，便硬碰對方捲來之手指，左掌亦順勢一式「順手推舟」，挾起雷霆萬鈞之勢，拍向展少克小腹。

展少克似是極爲忌憚着包益謙沉重掌勢，急忙退避。只見他左挪右移，施展出輕巧身法，避重就輕地與包益謙周旋着。

反觀包益謙則大爲不同，每掌都是震天動地，排山倒海，勁力萬鈞，只要被他擊上一掌，不死也得重傷。再加上他招招狠辣，着着緊逼，一招緊過一招的向對手要害招呼，實教人替展少克担憂。

一旁觀戰之趙天鵬父子看見如斯情況，不禁大爲放心。只因傳聞把展少克說得太神奇，如今看來，見面不如聞名，實在不足爲患。

只是，趙天鵬咀角雖掛着放心之微笑，他也對展少克能在此短短數年間學得如此身手，暗暗稱奇。況且他對展少克所學之雜，一時武當綿掌，一時少林百步神拳，也有辰家八卦掌，更有大力鷹爪功。使趙天鵬摸不透這小子在五年來跑到那裏學藝，門派是何派？更想不透有誰能調教出如此出色的徒兒。

驀地，趙天鵬目光一亮，因他看出戰況已分出優劣，包益謙已摸透展少克

打法，着着佔先，把展少克迫得手忙腳亂，不出數招，定能把這眼中釘拔除。

果然數個照面後，包益謙一掌已着着實實的擊在展少克小腹上。只是，趙天鵬却是過份高興了，沒有留意到包益謙臉上的神情。

包益謙眼看一掌將擊中對手小腹，也不禁露出微笑。但瞬息之間，他的笑容僵住了，因為他發覺右掌擊中之處，毫無着力，如中敗革；他立即察覺得這是一個陷阱，連忙抽手後退。可惜，很可惜他仍是遲了，只遲了一剎那，只見寒光乍閃，包益謙的六陽魁首已脫離軀體，飛出丈外，鮮血狂噴。

展少克亦跟蹌的退了數步才站穩身形，手中多了一柄短劍，滿臉鮮血，也分不清楚是對方濺過來的，還是他中掌後吐出來的。

從展少克腳步不穩的情況看來，他極似也受傷不輕，但事實是否如此，則只有他自己心中才會明白。

趙天鵬登時怒火中燒，便欲撲向展少克，但身後之趙人傑已先他一步，拔出長劍跳前，指着展少克怒道：「無恥小子，竟毋視武林規矩，驀然出劍偷襲。」

展少克輕抹臉上血漬，狂笑道：「姓趙的，你可不要弄錯，我由始至終，都不是什麼武林中人，那些甚麼臭規矩，可管不着本少爺。我只是一個看馬的小廝，一個為復仇而來的馬伕。我可以告訴你，本少爺只求達到目的，不會計較手段，亦不會理會別人對我的看法。若說無恥，又那裏及得上你們姓趙的萬一？」

趙人傑大喝一聲：「小子看劍！」長劍如虹，如迅雷般刺向展少克身前要穴。

展少克不慌不忙，一招華山派絕技「蒼松迎客」已使出，不但化解來勢，更反削趙人傑右臂。

趙人傑人雖輕浮，手底却絲毫不弱，比剛才那一等劍士包益謙還高上一籌。只見他劍若游龍，星光暴閃，已幻起七朵劍花，反刺展少克面門。

展少克看見趙人傑身手如此高明，不禁暗中稱讚；雖知憑他的修為，仍難威脅自己，但仍不敢大意，展開所學，一招一式的化解着。然而，展少克之出手，却極有分寸，使人覺得他在勉强支撐着。

在時機未成熟時，他絕對不能夠暴露眞正實力，讓一旁虎視耽耽的趙天鵬有所警覺，以他現時的功力，實沒有戰勝趙天鵬之把握。雖然，單對單搏鬥，他有信心在勢色不對時，全身而退。但若然趙天鵬察覺到自己武功高出他意料之外，對他有所威脅的話，他可能不顧身份，與趙人傑，甚至加上一、兩名劍士合攻自己，那時便處境堪虞。

當展少克約略摸清楚趙人傑武功路數後，便虛攻一招，把趙人傑一窒，便反身逃跑，邊走邊嚷道：「本少爺今天已找到利息，明天再來。」

趙人傑眼看自己已勝劵在握，對手實不如傳聞那般駭人，那肯甘心？便追了上去。

這時，白馬堡其餘四名一等劍士早已來到，站在趙天鵬身後候命，見狀不待吩咐，已一齊拔出兵器，一掠跟上。

趙天鵬也想跟上時，總管呂大年道：「堡主不可，這小子有少堡主及幾位劍士追着，已足夠應付，愼防敵人調虎離山之計，還有兩名敵人尚未出現呢！」

趙天鵬一想之下，覺得頗為有理，便與呂大年及另一名沒有追殺展少克之一等劍士回堡，另外派出部份人手接應趙人傑等。

趙天鵬甫坐下不久，一個丫環已倉皇到來，顫抖着道：「堡主，不好了，少夫人被人劫走了！」

趙天鵬吃了一驚，道：「甚麼？少夫人被人劫走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快說！」

那丫環便是趙人傑之髮妻歐陽潔之貼身侍婢小蘭，因聽到堡外出現敵踪，便陪着歐陽潔躲在房中，不敢到處跑動。

那知不久之前，房內突然闖進兩個黑衣幪面女子，一言不發便把她點了穴道。趙天鵬回堡後，派手下到處查看時才發覺她穴道被制，倒臥地上，慌忙替她解穴，至於原與她一起之歐陽潔則不知所踪，遍尋不獲，想已被幪面女子擄走。

趙天鵬聽了，登時大怒，向呂大年罵道：「你這是甚麼辦事的？這麼多人在，給敵人潛近堡來，把人擄走都不能發覺，總有一天，老夫給人摘了腦袋，你們還在睡夢中！」

當時堡中高手，都湧往堡前觀看圍捕展少克，引致後防空虛，被敵人輕易擄人逃走，這也是因為白馬堡多年平靜，堡中人手都沒有處驚不變之經驗，遂中了聲東擊西之計！呂大年那敢出聲，垂首無言。

趙天鵬痛罵呂大年一番後，怒火猶未息，道：「還不立即派人去找，站在那裏幹甚麼？難道少夫人會自己跑回來嗎？」

失去了歐陽潔，使趙天鵬方寸大亂，敵人武功高强，隨便派出人手，還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沒回頭？只是，歐陽潔却是丟不得的，因為他是江南第一大勢力歐陽世家主人，歐陽斌的掌上明珠。

當年，他幾經辛苦，才把歐陽斌拉攏，並結秦晉之好，如今失掉歐陽潔，教他怎向歐陽斌交代。

黑暗過去了，天已微亮，但對趙天鵬來說，却是惡夢的開始。因為前往接應趙人傑的四名一等劍士及其他高手，以及搜索歐陽潔下落的人都紛紛回來，不但找不到歐陽潔的踪影，連少堡主趙人傑也不知去向。

原來四名一等劍士追趕着接應趙人傑，因與展少克及趙人傑之修為尚有一段距離，只片刻後，便被拋離甚遠。只見兩人一前一後竄入一樹林中，四人跟着入林時，已失兩人踪影，這時月色漸暗，四人找了不久後，已難視物，遂先回堡報告。

趙人傑究竟跑到那裏去？

他甚麼地方都沒有跑，甫入林不久，他已失去展少克之蹤影。當他聽見身後遠處四名堡中劍士招呼他的聲音，便欲回答，那知黑暗中，微風襲體，連閃避的念頭都來不及有，便全身痲木，急忙運功抵抗，另外一指已點上他的痲穴，登時昏迷過去。

展少克施用電光針一擊奏效，立即上前點了趙人傑穴道，挾着他跳上樹，等待四名接應之劍士離去後，方始向另一方向逃遁。

回到姹女教基地後，衆女已報告他，小曼與小怡已順利完成任務，擄了一個女子回來，現在密室等候着他。

展少克挾着趙人傑來到密室，只見小曼與小怡已換過衣服，微笑地坐着，地上則躺着一個年約二十餘歲，面目娟好的陌生女子。

展少克忙道：「曼姐，怡姐，辛苦妳們了，可有問過這女子是誰嗎？」

小怡笑道：「剛才問過了，誤碰誤撞，竟中了重寶，原來他便是趙人傑的老婆。你挾着的又是誰？」

展少克把趙人傑丟在地上，心中一動，喃喃道：「那有如此湊巧的？堡裏這麼多女子，怎會一抓便抓着這小子的老婆？況且這小子又剛巧同時被我擒着！莫非天意安排，要我如此報復？」

小曼已看清楚展少克擒回來的是誰，忙笑道：「少克，恭喜你了，竟抓來趙人傑這小子，如今大仇已報了一半，你怎麼處置他們？」

展少克便把心意說出。

小曼聽了，忙道：「少克，你這樣做，不嫌缺德嗎？況且，歐陽潔並沒有參予加害……」

展少克道：「曼姐，不用說了，我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教這小子一嚐我當日之感受。況且，我要看看，趙家之中，有沒有像小桃寧死不屈的人。妳們先幪上臉吧，我要解開這女子穴道。」

小曼和小怡聽了，知道展少克個性倔强，一經打定主意，怎麼勸也勸不來，只得無言，默默地幪上面紗，免被歐陽潔認出眞正面目。

展少克解開歐陽潔啞穴，道：「我便是展少克，亦即當年白馬堡之馬伕小黑子。五年前，趙人傑當着我面前，把我的愛侶小桃姦汚，更把她逼死。現在，我已把趙人傑和妳擒來，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稍爲停頓，察看歐陽潔的反應，只見她大驚道：「不要，我當年還沒有嫁入趙家，這不關我的事，不要殺我！」她若不說最後一句，也許展少克會心中不忍，改變計劃。

他續道：「我知道這對妳不公平，但世間上不公平的事又何止妳這一宗？我給妳兩條路，妳可任擇其一，第一條，妳可選擇自盡而死，以保貞節，我一定會成全妳，至於第二條路嗎，妳可保全性命，而且妳願意的話，我在事後送妳平安回去。」

歐陽潔搶着道：「展少俠，你要我做什麼？只要不殺我，什麼我也願意幹！」

一旁之小曼及小怡聽了，不禁搖頭，她們已知道展少克已給歐陽潔一個機會，只要她不貪生怕死，表示願意一死以存貞節，展少克定會毫無條件及絲毫不動她地送她回去。因爲小桃在他心目中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他怎麼會傷害一個有小桃那般勇氣的女子。

展少克咬着牙，道：「那便是要妳丈夫一嚐妻子當着他面前，被人姦汚的味道。」他每當想起當日情景，便難以控制理性，況且，他所練內功心法，佔了一半邪氣，所以竟想到這報仇方法。

歐陽潔也不考慮，急忙道：「展少俠，我願意，但你得保証不殺我！」

小曼與小怡齊嘆一口氣，步出密室，道：「少克，這裏由你獨自處置了！」掩上門離去。

展少克以獨門手法制住歐陽潔穴道，使她全身無氣力，但手脚則略能活動，道：「妳放心，我絕不會殺你。」

他隨即轉身趨往趙人傑身側，制住他數個大穴，便把他拍醒，道：「趙人傑，你看看我抓了誰？」

趙人傑一看，破口大罵：「小子，你把我妻子找來做什麼？是英雄的，我們一刀一槍拚個死活！」

展少克笑道：「你要和我決戰？不用心急！你忘了五年前，你怎樣對待小桃嗎？我只是想你設身處地享受我當日之感受，看你能否忍受？你放心，我不會粗暴的，定會還給你一個無損傷的妻子。」找來了一條繩索，把趙人傑吊了起來。

跟着，他硬把躺在地上之歐陽潔身上衣服全部脫光，那歐陽潔也不知道是否恐怕惹得展少克不高興，會把她殺掉，忙移挪着身體，盡量遷就着，只片刻間，一個如脂嬌軀已赤裸裸地呈現兩人眼前。

趙人傑見狀，破口大罵，甚麼惡毒語都搬了出來。

展少克也不理會他，只一笑置之，便欲除去身上束縛。驀地，他心中一動，想起身上膚色白晰，並沒有改裝，難免被趙人傑看出破綻。

於是，他把手一揚，拂息了燈，笑道：「趙人傑，我本打算給你欣賞一場好戲的，只是我不慣在燈明火亮中做這事，所以只好把你的眼福剝削，但你仍可以用耳細聽，用心去意會個中情景。」由始至終，趙人傑從沒停止他的咒罵，這時更變本加厲地罵着。

不久，傳來陣陣嬌呼及呻吟之聲，趙人傑登時聽得目眥欲裂，力竭聲嘶地咆哮着，但迅即他平靜下來，因爲他發覺歐陽潔的叫聲，並不全是痛苦，甚至可說是歡樂之聲，他登時怒火中燒，也不知是何等感受，但他終於靜了下來，不發一言，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怒罵只會加深展少克之快意。

展少克首次做這有違道德，無視法紀之事，初時也忐忑不安，良心有愧，但他的理智已被仇恨之火掩蔽着，那會理會天理、道德？到後來，當他發覺身下的歐陽潔竟緊緊的纏着他，反應强烈，更曲意奉迎，處處合作之後，他那一

絲不安之心也拋諸腦後，種下他日後更偏激的報仇手法。

終於，响起展少克的聲音道：「不要怪我，妳只好怨自己有眼無珠，遇人不淑，下嫁這禽獸不如的人，致遭此禍。稍後，我會派人送妳回去。」他却不知道歐陽潔不但不怪他，反而感謝他，因為她自嫁進趙家以來，到今天才知道眞正的男人是怎樣的。

展少克穿回衣服，把燈重燃，向趙人傑道：「怎麼樣，你現在知道箇中感受吧！你放心，我不會殺你的。因爲若然就此便殺了你，只是便宜了你，我會令你受盡各種折磨，方始殺你。」隨手脫下趙人傑褲子，從懷中掏出一柄飛刀一揮，竟把趙人傑去了勢。跟着便點了他的穴道，替他止了血，方始離開密室。

他却不知道，他這一揮刀，無意中幫了趙人傑一個大忙。他的原意是使趙人傑不能再糟蹋別的無辜女子，但想不到幫助了趙人傑練成姹女心法。

姹女心法，顧名思義，應只適合女子練習，男子雖勉強能修練，但也格格不入，始終不能登峯造極，更會使練者漸漸失去男子雄風，直至這人全部失去男子氣概後，方能登堂入室，略爲有成。展少克這一刀，間接地帮助了趙人傑，使他毫無障礙，大大地縮短練成姹女心法的時間，實非他始料所及。

第二天的中午，小曼找着回復本來面目的古克朋，道：「少克，你的麻煩來了，我們的趙家少奶奶不肯吃飯，嚷着要見你！」

古克朋道：「曼姐，妳可有告訴她，只要入黑，便會釋放她回去嗎？」

小曼輕輕瞪了他一眼，道：「我不知告訴她多少遍了。但她却表示不願離開，要留在這裏，並一定要見你。」

古克朋無可奈何，只得重新扮回展少克摸樣，前往一看歐陽潔。

這時，歐陽潔已另外被幽禁在一雅潔房間，當她看見展少克推門進來時，粉臉通紅，坐了下來。

展少克道：「趙少夫人，請問召喚在下，有何指敎？」

歐陽潔幽幽地道：「展少俠，請坐下才慢慢說吧。」展少克只得如言坐下。

歐陽潔道：「展少俠，你可放心，我絲毫不會怪你，所以你不必把昨夜之事放在心裏，我只是心裏有很多問題，須要你據實答覆！」

展少克對她，確實也有點內疚，便道：「少夫人請說，我定當盡我能力範圍，給妳一個答案。」

歐陽潔道：「當我嫁進趙家不久，便隱約感覺白馬堡藏有很多不可告人之秘密。至於拙夫人傑，我對他所作所為，亦有很多不滿之處，實不足與外人道。」

展少克默默聆聽，不發一言。

歐陽潔續道：「你昨晚曾提及，拙夫曾强姦你愛侶，並把她逼死，這事是否實情，可否把經過告訴我？」

展少克點點頭，便把經過說出，只把七姨太與他的一段情及地牢中遭遇隱去不說。

歐陽潔聽見趙人傑强姦小桃之時，家翁趙天鵬不但在場，還大爲贊同，登時驚訝萬分，道：「想不到他們父子竟是如你這般所說，那眞是禽獸不如，難怪你會如此痛恨他們。」

展少克狠聲道：「趙天鵬假仁假義，作惡多端，罪行何止這些？」

歐陽潔連忙道：「他還有那些罪行，你可以一併告訴我嗎？」

展少克當日從古志口中，獲悉不少有關趙天鵬不爲人知的罪惡，但他曾答應古志，在時機未成熟時，不得隨便說出，便道：「對不起，因我曾對人承諾，在時機未成熟時不能隨便說出來，請妳原諒。但妳可以相信我，我所說的，句句屬實，絕對沒有半點誣衊他們兩人之處。」

歐陽潔低聲道：「展少俠，我相信你。另有一件事我希望問清楚的是，從你昨晚所對付人傑之行爲及你的語氣，似乎有釋放他的意圖，是嗎？」

展少克點頭道：「是的，我打算入黑後，便送你們兩人回去，不但不殺他，我還讓他保留武功，我要他死得心服，況且，我不屑殺一個毫無抵拒力的仇人。」

歐陽潔想了想，道：「展少俠，我有一事相求，請你答允！」

展少克道：「少夫人請先說出來，看看在下能否辦到！」

歐陽潔道：「展少俠，不要把我送回白馬堡。」

展少克大訝，道：「爲什麼？我怎能這樣做？」

歐陽潔道：「這其中之原因有二個，第一，經過昨晚之事，我怎能回去，以人傑之性格，定會不顧一切，把我殺掉。」

展少克道：「怎麼會呢？他應知道妳是身不由己，並非自願的，怎能殺妳，他應該怪白馬堡保護無力，累妳受過。更應多加呵護妳才是。」

歐陽潔搖頭道：「展少俠，你這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拙夫妒性奇重，怎會輕易相信，尤其是他已發覺我昨晚曾與你處處合作，沒有半點反抗與掙扎。你不發覺他片刻後便沉默下來，不再罵你嗎？我猜想他那時已發覺我的反應。」說了這裏，她已是紅霞滿臉，粉頸低垂。

展少克默默不語，他却沒想到會有這個可能性。

歐陽潔續道：「況且，經過你昨晚那樣整治他後，即使他對我不施毒手，或是絕不嫌棄我，我也是有夫等於無夫，回去作甚？何必爲虛名冒險？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經過你剛才所說，我以有這種丈夫爲恥。」

展少克道：「但畢竟他仍是妳的丈夫啊！你難道對他一點感情也沒有的嗎？」

歐陽潔搖頭道：「數年來，除初入門那個月外，他那曾視我爲妻？每天除練功外，便到處花天酒地，跑回來時亦只懂得與那些丫環鬼混，更在三年內納了五個妾，何曾有我這妻子存在？若非如此，我昨晚就不會選擇第二條路。老實告訴你，我絕非貪生怕死，也絕非淫蕩

之輩，只是我不甘心爲他保存貞節而死，因爲他太不值得了。換上一個愛我的丈夫，我會毫不考慮，一頭碰死。我只想到和你合作，作爲一種無形報復。」

展少克道：「既然如此，我便送妳回江南歐陽家吧！」

那知歐陽潔却搖頭，道：「我沒有面目見我爹，因爲我雖有千萬個理由解脫開不以身死來保存貞節，但我不能欺騙自己。若然你眞正是强姦我，嚴格來說，我身體雖蒙汚，但我心裏仍是貞潔。只是，我却對自己的合作態度和後來的强烈反應感到驚訝。因此，我視之爲和姦，通姦！我怎麼有面目回歐陽家？現在我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你是闖進我生命的第二個男人，只得硬着頭皮，賴着不走，跟隨着你在一起。」

展少克道：「我之所作所爲，早爲世人唾駡，禮敎不容，但妳却是何苦？如此一來，令尊若然知道了，定會傷心。」

歐陽潔道：「當我的手摟着你的時候，早已是禮敎的罪人，我怎能自欺欺人，假裝貞潔？你希望我今後虛僞地過一生嗎？爹那兒，我會另外修函給他，告訴一切，希望他會諒解。況且我也得把趙家的罪惡詳細告訴他，令他有所警惕，免得爲白馬堡所累。」

展少克道：「既然如此，我也不能勉强妳回白馬堡或歐陽家。妳先吃點東西，稍後，我會找數位朋友與妳詳談，看他們能否解決妳的問題。」

歐陽潔道：「你的朋友？」

展少克點頭道：「是的，她們都是我的知己，關係密切，亦是此間主人。妳可將心中之事和盤說出，她們定會盡力帮助妳的！」

* * *

當展少克向大姐、小曼及小怡說出事情始末後，大姐三人便跑進歐陽潔房裏，足有一個時辰，方始陪同歐陽潔一起出來。

大姐道：「克朋，從今天起，姹女敎又多了一個姐妹，她現在的名字是小潔。」

展少克想不到事情竟會如此發展，呆在當場，道：「大姐……」

大姐道：「我和小曼、小怡都很佩服小潔敢作敢爲之作風。況且，她亦已無路可走，這不失是個明智之選擇。多少年來，禮敎、道德樊籬，貞節枷鎖不知把多少女子害苦了。我們不願看見小潔因此而犧牲，所以歡迎她加上我們之行列。」

展少克道：「少夫人，妳可曾考慮……」

歐陽潔道：「展少俠，從現在起，我已不是白馬堡趙家的人，我已獲新生，請不要再用這稱呼，直呼小潔便行。我已考慮清楚，這是我唯一可行之路，而又是我最樂意選擇之歸宿，你該爲我高興，爲我能夠脫離苦海，免陷禮敎枷鎖而高興。」

展少克看見她滿臉歡娛之色，先前之陰翳已一掃而空，那裏還能說甚麼？

* * *

天剛入黑，展少克挾着仍昏迷未醒之趙人傑，來到白馬堡外，揚聲道：「白馬堡的人聽着，本少爺因昨晚有意外收獲，故特別網開一面，暫停殺戒，讓你們休息三天，希望你們在三天裏，好好地反省，盡快脫離白馬堡，這是你們最後機會。現在有趙家淫徒一名在此，稍後你們可以接收回去。放心，他並沒有死，我不會讓他這麼容易死去。」

趙天鵬與堡中高手已紛紛露臉，但看見展少克挾持趙人傑，投鼠忌器，均不敢妄動。只見展少克把趙人傑扔在地上，揚長而去。

回到住處後，展少克想起了一件事，急找着大姐，問道：「大姐，妳可知道白馬堡地窖裏，囚着不少武林人仕嗎？」

大姐點頭道：「當日二妹曾向我提及此事，卻沒查出所囚的是誰。」

展少克續問道：「二姐可曾提及那些人之下落嗎，是否仍囚在那地窖呢？」

大姐搖頭，道：「三妹沒有告訴你嗎？在你當日離去不久，二妹曾冒險再探地窖，竟發覺那裏已然荒置，守衞和囚犯都不見。趙天鵬定是因爲那囚室之秘密已洩，故把所囚武林人士秘密移走。」

展少克憂慮萬分，道：「但願他並沒有把那些人殺掉，因爲這些人都是趙匹夫所造罪孽的有力証人。」

大姐道：「若趙天鵬要殺他們，他們早已死掉多時，何須囚禁着，趙天鵬定是有着某種理由不殺他們的。依我看，他們定是被移往另一個隱秘地方囚着。」

展少克道：「但願如此，我得要想個辦法，打聽他們的下落，把他們救出來。」

大姐道：「知道他們下落的人是不會多，你很難打探的，除非你能打進白馬堡內層。」

展少克道：「大姐說得對，我必須混進白馬堡，一來探聽那些人之下落，二來搜集多些有關趙天鵬之罪証，我不但要剷除白馬堡，更要剷除他的聲名。如今武林中，大多數的人都仍然相信趙天鵬乃正義之士，我不能讓他死前仍留下這形象。」

大姐道：「你打算怎樣混進白馬堡？」

展少克道：「現今白馬堡風聲鶴唳，警覺性高，很難混進去，一定要先使趙天鵬鬆懈下來才有機可乘，要他鬆懈，最佳辦法就是殺死展少克。」

大姐道：「你不是說笑吧，殺死你自己，誰來混進白馬堡？」

展少克笑道：「展少克死了，古克朋才有機會混進堡裏。」

* * *

白馬堡整整平靜了三天，展少克果然言出必行，沒有來騷擾，只在第三天的晚上送來封信，一封挑戰書。

挑戰對象：白馬堡主趙天鵬。

時間：翌日下午。

地點：大同西北高山斷魂崖。

展少克聲明屆時只有他一人赴會，因此，若然白馬堡方面不只一人往高山斷魂崖，展少克便不會出現，決戰取銷。

「堡主，這會不會是個陷阱？」發問的是總管呂大年，但堡中各劍士心裏，莫不存有這疑問。

「大年，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我有別的選擇嗎？若他傳出我不敢赴約的消息，我還能在江湖立足？」趙天鵬道。

「但我們可先在崖上做些部署工作，例如先派人在那裏埋伏之類。」趙人傑道。

「人傑，現在我明敵暗，堡中人手一旦外出，便會落在對方眼裏，這樣不但給予對方話柄，對外出埋伏之兄弟亦非常危險。還有一點便是，斷魂崖上險峻非常，寸草不生，根本便沒可能作任何佈置及埋伏。」趙天鵬搖頭道。

「爹，你的意思是依照那小子的條件，單刀赴會？」趙人傑道。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這小子之武功，絕不能對我有所威脅，既然斷魂崖不可能設置埋伏，他的兩個同伴亦不可能暗助於他。因此，我推測他所恃的，便是那威力極大，防不勝防的閃電飛針。只要能想出應付那東西的辦法，便不足爲懼。」

* * *

老遠，趙天鵬已看見展少克站在斷魂崖上，一身黑色的勁裝外，更多了一件全黑的披風，雖在午牌時份，他給人一種肅殺之感覺。

趙天鵬目光向四週瀏覽片刻，肯定沒有什麼可疑之處後，方繼續上前，在展少克身前約兩、三丈處停下。

「趙堡主，果然胆色過人，難道你不怕我設下埋伏引你上當嗎？」展少克冷冷地道。

「哼，憑你這小子，怎能把老夫嚇倒？便是你們三人一起在此，老夫也能一併送你們歸天。」趙天鵬狂笑。

「老匹夫，如此說來，我眞後悔沒有帶同兩位同伴前來，令你大失所望。不過，你放心，只要今天你我之中，其中一人死去，我的同伴便不再找白馬堡的麻煩。因爲我已交代過，若我死了，她們便須立即離開山西，不得爲我報仇。若你死了，便是我一人也能把你的白馬堡弄得煙消雲散。」

「小子，別說廢話。拔出你的劍來，我要看看這五年來，你究竟學了些什麼功夫，竟敢找上老夫！」趙天鵬不耐煩地道。

「老匹夫，你要用劍便請自便，我的劍在適當的時候，自會出現，你不用替我担心。我得告訴你一點，我不是什麼名門正派之人，可以說得上並非江湖中人，所以，我不會顧忌什麼規矩，只要能殺你的手段，都會用得上。你可別死不瞑目，怪我沒說清楚。」

語聲方落，展少克身形已電射向前，左、右手分別使出「推陳出新」、「殊途同歸」，幻起萬千掌影，攻向趙天鵬。

趙天鵬看見展少克竟能融合武當及少林兩派之絕招，同時使出，也不禁暗裏叫好；那敢怠慢，賴以成名之掌法「神龍十三式」中之一式「風虎雲龍」已迎了上去。

趙天鵬身爲武林盟主，武功修爲之高，實不用多說，「神龍十三式」之威力更是非同小可，剛柔並蓄，捲起了一片狂飈，撲向展少克。

幸好在一葉道人的洞府裏，有着「神龍十三式」之詳細記載及分析；多年來，展少克對之日夕揣摩，對各招各式的變化及强弱所在，瞭如指掌。因此，毫不猶豫地，「搏虎擒龍」、「四海鷹揚」連接使出，不但化解來勢，更反抓趙天鵬咽喉及腹下要害。

趙天鵬嚇得一跳，因爲展少克這兩招簡直是針對着他的那招「風虎雲龍」的弱點而來，不但封住自己的掌勢，更從中突破，穿過重重掌影，直指要害而來。

好一個趙天鵬，不愧是江湖霸主，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坐馬收腹，招變「虎踞龍蟠」，弧形反削對方雙爪。

那知展少克早已預料到他這變化，不待招式到老，雙抓一收，右腿一蹴，「正中下懷」飛踢趙天鵬。

趙天鵬大吃一驚，只因當日展少克與鐵掌無敵包盆謙相鬥時，他的表現與今日簡直判若兩人，招招緊迫。那敢再存輕敵之心，急忙打起十二分精神，施展「神龍十三式」之絕招，小心應戰。

「神龍十三式」雖說只有十三招，但每招變化多端，計算起來足有五、六十式。當趙天鵬使至一半時，已覺得不對勁，因爲他發覺展少克對「神龍十三式」的認識並不比他稍遜，自己每一招剛使出，對方已先一步瓦解所有攻勢，反擊而至，逼得自己中途撤招。

更令趙天鵬吃驚的是，展少克的招式竟愈來愈精奇，已脫出各大門派範圍，極似當年三大高手中一葉道人的武功。

趙天鵬有此發現後，連忙改變打法，捨棄剛猛强勁的「神龍十三式」，轉而使出一套陰柔詭異的掌法，登時把惡劣情勢扭轉。

展少克一看趙天鵬掌勢急變，已知他業已使出「姹女心法」上之武功，也立時小心翼翼，不敢妄進。

「姹女眞經」所載武功，果然與別不同，詭秘虛幻，往往從不可思議的角度突然而來，令人防不勝防，好幾次展少克便差點着了道兒，幸好他身法靈活，反應敏捷，方能勉强躲避開去。

百多招過後，展少克已感到所受壓力愈來愈大，對方的掌勢已迫得自己透不過氣來，知道以自己目前之武功，不論在內力修爲及招式方面，與趙天鵬仍有一段距離，再不當機立斷的話，難免被趙天鵬擊倒。

終於，展少克覷準一個機會，運起昔日在地牢中古志所授的奇異心法，把眞氣貫注右胸，硬接趙天鵬一掌，左手同時射出一對電光飛針，直奔趙天鵬雙目。

趙天鵬於交手中，無時無刻不提防着展少克的飛針，急忙向後一仰，避開射向雙目之飛針。那知道另外兩道光芒一閃，兩枚飛針已釘在趙天鵬的胸膛之上。

只可惜這兩支飛針卻對趙天鵬起不

到半點作用，只見他狂笑連聲，道：「小子，你估道你的雕蟲小技能逃過我的眼睛嗎？老夫那掌，依你的身手應可避過；但你却故意捱上，我已知道你施用苦肉計，藉此放射那些惡毒飛針。很可惜，你卻不知老夫早有準備，貼身穿上軟甲，令你徒勞無功，白白捱上一掌。要不是老夫沒預算那掌能夠擊上你，只用上四成功力，否則你早已命喪九泉。」

展少克噴出一口鮮血，道：「老匹夫，想不到你竟然有此一着，眞是天亡我也！」

趙天鵬桀桀笑着，道：「想不到你竟會是那道士的徒兒，只可惜不要說是你，便是你師傅在此，也不能奈我何！你還是乖乖的納命來吧！」飛撲而上，姹女眞經上的一招絕活「婀娜多姿」已拍向展少克。

* * *

展少克急忙倒射丈餘，只是他忘了早已被趙天鵬迫近懸崖不足一丈，登時一脚踏空，大叫一聲，從崖上飛墜而下。

趙天鵬見了，登時仰天狂笑，道：「不怕你有三頭六臂，惹上老夫，還不是死路一條？

斷魂崖離地數千丈，便是身負絕頂輕功也難逃粉身碎骨的命運，趙天鵬實在想不到展少克有何辦法撿回性命，得意地離去。

他却沒看到展少克墮崖後的情景，否則他也不會如此得意。

只見展少克身在半空時，已迅速地解下身後黑色披風，迎風一抖，登時變成雨傘模樣，把他的下降速度減弱了不少。

斷崖下，已有四名如花嬌美的少女，正張開一面大網在等候着，而小曼及小怡兩人則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注視着下降的展少克，蓄勢以待。

當展少克離地還有一丈時，小曼與小怡嬌喝一聲，齊齊躍起，適時發出一片陰柔掌力，把展少克再度托起丈餘，重新墜下時，展少克下降速度已大大減弱，輕易被其餘四名少女用網接着。

小怡急忙跑了過去，問道：「少克，你沒事吧？」

小曼看見展少克口角溢着鮮血，忙道：「少克，你受傷了嗎？傷得重不重？」

展少克搖頭，道：「不碍事，老匹夫那掌只用上四成力，而我已運足神功抵拒，故只被他擊得血氣翻動，我這口血是故意吐出來給他看看的，使他認爲我受傷甚重。不要說那麼多了，我的衣服及藥水帶來了沒有？必須要爭取時間，盡快趕往白馬堡，免他生疑。」

* * *

趙天鵬把展少克打下懸崖後，施施然下山回白馬堡，白日之下，他並沒有施展輕功，免得驚世駭俗，只用普通速度行走，但饒是如此，也比常人快上數倍。

回到白馬堡時，遙遠便看見堡門外，總管呂大年在一名一等劍士陪同下，正在與一名身穿白衣，背插長劍的青年人指手劃脚的，像在爭論着什麼似的。

那白衣青年約廿餘歲，長得劍眉星目，俊俏非常，那膚色更像女兒家般，白裏透紅，簡直如子都再世。趙天鵬忙急步上前，問個究竟。

呂大年看見趙天鵬無恙歸來，大喜道：「堡主，你回來的正巧，這位少俠說要見你，在下已告訴他你因事外出，請他改天再來，那知這位少俠怎麼也不願離去，堅持要進堡等候堡主回來！」

趙天鵬看見眼前青年雖佩戴長劍，但卻是文質彬彬，怎樣看也不似是武林中人，只道是那位遠房親戚之子侄，途經大同到來拜候，便道：「這位賢侄，不知找老夫有何貴幹？」

白衣青年冷冷道：「在下並非堡主什麼貴親，賢侄這稱呼可不敢當。因奉師命到江湖中闖蕩一番，故特來拜望堡主，那知白馬堡見面不如聞名，實令在下失望。」

趙天鵬忙道：「少俠言重了，只因爲老夫因事外出，故呂總管才請少俠多跑一趟。不知少俠高姓大名？令師又是那位高人？」

白衣青年神情冷漠的道：「難道這便是白馬堡待客之道？必須亮出師門，方鑑定有否進堡之資格？或是近日貴堡害怕那黑鷹易容混進堡裏，必須驗明正身？」口氣之狂妄，實在令在場之人側目。

趙天鵬大爲不悅，只是爲了保持一貫形象，不便發作，只得道：「啊，老夫倒疏忽了，待慢了少俠。請內進再詳談。」

白衣青年也不客氣，昂然闊步的進堡。

大廳裏，賓主分別坐下，當下人奉上香茗退下後，趙天鵬方道：「適才待慢之處，請少俠原諒，不知少俠找老夫有何見教？」

白衣青年這才露出滿意之色，道：「在下古克朋，家師乃天山野老。素聞貴堡領袖中原武林，早存拜訪之意，適逢黑鷹對貴堡挑釁，故藉此機會前來毛遂自薦，替貴堡對付那姓展的小子。」言下之意，暗示白馬堡沒有能人，竟給黑鷹弄得天翻地覆，人心惶然。

趙天鵬道：「古少俠誠意拳拳，老夫感謝非常，可惜黑鷹展少克只是一名不知天高地厚的淫徒，已被老夫除去，倒令少俠白走一趟！」

「黑鷹已被除去？怎麼在下沒有聽到？」古克朋似是不信。

「那只是適才所發生之事，故江湖中還沒人知道這個消息。」

古克朋恍然一悟，道：「啊，原來堡主適才便是找黑鷹決戰。貴堡沒有別的人了嗎？連這鷄毛蒜皮小事也要勞動堡主親自出馬？那麼堡主豈不是非常忙碌？」

趙天鵬的老臉登時不知該往何處放，差點兒便發作起來，一旁之呂大年忙解圍道：「古少俠，並非本堡沒有人手，只是那姓展的小子一定要約鬥敝堡主，除堡主赴約外，他便不現身，所以堡主才紆尊降貴，親自赴會。」

古克朋道：「如此說來，我倒是來遲了，否則定能把他找出來，一劍劈為兩段，省卻堡主如此奔波。」

趙天鵬看見古克朋這人竟如此托大，不禁起了一陣好奇心，因為展少克昔日在鄭州殺掉鐵臂蒼龍時所表現之身手，實震動江湖，而這看似弱不禁風的青年竟有如此信心，莫非眞有高深武功？登時起了一試他身手之意。

當下，趙天鵬便道：「古少俠，你既然來了，可有什麼打算嗎？」

古克朋搖搖頭，道：「已失去一個揚名立萬之機會，還能有什麼打算？强一點的壞蛋，都給堡主殺光了，差一點的我又不屑動手，只好等待機會，或是找些藉口，去找數名成了名的人痲煩，好使我白鷹古克朋名揚江湖。」

白鷹！敢情他眞的是針對黑鷹而來？趙天鵬聽見他為了揚名，不惜找成名人物痲煩，登時心中一動，道：「古少俠，其實揚名立萬乃是非常容易之事，何須找藉口挑戰成名人物？只須加盟白馬堡，當上一名二等劍士或一等劍士，不出一個月，江湖便沒有人不認識你的名號，你可相信？」

「加盟白馬堡？」

「對，你可有這意思嗎？」

「這不失是一個好辦法，只是，若果家師知道我只能當上一名一等劍士的話，便會怪我沒出息，有辱他老人家。」語氣中，簡直不把白馬堡的一等劍士放在眼裏。

趙天鵬之興趣愈來愈大，道：「但是一等劍士已是本堡最高榮譽了。」

古克朋不以為然，道：「堡主，凡事皆有變通之法，怎可墨守成規，況且這等級制度是由堡主釐定，難道堡主便不能把它修改嗎？我不是趙家的人，不會祈求堡主加設副堡主之類的銜頭，但在一等劍士之上，加設一個什麼總巡察，劍士統領或是超級劍士之類的職位，有何不可？」

趙天鵬眼中一亮，道：「古少俠，你有把握勝過本堡之一等劍士？」

古克朋不屑地道：「這有何難？」

趙天鵬道：「你可願意接受本堡入盟考驗？若你眞的能夠勝過本堡之一等劍士，老夫定給你安排一個更高的職銜！」

古克朋道：「甚麼考驗？」

趙天鵬道：「本堡規則，接受考驗的武林人士只要和本堡任何一名五等劍士打成平手，便獲得五等劍士銜，若能勝過五等劍士，則可與四等劍士比武，如再勝的話，則逐級昇上，以決定該人之等級。換言之，若要登上一等劍士，必須經過五關，而在最後一關裏，必須能與本堡之一等劍士比鬥百招而不敗。」

古克朋道：「堡主，不是在下不願意接受考驗，而是恐怕堡主會不高興，首先，我得聲明一點，若要我逐級比武，實在太痲煩，我只會出戰一場，便是和貴堡一等劍士交手。第二點，我的掌法普普通通，只可和貴堡之一等劍士攀個平手，若要勝他們，必定要用劍。我的劍招，一出便是殺著，不懂留手。換言之，和我交手的劍士，肯定不死也得重傷。所以，這要堡主考慮考慮！」

趙天鵬道：「既然你有信心向一等劍士挑戰，那麼省去四場比武並不是一個問題，至於第二點，老夫則先行徵詢各劍士，看看他們願不願意出戰，因為這是變相的生死之鬥，我不能勉强他們。」

話猶未說畢，已有三名一等劍士同聲道：「堡主，屬下願意出戰。」行了出來。

趙天鵬嘉許地點點頭，向古克朋道：「古少俠，本堡有三名一等劍士極想與你一比高下，我先替你介紹，左首那位是嚴敬，人稱笑面追魂，一柄雁翎刀的出神入化，獨步武林。

「當中那位乃是青獅尉遲源，七十二路大小擒拿手法，加上一柄金鈎，江湖中能敵的找不出數人來，至於右手那位，便是鼎鼎大名的襄陽劍客秋無痕，當年憑着一柄青鋼長劍，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單人匹馬挑掉陰山四煞之陰風寨。你希望和那一位比試？」

古克朋把身後長劍連鞘拿出，環抱在胸，道：「沒有關係，隨便那一位也可以。」

趙天鵬道：「那麼老夫便隨便指派一人了。尉遲兄，煩你上場一試。適才這位古少俠已說過出手不留情，所以為了公平，你也不必有任何顧忌，可隨意下殺手。」

青獅尉遲源應了一聲，向古克朋道：「古少俠，請移步比武場。」

古克朋笑道：「尉遲劍士，這大廳如此廣敞，足夠動手有餘，何須勞師勞衆，跑來跑去？不若便在這裏吧！」

趙天鵬點頭道：「既然古少俠認為這裏適合，便在這裏吧，大家請略為後退，讓出多些地方給他們。」

青獅尉遲源也沒有異議，拔出一柄金鈎，說聲請，便亮起門戶，嚴陣以待。

古克朋步入場中，面對青獅，但雙手環抱長劍之勢卻絲毫無變，道：「尉遲劍士，請隨便進招，在下從不先出手。」他那狂妄自大之態，實難以令人忍受。

青獅尉遲源見古克朋如此輕視自己，登時怒從心中來，大吼一聲，便舞起陣陣寒光，攻向古克朋。江湖中用鈎的人不少，但多是一對合用，乃尅制長劍的極佳兵器。現今青獅用的只是單鈎，要不是鈎中暗藏機關，便是他的拳脚功夫也甚為到家，能掌鈎合使。

只可惜青獅尉遲源沒有機會告訴古克朋究竟他的鈎中暗藏機關或是其它，因為只見驚虹暴閃，大部份還沒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古克朋已然笑哈哈的站在青獅數步之處，收劍入鞘。

衆人忙望向青獅尉遲源，只見他呆立當場，手脚像僵住般，一動不動，但喉結上卻開始滴着鮮血。終於，砰然一聲響起，這位曾叱咤一時之青獅竟在一個照面裏便中劍，倒地不起。

趙天鵬目中現起異采，鼓起掌來，道：「古少俠果眞乃武林奇葩，剛才那一劍眞是無懈可擊，不知是什麼劍法，少俠能否見告？」

古克朋徐徐回座，道：「堡主見笑了

，雖蟲小技，那堪入行家法眼，在下那一劍，名稱爲『擎天一劍』，想堡主早已看出來，這一劍破綻多多，只要對手能閃避，或在那一剎那間看出破綻所在並及時反擊，倒下的便是我了。所以我適才說，我的劍法出必見血，不是對方的便是自己的。」

趙天鵬喃喃道：「擎天一劍，可眞當之無愧，武林中能閃開這一劍的實在難找，更不用說能夠在那一剎那間便能看出其中破綻並及時反擊的人了。」

古克朋道：「堡主，在下可令堡主滿意嗎？」

趙天鵬忙道：「滿意，老夫非常滿意。從今天起，你便是白馬堡之劍士統領，各級劍士，均須聽命於你。古統領，你對這職銜不反對嗎？」

古克朋道：「堡主，在你稱呼這個名銜之前，在下有三個條件，希望堡主能先行應允，否則在下不能接受這職位。」

趙天鵬道：「古少俠請說，且看老夫能否辦到！」

古克朋道：「條件甚簡單，第一，在下喜愛白色，所以希望堡主能讓在下仍然穿着本身衣服，但堡主可另給在下一件任何顏色之披風，以資識別。第二，在下只聽命於堡主一人，若有別人要指揮在下，得先証明他武功比在下精明。」他略爲停頓，觀看趙天鵬之反應。

趙天鵬道：「沒有問題，但老夫也得先行聲明，暫時你的職權只是統領各劍士，堡中雜項工作仍由呂總管負責，你們互不相干。換句話說，你們兩人，一主外，一主內，你可明白嗎？」

古克朋點點頭，道：「當然了，我只求地位超然，不受別人管束，至於權力嗎，有沒有都不是問題。」

趙天鵬大爲滿意，道：「還有第三個條件又是甚麼？」

古克朋把頭湊近趙天鵬，悄聲道：「堡主，實不相瞞，在下寡人有疾，無女不歡，希望堡主能對在下之私事多多包涵，隻眼開隻眼閉，否則在下寧可到處遊蕩，浪跡江湖。」

趙天鵬初時見他如此神秘，還道是什麼苛刻條件，一聽之下，呵呵大笑道：「人不風流枉少年，老弟有此愛好實無傷大雅！你放心，我不會見怪的。」跟着也湊近古克朋，低聲道：「我更會多方玉成你的好事，只是，你可不能太過份，找上那些不該找的人頭上，弄得兄弟不和。」

＊　＊　＊

果然，正如趙天鵬所說，古克朋加入白馬堡不足一個月，白鷹這名號已然傳遍整個江湖，聲名大噪。當然了，江湖中有幾人能當上白馬堡一等劍士之位？白鷹這小伙子竟能一招便把一名一等劍士斃於劍下，榮登劍士統領之位。

這時，白鷹古克朋之聲勢，比起月前大鬥白馬堡的黑鷹展少克實遠遠超越，成爲江湖人酒餘飯後之話題。只是，又有誰能想像得到白鷹、黑鷹實是一而二，二而一，同是昔日白馬堡的看馬小廝小黑子？當然，這其中，亦有一小撮人——便是姹女教的門下——知道這白鷹古克朋之眞正身份及混進白馬堡之目的。

大姐、三姐及其他教中姐妹獲悉古克朋順利混進白馬堡後，均大感高興，但同時亦替他担憂。雖然，她們對這小寃家的身手及機智都極有信心，但都忍不住日夕爲他向蒼天祈求，希望他能逢兇化吉，安然無恙地回來。

至於古克朋，他在白馬堡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正如他所預料的一樣，趙天鵬表面上是禮賢下士，廣納才能，但生性多疑，怎肯對一個來歷不明之古克朋寄以重任？

一個月來，古克朋簡直可說是尸位素餐，無所事事，終日和丫環及侍婢們廝混。他爲免引起趙天鵬之疑，甚少外出，更沒有和姹女教任何一人聯絡。除了美女外，他表示出對其他的一切，毫不感興趣，更毫不關心。很多時，他更躲在房間裏，默默練功，並揣摩劍招及掌法之變化。

有一件事令古克朋甚是不解，便是整整一個月來，他都不曾看見趙天鵬的妻子郭麗珠及愛女趙心妍在堡中出現過，而堡中的人也不曾提及兩人，古克朋不願引起別人懷疑，也不出言查問，只悶在心中。

如是這般又過了兩個多月，古克朋的第一個任務終於來了。

一晚，古克朋正在和服侍他的兩個侍婢鬼混之際，一名丫環跑了過來通知他，堡主正在書房，希望他能去商討一件事情。古克朋急忙穿衣前往。

書房裏，只有堡主趙天鵬及總管呂大年在座。趙天鵬看見古克朋來到後，便道：「克朋，隨便坐，這三個月來，生活可過得慣嗎？」

古克朋笑道：「何只習慣，簡直比我想像中還滿意。」

趙天鵬道：「克朋，我有一任務交付於你，若你不願意也沒關係，我可另外派人。只不過，總管和我都認爲你是最佳人選，所以找你來徵詢你的意見。」

古克朋道：「堡主眞懂得說笑，有事不做，難道眞的坐在這裏白吃嗎？」

趙天鵬道：「話雖如此說，但這任務性質比較特別，必須先徵求你的同意。克朋，我要你替我殺一個人。」他停下來，觀察着古克朋的反應。

古克朋心中一愕，但臉上卻毫不動容，只冷冷的道：「殺人！這有何特別？劍士不去殺人，還有什麼好幹？難道表演劍法，給人欣賞嗎？堡主要我殺誰？請說出來，我定能把他首級拿回來！」

趙天鵬微笑，道：「這人沽名釣譽，表面上是……」

古克朋不讓他說下去，插口道：「堡主，不用說這些了。堡主既然要殺這人，這人必然有其該死之處。我只是執行的人，不需要知那麼多的事。所以，堡主只須告訴我要殺的人是誰，何時及何處下手，是打着白馬堡招牌明裏幹，還是暗裏幹。還有的便是可有別人幫手？除此之外，其它的我一概不用知道。」

趙天鵬臉露笑容，道：「好！端的是爽快乾脆。我便是欣賞像你這樣的人。

我告訴你，要殺的人是太原甄定遠，人稱瀟湘劍俠。我給你一個月時間，你要用多少人手，可隨便帶去。只是，不能亮出白馬堡身份，必須暗裏幹，你明白嗎？」

古克朋點點頭，道：「我明白。明天清早我便起程。十天內定能覆命。」

趙天鵬訝問：「你不準備帶人手去？」

古克朋笑道：「區區一個甄定遠，何須勞師動衆？若果堡主對我沒有信心，可隨便派兩個劍士與我同行。」

趙天鵬笑道：「我怎麼會對你沒有信心，只是恐怕你沒有助手，一旦發生意外時便沒有照應。既然你有莫大信心，那麼便獨身上路吧！」

古克朋道：「堡主，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請堡主答允。」

趙天鵬道：「你有甚麼要求，可隨便說出來！」

古克朋道：「這得怪我疏忽，當日加盟時沒向堡主說清楚。這數月來，我入息全無，而我揮霍慣了，給那些娘兒們送點東西後，近日已是捉襟見肘，恐怕不夠盤川前往太原。所以希望堡主能酌量帮助，因我不想以目前身份，還幹些不用本錢的勾當。」

趙天鵬大訝，道：「本堡規矩，一等劍士以上屬客卿身份，故不設固定薪酬。各人均可隨意向賬房支取，只須簽上收條便成，次數及銀碼都沒有限制。難道呂總管沒告訴你嗎？」

古克朋搖頭道：「我那裏知道這規矩，還道堡裏只管吃管住。要是早知道這點，這個月來也不用日夜呆在堡裏。」

趙天鵬大笑，道：「克朋，難道蝶兒和巧兒兩侍婢都不愜你意，必須外求嗎？」

古克朋也笑起來，道：「她們兩人都不錯，只是我喜歡新鮮感，況且外間的另有不同風味。」

趙天鵬道：「你可得保重，別弄壞身子。先回去好好地休息一晚，明早呂總管會給你準備一切的了。」

＊　＊　＊

古克朋沒有調查瀟湘劍俠甄定遠究竟是否一如趙天鵬所說，是一個欺世盜名之輩，因為他知道若然他對這人知道得極詳細的話，對他自己不是一件好事。若然他真的是該死，那當然沒有問題，但若然不是的話，自己會大感為難。

因此，他不想知道那麼多，不去理會這甄定遠究竟是好是壞，若要除去趙天鵬，若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他不能顧慮那麼多。

十日後，古克朋已回到白馬堡覆命，並帶回甄定遠寸步不離之瀟湘寶劍。回程中，他更在弄清楚沒有人跟踪着自己後，跑了一趟蛇女教之據點，與小曼及小怡相聚一宵。細訴別離情，並道出堡中不見趙夫人郭麗珠及其女兒趙心妍之事。

當趙天鵬看見那瀟湘寶劍後，滿是高興的道：「克朋，幹的好。只是你只須回來告訴我事情已經辦妥便成，何須帶回証據呢，難道我不相信你嗎？這劍鋒利無比，削鐵如泥，你拿去用吧，但卻要略為改裝，以免給人認出是瀟湘劍。」

古克朋也不客氣，道謝後便收下寶劍。

趙天鵬續道：「你還是回去休息片刻吧，蝶兒和巧兒都望穿秋水的等着你回來。」

＊　＊　＊

古克朋享受着巧兒給他擦背侍浴之當兒，不經意地問道：「堡主妻妾這麼多，怎麼只得少堡主一個兒，難道他整天只顧練武，不理妻妾的嗎？」

巧兒抿咀笑道：「古爺，你可錯了！若然堡主不理會妻妾，娶那麼多幹甚麼？只不過，他比你相差太遠，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吧了。」

蝶兒卻道：「古爺，誰說堡主只有一個兒子的？」

古克朋佯作不知，道：「不是嗎？這三個月來，我只看見少堡主一人，若有其他的兒女，怎麼不見露臉的？」

蝶兒道：「這兒應還有一位二小姐的，只不過在年前，與大夫人搬出了白馬堡，好像是去了江南。但古爺，你可不要說出來，否則小蝶便有難了。」

古克朋大為詫異，道：「好端端的為甚麼要跑到江南，離鄉別井的？」

蝶兒道：「這個小婢則不清楚了。」

＊　＊　＊

說起曹操，曹操便到，趙天鵬的愛女趙心妍數天後竟回到白馬堡來。但少堡主趙人傑卻多天不見露臉，古克朋自從打太原回來後便沒見過趙人傑一面。

當趙天鵬把古克朋介紹給趙心妍認識的時候，趙心妍心裏登時大震，因為她覺得古克朋的眼神實在太熟悉了，與那日夕縈繞在她心間之寃家的簡直一模一樣。只可惜，古克朋的膚色，容貌卻不相同，否則，真是那寃家死而復生。

古克朋只略為寒暄數語，便告辭回房。

趙天鵬在古克朋離去後，對趙心妍道：「心妍，古克朋這人脾氣古怪，狂妄倨傲，性情忽冷忽熱，難以捉摸。對着他，妳千萬不要使起那小姐脾氣，免得弄至場面尷尬。此人武功高强，頭腦冷靜，乃不可多得之人才，為父日後借重他的地方多着，不希望妳把他趕跑。」

趙心妍道：「是了，爹，女兒知道了，女兒定會多方忍讓的，為了爹的大業嘛！便是他把女兒拉進暗裏，也不得反抗，更要自動獻身，可對嗎？」

趙天鵬怒道：「妳愈來愈不成話了！一個黃花閨女怎能說出這些話來？要記着，妳是一個大家閨秀，名門淑女，不得有失身份，還有，不要太接近古克朋，這人風流成性，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惹上他準會令妳抱恨終身。」

趙心妍岔開話題，道：「爹，老實地告訴我，那天在斷魂崖上，你真的把小黑子打下懸崖嗎？」

趙天鵬道：「心妍，爹騙妳作甚？」

趙心妍道：「爹，你沒弄錯嗎？那人真的是小黑子？」

趙天鵬笑道：「傻丫頭，妳估道爹老

眼昏花嗎？爹怎會弄錯，確是昔日之小黑子，除了身形比當年略高大外，他的容貌半點都沒有變，爹一眼便認了出來。」

趙心妍心裏仍存的一絲希望都幻滅了，默默地不作聲。

趙天鵬道：「爹也知道妳當年很喜歡小黑子，只是他是個下人，與妳毫不匹配，況且他更姦殺小桃，罪大惡極，妳還替這種人可惜甚麼，不要說他了。再說，妳在江南可碰上一個合心意的沒有？」

趙心妍其實對當年之事半信半疑，只因白馬堡上下，都知道小黑子和小桃兩人感情極爲要好，小黑子實在沒有姦殺小桃的理由。

當年，趙心妍便是看不過小黑子和小桃要好，對自己敬而遠之，故常常藉小事打罵小黑子出氣。如今趙心妍年紀稍長，也覺得當年自己太過份。

趙天鵬看見愛女想得入神，並不回答自己，便續道：「心妍，妳年紀也不小了，早應該找一個婆家。說實在的，司徒家的長公子司徒俊可眞是一個合適人選啊，人長得英俊，更是武當門下首屈一指的青年好手，爲什麼妳總是對他冷冰冰的？」

趙心妍聽了司徒俊的名字，臉上登時浮現出不屑的顏色，道：「哼，不要提他了！還是名門之後，我看他倒像一條狗還差不多。終日搖尾乞憐，阿諛奉承，女兒便是說月亮是方的，他也不敢說不是，沒有半點骨氣。」

趙天鵬嘆氣道：「我眞沒妳辦法，別人頂撞你，妳又不高興。到了別人事事遷就，順從妳的意思時，妳又說他沒有骨氣。」

趙心妍道：「總而言之，女兒見了他便討厭。」

趙天鵬道：「既然妳討厭他，爹也不勉强妳，是了，妳打算何時回去？」

趙心妍道：「我不回去了，好不容易再等到大哥來到，我才能回來山西，說甚麼我也不回去的了。爹，你知道嗎，整天都是呆在莊子裏，只能間中在山上跑動，悶也悶死了。」

趙天鵬道：「心妍，妳要知道，妳大哥不是前往接替妳的，只是貪圖那邊清靜，沒人騷擾他練功吧了。」

趙心妍道：「我不管，有娘、大哥和那麼多高手在，誰能劫走那些要犯？」

趙天鵬道：「我不是担心有人劫走要犯，只是恐怕沒有人陪伴妳娘，令她覺得寂寞罷了！」

趙心妍道：「爹，這事慢慢才說吧，先讓女兒玩上一段時間，好不好？」

趙天鵬對這寶貝女兒溺愛非常，怎能說不好？只是，他極爲担心，恐怕這刁蠻任性的寶貝女兒會與那冷傲狂妄之古克朋弄出不愉快的局面，把這極爲有用之棋子氣走，那時自己之計劃便得重新部署。無可奈何之下，只得再三叮囑趙心妍不得頂撞古克朋。

「古統領，爹和呂總管都上，也不打很厲害，一出劍便能殺，雙手變本加厲招出來，給我一開眼界探索。

克朋遇上了刁蠻二小姐，被他瞎纏着。

「二小姐，劍招是用來殺人的，不是給人開眼界之用，若要開眼界，妳找別人演給妳看吧，我沒有那麼多閑情逸緻。」古克朋冷冷地道。說畢便欲轉身離去。

「劍法不可以，那麼拳脚功夫總可以了吧，我眞希望知道你的武功能否勝過呂總管！」趙心妍死心不息，猶在苦纏着。

古克朋心中一動，因爲趙心妍既然如此說，呂大年的武功定然非常高明。這人若眞如此，可得小心提防。多少年來，他總以爲呂大年是憑藉十四姨之關係而攀上總管之位，想不到他竟是深藏不露，可謂眞人不露相，令他也看走了眼。

古克朋原想和她搭訕幾句，藉此探聽多一點有關呂大年之事，但隨即改變主意，淺淺一笑後便離去。

趙心妍登時柳眉倒豎，便欲發作，但想起乃父多番叮囑，强把怒火壓下，心裏道：「臭美，終有一天，我要你古克朋跪下求我！」小蠻靴一跺，便跑回自己閨房。對你我的事。」

古只是其中一個問題。心妍，我的數出狠藉，實在配不起妳。」古克朋這是欲擒故縱，把小妮子引向深坑。

「我不計較這一點，只要你今後不再荒唐便行了！」

「我不能，我的精力與人不同，沒有女人便睡不着，翌日滿眼紅絲，腫痛難受。」這卻有點眞，他所練之內功心法，

來找你的！」

古克朋更是詫異，道：「妳找我？可有甚麼事嗎？」他臉上冷冰冰的寒霜已然消失，因爲小如是十四姨太的人，而當年小桃也是十四姨太的人，也許是愛屋及烏的關係吧，他對小如極有好感。

小如神秘地笑一笑，道：「古爺，其實並不是小婢要找你，是十四奶奶找你。」

「十四奶奶要找我？我並不管堡內的事，她應找呂總管才對。」

「古爺，人說你聰明過人，怎麼你竟像木頭一樣的？十四奶奶希望你去她那兒一趟！但不是現在，要在晚上子夜後，可不要告訴別人。」說畢後，也不待古克朋有任何表示，如一縷煙般跑掉。

古克朋大爲奇怪，只因十四姨太極得趙天鵬眷戀，十天中倒有八天在她那兒過夜的，何以她能這麼肯定，趙天鵬今夜會不去她那裏？或是其中有甚麼古怪？

經過仔細考慮後，古克朋決定不在子時赴約，因爲這是一個陷阱的成份佔了多數，呂大年是十四姨太的人，很可能認爲自己威脅着他在白馬堡的地位，則別人會起疑，太串通來謀害自己，把自

小妮子輕輕地點頭　到房外有微

在這兒等我，好不好？」

古克朋點點頭，抱起她便去找[illegible]

匹走散的馬。

*　*　*

飯後，古克朋便回房休息，郤意外地看見十四姨太正在房間裏坐着，登時

整齊的站在門外，心裏已明白了一大半，佯作奇怪地問道：「咦，原來是堡主，可有甚麼特別事情嗎？」

「特別事情倒沒有，只是有些微心事，不能入睡，故來找你聊天，想不到你這麼早便睡了。」趙天鵬看着睡眼惺忪的古克朋微笑道。

古克朋道：「我也是剛入睡不久，堡主請稍候，待我穿回衣服才與堡主一聊。」

趙天鵬卻道：「不用了，既然你已入睡，還是繼續你的好夢吧，明早我再找你。」有意無意之間，眼睛瞟向古克朋赤裸的上身，隨即離去。

古克朋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簡直摸不透趙天鵬前來找他的眞正用意，初時他還以爲趙天鵬是來看看他在不在房間裏，但後來卻推翻這個想法，只因以趙天鵬的修爲，定能在門外便知道自己是否在房裏，不用呼喚他。

況且，他既然不曾應十四姨太之約，前往幽會，趙天鵬實無理由前來找他，這豈不是告訴他，十四姨太約他幽會之事只是一個圈套，用來試探他的嗎？

古克朋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重新上床就寢。

維護正義　成功成仁

書房裏，响起趙天鵬的聲音：「大年，你實在太杞人憂天了，古克朋怎會是小黑子易容的呢？我那天確確實實的把那小子打下百丈懸崖的呢，早已粉身碎骨了。」

一。要是早知道這

呂大年道：「我總覺呆在堡裏。」和容貌，與小黑子極爲相似，難道蝶兒

趙天鵬道：「我剛才已仔細地[illegible]求，他全身上下，沒有半點易容化裝的痕跡，而且身上肌膚白晰如玉，沒有半點疤痕。當年小黑子曾受各種酷刑，身上應是疤痕纍纍，與古克朋簡直差上三千里，只是他的來歷和目的倒眞的有可疑之處。」

「堡主，這小子姓古，莫非與古志和一葉道士有關係？」

「應該沒有這個可能，一葉年紀輕輕便已出家，並沒娶妻，何來兒子？至於古志，已囚在我們這裏廿年有多，他的妻子海天一燕及兒子亦已死去多時，古克朋怎會和他們扯上關係。我想，這只是一種巧合，如他眞的是和古志或一葉有關，怎會愚蠢到不懂得化名進來？」

「他若和古志沒關係，究竟混進白馬堡有何目的？難道眞的是爲了揚名？」

「他的身手比起你我，差不了多少，若要揚名，何須加盟白馬堡？但願我能探出來！」

「堡主，我們可以針對他的弱點，利用美人計來探聽他的來意！」

「大年，和他有過一手的丫頭都給他弄得貼貼服服，堡中有誰可以担當此任？這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堡主，人選倒有一個，只不過不知道堡主捨不捨得？」

趙天鵬道：「我怎會捨不得？是誰？」

回証據呢，難道我不相信你嗎？這劍鋒利無比，削鐵如泥，你拿去用吧，但卻要略爲改裝，以免給人認出是蕭湘劍。」

古克朋也不客氣，道謝後便收下寶劍。

趙天鵬續道：「你還是回去休息片刻吧，蝶兒和巧兒都望穿秋水的等着你回

呂[illegible]

絕對信心，古克[illegible]力壯，十四奶奶絕對不會看上他的，況且她對我們的事所知有限，說出來也沒影響。」

「好吧！」趙天鵬無可奈何地道。

翌晨，趙天鵬把呂大年和古克朋都召來書房，道：「大年，克朋，我有事要暫時離開大同數天，這數天內，堡中各大小事項便由你倆共同處理，希望你們合作愉快。」

* * *

說實在的，白馬堡聲威震江湖，有誰胆敢來招惹，而堡中之日常事項，均有專人料理，因此，古克朋還不是與往日一般，終日無所事事！

「古統領，是不是在後悔着，不該加盟白馬堡呢？」當古克朋呆坐花園中小亭裏，推敲着趙天鵬突然離堡他去的用意時，身後响起那刁蠻小姐趙心妍的嚦嚦鶯聲。

古克朋回轉身來，道：「古某做事，從不後悔，趙姑娘何出此言？」

「不是嗎？古統領一表人才，風流倜儻，理應與一紅粉知己，傲嘯江湖，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但統領却是呆在此

從打太原回來後便沒見過趙人傑一面。

當趙天鵬把古克朋介紹給趙心妍認識的時候，趙心妍心裏登時大震，因爲她覺得古克朋的眼神實在太熟悉了，與那日夕縈繞在她心間之寃家的簡直一模一樣。只可惜，古克朋的賣身契嗎？」不相同，否則，眞是那生活不好嗎，最低

古克朋只聽命於人，喜歡幹甚麼便幹甚麼！」

古克朋道：「對某些人來說，這確是很寫意的，因爲他懷裏，有着花不完的銀票，不用爲生活張羅。趙姑娘，妳可知道行走江湖一個月，投店及吃喝要用上多少銀両嗎？銀両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若然爲了這些小事便去偸，搶，那還有甚麼意思？」

趙心妍默默無言。

古克朋續道：「這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兩人一同行走江湖，無論感情如何要好，有誰敢保証他們之意見永遠相同？有誰能保証其中一人不會見異思遷，爲了保持關係，唯一的辦法是兩人互相遷就對方，互相討好對方，這樣子的生活怎能算得上是無拘無束？」

趙心妍道：「但這總比呆在一處，尤其是白馬堡中，胡胡混混過一生强得多了。」

古克朋道：「妳認爲我在白馬堡永遠會像現在一樣，終日無所事事？」

趙心妍點頭，「有呂總管在，你永遠都不會有作爲的，充其量是一名高級打手，況且我爹從不輕易相信外人，呂總管是例外一個。所以，你要在白馬堡有

所作爲，必須……」她停了下來，對古克朋神秘地微笑着。

古克朋怎會不明白，笑道：「必須討好二小姐，我說的對嗎？」這小妮子轉彎抹角的說了一大堆話，最終目的原來是要古克朋聽她的話及討好她，可謂用心良苦。

趙心妍道：「只要你不老是冷冰冰的，多點聽我的話，我便可以在爹面前多說好話，那時你便不用只有虛銜，而無實權了。」

古克朋道：「我怎會不聽妳的話呢，只要妳吩咐下來，我做得到的必定從命！」

趙心妍趁機道：「我很久沒有策騎遊玩了，你陪我在後山溜馬遊玩片刻，好嗎？」

古克朋道：「妳不是騎着馬回來的嗎？怎麼會很久沒策騎呢？」

趙心妍嘟起小咀道：「那怎麼一樣呢？那時是趕路，現在是遊玩，心情也不同嘛！怎麼樣？」

古克朋沒她辦法，只好陪着她，策馬在後山奔馳遊玩。

兩人在山裏遊玩了個多時辰，已近黃昏，古克朋道：「姑娘，天色已不早，也該回堡吃晚飯了。」

趙心妍道：「我們可以在山裏獵些野兔和山雞吃嘛，何須回去吃飯？」

古克朋笑道：「我們又沒有準備，那些東西沒有鹽巴及調味，實在難以入口，況且又沒有酒，有何興趣，改天再來吧！」

趙心妍道：「也好，但你得答應改天再來的。」小心眼一轉，已計上心頭，一挾馬肚，坐騎已如箭般向山下奔馳。

驀地，不知怎樣的，趙心妍突然失去平衡，整個人掉下馬來，躺在地上呻吟着。

趙心妍之馬術，古克朋知之甚詳，一看她跌下馬的姿勢已知這小妮子在使詐，也不予揭穿，趕往她身邊，關心地問道：「姑娘，可有跌着嗎？」

小妮子指着雙腿道：「我的腿痛得很厲害，快扶我到一旁。」

小妮子的心意，古克朋那會不知，他早把趙心妍列爲報復之對象，現今正中下懷，道：「讓我看看那裏跌着了。」輕輕在趙心妍小腿上揑着，那雙手却逐步向上移動。

趙心妍這小妮子精靈刁鑽，知道古克朋已看穿她的把戲，嬌嗔着道：「傻瓜，快抱我在一旁才看嘛！」

古克朋聞言，一手抄起她之腿彎，另一手則繞過她後背，一把抱起趙心妍，慢步走向林中，那手指郤有意無意間，觸着小妮子豐滿而富有彈性的酥胸。

趙心妍嬌嚶一聲，略爲掙扎後便整個身軀偎依在古克朋懷裏。古克朋也不客氣，右手手掌更放肆地撫摸着。

小妮子春心大動，嬌喘着：「古……朋你眞壞死了。」雙手却緊摟着古克朋頸後，毫不設防。

古克朋把趙心妍輕放地上，也不打話便把她壓在身下輕吻，雙手變本加厲，從衣服下伸進，肆意探索。

趙心妍依依唔唔地道：「克朋，你可不要亂來，我還是……」口裏雖然這樣說着，雙手却緊摟古克朋後腰，向自己緊壓。

驀地，古克朋停了下來，更把那原在趙心妍酥胸上的怪手撤離，搖頭道：「不可以，我不能欺騙妳。」便要站起身來。

趙心妍急道：「克朋，爲甚麼？你難道不喜歡我嗎？難道我還比不上那些丫頭？」

古克朋道：「便是因爲妳與那些丫頭侍婢不同，我才不忍心欺騙妳。」

「你眞的不喜歡我？」她已急得哭了出來。多少年來，她的芳心牽掛着一個人，對其它的男人簡直不屑一顧，看見古克朋後，她彷彿那人已復活過來，因爲古克朋的眼神與他簡直一模一樣，把古克朋當作那念念不忘的冤家，如今古克朋竟然和那冤家一樣，對她不感興趣，怎不令她傷心欲絕！

「不，我很喜歡妳，只是我另有苦衷！」

「你害怕我爹不答應？不會的，爹最疼我，絕不會反對你我的事。」

「這只是其中一個問題。心妍，我的聲名狼藉，實在配不起妳。」古克朋這是欲擒故縱，把小妮子引向深坑。

「我不計較這一點，只要你今後不再荒唐便行了！」

「我不能，我的精力與人不同，沒有女人便睡不着，翌日滿眼紅絲，腫痛難受。」這郤有點眞，他所練之內功心法，邪門非常，修爲愈深，對女子之要求愈大，一旦不能陰陽相調，便眞氣翻騰，血脈賁張。

「原來你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要和那些侍婢們鬼混。但今後有我陪你嘛！」畢竟她還是黃花閨女，說這話時不禁紅霞滿臉。

「不能這樣的，這會引起別人閒言，我不希望別人認爲我只是依靠着妳才能有所作爲，這會令我難堪，再無面目留在白馬堡，所以，如果妳同意的話，我們只能夠暫時秘密來往，待我有成就時才把關係公開，正式向你爹求親，那時別人才沒話可說。」

「那即是說你仍要和那些侍婢們繼續鬼混？」趙心妍老不願意地問道。

古克朋點點頭。

小妮子沈思良久，方道：「但我不準你對她們動眞情的，你只能對我一個人眞正好，否則我不放過你！」

「別傻了，她們正如妳所說，怎及得上妳，我怎麼會對她們有情？妳的腿還痛嗎，要不要我替妳按摩？」

趙心妍嬌羞萬分，猛揼他胸膛。

古克朋道：「我們還是先回去吧，否則別人會起疑心！」

小妮子輕輕地點頭，笑道：「明早你在這兒等我，好不好？」

古克朋點點頭，抱起她便去找那兩匹走散的馬。

* * *

飯後，古克朋便回房休息，郤意外地看見十四姨太正在房間裏坐着，登時

大吃一驚，便欲轉身。

十四姨太笑道：「古爺，難道賤妾是母夜叉嗎？為何一見便要跑？」

古克朋道：「十四奶奶，孤男寡女，同處一室，究竟不大妥的，請原諒古某處境！」

十四姨太道：「你害怕甚麼，這裏又不是從沒有女子來過！巧兒和蝶兒不是每晚在這裏嗎？」

古克朋苦笑，道：「十四奶奶，不要和我說笑了，她們怎麼相同？」

十四姨太道：「還不是一樣，她們和我都是堡主的女人，有甚麼分別？」

古克朋道：「她們是堡主分派來侍候我的，怎能與十四奶奶比較？」

十四姨太道：「堡主只是要她們侍候你，卻沒有說明在床上也侍候啊！」

古克朋登時無言以對，腦海裏急速地思考着十四姨太之眞正目的，更運用起眞功探索附近有沒有人窺伺着。

十四姨太續道：「古爺，不必担心。今天晚上絕對不是一個圈套，純是我自動來此的。也不必担心這種事會張揚出去，沒有人會說的，便是老頭子知道了，也不會有甚麼的，在他眼裏，已沒有女人這兩字，只有事業，只有像你們這樣的人才，才是他最看重的。」邊說邊把身上的衣服逐件脫下。那誘人的姿態，便是柳下惠再生也難以忍受。

古克朋確定附近毫無異狀後，為求知道這十四姨太究竟葫蘆裏賣甚麼葯，便把門上鏈，步向十四姨太。

* * *

在跟着的數天裏，古克朋在白天便陪着趙心妍到處遊玩，晚上則被十四姨太苦纏，但地點則改在她的閨房。

這晚，溫存過後，古克朋剛覺奇怪為何十四姨太這晚的表現與往日大不相同，十四姨太已道：「克朋，帶我離開這裏吧，不要留戀這統領之位了，我的積蓄不少，足夠我倆下半生享用有餘的，離開這裏吧！」

古克朋大為詫異，他做夢也想不到十四姨太竟然提出這項要求，當下便婉拒道：「雪虹姐，這裏不好嗎？為甚麼要離開？妳有沒有考慮到，我們若潛逃，今生得日夕防範白馬堡的高手追殺，永無寧日。」

雪虹——亦即十四姨太之閨名，道：「克朋，我們可以找一個僻靜的地方住下來，遠離江湖，白馬堡的人怎能找到？只要你喜歡的話，不但小如可以一起，便是巧兒和蝶兒也可以一併帶走。」

古克朋搖頭道：「雪虹姐，這樣的日子，整天都是躲躲藏藏，担心着被人識破身份，實在不好過，怎比得上在這裏可以偎紅倚翠，飯來張口，銀両用光了便自動送上來那麼悠遊自在？」

雪虹道：「克朋，你要知道，若然老頭子回來後，我們便不能常常在一起了，跑了出去你照樣可以過偎紅倚翠，飯來張口的日子啊！況且，我還可以日夕陪伴你呢，所差的只是一個白馬堡劍士統領之銜頭吧，而這只是一個虛銜，並沒實際權力，何必為了一個虛銜而在此虛渡一生呢？莫非你不珍惜我和你的一段情嗎？你知道嗎，我給予你的享受，世間上你絕不能找出另一個有如此本領的。」

古克朋道：「雪虹姐，我當然明白這一點，也極為欣賞，只是，我另有不能離開此間的苦衷，請妳原諒！」

雪虹忙道：「難道你來這裏另有目的，可否告訴我，也許我能幫上一個忙，待事情辦妥後我們才離開也可以。」

古克朋道：「雪虹姐，實不相瞞，我是為了報仇才混進白馬堡的！」

雪虹大吃一驚，道：「報仇？竟有這麼一回事？你和老頭子有仇？」

驀地，一種神奇感覺襲上古克朋心頭，他覺得在這個房間裏好像多了一個人，一個在暗中監視他和雪虹一切行動的人。他登時聯想起剛才雪虹在床上的異常表現，不見了的熱情奔放呼叫，換上了強忍着的低聲呻吟，他立即產生警惕。

他迅速地改了想說的話，道：「雪虹姐，我怎會與老頭子有仇？趙堡主的名字也是在我離開師門，踏進中原後方始聽見的。」

雪虹更為詫異，道：「你既然不是與老頭子有仇，為甚麼會找上白馬堡來尋仇？」

古克朋笑道：「誰說我來這裏尋仇了，我只是為了報仇而混進白馬堡吧了。我還是說清楚一點吧，我是希望能借助白馬堡的勢力來報仇的。」

「借助白馬堡的勢力來達到你報仇之目的，這話怎講？」

「雪虹姐，我詳細告訴妳吧，但妳得答應我不可洩漏出去，否則我這計劃便難以實現。我的仇人乃是武林中九大門派，至於為何結怨，則是上一代之事，我只是執行報仇之人。因為我人孤力薄，難以與九大門派對抗，所以便想起白馬堡來，想借用白馬堡的龐大力量來把各個自命名門正派的人一舉消滅。我的原意是先行混進這裏，伺機而動，最好能把趙老頭撲殺，接管白馬堡，那麼以後的便容易辦。」

「克朋，你要殺趙天鵬？」

「是的，我確曾有過這念頭，但進入白馬堡後，我發覺這計劃不能實行，因為趙天鵬比我想像中強得多，而他身邊之總管呂大年亦非我所能夠應付，所以我便放棄殺死趙天鵬之計劃。」

「你的意思是知難而退，但若然有機會的話，仍會進行？」

「不，我不會殺他，反之，我要幫助他。因為這數個月來，我發覺趙天鵬並不全是用武功來服衆的，江湖中有這麼多人歸附他並不全看在他武功份上，我即使能有機會殺掉趙天鵬及呂大年，我的聲望、德威並不足以支持我駕御堡中劍士，那時，我只是一個無兵之將，對我報仇之舉簡直毫無幫助，反而會引起武林各大派以我為目標，說不定會圍攻我，實不化算。」

「既然此路不通，你還留在白馬堡幹甚麼？倒不如摸上九大門派，靜悄悄的殺他們的掌門人還可以洩憤報仇嘛，以你的身手，實在不難做到！」

「殺他數個掌門人有什麼用？我這裏剛離去，那裏便有一個新的掌門人，九大門派有這麼多人，難道我能一一殺光嗎？我的目的是要把他們連根拔光！」

「克朋，我明白了，你躲在這裏，每天都向蒼天禱告，希望上天派出祝融，把各大派一把火燒光，及派遣天將、天兵把各門下弟子一一殺光，是嗎？」十四姨太打趣着道。

古克朋在她光滑的屁股打了一記，道：「我這數天確是在禱告，但求的是上天把妳那迷人水簾洞封掉，免得到處害人。」

「沒正經的，快說吧，你呆在這裏幹甚麼？」

「我有一個計劃，便是利用白馬堡來消滅九大門派。趙天鵬現在雖然名義上是武林盟主，但他也只是和我一樣，有名無實，各大門派口頭上雖尊稱他趙盟主，但沒有一人會聽命於他的。我正在草擬着一項詳細計劃，把他捧爲眞正的武林霸主，號令天下，莫敢反抗。那時，不消說了，九大派都會在江湖中消失，或是名存實亡，我的仇便報了。」

「那時，你再伺機把趙天鵬推翻，自己登上武林霸主之位，我可說的對嗎？」

「錯了，我這人生性疏懶，對權勢和錢財都看不在眼裏，當上霸主後，瑣事繁忙，連喝酒及享樂的時間也不會有，我怎會這樣蠢，自尋煩惱。說實在的，我這人只對女色有興趣，說出來妳可不要惱，我倒對趙天鵬的女兒心妍甚是喜愛，屆時，我只希望能夠和妳及心妍離開江湖是非圈，過些舒適生活，當然，還得帶走一些侍婢丫環。」

「你可有詳細的計劃嗎？」

「大約的計劃早已擬就，只欠一些細則，都在我的腦子裏。但首先，我得先獲得老頭子對我信任，否則甚麼也不用談了。所以，我打算在這裏呆多數個月，若老頭子始終都不信我，那便沒辦法了。屆時，我可能會離開這裏，另想辦法，妳如要脫離白馬堡，到時可與我一起離去！」

「眞的嗎，你願意帶我走？」

古克朋沒有回答，却以行動來表示，一個翻身，已把十四姨太雪虹壓着，一雙怪手在那豐滿而成熟的胴體上恣意遊走。

這時古克朋已差不多肯定暗中有人偷聽着，對雪虹施計引他上當極爲不滿，因此毫不留情，施展玉郎君古志所授心法，把這淫蕩之十四姨太折騰得死去活來，呼天搶地。

他卻想不到如此一來，竟替他日後增添一名強而有力之幫手。

＊ ＊ ＊

果然，古克朋之神奇感覺並沒有錯。十四姨太的閨房裏，竟有暗室，內間隱着兩個人。這時，兩人似是不能忍受隔壁傳來之雲雨聲，悄悄地離去，竟然是總管呂大年及早已離堡他去的堡主趙天鵬。

兩人來到另一密室，趙天鵬道：「大年，你認爲古克朋所說的是否謊言？」

呂大年道：「堡主，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聽不出有甚麼破綻之處。而且，匆忙間，這小子不能堆砌出一個如此完整的故事來，很可能是他眞正來意也說不定。」

趙天鵬點點頭：「我也有同感，以他和雪虹纏得『死脫』的情況看來，他沒有欺騙雪虹之必要。況且我們藏身之處如此隱秘，他沒有可能發覺我們在偷聽着。」

呂大年道：「眞佩服十四奶奶的本領，不但能把這小子收得貼貼服服，而且能夠不着痕跡地把話套出來，絲毫沒有使他起疑，實在難得。」

趙天鵬道：「大年，你認爲我們該怎麼辦，是否把我們的原來計劃提早？」

呂大年道：「稱霸江湖，唯我獨尊。我們的計劃早已籌備得七七八八，只欠時機，現在既然多了古克朋這好手，應是大好機會，但是，我們得小心一點，以免這小子作怪。」

趙天鵬道：「當然了，雪虹方面又怎樣呢？是否要她不再和這小子鬼混？」

呂大年道：「萬萬不可，這會引起古克朋疑心的。既然已便宜了他，睡一次和睡一百次有甚麼分別？我認爲還是讓他們繼續來往吧，說不定有意外收穫，況且，必要時還可用作威脅這小子効忠的手段。」

「那麼心妍那裏呢？」

「二小姐那裏則不同了，堡主必須吩咐二小姐和他保持一適當距離，不遠不近，吊他的胃口，若他向堡主求親，不妨口頭答允，卻把婚期定在霸業成功之後，如此，這小子定會死心塌地爲我們出力。」

「如此一來，豈不平白便宜了這小子？」

「堡主，說實在的，論樣貌、武功，這小子都是一個出色人才，不會委屈二小姐的。唯一缺點是，這小子太好色，好像多多益善似的，不知二小姐能否接受。」

「這些待慢一步才說了，首先，我們得給他一個機會，毫不着跡地給他一個機會，使他認爲我們開始相信他。」

＊ ＊ ＊

趙天鵬還沒有機會叮囑愛女與古克朋保持一段適當距離，趙心妍已把最後樊籬撤去，毫無保留地奉獻一切給古克朋。

這時，天剛微亮，她與古克朋在後山山頂上一個僻靜之處互相倚偎着，兩人身上不着寸縷。趙心妍本是找古克朋來同看日出的，可惜天不造美，太陽由始至終都躲在厚厚的雲層後，不肯出來。

趙心妍大爲失望之餘，躺在草地上享受那清晨之氣息，那誘人卧姿把一旁之古克朋看得心頭大動，撲在她的身上狂吻及愛撫，最後更把她衣服脫光，兩人緊貼在一起，再也找不出半分距離。

「怪不得你說精力過人了，你可知嗎，我剛才簡直要死了！」趙心妍嬌羞地道。

「我怎會欺騙妳呢？」古克朋輕吻着小妮子櫻桃小咀，溫柔地道。

「你若欺騙我，我一劍把你殺掉，知道嗎？我不理會你和其它女人鬼混，但只准你愛我一個，不得欺騙我！」

＊　＊　＊

數日後，趙天鵬回到白馬堡，他對外出所辦何事隻字不提，只是悶悶不樂的，頻頻與總管呂大年密商。

終於，古克朋被召到密室裏。他默默地找了一張椅子坐下，靜候着趙天鵬及呂大年開口。他的心裏卻暗笑着，知道這老狐狸已相信當晚他在十四姨太房裏所編的一派胡言。

趙天鵬首先開口道：「克朋，你加盟白馬堡已數月了，雖然工作不多，難以評論你的表現，但你其它的表現卻也令我非常滿意。」

古克朋淡然道：「多謝堡主抬舉！」

趙天鵬道：「克朋，不是我不願意把責任交付於你，而是有很多的任務關係着本堡之秘密，因此，在我未弄清楚你加盟本堡之眞正意圖之前，實不敢過於信任你，這點你也必定明白。」

古克朋道：「堡主，我坦白告訴你，加盟白馬堡雖有意圖，但肯定不會對堡主及本堡不利，我是眞眞正正的希望能協助堡主，雖然最後的目的有點自私，但請堡主放心，我加盟白馬堡對堡主有百利而無一害。」

趙天鵬道：「你的眞正意圖是甚麼呢？既然對本堡無害，不妨說出來吧！」

古克朋搖頭道：「很抱歉，我不能說。如堡主不相信，我也沒話可說，我可以立即辭去統領之職，離開白馬堡，今後互不相干，非友非敵。」

趙天鵬笑道：「這又不必，既然不是危害本堡，我不知道也沒有問題，剛才我只是好奇才問吧，克朋，在你加盟本堡之前，應已知道我們的實力凌駕其他門派甚多，足以應付任何事故，你的加盟只不過是錦上添花。你可有這種感覺嗎？」

古克朋道：「堡主說的一點也沒錯，若果以現在情況來說，我這統領職位簡直可有可無，有了我，只不過加重白馬堡的開支，和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趙天鵬不明古克朋所指，問道：「你的開支比起其他劍士來，一點也不大，但我卻不明白你所說的麻煩指甚麼？到目前為止，你不曾替本堡增添任何麻煩啊！」

古克朋道：「麻煩並沒有出現，但我有預感，這麻煩不久便會來的。」

呂大年忍不住插口道：「古統領，你說的究竟是那一類的麻煩？是大是小？」

古克朋微笑道：「是有關女人的麻煩，可大可小。」

趙天鵬與呂大年都齊聲笑了出來。

古克朋繼續道：「若然堡主並不以目前之狀況為滿足，則我的存在便非常重要，屆時，堡主會覺得現在的額外支出，麻煩和我將來所支取之酬勞會非常值得。」

趙天鵬道：「克朋，你指的是甚麼？不是作反吧？」

古克朋搖搖頭，道：「我怎敢教唆堡主造反。不過，日後的事情，誰也不敢預料。我只能說出一點事實，目前堡主雖名為武林盟主，但這只是部分武林人士對堡主之恭維，而事實上堡主卻沒有號令各派武林人士之權力。」

趙天鵬點頭道：「我這盟主只是一些江湖朋友一時戲言，並沒有甚麼特別儀式公佈江湖，也沒有甚麼盟主信符之類，所以江湖中人只是尊重老夫，而不是聽命於我。」

古克朋道：「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有效力之處。如堡主有意的話，我可以協助堡主併吞各大門派，使白馬堡君臨天下武林，唯我獨尊，當上一個實至名歸之霸主。我相信，以堡主、總管、我和現在白馬堡之實力，加上周詳之計劃，這願望不難實現。至於登上武林霸主之位後，堡主再想幹甚麼，我便不多言了。」言下之意，隱隱暗示着做反之可能。

趙天鵬沈思片刻，這當然是假裝的，因為古克朋這意見，他早已獲知，亦早已有了打算，跟着他便道：「克朋，我若當上武林霸主，你有甚麼好處，或是說你希望有甚麼好處？」

古克朋道：「堡主若當上武林霸主，我之目的亦會同時達到。當然，我亦希望堡主會給我一些酬勞，屆時，我會向堡主要幾個人，和一筆足夠我過下半生的銀両。」

趙天鵬道：「金銀等物對我來說，不是問題，但你向我要誰人呢？要來做甚麼？」

古克朋笑道：「我要的人自然離不開美麗之女子，要來作甚？堡主是過來人，怎會不知？至於人選是誰，現在說來仍是過早，屆時我自會向堡主提出。」

古克朋賣了一個關子，但趙天鵬心裏暗暗發笑，因他早已知道古克朋心目中所要的女子是誰。

趙天鵬隨即道：「克朋，我相信你所說。我也看你是沒有加害本堡之心，所以今天把你叫來，商討一些重要事項，因此，我必須從你口中証實誠心效力白馬堡。現在，你可先說出有何計劃，能令我成為武林霸主。」

古克朋隨即把心中計策詳細說出，最後道：「大致的計劃便是這樣了，至於執行細節，則要大家一同商討，看看如何去實行！」

趙天鵬與呂大年聽了古克朋所說之計劃後，大為震驚，只因箇中手段實在比他們原訂之計策更狠，更直接，更收效。

＊　＊　＊

古克朋與趙天鵬及呂大年在密室商討後的一個月，數十名神秘幪面人夜襲恒山派，大勝而去，一夜之間，恒山派之精英盡失，門下高手死傷不計其數，據生還之弟子透露，帶頭襲擊的幪面人手持一柄削鐵如泥之利劍，劍法凌厲，大部份的恒山派門下便是傷在他劍下。

「克朋，恭喜你了，馬到功成，旗開得勝！但是，我有一點不甚明白，那晚，你已把各恒山高手刺倒，其他的二、三代弟子實已是不堪一擊，應可輕易全數殺光，你為甚麼要下令撤退，而不繼

續屠殺?」趙天鵬大惑不解，向凱旋而歸之古克朋問道。

「堡主，我們之目的並不是殺光所有門派的人，而是併吞他們。若然全殺掉了，將來那有人手可用，所以我只殺了那些老一輩的，年輕的一輩留作將來之用。」

趙堡主這才明白古克朋之用意，忙道:「原來如此，我倒錯怪你了，還道你不忍心下殺手?」

「我只會對美女不忍心下毒手，其餘的人，殺上千百個我也不會皺眉。」古克朋冷冷地道。

「幸好各門派中女子甚少，便是有，也是非老即醜，否則你不肯出手時便頭痛了。」呂大年打趣着道。

「克朋，我們下一個對象便是少林派，依你的計劃是下毒，把他們全數毒斃。爲甚麼不留下一些人手呢?」趙天鵬道。

「我對和尙毫無好感，而且少林寺的人大部份屬老頑固，死硬派，殺一部份的話，餘下的不一定會降服，留下來用處不大，倒不如殺掉了，使其他門派人人自危，跟着之計劃便容易辦得多。」

「少林寺門下衆多，僧侶上千，且並非同時進食，很難同時把他們毒倒的，若然其中有一名僧侶在廚房偸吃或試菜，豈不把全盤計劃弄垮?」呂大年問道。

「呂總管，我這毒藥與別不同，不會即時發作，只須混和在鹽巴裏便成，用上少許便能把鹽也汚染，吃的時候會覺得比平常鹹上少許，別無異味。中毒之人，只須喝上一口水，便會在十二個時辰後毒發，死時臉呈紅潤，總管可以找個人來試一試。」

「找個人來試?爲何不找條狗來試?可避免平白損失一個人手!」趙天鵬道。

「我也曾用狗來試過，但不知何解，染此毒的食物，狗總是不肯吃。」

「竟有如此一回事?此毒有解藥嗎?」趙天鵬半信半疑。

「我也不知道，家師只懂配這毒，卻不懂解救之法，但即使有解藥也無補於事，因爲一旦發作，便會立即身亡，除非在吃後便發覺中毒，方能有辦法解救，但此毒吃後全無徵狀，沒有可能知道中毒的，當知道時已是毒發!」

「既然你對此毒有如此信心，那麼便不用試了，人傑已兼程趕回來大同，屆時我們的人手更充足，可以進行第三步計劃。」趙天鵬對古克朋已愈來愈有信心。

* * *

當古克朋回到房裏後，意外地發覺十四姨太已躺在他床上，侍候他的巧兒和蝶兒却不知所踪。

「雪虹姐，怎麼妳來了，這很危險的，我們還是依照老辦法，在草房相見吧!」

「克朋，你眞的認爲老頭子不知我們的事嗎?他只是佯作不知吧了，你現在尙有利用價值，他會睜着眼當烏龜的，快來吧，草房怎及這裏好?」十四姨太媚笑道。

古克朋沒有辦法，只得解衣上床，原來被下之十四姨太早已一絲不掛的等着他。

良久，十四姨太方長嘆一聲，癱臥牀上，道:「眞不知你是什麼做的，我自問這方面之修爲天下無雙，但碰上你這寃家，簡直毫無辦法可施，眞難爲巧兒她們，怎能吃得消?」

「雪虹姐，妳還是先回去吧，寧讓人知，莫讓人見，若然老頭子或呂大年撞了進來，那便尷尬了。」

「克朋，聽我的話，離開這裏吧，留在這裏對你沒好處的，你的仇另外再想辦法，好不好?」

「爲甚麼?」古克朋眞的不明白十四姨太爲何要她離開白馬堡，難道她眞的不是和趙天鵬及呂大年串通的?

「克朋，實不相瞞，實在是老頭子和呂大年安排我和你好的，那天你在我房裏所說的一切都一字不漏的進了老頭子耳朶。他更要我密切注意你的一切。」十四姨太誠懇地道。

「眞的嗎?妳有沒有騙我?」古克朋佯作不知情，急忙問道。

「我怎會騙你，不知怎的，我竟會眞的喜愛上你。克朋，聽我說，他們並不是眞的相信你，只是利用你，一旦大事成功，甚至成功在望的時候，老頭子便會除去你，他們武功比你更强，你實在難以抵抗的。快點離開吧，帶着我離開吧。我已厭倦這裏，而我亦不能沒有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

「雪虹姐，讓我考慮數天才答覆妳，好嗎?」古克朋有點兒相信這淫娃所說的話。

第二天，古克朋在華燈初上的時候，便來到大同的一間有名妓院，找來了數名歌妓，玩至通宵達旦，才醉薰薰的回到白馬堡，倒頭便睡。

* * *

「雪虹姐，很抱歉，我暫時不能夠離開白馬堡，我一定要報仇，否則我的師父會責怪我的!」數日後，古克朋對十四姨太道。

十四姨太道:「克朋，你會很危險的，老頭子和呂大年老奸巨猾，你鬥不過他們的!」滿臉都是担憂之色，看起來，這蕩婦確實關心上古克朋。

「雪虹姐，不必爲我担心，我能應付的，況且我還有一位師兄在外間接應。」

「你有一位師兄接應?」十四姨太大爲驚訝，半信半疑的問道。

「是的，若妳是眞心對我的話，便幫我的忙，使我順利報仇，我將來一定不會辜負妳的心意!」

「克朋，你要我怎樣幫忙?若做得到的，我一定會幫你，無論冒多大的險，我也願意!只要你答應日後帶着我走。」

「我一定不會拋下妳的，妳可放心。目前，我欠缺一個與外間通訊的人，因爲我不能常常外出，以免老頭子生疑，妳可以做這個聯絡人嗎?」古克朋試探着道。

「當然可以!」十四姨太毫不考慮便答應了。

「我這裏有封信，妳明天……如此這般的送出去，知道嗎?還有一點，千萬

不要拆開，因為妳知道愈少，對妳愈有好處。」

第二天的下午，古克朋在堡牆之上，看見姹女教送回來的暗號，知道信已順利收到，對十四姨太並沒有可疑之處後，便與趙心妍策騎外出遊玩。

「心妍，我有一件事早想問妳，但每次都忘記了。」古克朋首次向趙心妍打探消息。

「朋哥，是甚麼事？」趙心妍本來的刁蠻任性脾氣早已不見了，代替的是溫柔與千依百順。可見愛情的力量倒眞不可輕視。

「我來了白馬堡數個月才見妳，妳是去了那裏的？」

「這數年來，我都是住在江南嘛，難道爹沒告訴你嗎？」

「你爹怎會告訴我有關妳的事？人說江南風景如畫，氣候四季如春，是眞的嗎？我眞希望能前往一遊。」

「不要說了，說起來可把我氣死，在江南呆了數年，甚麼地方也沒去過，只懂得在山莊裏呆呆着！」

「怎會這樣的，那豈不是和幽禁沒分別，那妳為甚麼不回來？」

「我要陪伴娘嘛！」

「原來妳娘是患了病，要在江南醫治！」

「誰說娘病了？」趙心妍道。

「不是嗎？那我弄錯了，因為我曾聽別人說過，若患了某些病，如癆病等，只要在江南住上一段時間，尤其是在山上居住，病況便會慢慢轉好的，妳和妳娘是住在那裏的？」

「朋哥，你問來幹甚麼？難道你想去那裏嗎？」趙心妍問道。

「那只是恐怕堡主突然間把妳遣返江南，那我便見不着妳。若我知道妳住在那裏的話，可趁外出辦事時偷偷的探望妳！」幸好古克朋臨時想出一個最佳藉口，否則定會引起小妮子之疑心。

「原來如此，你眞想得週到，聽爹說，大哥已從江南兼程回來，很可能他會把我遣返也說不定。若然眞的是這樣，你一定要來找我啊，可不許給那些狐狸精把你纏着，忘記了我。」

「妳不告訴我在那裏，教我如何找妳？」

「那地方是在莫干山中，名叫出塵山莊，不大好找，我告訴你如何走吧！」當下便把詳細路徑說給古克朋知道。

古克朋知道這可能便是囚禁着玉郎君古志及其他武林人士的地方，遂緊記心中。

* * *

少林寺裏，少林派掌門悟塵大師正與一訪客密談着，那訪客竟是月前被殺的恒山派掌門人了禪大師，不知怎的竟會復活。

「了禪師兄，依你所說，是那神秘人把你們挽救了，使貴派幸免於難。」

了禪大師道：「是的，那日來襲的人武功高强，且人數不少，非本派能敵，除了損失十名二代弟子外，其它的幸而無恙，那為首之神秘人把我用劍刺倒後，便靜悄悄的把這信塞到貧僧懷裏，後來更阻止其他人下毒手，撤離本門。貧僧不久後便能行動，打開信一看方知內情，急忙依信上所吩咐處理，並來通知師兄！」

悟塵大師道：「若這信所說屬實，那眞的是太可怕了，只不過，若本門依照信上辦法去做，一旦這是敵人之詭計，本門便會全數受制，任人魚肉。」

了禪大師道：「以這人對本門之行為來推斷，是應該可信。況且，他若然不通知師兄，貴派之人也不是一樣中毒而亡，何須多一重手續。」

悟塵大師道：「師兄之言也有道理，但貧僧得召集各院主持詳細研究，才能作一定奪！師兄還是先回恒山，照顧貴派善後之事吧！」

* * *

古克朋帶着兩名二等劍士，在少林寺外足足等候了兩日。

終於，古克朋道：「是時候了，寺裏的和尚應已全倒下，我們進去看看。記着，緊隨着我，不得擅自離開我身邊，並得小心戒備，愼防寺裏和尚不會中毒，引我們入彀。」

他的担憂片刻後已過去，三人搜遍整個少林寺，也沒發現一個能站着的和尚。古克朋命二名劍士查探其中數名倒在地上的和尚狀況，証實氣息全無後，便離開嵩山，回白馬堡覆命。

古克朋三人剛離開少林寺不久，另外兩條纖小身形卻靜悄悄摸進寺裏，竟是小曼和小紅兩女。兩女迅速的來到少林方丈倒下之處，掏出一顆藥丸，便塞進悟塵大師口中，片刻後，悟塵大師已甦醒過來。

他看見寺內橫七豎八的躺着本門弟子後，登時大吃一驚，道：「兩位施主，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不是約好在後天才行事的嗎？」

小曼忙道：「因為對方臨時把行動提早，來不及通知大師，所以不得已先行下毒。詳細情形稍後才與方丈細說，現在得先行救醒貴門下。」

這時，小紅已找來一大瓶清水，在懷裏拿出一大瓶藥丸，悉數倒下，隨即分別給各躺下之少林僧侶灌下。

約半個時辰後，各僧侶皆先後甦醒過來，悟塵大師道：「兩位施主，妳們下的是甚麼毒，怎麼如此厲害，能使人氣息全無？」

小曼笑道：「這是舍弟師門秘方，能使人在十二個時辰內進入假死狀態，知覺及氣息全無，但對人體絕對無害，只是若不解救，中毒的人則永遠不能甦醒。」

小紅接口道：「大師，賤妾姐妹已帶來舍弟之詳細計劃，請大師過目，並盡速與其它門派聯絡，揭穿此獠眞正面目。」隨即遞上一封密函。

兩女隨後便告辭離去，直奔下山，原來山麓裏，已有十多名姹女教之姐妹，包括三姐小青等人在等候着。

三姐看見兩人回來後，道：「時間已無多，我們趕往莫干山出塵山莊了！」

* * *

「克朋，召開武林大會之請柬已全部

送出，你的部署功夫準備得如何了？我們成敗都在於此，萬萬不能出錯。」趙天鵬道。

「堡主，請放心！這數天來，少堡主、總管和我都已詳細審察過，一切都妥當，絕不會出錯的。」古克朋道。

轉眼間，離武林大會之期只有一天，各門各派的掌門人或代表已絡繹來到白馬堡，不但接到請柬的人全部到齊，不請自來的也不少，趙天鵬來者不拒，均招呼在堡中暫住。

這晚，古克朋看準機會，悄悄的把趙人傑拉過一旁，道：「趙兄，有一件事我不知該否與你說？」

趙人傑道：「克朋，究竟是甚麼事？」

古克朋神秘地說道：「趙兄，我昨晚曾往城裏跑了一趟，於一私家地方碰上一名美女，那知道這美女事後竟說是白馬堡中人，因無顏回來才操那賤業，我不便告訴別人，所以……」

趙人傑心裏一震，他立即聯想到失踪近一年的妻子歐陽潔來，急忙問道：「克朋，她叫甚麼名字？」

古克朋道：「她叫作潔心，本來的名字是否如此則不得而知。」

趙人傑喃喃道：「潔心，潔心！」那豈不表示身體雖染汚，但心裏仍清潔嗎？何況歐陽潔的名字也有一個「潔」字。

他急忙道：「克朋，她在那裏？」

古克朋道：「那私寓所在，我也說不出來，只能帶你前往！」

趙人傑立即道：「事不宜遲，快帶我去！」

古克朋道：「現在正是非常時期，你我一同外出定會引起堡主不快，不若我們分別靜悄悄的溜出去，我們在五里坡處會合，我先行一步，你稍後來，這樣便不會引人注意。」

趙人傑連忙點頭。

凡事關己則亂這話通常都沒錯，五里坡位處偏僻，且非入城所經之處，趙人傑心亂之際絲毫沒想到為何古克朋約他在那裏會合。

當趙人傑來到五里坡時，古克朋已等候多時，忙道：「克朋，我們快入城吧，咦，這不是入城之路啊！」

古克朋道：「這當然不是入城之路，這裏只是你埋骨之所！」

趙人傑大為詫異，道：「克朋，你說甚麼？」

古克朋道：「淫賊，聽清楚一點，我的名字是展少克，亦即是小黑子，亦即是當晚與你妻子風流快活的那個人，你明白嗎？」

趙人傑聽了，登時明白過來，拔出長劍，怒道：「小子，想不到你的易容術如此高明，竟能混進白馬堡，但你不該這麼早便自揭身份，現在你納命來吧。」

他把古克朋恨到極點，故一出手便是姹女眞經的絕招，登時把古克朋嚇得一跳，只因數月不見，趙人傑之武功，簡直如脫胎換骨般，比昔日强上一倍有多。他那裏知道，昔日斬掉趙人傑禍根的一刀，無意中帮助趙人傑練成了姹女眞經之高深武功。

古克朋那敢大意，急忙施展渾身解數，與趙人傑劇戰，幸好近月來，古克朋之修為亦已大增，否則那裏是趙人傑之敵。

只因古克朋所修練之心法，近乎邪門，必須借重陰陽合體，方有進展。月前，他得趙心妍處女之身，對練功大有裨助，致功力大增，與昔日不可同日而語。

兩人劇鬥數百招後，仍不分勝負。招式方面，趙人傑比較變化多端，虛幻神奇，但內力修為，則古克朋略勝一籌，故兩人在一時間，難以分出高下。

長時間搏鬥，畢竟內力深厚佔優，千招過後，古克朋已摸透趙人傑劍勢變化，在對方施展出一招「彩鳳求凰」之時，突然欺身上前，擊天劍招中厲害殺着「石破天驚」已然使出，突破重重劍幕，如電般射向趙人傑心臟，登時穿胸而出。

古克朋拔回長劍，向奄奄一息之趙人傑道：「狗賊，不用担心你那前妻了，她現在甚好，還經常與我相敍。」隨即在懷裏拿出一玉瓶，但卻想起一件事，道：「啊，我忘了告訴你，昨天她告訴我，已有了三個月身孕，只可惜孩子不是你的，否則你可瞑目。」跟着從玉瓶洒下一些黃色粉末在趙人傑屍身上，片刻後，地上只餘下一灘黃水。

＊　＊　＊

趙天鵬如熱鍋上的螞蟻，頻頻問及趙人傑之下落，罵道：「這畜生，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還是無影無踪！」

古克朋道：「堡主，時間已無多了，我看不要再等少堡主了。一切都已受控制，少堡主在與不在也沒多大關係。」

趙天鵬無可奈何，與呂大年，及古克朋在數名一等劍士陪同之下，步出大廳。

大廳之上，已有數十名各門各派之掌門主腦及代表，分坐數大桌上等候着。

趙天鵬在主位上站定，向在座羣雄一拱手，道：「承蒙各位同道賞光，前來敝堡參加武林大會，趙某不勝榮幸。」他略為停頓，觀看各人反應，那知道，預期之熱烈掌聲不但不見，反有個別代表報以低聲咒罵。

趙天鵬心中雖怒，但仍續道：「事緣月前，少林及恒山兩派分別被神秘殺手所剷除，故請各位來商討應對之策。」

這時，方响起疏疏落落之掌聲。

「據本堡探得之消息，此批殺手屬一神秘組合，不但武功高强，且人數衆多，這數日來，趙某曾為了此事與各大派掌門分別商談，均認為有成立一武林同盟來對付這組合之必要，各位同道意下如何，請隨便發表意見。」

在座羣雄中，一人揚聲道：「我也同意成立同盟，但盟主之位應由誰來當？」

另外一人道：「這還用說，當然是趙堡主當這個盟主之位。」

「我反對，本門認為應由武當元眞道長出任。」

「本門也認為應由元眞道長當盟

主。」

支持武當元眞道長之聲此起彼落，登時使趙天鵬臉色大變，因為在心目中，不論實力、聲望，武當元眞道長都是遠不及他。連忙轉望身旁之呂大年及古克朋。

古克朋點點頭，揚聲道：「你們稍安靜片刻，因為盟主一位已有適當人選，那便是敝堡主趙天鵬。」

「笑話，這是誰同意的？」

「趙天鵬當盟主？那麼我也可以當總盟主了！」

「我不同意！我支持元眞道長！」

「白馬堡憑甚麼領袖武林？」

事情發展得實在太出人意表，這時，趙天鵬才發覺與自己素有交往之盟友皆默不作聲，忙向呂大年示意。

古克朋低聲道：「事情已發展得不能控制，堡主，還是說出眞相吧！」

趙天鵬已別無選擇，向呂大年點頭示意。

呂大年忙揚聲道：「各位，老實說，你們現在已無其他路可走，只有歸附本堡一途。我也不妨告訴你們，少林和恒山都是本堡下的手，你們若然不從，少林、恒山便是你們之榜樣！」

登時滿座俱是咒罵之聲。

「實不相瞞，你們都已中了毒，若無本堡之解藥，一個時辰後便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乖乖的奉上本門信符，並簽下同盟協議，你們還可留下性命，並獲封本堡劍士銜頭。」

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但在場各人之反應，卻使趙天鵬大為愕然，因為在座羣雄全無詫異之色，更報以大笑。

古克朋見時機已成熟，笑道：「趙天鵬，你中計了，中毒的不是他們，而是白馬堡中人，我給你們的解藥才是毒藥，你如不信，可以運氣一試。」

在場之白馬堡中人急忙運氣，登時發覺古克朋所言不虛，齊臉色大變。

趙天鵬滿臉通紅，怒道：「古克朋，我待你不薄，為何如此陷害老夫？」

古克朋大笑道：「老匹夫，我告訴你吧，我便是展少克，小黑子，並非甚麼古克朋！」

趙天鵬大怒，道：「想不到老夫竟會栽在你這小子手裏，但你得意得太早了，你認為你那區區毒物能奈何老夫嗎？」

寒光暴現，趙天鵬竟不知從那裏拔出一柄軟劍，刺向古克朋，快如迅雷。

古克朋大吃一驚，也來不及考慮，擊天劍招之一式「天地同壽」已使出。

兩人之出手，均是迅雷不及掩耳，在座眾人還沒看清楚，已見到趙天鵬身首異處，倒卧血泊，他的劍卻留在古克朋胸口之上，穿胸而出，幸好只刺在心臟差數分之處。

驀地，一條人影閃了出來，伏在趙天鵬屍身上痛哭，竟然是她——趙心妍。

眾人剛欲上前察看古克朋之傷勢，地上之趙心妍突然一躍而起，撲向古克朋，登時洒起一片血雨。只見古克朋咽喉上鮮血狂噴，徐徐倒地。

趙心妍狂笑：「你欺騙了我，你欺騙了我！」手中匕首，一把插在自己心房之上。

* * *

一座新墳之前，站着一大羣人，為首的是一年約五旬之中年人，只見他喃喃道：「孩子，想不到為父竟不能見上你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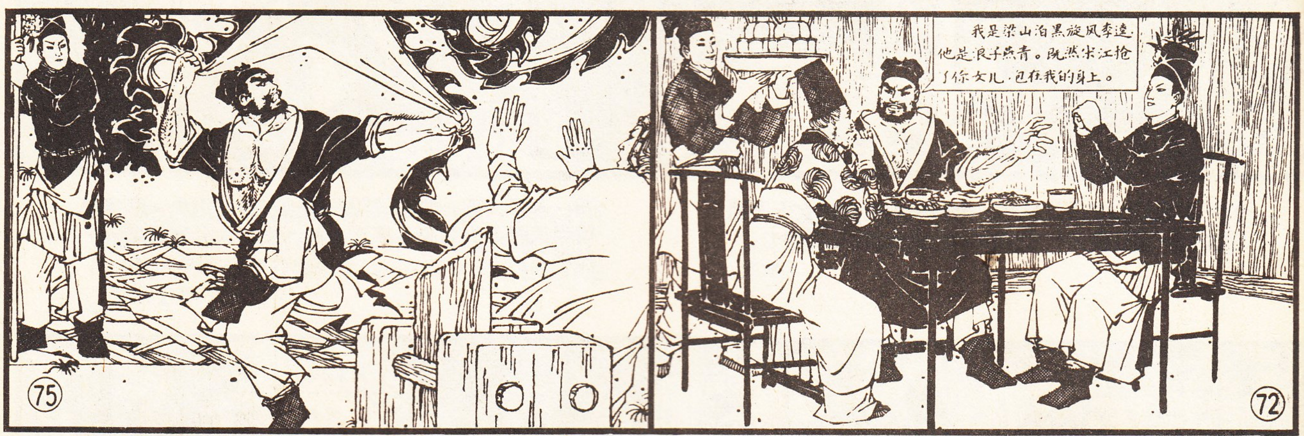
這人原來便是玉郎君古志，當年趙天鵬設計把他擒獲，迫他拿出太陽眞經，他寧死不從，故被囚禁。當時他的妻子海天一燕及時携子逃出，但被白馬堡總管追殺，只因知道難逃劫數，便把愛子棄於路旁，自己則向另一方向逃跑，引開那總管。

那總管追上海天一燕，把她殺掉後，回頭尋獲那孩子，因見孩子可愛，不忍下手，便放在展老爹屋前，回報趙天鵬說已殺掉母子兩人。這總管原與古志交情不薄，趁機告訴古志，令他放心。

當日古志聽見展少克在牢中說出身世時，已知是自己愛兒，但不敢相認，免影响他求學之心，只把內功心法傳授，想不到愛子終也死在趙家。（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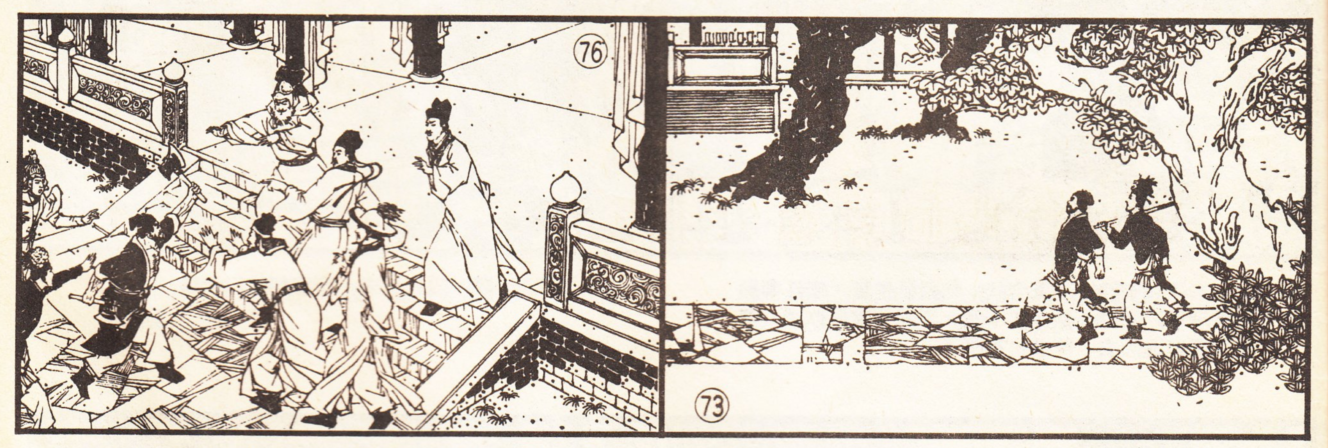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二　　高石・編繪

李逵 （三）



75　只見他拔出大斧，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成幾片。

72　劉太公請燕靑、李逵吃飯。李逵答應向宋江去討回他的女兒。劉太公也不知是眞是假，連聲道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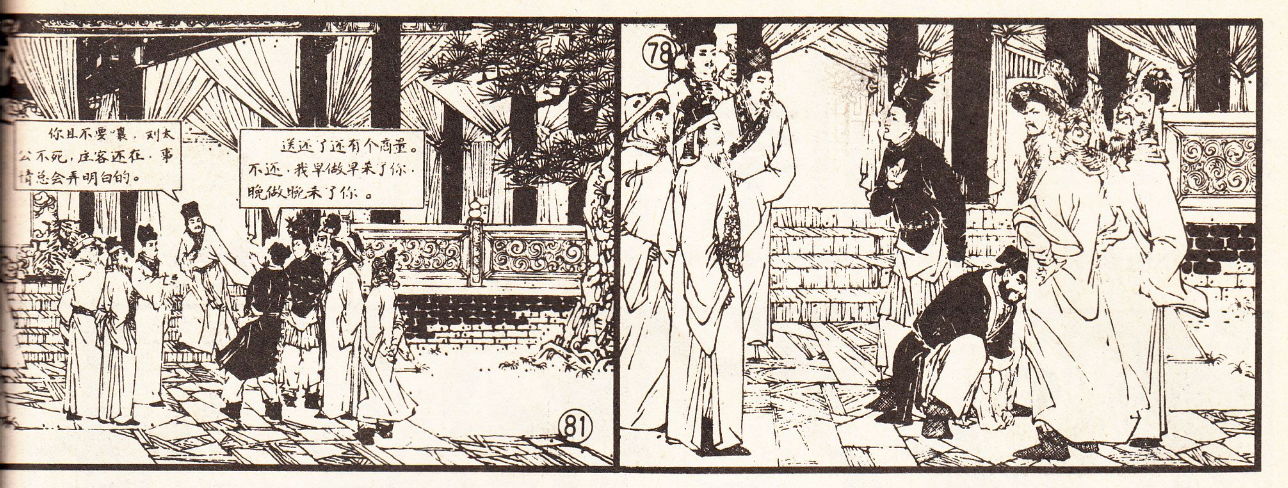
76　衆人大吃一驚。宋江正要喝問，李逵早邁步上堂，擧斧直奔宋江。

73　二人急急回到梁山，直上忠義堂。



77　林冲等慌忙攔住，奪下大斧，把他揪下堂來。

74　宋江見他二人安然回來，很高興，忙上前問話。李逵却黑着臉不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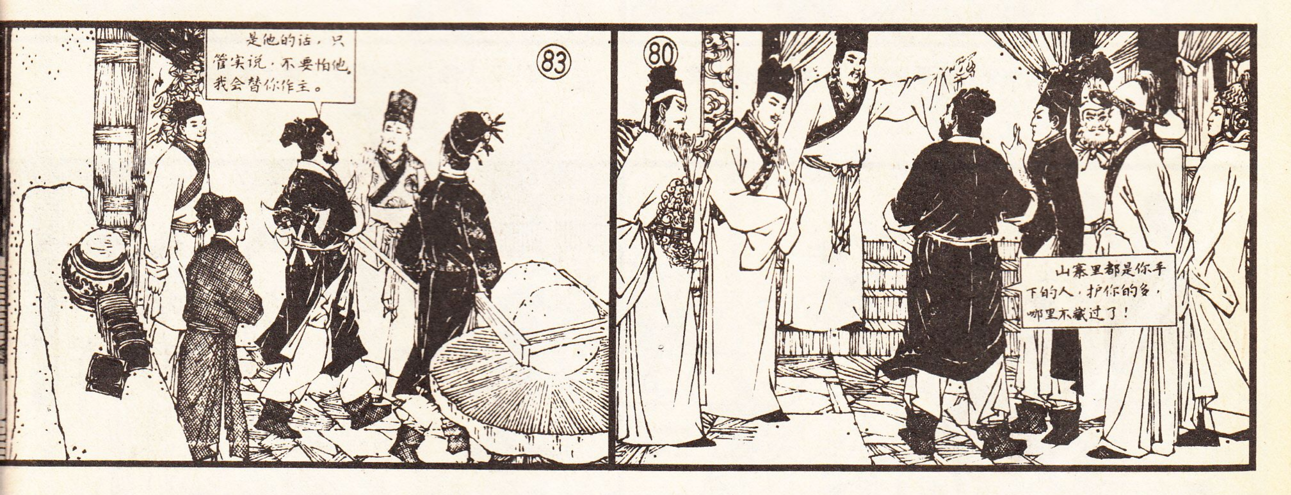
81　李逵仍以爲宋江抵賴，定要他把搶來的女人送還劉太公。宋江要跟他到劉太公莊上去當面對証。

78　宋江大怒，叫李逵說清楚他有甚麼過失。李逵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燕青上前，把劉太公家的事一一說了。



82　宋江和李逵立下軍令狀：如對証是實，宋江寧願伸着脖子吃李逵一斧；要不是，李逵也寧願砍頭。李逵又要柴進同去，柴進也答應了。

79　宋江一聽，叫起屈來，李逵却破口大駡。



83　第二天，李逵和燕青先到劉太公莊上，對劉太公說，宋江馬上就來，要他和莊客仔細辨認，看是不是搶他女兒的強人。

80　宋江平心靜氣對李逵說：一千多軍馬回來，兩匹馬離開了去幹這種事，瞞不得衆人，又叫李逵到他房裏去搜。

太公，梁山上的人，从来不干这种坏事。
的确的确，今天的情形也使我更加明白了

84 正說着，莊客來報，有十幾個人騎馬來了。劉太公又驚又喜。李逵叫莊客傳話去，只讓宋江柴進二人進來。

87 宋江又叫李逵把滿莊的人都叫來認他。莊客們齊聲說不是。宋江告訴劉太公，他女兒定是被冒充宋江的人搶去的；只要打聽出來報告山寨，一定替他作主。劉太公謝了又謝。



85 宋江、柴進到廳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旁邊，只等劉太公說一聲是，他就要下手。

88 宋江向李逵說了一句話，就和柴進帶了一行人馬，先回梁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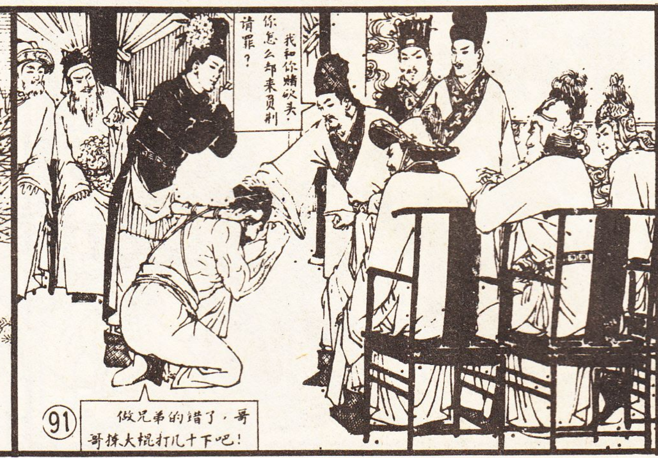


86 劉太公走上去拜見宋江。李逵問他是不是搶他女兒的人，劉太公定睛看了半天，却搖搖頭，說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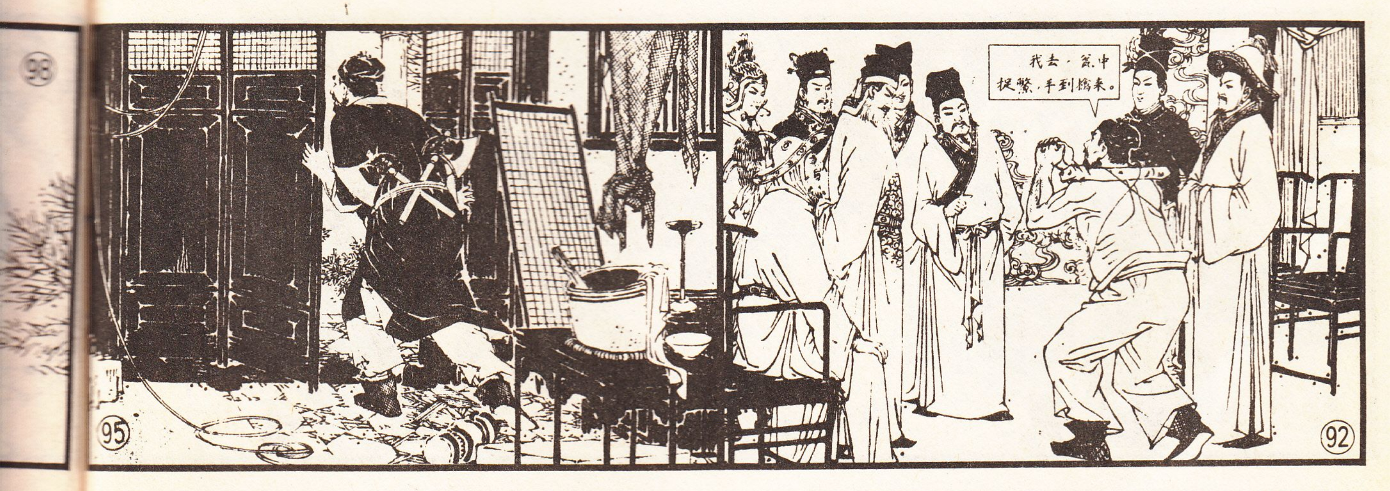
89 燕青問李逵現在怎麼辦。李逵痛快地表示，既然錯了，輸了這顆腦袋，自己一刀割下來，托燕青人拿去獻給宋江完事。



90　燕青教給一個法子，叫做“負荊請罪”。李逵不懂。燕青告訴他：把衣服脫了，脊樑上縛一把荊杖，跪在忠義堂前，對宋江說，由哥哥打多少。



91　回到山寨，李逵只得照燕青的法子辦。宋江一看又好氣又好笑。



92　李逵見宋江還不肯饒，就叫他拿刀來砍頭。衆兄弟都替他求情。宋江這才說，饒他可以，但要李逵去捉住假宋江，把劉太公的女兒討回來。李逵一聽，滿口答應。宋江仍叫燕青陪他下山。



93　二人又到劉太公莊上，仔細問明那兩個强人的面貌、打扮和去向。



94　他們往正北尋去，走了幾日，直尋到了高唐界內，還無一些眉目。這天晚上在山邊一個古廟中過宿。

95　李逵睡不着，半夜裏聽得廟外有脚步聲，跳起來開了廟門一看，只見一條漢子，提着把朴刀，轉過廟後土岡子上去。李逵心裏起疑。



96　李逵跟着出去，燕青聽得，也拿了弩弓，隨後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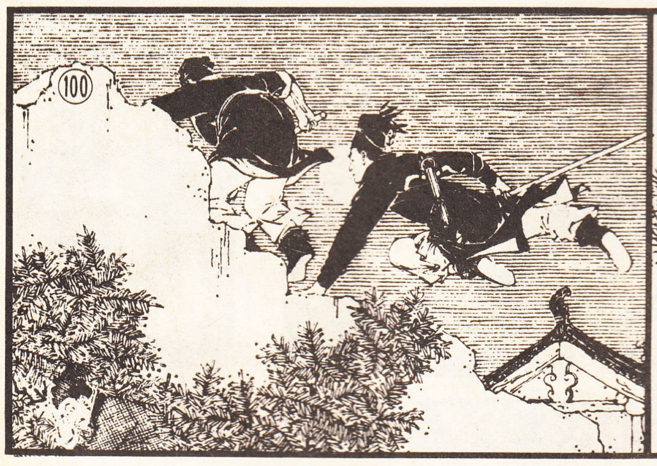
97　燕青只一箭，正中那漢子的右腿。李逵趕上，踏住問他。



98　這漢子說出離此十五里有座牛頭山，最近被兩個强人佔了，一個叫王江，一個叫董海，手下只有幾個同伙，出來打劫，到處自稱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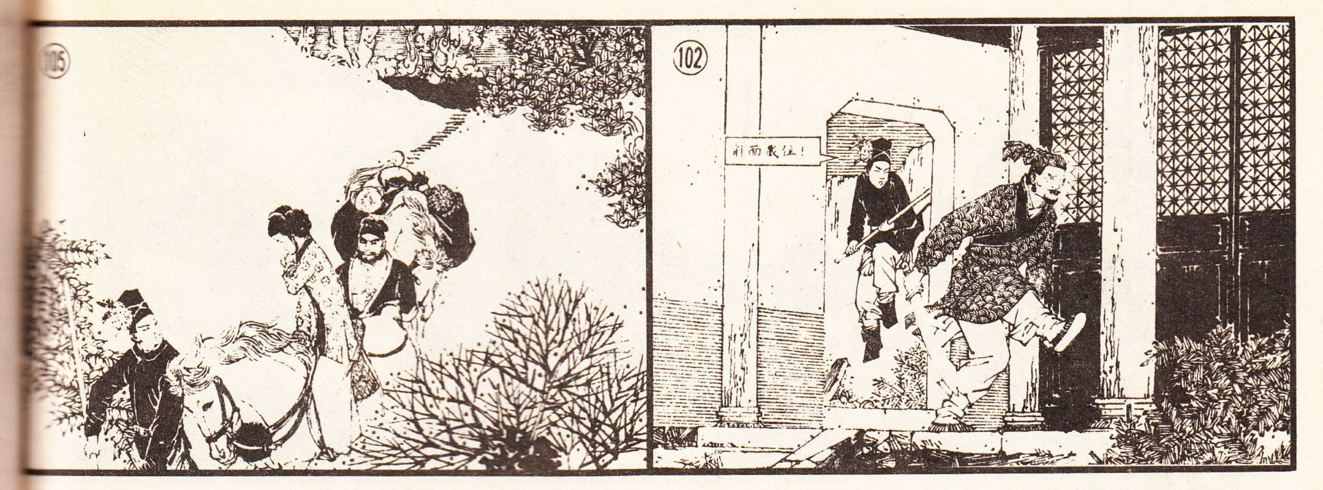
99　李逵、燕青大喜，給他包紮了箭傷，叫他帶路。



100　三個人上了牛頭山，山頭有一座道院，圍着一道土牆，裏面約有十來間房子。李逵等不到天明，迅速跳了進去。燕青也跳上土牆，那引路的漢子一溜煙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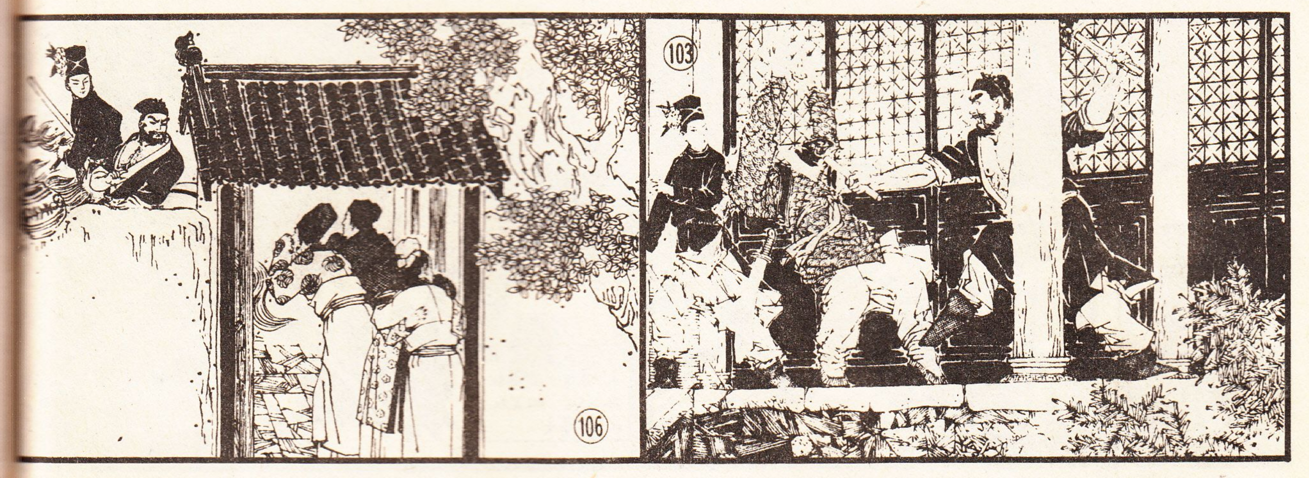


101　裏面有一人出來，挺朴刀直奔李逵，不防燕青從牆上一棒打中他的腦袋；那人向李逵倒來，被李逵一斧砍翻在地。這人就是董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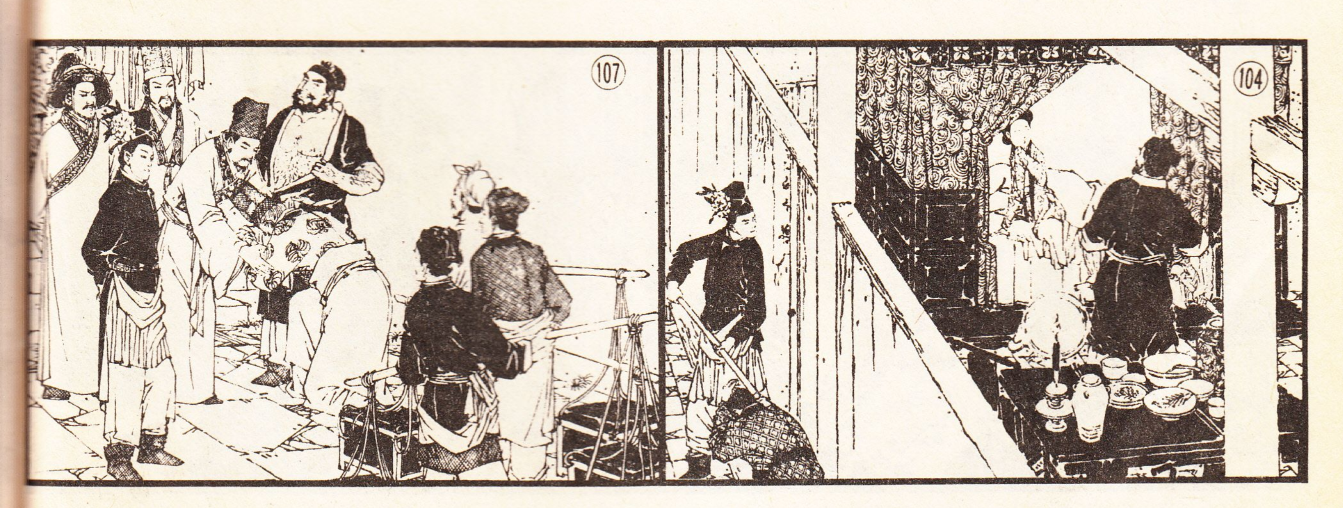
105　二人搜出財物，把幾個小嘍囉遣散了，帶着劉太公的女兒，下山回來。

102　再不見第二個人出來，燕青跑到後門牆外，只見後門開打開，有一個漢子拿了人鑰匙來開牆門。燕青跳下去時，那人轉身就逃。



106　劉太公見了女兒，十分歡喜，對李逵、燕青千恩萬謝。

103　早被李逵截住，當胸一斧砍倒，一看面貌，正像劉太公說的，就是冒充宋江的王江。



107　二人回到山寨，說明經過。宋江大喜，第二日擺酒慰問李逵和燕青。劉太公也歡天喜地的上山來拜謝宋江，一起吃了酒飯才回莊去。（本段完）

104　二人砍開門，只見幾個小嘍囉躲在灶前，叫他們領到房中。劉太公的女兒正在床上嗚嗚地啼哭。



上文提要： 賴布衣為了逃避刁四爺的追踪，與李二牛、司馬福二人失散了，自己卻誤打誤撞闖進了醉香樓，碰巧救回被刁四爺逼害而賣身至此的陳翠芝姑娘，賴布衣為救陳翠芝脫離火坑，遂答應替梅姑報仇，向她的對頭人刁四爺施暗算；但是梅姑又不願白白損失了陳翠芝那筆賣身錢，暗中將她送至惡少趙三公子家中……賴布衣拚盡全力作法後，一跤跌坐地上……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桃花劫

燕子報恩示龍穴　陰差陽錯壞風水

司馬福忽然醒悟，道：「這莫非便是賴兄先前所說那段桃花劫數麼？」

賴布衣苦笑道：「正是！正是！我本卻憑本事躲過，豈料人算不如天算，終究歷磨這場災劫！」

司馬福歎道：「強如賴兄，有時亦難逃厄運，天地浩浩，運命之謎，委實令人撲朔迷離！不說也吧！但賴兄你卻甚好桃花運命，得這賢慧姑娘傾慕，我可就缺了這份福氣也！呵呵！」

賴布衣搖手道：「休提！休提！今日劫數全因情絲妄動所致，如再沉迷，則劫數難逃矣！」

李二牛在一旁笑道：「陳姑娘對先生關切之情溢於言表，先生卻如何處之？」

司馬福接口道：「二牛所說甚是，老夫放眼觀之，那姑娘對賴兄絕不止於感恩，更是傾心愛慕哩！」

兩人你一句，我一句，把賴布衣說得滿臉通紅。他沉吟着，慢慢走近那白鵝潭畔的一排木欄，凝望着落日餘暉輕蕩的白鵝潭水，忽覺心清神明，突然猛地一拍木欄，決然道：「誰道情關衝不過？賴某卻決斷情絲……為報姑娘一番心意，當竭盡全力，助她陳家揚名立萬！」

各位！這正是賴布衣在廣州「拍案斷情絲」的一段動人傳說，而自此之後，賴布衣便終生拋開兒女私情，憑身負的尋龍點穴絕學，闖蕩江湖，行俠仗義，為後世傳頌。

賴布衣在白鵝潭畔表白心跡，不想陳翠芝和幼弟陳偉虎就正躲在附近，賴布衣方才所說的陳翠芝聽得一清二楚，心中不禁酸甜苦辣五味交集。賴布衣為了拯救她，竟自願冒此大險，受了這許多委曲折磨，陳翠芝感激賴布衣的心緒又加重了幾分。她為報賴布衣的大恩，早有以身相報之意，但如今聽明賴布衣心跡，知他斷斷不會接納自己這一番心曲，芳心又有失落難過之感。但賴布衣坦蕩磊落的胸懷，又教她更感激欽佩，這時她再也抑制不住，突地由藏身處走出，拉着幼弟噗的在賴布衣面前跪下，道：「恩公方才所說，小女子點滴在心，今生實難圖報，只望來生為恩公做牛做馬，報先生大恩！」說罷早已淚水披面。

賴布衣亦感難受，他連忙雙手扶起陳翠芝，道：「姑娘勿行此大禮，請起！請起！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姑娘切勿為此耿耿於懷！賴某人一生浪跡江湖，以山、水為伴，松、竹為侶，此心唯對日月，兒女私情，今生再不願提，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今日有緣相見，焉知他日不相分？姑娘切勿再為此而自悲也！」

一席話，把陳翠芝說得直點頭，司馬福見了陳偉虎，喜道：「賴兄，這小靈精救過你哩！」

賴布衣凝望陳偉虎一眼，含笑點頭，道：「是麼？」

司馬福笑道：「賴兄昏迷之時，如若找不到我等，誰敢背你這半死不活的人落白鵝潭水？幸得這娃娃聰明絕倫，想出一個妙法，約齊了一班娃娃，在廣府大街小巷喊着我和二牛之名，我兩人聽

到，自然探問，才得及時趕來，不然，那人海茫茫，如何便立時尋着？賴兒說，這小靈精是否救了你一命？」

賴布衣恍然大悟，他憐愛之念頓生，把陳偉虎拉近身前，仔細的端詳一番，不禁歎道：「這娃娃前庭寬廣，聰穎異常，可惜缺了光澤，此乃祖宗福蔭淺薄之像，若稍加栽培，他日前程必無可限量！」

這陳偉虎果然聰慧，他聽賴布衣這麼一說，馬上朝賴布衣叩了個響頭，道：「虎兒多謝賴伯伯！」

賴布衣見這娃兒如此聰敏，心下欣喜，當下俯身摸着虎兒的小光頭道：「虎兒！你不必謝我，你曾救伯伯一命，你但有所求，伯伯便答應你了！」

虎兒也是福靈心至，聞言忽發出語道：「好！我就做個新科狀元爺！日後返回廣府，做一個好官兒，也替窮苦人家出口氣！」

賴布衣又驚又喜，驚者這小娃娃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大志，眞要達成他這個心願絕非等閒之事；喜者卻是根子純良，正氣凜然，若他日有成，對廣府百姓不失爲一件大好事。賴布衣沉吟半晌，便道：「好好，虎兒此願，賴伯伯答應替你留意便了！」

各位！賴布衣這一承諾，非同小可，就因爲這一念間，廣府便當眞出了一位清正的知府大人，廣府百姓着實過了幾年太平日子。

當下賴布衣等五人，返回陳家。陳仕超這時正在家裏焦急。他剛在外面尋人未果返回時，聽陳大娘說，那叫司馬福、李二牛的已由虎兒帶引回來，他倆人又背着賴布衣出去白鵝潭。陳仕超一聽大急，心道：「垂危之人，如何受得海風的清寒？」

就在這時，陳偉虎已歡嚷着，把賴布衣等人領了進來。陳仕超一見賴布衣就怔住了，方才還是奄奄一息的，怎的片刻之間卻又神彩奕奕？

「這是家父陳仕超！」陳翠芝含羞向賴布衣介紹道。陳翠芝這少女，聽賴布衣點化，心下已漸感釋然，但仍少不免帶點女兒家的羞態。

賴布衣知陳仕超亦曾爲自己的病奔走，忙謝道：「幸得陳兄仗義奔走施救，賴某這邊謝過了！」

陳仕超見賴布衣風度翩翩，神彩非凡，知他果然是傳聞已久的尋龍大俠，連忙俯身一拜，道：「賴先生相救小女之恩，在下永誌不忘！」

賴布衣微笑道：「相謝之言，彼此不說也罷，令郎虎兒，機緣巧合，也曾救在下一命，如此說來，豈非前緣早定？旣是緣份，不必客氣，在下必盡全力，助陳兄興家旺業！」

當下衆人在後舖坐下，陳大娘着陳翠芝捧上清茶。賴布衣舉目四顧，問道：「陳兄這間店舖是祖傳的麼？」

陳仕超歎氣道：「在下這繡莊的是三代祖傳，原叫嘉華繡莊，店址在北街鴨子巷，先父接手後，有相士前來查勘店址，相士道：『鴨仔，實不吉利，想最後連仔也押了！』故此，先父便決意遷來此地，當時在下已出世，先父便以在下之名易名爲仕超繡莊，至今已有三、四十年光景。但不知爲甚麼，自遷來此地後，生意一直沒多大作爲，近日更被刁四爺圖謀吞併，光景更慘，目下已欠下賬款三、四百両，這家祖業眼看遲早得喪在我手上矣……」言下之意間，陳仕超唏噓不矣。

賴布衣沉吟不語，在包裹中取出那個隨身不離的羅盤，默默的輕輕轉動。

陳偉虎一見，忍不住趨前嚷道：「伯伯！這轉盤兒是甚東西？」

陳翠芝嚇了一跳，忙制止弟弟道：「你這頑皮傢伙，可不要吵賴伯伯，他正替我家辦事哩！」

賴布衣忽抬頭笑道：「虎兒想學這個麼？」

虎兒搖頭道：「虎兒不學！虎兒要當狀元，懲治那些壞蛋鬼！」

賴布衣笑笑，他把虎兒拉到身前，摸着手上的羅盤，饒有興緻的道：「虎兒，這叫羅盤，不叫轉盤兒！有了它，伯伯便可以讓你長大了當狀元！虎兒開心麼？」

虎兒高興得跳了起來，拍手道：「好呀！好呀！這隻羅什麼盤兒，眞的這般犀利？」虎兒不相信的睜大眼珠。

賴布衣笑道：「小孩子家，你懂什麼？識者是寶，不識者是草哩！」

賴布衣在興頭上，便把羅盤的功用解說一番。原來此乃賴布衣手創的「大羅盤」，於盤面分爲廿四方位，在廿四方位中，又再分爲三百六十段，即一周天，中針所指可定方位、測吉兇，靈驗非常，因此後世又稱爲「賴公中針大羅盤」。

賴布衣這番解說，除虎兒聽不懂外，各人都聽懂了個大概，對賴布衣手上這個黑漆羅盤刮目相看。陳翠芝仍有孩子心性，她禁不住走上前去，輕輕撫摸羅盤一下，嬌聲道：「賴先生身懷絕學，當眞令人傾心佩服！」

司馬福在旁邊哈哈大笑道：「翠芝姑娘謹慎，小心別再把賴兒的魔障勾出來！」

陳翠芝登時羞紅了臉，嬌羞的白瞪了司馬福一眼。賴布衣卻笑道：「這老兒，身子又癢了！待會賴某設法讓刁四爺把你捉去，痛打三十大板，你說那滋味如何？」

司馬福登時想起刁四爺的惡相，如今他癱在床上，一把怒火正沒處燒，當自己是暗算他之人，那屁股豈非眞箇花開萬年紅！況且別看這賴兒隨口說笑，若眞箇把他激怒了，他說得出便一準辦得到了！想到此，司馬福忙伸手一拍嘴巴道：「都是這壞傢伙多事！該打！該打！打也打過了，賴兒也莫當眞，老夫替你捧上羅盤，權充護法，辦事如何？」說罷朝笑得抱腰的二牛扮了個鬼臉。

賴布衣一笑，把羅盤遞給司馬福，衆人一道走出店外，賴布衣仔細的端詳起來。

這家繡莊位於大街正中，店門向北，門口開得甚窄，店內卻甚寬敞，在裏面，並排五行貨架，上面擺滿了綾羅綢緞等物，店後便是陳仕超一家居所，整

間店舖猶如一條長蛇陣。

司馬福依着賴布衣之吩咐，捧着羅盤，左十度、右十度的轉，賴布衣東面瞧瞧，又轉過西面，花了大半天時間，才把店號周圍、東西南北各方位勘查完畢，賴布衣這時滿臉汗珠，顯然甚覺費力。

陳翠芝見狀，連忙跑進去，擰了一條熱毛巾出來，遞給賴布衣擦汗。賴布衣也不推辭，接過熱毛巾，擦乾了沾滿額頭的汗珠，默默的沉吟半晌，才對陳仕超道：「舉凡連居室之店號，依我輩看來，除了基本形局，尚講宅基納氣，宅與宅之位，宅運興衰等諸種根緣，格局相輔相承，方可保宅所平安，店號榮華。但依吾之見，此店形格、氣局、方位、宅運諸緣盡失，如此兇險之地，焉能昌盛？尚不止此，若非你家祖靈尚有遺蔭，只恐早已店毀人亡！」

賴布衣這一席話，眞把陳仕超嚇得冷汗直冒！心道：「怪不得自己家業衰敗，幾乎連女兒亦淪落爲娼！」他心中悲苦，不禁滴出淚來。陳大娘見丈夫難過，陪着泣啼，陳翠芝感懷身世，亦是珠淚盈盈。

司馬福平生最怕眼淚，一看連忙搖手道：「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矣！賴先生既已決意相助，豈會坐視不救之理？他既能勘破，便必能治之，你等先哭挫了自身銳氣幹麼？」

司馬福這話，又把衆人眼光引到賴布衣身上，眼中均滿目希冀。賴布衣一見陳翠芝流淚哀傷，不知爲的什麼，心神又突生浮蕩，他吃了一驚，忙忙的收攝心神，正容道：「你等切莫自悲！心情方能氣爽，心寬自然招福，若只顧灑淚，便把運命亦沖散矣！」

李二牛卻奇道：「此店外形甚爲美觀，陳設貨物亦甚得體，爲何卻是兇極之地？」

賴布衣苦笑道：「世人但求店舖外表華麗，誤爲如此便可招財納福，焉知若無意壞了店舖形格，則未見其利先招其害！此店形似長蛇，蛇乃陰柔之物，其信舌吞吐不定，必招生意浮蕩、兇險重重；又此店直出直入，運氣入而復逸，更不滯留，正是散財去氣之局，豈能昌盛？再者就門氣而論，氣本橫行，門旺則氣旺，門衰則氣衰，門氣皆旺，方可立招百福，這店門狹窄，氣橫行而過，更不入內，此門衰氣竟之像，再加形局、納氣、宅基諸因，實是兇險重重……」

陳仕超惶急道：「賴先生可有能救之法？」

賴布衣苦笑道：「如此兇險之地，留戀它作甚？趁早遷往他處也吧！」

賴布衣這一斷判，便有如冰天冷水，迎頭向陳仕超潑下！他心道：「現下已欠下賬款近四百兩銀，存貨沒人問津，若要搬遷，少說也得四、五百兩，卻如何再去籌措？舊債未了，新債難籌，搬遷之論，迹近天方夜譚！」原來陳仕超尚有一絲希望，冀在賴布衣指點之下，家業重振，脫厄解困，但所論之法雖妙，卻難如登天，光景也只是痴心妄悲！他不禁絕望，身不由己的跌坐在地上，喃喃的道：「遷店麼……難！難！難！眼下已是山窮水盡，更何來這搬遷的大筆銀兩？」

陳翠芝一家子登時又被一片愁雲慘霧罩住。

賴布衣這時亦不知說甚才好。他一言不發，獨自走進店內，呆坐在椅上苦思冥想，他忽爾搖頭歎息，忽爾又低頭沉吟，似乎有甚大難題委決不下。

留在外面的諸人，皆不明所以。司馬福摸摸腦袋，忽地招手，叫虎兒走近他身邊，附耳低言幾句。虎兒初則搖頭傻笑，隨後便高興得跳起，逕自飛快的跑進店裏。

「賴伯伯！虎兒想請教你老人家，行麼？」陳偉虎忽然一本正經的站在賴布衣面前道。

賴布衣思路被虎兒打斷，眼見虎兒這副古怪模樣，不忍責罵，反而笑笑道：「小鬼頭！你又有甚麼鬼主意！說出來吧！」

小虎兒一本正經的道：「聽說，伯伯威名遠播天下，重佈南雄勢局，指揮千軍萬馬英德治水，聲名大噪，粵川震動，不知這傳聞當眞？」

賴布衣奇道：「小孩子家，說話怎的這般老氣橫秋？你有什麼話，盡管往下直說！」

虎兒道：「但虎兒卻另有所聞哩！」

賴布衣道：「聽聞什麼？」

虎兒道：「在廣府有人說，姓賴的威名之下，恐其實難符哩！」

賴布衣一聽，氣得滿面通紅。他生性淡薄利祿，罵他「有官不做，不識時務」，他亦只淡然處之，但對尋龍堪輿一道，卻頗爲自負，辱及他醉心的堪輿之譽，便再也按捺不住！他怒道：「誰敢小覷我賴某人？你說出來！」

虎兒道：「虎兒只是在街上聽到，也不知那些人是誰，但識得其中一位乃是翠香閣的伙記！」

賴布衣道：「如此說是那刁四爺的伙記？」

小虎兒道：「正是！正是！那日他帶頭說的哩！」

賴布衣恨恨的站起，一拂袖兒就要往外走出。這時小虎兒再也忍不住咭的笑出一聲來。賴布衣登時醒悟，他一把扯住正要往外開溜的虎兒，假裝生氣的責問道：「小鬼頭！你好大膽，竟敢來騙伯伯！你一個小娃娃，怎說得出這大人話？是誰教你對我說這番話？」

小虎兒嚇了一嚇，他沒見過這位伯伯如此動怒，便嚇得連忙道：「不關虎兒事！是司馬伯伯敎虎兒說的！他說這麼一說，你就定可以做狀元……」

賴布衣一聽暗笑，卻扳着面孔道：「你去把司馬伯伯請來！我要問問清楚！」

小虎兒見賴布衣發怒，不敢再頑皮，連忙跑了出來，離老遠便喊道：「司馬伯伯！不好了！爆了鑊啦！……賴伯甚怒，他着你去見他哩！」

司馬福嚇了一跳，怒道：「你這小鬼一定把我出賣了？」

小虎兒不敢答辯，司馬福無奈，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賴布衣背對着他，只作不見他進來。司馬福嘻嘻笑着，尷尷尬尬的正欲解釋幾句，賴布衣卻先發話道：「司馬兄不必解釋！我只問你，小虎兒方才所說是否確有其事？」

司馬福正容道：「確有其事！此乃老夫親耳所聞，我不外借小虎兒之口轉告賴兄吧了！」

賴布衣道：「你這是施激將法麼？」

司馬福笑道：「出師未捷身先死，碰上賴兄的精明，便甚麼法也不靈啦！」

賴布衣不禁失笑。兩人你望我、我望你，不禁哈哈一笑。然後兩人便施施然的走出來。

李二牛忙趨前道：「你倆弄什麼玄虛？」

司馬福笑吟吟的在後面接口道：「二牛別發傻話，賴兄成竹在胸矣！」

陳仕超一聽，喜道：「賴先生想到兩全其美之法，不必搬遷又能施救麼？」

賴布衣肅然道：「辦法雖然已有眉目，但此法非同小可，不但受惠之人可奪天地造化，施法之人亦凶險重重！是以在下思慮再三，仍委決不下。」

陳翠芝聽聞施法之人會有兇險，心下再憶起賴布衣在醉香樓施法中那一幕，忙道：「既然賴先生說施法之人會遭兇險，何不另覓他法？翠芝委實不忍瞧見先生再爲小女子一家犯險！」

賴布衣苦笑搖頭道：「談何容易？風水堪輿之道，絕非憑空亂道，除本身修爲根基，尚須依五行八卦、天時地利，缺一不可，又豈能路路皆通？姑娘家雖處兇險之地，災劫頻仍，但幸尚未全毀，料想全賴你家祖墳福蔭，如今且先實地查勘，再作打算！」

* * *

當晚賴布衣等人便在店中歇宿一宵。第二天一早，陳仕超便領着賴布衣等人上他家祖墳去。小虎兒死賴要跟着前去，賴布衣喜歡這娃娃的聰慧，便破例替他向陳仕超求情，答允帶他一道前去。

陳家的祖墳，在廣府東北面的白雲山。

白雲山乃廣府中人最熟悉的去處，白雲山山脈源自大庾嶺，白雲山周聳立着三十多個大小不一的山峯，主峯稱爲摩星嶺，峯頂白雲繚繞，是以得名。

賴布衣等一行五人，爬了大半日，方上得白雲山，幾個大人早已累得氣喘吁吁，奇怪的是，虎兒小小年紀，爬了這大半天的山路，卻依然精神抖擻！賴布衣越瞧越喜，暗暗點頭道：「此子骨格清奇，且能刻苦耐勞，如加栽培，定是一位奇才！」

陳家的祖墳在白雲山之主峯摩星嶺山腰，衆人千辛萬苦，方爬得上來。虎兒記性好，他雖然只跟父親來過一次，竟能過目不忘，這時跳蹦蹦的，指着十幾丈外的一處小土丘叫道：「賴伯伯！那就是爺爺他們的屋子！」他並不識這是「墳穴」，但聽父親說過，爺爺他們就住於此，便自己給他起了這麼一個名字。

賴布衣這時已無暇理會虎兒，他擧目四顧，但見山深松密，大片松林綠滿千山萬壑，山間的白雲飄忽不定，時而像千條輕絮纏繞在虬柯翠色中，時而又似雲氣瀰漫。松林呼嘯，有如千軍萬馬奔騰而來，有時又似絕世才子揮筆疾書，龍飛鳳舞，書畢抛筆一揮，頓時歡呼雷動，彷如驚雷飛電，蕩人心魄！

「好氣勢！端的好去處！」賴布衣眼見這白雲山竟有這等氣勢，不禁暗暗欣喜，他是位沉醉於風水堪輿之人，但發現潛龍結穴之地，便即歡喜莫名，有如斷乳的娃娃見娘，又似沙漠久旱逢甘泉。

賴布衣走近陳家祖穴，但見這是一座草草築成的土堆墓，墓前豎立石碑，上字陳氏祖宗名號，僅此而已。賴布衣心道：「大概陳家當時家境拮据萬分，手頭再無能力築建墳穴吧？竟如此草率！」但當他站起身來，四周一望，不禁猛吃一驚，心道：「是誰如此識寶？竟點出這麼一處品格奇高的龍燕寶穴！」再一細瞧墳穴方位，卻又愕然，搖頭道：「既有如此法力點出此等奇穴，爲何下葬之方位卻全然反向，方位一反，龍穴之局便散，勉强得益，亦僅些微，這當眞是捉到鹿不懂脫角矣……但莫非自己勘錯？否則識得此穴之人，怎會連選方位亦會出錯？」因此一念，賴布衣便連自己也懷疑起來，莫非自己被情絲所困，便失了眼光？

賴布衣在此骨節眼上，絕不敢絲毫大意，非要根究清楚才下斷言，這正是他所以成爲一代風水大師的因由。他爲求驗證，便取出羅盤，擺在地上，默默禱告一番，然後運用順羅盤中針指向四周查察，但見在陳家祖墳兩旁，有兩峯高聳，彷如插於龍身之畔以作拱護，此正是「天乙太乙護眞龍」之局，墳前，摩星嶺似禽如獸，或臥或動或跳或躍，這乃「禽星獸星居水口，以鎭龍穴」之格，墳之上方，白雲掩映，彷似眞龍吞吐白霧。賴布衣這回看得眞切，心下再無懷疑，不禁歎道：「天乙太乙侵雲霄，位居台諫，禽星獸星居水口，身處瀚林，數峯插天積世公卿，九曲入堂，當朝宰輔，不想這龍穴竟兼而有之，若施爲得法，便眞命天子也出得一個也！可惜下葬方位反向，龍氣直流而過，再無丁點承納，便成得物無所用之敗局！可惜！可惜！」

想念及此，賴布衣便問陳仕超道：「陳兄下葬之時，可有請人點穴？」

陳仕超愕然道：「那有此事？其時在下生意已不景氣，那兒還有餘錢去請那地師？只草草下葬於此便了！」

賴布衣暗暗稱奇，心道：「莫非世事當眞如此巧合，誤打誤撞，就也撞正此眞龍奇穴？」

小虎兒在旁一直瞪着小眼珠瞧着，聽着父親與賴布衣的對答，這時突然嘻嘻一笑道：「賴伯伯！欲知究竟，爲何不來問我？」

陳仕超驚道：「小娃娃懂什麼？快別胡說八道！」

賴布衣卻忽有所觸，深知此子骨格清奇，不鳴則矣，一鳴驚人，他既然這

麼說，便必有因由！於是和顏悅色的鼓勵道：「虎兒但說無妨，賴伯伯絕不怪你便是！」

陳仕超生怕虎兒說話不知天高地厚，忙喝道：「小孩子家懂得什麼？可別打亂了賴伯伯的思路！」

小虎兒卻笑嘻嘻的道：「亞爹莫非你忘了小燕子之事麼？」

經小虎兒這麼一提，陳仕超頓然醒悟，他一摸頭顱，對賴布衣道：「是極！是極！此事果眞有點奇妙……」

賴布衣深感興趣，忙道：「陳兄且把此事仔細說來聽聽，或許能從中尋出線索？」這時，連司馬福、李二牛也湊了過來。

陳仕超點點頭，指着小虎道：「此事乃由他而起……」接着，陳仕超便把當日那段奇事說了出來。

陳仕超的父親，乃於四年前去世。這年，小虎兒僅兩歲，但他雖年幼，卻非常精靈，在祖父病在床上時，小虎便時常搖搖晃晃的走到祖父床前，摸着爺爺的額頭，依依呀呀的說：「爺爺！爺爺！你不要死，虎兒大個仔，買一乘轎，抬你去食叉燒飽！」爺爺曾帶小虎去翠香閣飲茶，吃了一個叉燒飽，豈料這小娃娃記性特强，竟拿這個來安慰爺爺。

爺爺重病之時，看見這小孫兒如此精乖，老懷大爲安慰，他伸出手，輕撫着小虎兒，道：「虎兒……爺爺就要去啦！你以後要用心讀書，長大替爺爺造一間大屋子……」話未畢，便含笑而逝。

小虎兒不知世事，他搖搖晃晃的走去對父親說：「爺爺……爺爺睡覺啦……」陳大娘向兒子解釋：「爺爺不是睡覺，是去了，你以後再見不到爺爺啦！」小虎卻不信，他依依呀呀的嚷着：「不是！不是！爺爺是睡覺！他還叫我給他造大屋哩！」父母以爲娃娃年少，一時也說不明白，便不再理他，管自張羅着辦喪事去了。

當時俗例：但凡人死了，要停棺三日，然後方可擇吉日下葬。陳家的親戚朋友不少，人來人往，趕着來奔喪，誰也顧不得去理會小虎。

小虎見沒人理他，他也不哭不叫，一個人，出了後門，在門邊玩起堆石屋子的玩意。在後門的門楣上，不知是甚麼時候，便有燕子結了窩，每年到冬春之間，便有燕子飛來窩中產卵養子。陳家的人心性好，特地在燕窩上面支起一塊擋風的木板。每年燕子飛來，照例先繞屋轉一圈，吱吱喳喳的歡叫一回，才飛進窩裏。

小虎兒很小便懂得拉着娘親或姐姐的手，要去後門處看燕子。這時，小虎兒自己一個人在燕子窩下面玩堆石屋子正入迷，突然，吱呀一聲，從上面掉下一隻乳燕，它摔在地上，似乎被摔傷了，抖顫着小翅膀。

小虎兒連忙走過去，伸出小手把乳燕捧了起來，他見乳燕顫抖翅膀，非常痛苦的樣子，他便學着娘親哄他的辦法，伸出小舌頭，輕輕舔着乳燕摔傷的地方，舔了一會，才把乳燕輕輕的放在手掌心上，說道：「小燕子！小燕子！你快叫娘親來，抱你上窩兒！」

小虎兒唱的是他娘親教他的小兒歌，誰知話音未落，竟然眞有兩隻大燕子飛了下來，叨着小虎掌心上的乳燕，飛回窩裏。一會後，兩隻大燕子又飛了出來，繞着小虎兒的頭頂飛了幾圈，吱吱喳喳的叫了一會，才飛回窩裏。小虎兒很歡喜，但想起爺爺要他替他造一間大屋，又不知去那裏找這間大屋，不禁悲哭，自言自語的唱道：「燕子！燕子！聽我唱歌仔，你在窩裏住，爺爺沒屋棲……」

小虎兒這樣唱了幾次，兩隻大燕子突然又從窩裏飛了出來，一左一右，停在小虎兒的肩上，把頭亂點，似乎是說：「知道了！知道了……」小虎兒見燕子聽到他的歌，又開心的笑了。

眨眼之間，三天過去。這天一早，便是小虎兒祖父出殯的日子。當時，在廣府，出殯下葬用墳地，不必花錢，荒地多的是。有錢人家，自然肯出大手筆，擇正吉日良辰，請地師着風水選龍地，然後下葬，圖個日後獲得祖宗龍穴福蔭，榮華富貴。自然地師有高有低，有眞有假，有的眞材實學，有的卻是欺世盜名，但儘管如此，總是少不了查勘一番，起碼也圖個心理安慰。

陳仕超手頭拮据，生意不好，那來錢銀盛葬？唯有請了四名仵作，抬起棺柩上白雲山去，胡亂擇個地方下葬了事。但親戚朋友來送葬的倒不少，一行四、五十人，排了十幾丈長，一直上白雲山而來。

上了白雲山，已是傍晚時份。四名仵作氣喘吁吁，砰的放下棺柩，便問陳仕超葬於何處？陳仕超指着一處地方道：「就在那兒吧，那兒有樹蔭，想必是好的了！」

四名仵作奉了主家命，便要舉鋤下挖。就在這時，有兩隻燕子突然在半空中疾飛而下，一隻逕直飛落陳仕超的頭頂，用嘴叨住陳仕超的頭髮，另一隻吱吱喳喳的在陳仕超面前翻飛着，似乎招呼他往一處什麼地方去。

陳仕超感到奇怪，便要仵作先停下，他跟着在前面飛的燕子一直向前走去。轉過了幾個山坳，陳仕超累得氣喘吁吁，便欲停步不前，但當他停下，他頭上的那燕子便用嘴扯他的頭髮，似乎催促他快行。他重新抬脚跟那燕子走，頭上那隻燕子就停嘴不扯。陳仕超心裏又驚又奇，叫道：「燕子呀燕子！我有要事在身，你莫要作弄我才好！」

誰知他一叫，兩隻燕子馬上吱吱喳喳的回唱，彷彿是在道：「放心！放心！且來！且來……」陳仕超又驚又疑，無奈只好拚命跟上前去。就這般的，陳仕超被一直帶上白雲山之峯摩星嶺山腰處，這時，兩隻燕子一齊飛落一個土堆之上，上下左右的跳着，轉着眼珠兒，突然在一塊大石上站定不動，小頭兒朝着陳仕超亂點，一面又用抓撥着大石，似乎提醒陳仕超就在此石下面挖穴下葬。

陳仕超亦弄不清這到底是吉是兇，但眼前這兩隻燕子似有靈性，便果眞依其意在大石下面挖了個穴，把父親棺柩

下葬了。

說到此處，陳仕超指着墳側一塊大石道：「那便是當日燕子停脚的大石！」

賴布衣這才恍然大悟，心道：「這定是那兩隻燕子日久通靈，爲報小虎兒救乳燕之恩，指點了這座龍穴！但爲甚麼連下葬的方位亦不點明，如此豈非白白糟蹋了這眞龍寶穴？」

賴布衣沉吟半晌，問陳仕超道：「陳兄又可否記得，當時這兩隻燕子的頭是朝那個方向？」

陳仕超低頭苦思，好一會，才恍然道：「……是了！這燕兒的頭是朝東的，與這碑的方向恰恰相反！」

賴布衣一聽，頓時失聲道：「碑向即棺向，燕子分明已指示向東，你卻胡亂向西，反了龍穴方位，白白糟蹋了一座眞龍寶地！可惜啊！可惜！」

陳仕超這才知自己無知誤了大事，當下啞口無言作聲不得。司馬福笑道：「陳兄也勿過於自責，其實也難怪你，就算我碰上此事，只怕也是入寶山空手出也！不然，豈非天下之人均成了尋龍大俠了麼？」

陳仕超歎道：「是極！是極！司馬兄之言有理，世上福祿皆前定，半點不由人也！」

司馬福微笑道：「若在旁人面前說這話勉强可行，但在我這位賴兄面前，却未免言之過早也！我這位賴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若他奮力施爲，眞箇可以鐵樹開花，枯枝發芽也！」

賴布衣聽司馬福與陳仕超對答，知司馬福的用意，便微微冷笑道：「司馬兄又使激將法了麼？小心弄巧反拙，日後司馬兄跑斷了腿，或有三長兩短，也可莫怨天怨地！」

司馬福慌道：「君子不計小人過，賴兄想必不會計較司馬某人吧？千不念萬不念，只念在老夫亦只是爲了翠芝姑娘一家前程着想吧了！」

賴布衣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司馬兄仗義助人之心，賴某這兒先代陳家上下謝過了，司馬兄只須謹記勞苦方能功高這話便是！」

司馬福笑道：「若賴兄非存心算計，老夫便跑斷腿也是應該的！如有勞力之處，賴兄只管吩咐下來。」

小虎兒這時見賴布衣和司馬福鬥嘴，悄聲對李二牛道：「牛哥，大事不好！你那位大恩公與司馬伯伯鬥嘴哩！」

李二牛悄悄笑道：「小兒頭瞎嚷什麼？他們患難之交，親如手足，是開玩笑，並非鬥嘴！司馬伯伯眼見賴先生爲你家之事苦思心煩，故意讓他輕鬆一下吧了。」

這時果然見賴布衣正容道：「司馬兄言重矣！你等彼此同一心意吧了！只是如何重振陳家氣運，賴某坦言尚未想到萬全之策！」

司馬福點頭道：「這便是了！搬遷店舖因財力所限，委實難以辦到，而店址既然兇險，便如何施爲也是徒然。依在下之見，賴兄何不就在祖宗福蔭上設法施爲，或許會有一線生機！」

賴布衣沉吟道：「吾亦有此意，現今已可斷言，陳家祖墳誤打誤撞，竟然已得眞龍之穴，可惜逆反方向，龍氣幾乎盡失，但凡尋龍之道，一經洩氣，便勢難挽回，這座龍穴，幾成廢物，且先人遺骸，誤植多年，與逆龍之勢已成一體，若重佈方位，則無疑令其肢解，其痛苦可知，陰物一日苦楚，世人便須承受十年，若論肢解之苦經年異月，則其餘脈後世便萬劫不復矣！」

司馬福驚道：「如此當眞是難！難！難矣！」

賴布衣默默不語，陳仕超垂頭喪氣，他見賴布衣亦已束手無策，已然絕望，只好作過一日算一日的無奈打算。

賴布衣沉吟半晌，忽爾一昂首，決然道：「……賴某既身逢此境，豈可坐視不理？沒奈何，只好鋌而走險着矣！但此法兇險重重，不但承法之人或因根基不足而慘遭夭折，施法、護法之人若心性浮蕩亦會立遭橫禍……且回去，再從長計議！」

＊　＊　＊

衆人返回廣府陳仕超繡莊。一連幾日，賴布衣均沉默不語，時而長吁短歎，時而又張眼舒眉。陳仕超一家人、司馬福、李二牛等人誰也不敢打擾他，陳翠芝欲盡一點心意，要殷勤服侍，亦被賴布衣一口拒絕。

獨陳偉虎這娃兒卻不怕賴布衣，時而跑到賴布衣身邊問這說那，說也奇怪，賴布衣對他絕沒半點厭煩之意，反而與小虎兒有說有笑。這把衆人都弄得迷惑，不知賴布衣弄甚玄虛打甚主意。李二牛驚疑參半，悄悄對司馬福道：「不好了！司馬叔，賴先生眼看又有走火入魔之象，不然便是返老還童矣！」

「放心！放心！他並非走火入魔，亦非返老還童，若老夫所料不差，賴兄將施大法，而且這與虎兒有莫大有關連！他之所以與虎兒週旋，其實乃是細察其根基深淺吧了！不但如此，只恐就連我等，亦在賴兄的計算之內，你我休想再獨善其身，安享其成！」

李二牛半信半疑道：「你如何便敢如此確定？」

司馬福悄悄笑道：「你不聽賴兄那日在白雲山上，說甚根基、承法、施法、護法等語麼？賴兄又曾屢讚虎兒有根基，只不知深淺而矣，因此陳家上下，若要承法，斷非虎兒莫屬！施法之人你我一竅不通，自是賴兄他自己，但護法之人，除你我外，他那兒再去尋適合人選！」

果然，這天傍晚，賴布衣吃過晚飯，衆人坐下喝茶時，便問陳仕超道：「在下有一言請問陳兄，爲陳家振興，你可願甘冒風險？」

陳仕超慨然道：「若照眼下這般半死不活，生不如死，死尚不懼，何畏風險？賴先生只管吩咐下來，天大風險在下一力承擔！」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如此甚好！吾大計決矣！事不宜遲，稍作準備，即時上白雲山摩星嶺去也！」

衆人上了白雲山摩星嶺，已是深夜三更時份。在月色之下，近看羣山獻翠

，泉石縈迴，遠眺城鄉雲樹，莽莽蒼蒼，廣府上下，歷歷在目。

賴布衣吩咐司馬福、李二牛、陳仕超等在陳家祖墳前肅立，他牽着小虎兒的手，直爬上峯頂而去。一會後，賴布衣又牽着小虎兒的手走了下來。他吩咐李二牛把香燭案台等擺在墳前，即取出桃木劍，在案前站定了，然後肅然道：「行大法此其時矣！陳兄速攜陳偉虎於祖墳前跪拜！」

陳仕超那敢怠慢？馬上拖虎兒走上前去，一齊在祖墳前跪下叩頭。

賴布衣即時燃點香燭，手執桃木劍，喃喃祝禱一番，然後運劍向陳家祖墳石碑一指，肅然道：「天靈地靈！若有感應，速速回應……」

話音剛落，陳家祖墳石碑前突然冒出二股煙雲，一紫一黑，紫的在陳偉虎頭上盤旋，黑的卻突地降落，把陳仕超團團罩住了！只聽他低低的呻吟一聲，即倒地不起！陳偉虎見身邊的父親突然昏倒，他心性孝純，馬上撲在父親身上，惶急呼叫。

賴布衣這時忙揮桃木劍，遙空一指，指向陳偉虎頭上盤旋的紫煙，紫煙便冉冉移動，陳偉虎竟亦隨即站起，呆呆的一步一步隨着煙雲移動。賴布衣運劍把紫煙牽引到墳前石碑三丈之處，劃一弧圈，紫煙隨即懸空停住不動，陳偉虎亦走到紫煙下面呆立不動。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已被眼前景象驚得目瞪口呆！李二牛心道：「陳仕超分明已被黑煙罩倒，為何賴先生不去施救？卻把虎兒牽引開來？」司馬福卻暗暗道：「看此情形，該論到我等上場矣！」

果然馬上就聽賴布衣肅言發話道：「司馬兄、二牛聽着，你二人一左一右，速立在陳偉虎身畔，以作護法！但無論見到何等事物，均須鎮定處之，以眼觀鼻，以鼻觀心，收攝心神，心靜制動，便無大碍矣！切記！切記！」

司馬福、李二牛依言走上前去，司馬福在左，李二牛在右，伴着陳偉虎在中間站定，不敢大意，均依賴布衣之言，垂首低眉猶如老僧入定。

賴布衣見時辰已到，立即跪下，默默禱告，然後霍然而起，猛然咬破中指，吮吸其血，呼的一口向陳偉虎頭上的紫煙噴去！隨即喝道：「龍氣歸體！死者已矣，餘脈承之……」

說時遲那時快，在陳偉虎頭上盤旋的紫煙被血水一噴，突然收縮凝聚，最後竟成一小片雨絲，一點一滴的向陳偉虎灑下去。雨珠沾身，陳偉虎突然渾身打顫，站立不定，最後竟然搖搖欲倒！

賴布衣一見，大吃一驚，忙高聲喝道：「司馬兄！李二牛速速扶持！切勿令陳偉虎跌倒！」

司馬福、李二牛不敢怠慢，連忙伸出手去，分左右扶住陳偉虎的手臂。兩人剛觸及陳偉虎，立即便有一股滾熱的氣流沿手臂而上，直透進心去，登時燥熱難擋，心神浮蕩！亦隨着陳偉虎搖搖欲倒！

賴布衣一見，暗叫一聲不妙！他深知眼下施法、承法與護法之人，均被心

魔所侵，若承法之人根基淺薄，一旦倒地便即時斃命，護法之人若不能收攝心神，一旦被心魔所困，便會終生痴呆！而心魔全力攻襲之下，施法之人亦難逃厄運，在白雲山摩星嶺上，衆人均面臨生死存亡的大難關，這時便連尋龍大俠賴布衣也難預料衆人能否躲過這場大劫數！

這時，在迷糊中的李二牛忽爾自覺此身已不在白雲山摩星嶺上，恍惚之間已處身廣府的醉香樓中，身畔美女穿梭來去，齊齊向他斜拋媚眼，嘻嘻哈哈向他緊迫過來，觸手入目，盡是蕩人心魄的乳峯臀浪，李二牛年少氣盛血氣方剛，哪兒抵受得住這攝魄勾魂的引誘？他嘻嘻的邪笑，就要伸出手臂去摟抱眼前的美女……

司馬福這時卻自覺浮游於水上，正與一個積年的大仇家在水中劇鬥，這大仇家邊鬥邊嘲笑他徒負虛名，說什麼水上積年老怪，原來卻鬥不過一個不懂水性的旱鴨子！司馬福心中怒極，發狠道：「好！好！好！老夫便與你同赴龍宮！看看是誰可以全身而出！」說罷，他打定主意，欲伸手把大仇家緊緊摟抱，一道沉下水底去……

這時，賴布衣已然見到李二牛和司馬福，扶持陳偉虎的手臂劇烈抖動，竟似有鬆開之勢，賴布衣猛吃一驚，心道：「厲害！厲害！這心魔之力果然厲害！眼看他兩人已受心魔所困，若手臂鬆開，陳偉虎必然倒地夭折，而他兩人亦因此終生痴呆……罷！罷！罷！拚着賴某今日命喪摩星嶺上，亦得鋌而走險着矣！」

賴布衣心念已決，爲救陳偉虎、司馬福、李二牛三人生命安危，他已把自己之生死置之度外！他立刻掏出身藏僅餘的兩張救命紙符，疾速搶近三人身前，把兩道紙符猛力拍在司馬福和李二牛的頭上，然後咬破中指，讓指血滴在陳偉虎的頭上！

說時遲，那時快，陳偉虎頭上滴注的雨珠竟與血融滙凝聚，化作一個晶瑩奪目的紫晶球，呼的滾入陳偉虎的嘴裏，倏然失了影踪！

這時，賴布衣才鬆了口氣，眼前一黑，心力交瘁，再也支持不住，一跤摔在地上昏迷過去。陳偉虎亦在這時噗的倒在賴布衣身上。

司馬福、李二牛這時各自向心目中的對象狠狠的抱去！但卻抱了個空……兩人猛然警覺！空！空！豈非所見皆空麼？立時警覺方才自己已入魔障，霍然驚醒過來！

兩人一瞧地上情景，均叫苦道：「不好！怎的連賴布衣亦已昏在地上？」連忙疾速把賴布衣和陳偉虎抱在懷中，觸體均覺冰凍。李二牛抱着賴布衣不禁哭道：「賴先生啊賴先生！你怎的便撒手而去？好不教人痛煞！」

司馬福怒道：「你這死牛！不試試賴兄有沒有氣息，便斷定他已死去麼？」

李二牛聞言果然伸出手指擱在賴布衣的鼻孔前，立刻歡喜叫道：「司馬叔罵得好！賴先生果然尚有氣息……咦！他竟然由冷變熱矣！」二牛驚喜叫道：「好啦！他的嘴唇也動了！」

「是二牛麼……」這時，在李二牛懷中的賴布衣忽爾發出話來。

李二牛一聽，如聞仙樂，登時破涕爲笑，喜道：「是！是！是二牛……賴先生你沒事了麼？這是怎的了？」

賴布衣霍的挺身而起，長歎一聲道：「厲害！厲害！幾乎彼此同葬白雲山上！」

司馬福道：「險則險矣，但尚幸賴兄無礙，虎兒也氣息雄壯，只是昏迷不醒，不知如何。」

賴布衣道：「虎兒與他父親均無大礙！目下只是一時昏迷，一朝清醒，陳家便另有一番氣象矣！陳仕超受黑煙所衝而昏，無緣目覩而已，過後自醒。虎兒初承大法，根基尚淺，一時受納不住，是以雖經三日三夜昏迷，均並無大礙。」

司馬福歎道：「賴兄此擧，神機莫測，不知是甚麼名堂？」

賴布衣微笑道：「現下難關已然大步跨過，不妨坦白告訴你等，吾此法乃把龍穴之氣凝成珠，直接導入虎兒體內，一來令其承受祖宗龍氣，二來可免其祖宗受離體肢解之苦，三來借生人龍氣暢旺受煞家業，此乃引龍入體之無尚大法也！」

司馬福、李二牛均道：「此法驚天動地，一箭三鵰，當眞令人驚歎！」

三人說話間，陳仕超已然轉醒，自然有一番驚疑詢問，但賴布衣等亦無閒細說，只道先返回家中再作安排。李二牛年輕力壯，背着依然昏迷的陳偉虎連夜下山而去。

返回廣府的第三天傍晚，一直昏迷不醒的陳偉虎突然霍然而起，昂然吟道：「海神來過惡風迴，浪打天門石壁開，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這六歲娃娃竟吟起這豪氣干雲的志氣篇，眞箇令人聳然動容。

說也奇怪，陳仕超一家人自此之後，果然漸入佳景。先是這月各地蠶絲突然失收，絲價高升，絲綢的價錢亦隨即高升，仕超繡莊積壓的絲綢因而成了奇貨可居，一任價錢再高亦供不應求，陳仕超並沒有因而抬高價錢，而以公道合理與人交易，仕超繡莊因而聲名大噪，遠近知名。不到半年，陳仕超不但還清了所有債務，而且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資本。再經幾年經營發展，竟一躍而成爲廣府有數的大商號。而陳偉虎因家境轉好，便馬上求學，經十幾年努力，在京師考試，高中榜首，欽點狀元，放爲廣州知府，即日離京出任廣府主政。陳偉虎在廣府任知府期間，公正廉明，受廣府百姓敬服。賴布衣身逢桃花劫數，拍案斬情絲，鬥惡霸，服强徒，施展引龍入體大法，義助陳家發跡的一段動人傳說，從此就更爲粵川百姓所傳頌。

（本篇完）



上文提要‧‧年輕小子唐家明為了要向名噪江湖的黑旋風赫青鋒挑戰，四出追尋他的下落。就在年少氣盛的唐家明的劍尖抵在黑旋風的頸項時，黑旋風的態度竟鎮定異常，以不變應萬變，倒令唐家明十分欽佩，還了却殺他之心，並興起與他結交之念，但却為黑旋風所拒，當下羞怒交集，無地自容……黑旋風赫青鋒應天狠寨魯東三狼之約到達飯店中……

三期完俠義奇情故事／雲中飄‧文
可飛‧圖

俠盜黑旋風

聲東擊西送密函　錯將好人當賊辦

那中年人道：「請說！」

黑旋風道：「魏國公賈似道手下，高手如雲，以易幫主為首，也勝過在下的不知凡幾，為什麼一定要命我担當這件事呢？」

那中年道：「問得好，我想你也淌淌這趟渾水，事事助我一臂之力。」

黑旋風又緩緩的轉過頭去，仍然是望着那隻盒子，道：「是麼？」

他動作慢吞吞，說話也慢吞吞，可是話才出口，却陡地一揚手，一掌劈向那隻象牙盒之中！

這一掌，黑旋風出手快捷無比，那中年人雖在他身邊，也來不及阻攔，只聽得「叭」地一聲，黑旋風一掌已然擊中！

那一掌的力度極大，象牙盒放在桌上，隨着那「叭」的一聲響，黑旋風的手掌還未提起，象牙盒的碎片，已然被擊至粉碎。

也就在那一刹間，石亭之中，圍在黑旋風身邊的那幾個人，連那中年人的面色，盡皆一變。

而黑旋風的面上，也現出一股十分陰冷的笑容來，象牙盒被擊碎後，盒中竟一無所有，根本就沒有什麼密函之類的東西！

石亭之中，在那片刻間，靜到了極點，過了好一會兒，才聽得黑旋風發出了「嘿嘿」兩聲乾笑，道：「我本已極奇怪，易帮主手下高手如雲，有什麼事情辦不了的，竟會找到我的頭上來，原來是你們要做的事見不得人，只是找我來做個幌子！」

石亭中各人互望了一眼，從他們的神色看來，可以看出他們對黑旋風，心中已經充滿了敵意，而且，幾個人的手，有的按住了刀柄，有的按手在腰間，顯然是只等一聲令下，就要撤兵刃，動刀槍！

只有那個易帮主，神色雖憤怒，但仍在强自鎮定，他揚一揚手，乾笑道：「你果然聰明，就替我們做一次幌子，有你大大的好處，你幹不幹？」

黑旋風笑了起來道：「只怕大大的好處還未到手，大大的麻煩已然上了身，不幹！不幹！」

易幫主陰惻惻的笑了起來，道：「赫兄，你豈你怕麻煩之人？若是你怕麻煩，也是避不過去的，我就已四處散播消息，說那封密函在你身上，就算你不幹，這麻煩也一樣上身！」

黑旋風仍然笑着，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那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看他的笑容，却又不是硬擠出來的。

他一面笑着，一面道：「多謝你提醒，但是我有一個辦法，可免麻煩上身。」

易帮主道：「什麼辦法？」

黑旋風道：「將你留在我身邊，到有人找我麻煩之時，你便出頭替我解釋一番，那麼，自然不會再有人找我麻煩的了！」

黑旋風這句話一出口，那中年人的神色更變得難看到極點了！

要知道那中年人絕非等閒人物，他

姓易，名天行，這易天行是天下七大帮之一的青龍帮帮主，天下七帮，南二北三，中原一，散帮一，那一個散帮，帮徒遍天下，乃是丐帮，南二北三，俱都不涉足中原，在中原一帶，勢力最大，網羅高手最多，就是青龍帮。

易天行身爲青龍帮幫主，地位何等崇高，而且他仗着奸相賈似道的關係，也弄了一個武職在身，算得上是一個朝廷命官，他剛才對黑旋風的忍氣吞聲，已是史無前例的事，那是因爲黑旋風實在是個棘手人物！

而現在，黑旋風那樣說法，分明是要將他擒在身邊，易天行如何能嚥得下這口氣？所以黑旋風這話才一出口，易天行便發出一連串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道：「赫兄，你有什麼辦法？叫我長留在你的身邊來？」

黑旋風仍是淡然笑着，易天行一問，他側着頭，看模樣像在思索，口中緩緩的道：「這個麼——」

他才講了三個字，身子突然微微一躬，迅疾無比向後退去。

黑旋風一入石亭，七八個高手便已將他圍在中心，這時，他身子突然向後退去，在他身後的一個大漢，手臂一抖，「呼」的一聲響，一柄銅鎚已然向黑旋風的背後疾撞了過來。

黑旋風向後退，銅鎚向前撞，看來，黑旋風非被那柄銅鎚撞中不可！

但是，就在那一剎那間，只聽得「嗤」的一聲響，自黑旋風的袖中，陡地射出了一條烏光，細如小指頭的輭鞭來。

奇怪的是，那條軟鞭一射了出來，並不是抽向在他身後向他揮出銅鎚的那個人，而是向着一張石櫈疾揮過去，黑旋風的動作快捷，烏光一閃，軟鞭已將石櫈纏住，緊接着手臂一縮，便將那石櫈疾揮了起來，「叭」的一聲響，正落在那個在他背後突襲的人頭頂上，那人一柄銅鎚，離黑旋風背後，不過半尺許，可是頭頂之上，被那石櫈砸了下來，剎那間，不但頂門陷下，幾乎連眼睛都突了出來。

那人連哼也未哼過一聲，便已然送了命！

而黑旋風的身子，却仍然向後疾退而去，「砰」的一聲，將那人的屍體，直撞出石亭之外。

黑旋風的身子一退，手中軟鞭再次揮起來，被鞭梢捲着的石櫈，帶起「呼呼」的勁風。

石櫈直向着易天行劈面迎頭的飛過去，易天行發出一聲暴吼，一揮手，已握着一柄大環刀迎架石櫈砍了過去，「叭」地一聲，刀過之處火星四濺，石屑亂飛，將那張石櫈齊中劈成了兩半！

可是，易天行出刀之際，黑旋風已然出了石亭，一聲長吟，叫道：「失陪了！」

隨着「失陪了」三個字，他身子隨着疾拔而起，身在半空之中，黑鞭揮出纏住那條橫互在路中心的鐵鍊之上，藉着身形上騰之勢，用力一拉，拔身、翻躍，黑旋風已落在他自己的馬上，穩穩坐定！

黑旋風看出對方人多勢衆，而且全是武林道上一流高手，就算單是易天行一個，自己與他單打獨鬥，能否敵得過他手中那柄大環厚背的大刀，還是大有疑問之事，是以他一面口出狂言，要捉住易天行之際，一面早已打定了要溜之大吉的主意。

而他身子突然退去，軟鞭捲着了石櫈，砸死了身後的一個高手，緊接着，又揮櫈飛向易天行，將易天行阻了一阻，他自己則退出了石亭，拔身、起鍊、翻躍，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當眞如行雲流水，迅速無比，看得人目不暇給。

可是，黑旋風估計還是差了一點，他雖然未必勝過易天行，但是要逃走，也非易事！

他才上了馬，抖起韁繩，那馬才嘶叫半聲，只見石亭之中有兩個人已疾滾了出來。

他兩個人都是雙手握刀，一面自石亭中滾了出來，一面是雙刀滾動，刀光如雪花鋪地般疾捲了過來，使的是山東騰家正宗地趟刀法。

黑旋風一看兩人着地滾來，四柄長刀，兩柄劈他坐騎前蹄，兩柄劈向後蹄，心中便吃了一驚，連忙一提韁繩，那匹駿馬，也立時站了起來。

可是馬兒人立，只不過是避過兩人中的一人，那一個人雙刀劈空，身子疾滾了過去，另一個人雙刀起處，刀光霍霍，「刷刷」兩聲，將駿馬兩隻後蹄一起劈了下來。

那馬兒一聲急嘶，馬身陡地倒向一旁，黑旋風也在此際，身子斜斜向外飛了出去。

他飛射向路旁的那棵大樹上，一伸手抓住了一枝橫枝，也就在此際，那地趟刀砍空，滾向前去的那個漢子一躍而起，舉着雙刀而去，却是背對着黑旋風，但是他還是懵然不知，黑旋風一見愛馬被殺喪在對方刀下，心中恨極，一聲大喝，身形向上蕩了起來，雙腳一齊踢出，正踏在那人的背心上。

這雙腳踢出之力是何等強勁，就算在黑旋風面前的是一塊石碑，也要齊中斷裂，何況是一個人！

那漢子大叫一聲，一面口噴鮮血，一面向前疾撲而出，仆倒在路旁正在哀鳴嘶叫的馬匹身上，便再一動也不能動了，顯然已被黑旋風一腳踢死當場，而此際，其餘各人也自石亭之中紛紛的竄了出來。另一個使地趟刀的漢子，才一站起，便看到同伴的慘死，一時之間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易天行從石亭竄了出來之後，立即叫道：「別讓他逃了，好歹也要將他截下來。」

在易天行大叫着，向前趕來之際，黑旋風的身形已然倒翻了起來。

他一手抓住了橫枝，身形倒翻又向上彈了起來，那一彈之力，使到黑旋風的身形翻得更高，彷似一團烏雲，直飛向半空之中。

就在此時，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於耳，十七八件暗器一起向上射出。

但是，黑旋風實在翻得太高了，那些暗器，一起射到半空之中，有的閃閃生光，有的還在發出「嗤嗤」的聲響，黑旋風已翻了出來，易天行只好低首順着黑旋風翻出的方向，大踏步的跑了過來。黑旋風已翻出了路面，落在路邊的亂石叢中，黑旋風甫一落下，易天行便已趕到，舉起手中刀迎頭便向黑旋風砍下。

黑旋風急忙轉身，易天行那一刀砍了個空，可是黑旋風在轉身之際，身上那黑黝黝的黑色披風揚了起來，被易天行的刀尖撩過，整件披風一起飛了起來，但是，易天行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也就在黑旋風轉身間，他長鞭揮在易天行的左腿之上，且被鞭梢掃了一下，衣脚也被扯下了一大片來。

黑旋風一落地，才和易天行對了一招，其他五個人，便一起趕了過來。

那五個人一齊趕到，各自站在石上，已將黑旋風團團的包圍起來。

這時，黑旋風也不說話，手中軟鞭揚起了一道烏光，已向易天行迎面揮了過去，易天行冷笑連聲，揮刀相迎，兩人就在亂石崗上，竄上躍下的狠鬥起來。

若是黑旋風與易天行單打獨鬥，他未必會吃虧，可是此際，他吃虧在身邊還有五名高手在，每當他退到那五名高手附近時，那五個高手便趁隙進攻，以逸待勞，令到黑旋風難於應付，有顧此失彼之感。

是以三五十招下來，黑旋風肩頭之上，已吃了一個三角眼漢子的一劍，雖然受傷不重，但已鮮血涔涔。若再打下去，吃虧可能更大。

黑旋風心中雖然焦急，但是神色仍然十分鎮定，當下身形疾竄，東閃西避的尋求脫身機會。

眼看又過了一二十招，突然一陣馬蹄聲自遠而近，一人一騎急馳而來，到了近前，勒住了馬，黑旋風也無暇去看看來者是誰，只聽得一道呼喝聲突然傳了過來，道：「以衆欺少，好不要臉！」

那八個字，喝得正義凜然，但是，聲音顯得是十分幼嫩，黑旋風一聽，便聽出是唐家明的聲音來。

黑旋風突然心中一凜，一振手臂，揮鞭向前掃出，一面喝道：「別多管——」

可是，他才喝出三個字，下面「閒事」兩字還未曾出口，一條人影已掠了過來，劍光霍霍，唐家明已揚劍出手了！

唐家明長劍的來勢，極其迅速，逼得迎上的兩個人疾退了開去，唐家明身形一沉，已然落在黑旋風的身前，黑旋風和易天行動手之際，身形快疾，他身上那件烏黝黝黑披風遮擋視綫，是以唐家明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目下看到以衆欺少，不平之心油然而生，才飛身前來的，直到此際，他才看清楚，以寡敵衆的人原來是黑旋風。

唐家明不禁陡地一呆，失聲道：「是你？」

黑旋風笑道：「可不是我嗎？」

唐家明哼地一聲，手臂一振，正待還劍入鞘，他一看到是黑旋風，自然是不想再動手了，可是他在剛才那種情形之下，突然加插進來，想要半途抽身，易天行那一帮人，怎會放過他！

唐家明的武功造詣，可稱甚高，但是他年紀輕輕，武林閱歷不足，怎麼也料不到自己已然收劍，還會有人自背後攻到！

當那兩柄劍攻向他背後之際，再要拔劍迎敵，却已來不及了。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黑旋風突然一聲大喝，手腕突然一翻，手中的軟鞭貼地揮出，已纏住唐家明的脚，緊接着用力一拉，身形向後疾退了開去，這一拉的力度極大，拉得唐家明身子陡地向前仆了出去。

唐家明身子向前一仆，在他身後疾攻而來的兩柄劍，帶起了「嗤嗤」的劍氣，也一起落空了，只不過黑旋風的出手，還是快了一些，那兩柄長劍，就在唐家明倒地的一刹那間刺出。

劍雖是未刺中唐家明的背心，但是兩劍恰在唐家明的肩頭掃過，劍鋒不但劃破了唐家明肩頭上的衣服，而且也在他的肩上，劃出了二道淺淺的血痕，唐家明覺得肩上一涼，連忙在地上打滾，手中長劍已再度出鞘。

那一邊，黑旋風一退，烏黝黝的軟鞭已抖了開來，立即又和易天行激戰起來。

唐家明滾開之後，那兩個用劍偷襲的人眼見唐家明年紀輕輕，而且他們一上來就得了手，是以仗着劍疾向唐家明之處追了過來。

却不料到他們才趕出了一步，唐家明一聲大叫，已然自地上疾躍而起，長劍一橫，身形疾如鷹隼，已在兩人之間疾穿了過去。

他身形在兩人之間疾掠而過之際，劍鋒已將其中的一個，自腰至脅，割了一道極長的口子，那人「砰」地一聲的倒跌地上，立即氣絕身亡。

另一個人陡地一呆，也就在那一刹那間，唐家明身子突然一停，反手一劍刺出。

這一劍的去勢，更是又快又突然，兩個人的身子幾乎是同時凝住，「波」的一聲，長劍已然刺中，那另一個人甚至還不相信自己已中劍，在他的臉上，現出十分古怪的神色來。

緊接着，唐家明一抽劍，那人的身子被長劍自他身上抽出之際，帶得仰天跌倒。

黑旋風和易天行動手，雖一點也佔不到上風，但是他對唐家明仍然十分關心，是以時刻在注意唐家明的安危，他看到了唐家明使出這出神入化的兩劍，不禁喝采，道：「好劍法！」

唐家明殺了那兩個人之後，又有兩個人向他撲了過來，唐家明長劍霍霍的迎了上去。

黑旋風和易天行動手，本來吃虧的是在他身邊的五個人圍着他而趁機暗襲他，令到他防不勝防，現在，唐家明一上來，就殺了兩個人，又纏住了兩個人，能向他乘隙攻其不備的只有一個使短

戟的漢子，是以黑旋風立即感到輕鬆得多了。

黑旋風一面和易天行纏鬥，一面四處張望着，身子却漸漸的向後退去。

他的身子退向一塊大石，那使戟的漢子，正站在大石之上，一見黑旋風被易天行逼得步步向後退，正向他退來，心中不禁大喜。

這漢子自然知道，自己要是能親手除去黑旋風的話，那實在是大功一件。

是以他挺起短戟，伺機等候偷襲的機會，偏偏黑旋風的身影左閃右避，令他難以下手。

那漢子正在着急之間，只見黑旋風的身子突然倒拔而起，倒像是全不知道大石上有人。

那漢子一看到這等情形，以爲是天賜良機，那肯錯過，於是，短戟一挺向前疾刺而出！

那短戟對準了黑旋風的背心刺出，算來是絕無失手之理的，可是他却不知道，黑旋風突然身形倒拔而起，就是爲了誘他出手！

那漢子短戟才一刺出，黑旋風的身子在半空中，突然翻了起來，一個觔斗，已在那漢子頭上翻過，落在那漢子的背後，抬脚便踢，一脚將那漢子自大石上踢了下去。

當黑旋風在步步後退之際，易天行掄刀逼進，這時，恰好刀挾勁風疾砍而出，那漢子自大石上撲跌下來，正好迎着易天行的刀勢。

易天行的武功再高，在刹那間，要想收刀，也是來不及了。

只聽到「噗」的一聲响，易天行的刀正好砍在那漢子的頭上。

易天行出刀之勢，何等威猛，那一刀砍下，刀身直陷進那漢子的頭顱中，急切之間，這刀也拔不出來，黑旋風趁機一鞭擊下。

易天行急忙一側頭，鞭梢掠過，已將他頭上的髮髻打散，黑旋風接着手腕一翻，鞭梢捲住了易天行的一綹髮絲，鞭梢揚起，將那一綹頭髮連皮帶肉血淋淋地一把扯了出來。

易天行的頭皮被硬生生的撕去了寸許見方的一片，痛徹心肺，一聲怪叫，左手一掌擊開了那早已被他砍死的漢子，提着刀向後疾退了開去，而黑旋風的身子，早已自大石上翻了起來。

黑旋風身形落地，先落在那件烏光閃閃的黑披風之旁，一俯身，將披風拾了起來，然後，又向正在動手的唐家明等三人疾衝了過來。

在和唐家明動手的兩個人武功極高，已將唐家明逼得手忙脚亂，可是黑旋風一聲長嘯，如猛虎出柙似的，直衝了過來，他們兩人也不禁心頭生寒，一起向後退了開去，黑旋風衝到了唐家明身邊急叫道：「久鬥無益，快跟我走！」

唐家明本來是絕對不再願意和黑旋風一起的，可是黑旋風這一喝，唐家明竟毫不考慮，立即身形掠起，跟着黑旋風一個起伏，掠出兩丈之外。

這時，易天行的頭皮之上，血絲迸了出來，洒得他一臉都是，他受的傷，雖然是微不足道，但樣子却極其駭人。

那兩個向後退開的漢子，一看易天行這等情形，大吃一驚，齊聲叫道：「易帮主！」

易天行這時已痛得痳木了，他看到黑旋風和唐家明兩人，正向前疾掠了開去，是以急叫：「快追！」

那兩個高手聽的易天行的大叫聲，才知道易天行的傷勢並不嚴重，忙又轉過頭去，可是，待他們想起要追趕時，黑旋風和唐家明二人早已掠上了官道，飛身上馬，並轡向前疾馳而去了。

易天行趕到了路邊，黑旋風和唐家明兩人，早已馳出了十來丈遠，易天行心中恨極，發出霹靂也似的一聲，大喝道：「黑旋風，看你如何逃出我的天羅地網？」

易天行武功之高，眞是非同凡响，唐家明和黑旋風兩人與他相距甚遠，而且馬蹄聲急驟，但是，易天行所發出的聲音，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黑旋風發出了「哈哈」一笑，算是回答了，催馬向前疾馳而去。

他和唐家明一口氣跑出了七八里，眼看後面已沒有人追上來，前面炊烟起處，已是一個鎭甸，他們兩人一起勒住了馬。

黑旋風首先道：「多謝你替我解圍，現在我們該分手了！」

唐家明呆了一呆，道：「那兩個人在我背後偷襲，分明是你救了我！」

黑旋風好像記不起有這回事似的，道：「是麼，有這樣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打量唐家明的座騎，忽然「哈哈」一笑道：「小朋友，你什麼時候搭上了這小姑娘，飛劍七彩燕可不是好惹的！」

唐家明性格高傲，若不是黑旋風於這時忽然提起飛劍七彩燕來，他可能也會和黑旋風分手了，但黑旋風一提起了飛劍七彩燕，唐家明面色一沉，道：「黑旋風，你在替奸相賈似道傳送暗通金人的密函？」

黑旋風瀟洒脫俗，若是換了旁人，一聽有人這樣問，一定會否認不迭了，但是，黑旋風却是淡然一笑道：「是麼？」

唐家明的神色變得更嚴肅，道：「我與你在小鎭相會，不幸被人當成了你的同黨，你將那封密函交出來給我！」

黑旋風望着唐家明，笑道：「你可知道剛才和你動手的是什麼人？」

唐家明道：「不知道！」

黑旋風緩緩地道：「那個自你背後偷襲的，是豫南雙魔，和我動手的是青龍帮幫主，後來將你逼得手忙脚亂的，一個是巫山人魔樓大山，另一個是金彈毒掌曲中直！」

這幾個人的名字一連串從黑旋風的口中說了出來，唐家明在馬背上呆呆的坐着，作聲不得。

這些人的名字，他如果早知道了，可能根本沒有勇氣與他們交手過招。

因爲這幾個人，即使是初在江湖走動的人都知道那些是黑道上的一流高手！

他呆了半晌，才道：「那青龍帮帮主易天行，不是……被奸相賈似道重金禮聘了去麼？」

黑旋風道：「正是，這件事天下皆知，現在你總該知道！那封密函是絕不會放在我的身上。」

唐家明略爲呆了一呆，面上也略爲微紅，年輕人易於衝動，但有時是一種好處，那便是坦誠，他立時道：「是我弄錯了，我們就此別過了！」

唐家明站了起來，向那匹馬兒走去，可是他才走到一半，就聽得黑旋風道：「別走，你上次不是說過要和我做朋友？」

唐家明雖曾表示過要和黑旋風做朋友，却被黑旋風一口拒絕，這件事，在唐家明而言，視爲奇恥大辱，這時，見黑旋風又提起，唐家明臉上不禁熱辣辣發燙，他立即擺出了一副傲然的神態來，道：「以前的事，何必再提？」

黑旋風微笑道：「我在小鎮上，打發那三個傢伙之後，便知道一定有麻煩上身，知道如你和我在一起，絕無好處，是以才那麼說！」

唐家明一聽呆了一呆，他幾乎要脫口說出「原來是這樣」的一句話來！

但是，他却緊抿着咀，一言不發。

黑旋風又道：「現在你已經惹上麻煩，我倒不放心你獨自上路！」

唐家明聽得黑旋風的這麼說，心中的怒氣，已然消了一大半，可是接下來的，那幾句話，却又令他傲意陡生，只聽他一聲冷笑，道：「多謝你的好意，是我自己惹來的麻煩，我自己會處理。」

黑旋風皺着眉頭道：「你殺了豫南雙魔，他們絕不會放過你的！」

唐家明的心頭，也感到了一股寒意，那正是黑旋風說中了他的心事。

然而，他絕不會在黑旋風面前表示出他的怯意來，他隨即微微一笑，道：「我看你惹的麻煩，比我更大，還是先照顧你自己的好！」

黑旋風仍然皺着眉，看他的神情，像是想說什麼，但是却又沒有說出來，而就在此刻，唐家明早已飛身上馬，抖韁疾馳了開去。

黑旋風沒有追趕，他眼看唐家明馳出了那鎮甸，天色也漸漸的黑了下來，他一轉身，伸手在那馬兒身上輕輕一拍，那馬兒一聲長嘶，向前直奔了出去，黑旋風身形一縱，上了路旁的一株大樹，揀了一根粗大的橫枝，以臂作枕，斜斜地躺了下來，天色越來越黑，而想趁天黑之前趕到前面鎮上投宿的人十分擠擁。

人聲喧嘩，馬蹄聲不絕，但是，黑旋風躺在樹上，怡然閉上雙目，已經睡着了。

黑旋風沒有注意路上行人，他自然也看不到，在天色全黑之前飛劍七彩燕策着馬，疾馳了過去，七個美貌少女，衣着艷麗，一身勁服，策馬疾馳，自然引來不少人向她們行注目禮。

但是她們七人仍施施然的走過，也不向兩旁望一眼，就疾馳而過。

在她們越過了一輛看來十分殘舊的馬車之後，那馬車車廂的門打開了幾寸，有一個人探頭向外略望一望，立即又縮回頭去，那人生得獐頭鼠目，可是在他探頭出來之際，瞥見他頭上所戴的那頂帽子鑲着一塊碧玉。

在他縮回頭去之後，只聽得車廂傳出了他的聲音，道：「趕車的！快趕到前面鎮上去。」

別看那輛舊車雖殘舊，但是拉車的馬，却極其神駿，經那趕車的一催，立即撒開四蹄向前疾馳，緊緊尾隨着飛劍七彩燕之後。

這一切，黑旋風並未看到，他只是斜倚在樹上養神，朦朦朧朧地像眞的睡了一覺。

＊　＊　＊

直到月亮升了起來，路上也變得靜悄悄了，他才睜開眼睛，坐了起來。

黑旋風一坐起之後，望着那鎮甸，像是在等什麼。過了不多久，只見一人挑着担子，扁担「吱格」，「吱格」地響着，走了過來。

黑旋風身形一縱，當那人來到近前之際，他自樹上跳了下來，那人連忙站定了身子，沉聲道：「赫大爺，你等了好久？」

黑旋風道：「前面鎮上，有什麼動靜？」

那人道：「有一個小伙子，還有七個女娃子，和幾撥鏢局中人。」

黑旋風點頭道：「還有什麼可疑人物？」

那人又回答道：「有一輛馬車，車舊得可以，但拉車的馬却瞞不過行家眼睛，是一匹眞正的好馬，車上是一個行商打扮模樣的人。」

黑旋風問道：「趕車的呢？」

那人呆了一呆，道：「這倒沒有留意！」

黑旋風極其不滿道：「你替我打探消息，也不是第一次，怎地如此粗心大意？」

那人現土慚愧之色來，道：「這……這次我眞是疏忽了！」

黑旋風道：「這人在何處投宿？」

那人道：「他緊隨那七個女娃，在遠來客棧之中，好像是衝着那七個女娃而來的。」

黑旋風點點頭道：「行了，你可以回去了，別惹事生非，見了我也要裝作不認識！」

那人答應着，又挑起担子，健步而飛，一直回到鎮上去了。黑旋風在樹下呆立了半晌，喃喃自語，道：「易天行自己沒有來，奇怪？」

他說着，背負雙手，緩緩的向前走去。

鎮上，華燈初上，滿街都是人，街邊舖子、攤子的吆喝聲，吵得令人心煩，宋、金交戰，那時恰好是一個間歇，久經戰亂的人，都抱着過一天算一天的心態，是以令得鎮上份外繁華熱鬧。

黑旋風走進鎮來，直到了遠來客棧的門前，客棧門前是一大塊空地，這時，正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攤子，行人如織。

黑旋風向前走着，踏進了遠來客棧的大門，經過了一個大院子，便是客棧的大堂。

大堂中陳設華麗，坐滿了客人，店小二滿頭大汗，左穿來右插去，黑旋風走到了一個角落處，才找到一副座頭，坐了下來。

那店小二實在太忙，也沒有看到他，黑旋風坐下之後，側頭望着窗外，窗外院子那邊是個馬厩，他看到馬厩中，有六匹馬拴在一起，那六匹馬的馬鞍兩旁都綉着一隻燕子。

黑旋風笑了一笑，那是飛劍七彩燕的馬兒，馬兒只有六匹，另一匹自然是給那唐家明騎走了。

唐家明何以會騎走了飛劍七彩燕爲首的紫飛燕坐騎，黑旋風並不知其詳，但是他可以肯定唐家明惹下了麻煩，這匹馬兒必然也是其中之一。黑旋風轉過頭來，就看到飛劍七彩燕，一起自客棧內走了出來。

她們七人一現身，店堂之中，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們身上，黑旋風也不例外，打量着她們。如果黑旋風不目注着她們，而仍望着窗外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看到有一個人，迅速來到馬厩後面，一揚手，射出一塊石子，打熄了馬厩的燈火，當一個馬伕咕噥着去點燈時，那人身形一閃，閃到了飛劍七彩燕的馬兒身邊，那幾匹馬立即顯出不友善之色，可是那黑影的動作十分之快，他一來到了馬匹身邊，伸手在其中一匹的馬鞍上，略摸了摸，轉過了身，接着就退了開去。

所以，當黑旋風聽到了馬嘶聲，轉過頭去看時，只看到那幾匹馬正在互相揚蹄踢腿，並沒有看到有人曾經接近過那幾匹馬兒。

飛劍七彩燕旁若無人，在一張大桌之旁坐了下來，紫飛燕揚手，招來了店小二，大聲吩咐着，一個少女走向她身邊道：「那小伙子倒走得眞快，追到那裡，還是見不着他，眞是便宜了他！」

那少女說話的聲音極大，一邊有幾個油頭粉面的傢伙，一看到飛劍七彩燕出來，雙眼直勾勾的望定了她們，這時其中一個伸長脖子在嘻皮笑臉地道：「妳們在找人麼？那小子多半是負心人，不像我那樣，有眞情意！」

那人這話一出口，與他同桌的人都哄然大笑起來，黑旋風也不禁「哈哈」的一笑，他笑的乃是這出言輕薄的人要倒霉了！

只見那少女轉過頭來，笑臉迎人，十分之甜，道：「噢！原來你是個有情人嘛！」

那傢伙一聽得那少女搭了腔，更是洋洋得意，道：「自然是！」

那少女仍然笑道：「怎見得呢？」

那人搔着首，道：「姑娘只要一試，就知道了！」這句話說得甚是輕薄，引來笑聲不絕。

那少女道：「好的，我試一試！」

她話才出口，手腕一翻，五指已抓着那人的頭髮，將那人疾拉了過來，緊接着，她手一按，已將那人的臉按得貼在桌面之上。

那少女一動手，另外兩個少女，立即站起來，那人的頭被按貼在桌面上，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可是突然之間，「啪啪」兩聲，那人的叫聲突然停止了。

原來站起來的兩個少女，手一抖，兩柄雪亮鋒利的劍，已然插在桌上。

那兩柄短劍交叉插在桌面上，恰巧正好卡住了那人的頸子，鋒銳的劍鋒，正貼着那人的頸項，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如何還叫得出聲。

和那人同桌的幾個紈袴子弟，一看到這等情形，也不禁呆了一呆，只見圍着桌子而坐的七彩燕，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似的，仍然大聲叫道：「小二，揀好吃的東西，多拿點來！」

看到那七個少女如此談笑自若，店堂中人也盡皆呆了，那被兩柄利劍卡住了脖子的傢伙原是口舌招尤，誰也不會同情他，也沒有人替他出頭，與那傢伙同桌的那些人，一個接一個，通通溜之大吉，嚇得那傢伙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忍不住的哀求起來。

可是，他不出聲還好，只要一開口，那幾個少女，不是酒來便是菜，迎面向他撥了過來，一面還樂得「咕咕」的笑個不停。

黑旋風坐在角落裡，看到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好笑，暗忖江湖上傳說飛劍七彩燕難惹，看來果然不錯，自己若是遇到了她們，還是遠遠的避開好，她們一動手就是七個，人多勢衆，總會佔些便宜。

再說，就算鬥贏了她們，她們只是七個女娃子，又有什麼光采？若是輸了，那更是見不得人！

黑旋風自顧自的喝着酒，不一會兒，酒菜也流水似的搬上了飛劍七彩燕所坐的桌子上，七個少女一面高談闊論，一面吃喝，竟將那傢伙一直釘在那桌子上，那傢伙狼狽得眞是難以形容。

黑旋風吃飽喝足，本想站起來，再到店內去查看一下的，可是他將要站起來之際，突然看到一個瘦削身形的漢子，走了進來。

那漢子一身打扮，並不起眼，可是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上鑲佩玉的地方，却用一小塊黑布遮着，看他的模樣，正是黑旋風手下形容的那個人。

黑旋風到遠來客棧來，爲了就是要找這個人來，因爲這人帽子上的一塊碧玉，正是他的標誌，其人在黑道上大大有名，竟然在這條道上出現，行藏又如此隱秘，自然有不可告人之事，如今黑旋風看到了他以一塊小黑布遮住了帽子上那塊碧玉，更不知他要耍什麼花樣了。

只見那人走了進來之後，略停一停，忽然向飛劍七彩燕望了過來，滿面皆是驚喜之色，指着紫飛燕張大了口，却又說不出話來。

飛劍七彩燕全是七竅玲瓏心，她們雖然一面吃喝，但是周圍所發生的事，却是無所不知，那人才一伸手指向紫飛燕，她們便一齊停了筷子，向那人望了過來，那人見七人全向他望了過來，才

叫道：「咦呀！這不是小燕兒麼？」

他將紫飛燕叫得那麼親熱，倒令飛劍七彩燕盡皆一怔，紫飛燕秀眉一皺道：「閣下是誰？」

那人滿面笑容，走了過來，道：「飛燕姑娘，妳怎麼不認識我？老爺在世之日，我是老爺的長徒，後來老爺不幸去世，我也走了，那時你還不會說話，不想現在長得這麼大了，又這麼漂亮！」

那人一面說着，黑旋風在一角，口中一口酒幾乎要噴了出來！

黑旋風心中好笑的是，那人只顧和紫飛燕攀交情；話中有老大的漏洞也不知，紫飛燕如是聰明，立即可以揭穿他的胡言亂語，果然，他話才一住口，紫飛燕已一聲冷笑，道：「原來我們有這麼多年不見了，却不知道你如何便一見就可以認出我來？」

黑旋風暗叫了一聲好，心忖道看你如何回答了！只聽那人一笑道：「飛燕姑娘，妳雖然長大了，可是輪廓沒有變，一樣那麼逗人喜歡，再說妳頸邊那兩顆紅痣，却是從小就有的，」那人又道：「飛劍七彩燕，以妳爲首，我早也聽人說過了，自然一眼就認出來了！」

黑旋風在一旁，聽得那人這麼說，心中大是嘆服，心想此人果然是老奸巨猾，敢情他第一番話中的漏洞，乃是故意安排的，好等紫飛燕揭穿他，他用早已預備好的一番話來解釋，在那一番話之中，十句有八句是恭維的，紫飛燕雖然聰明，但究竟還是年輕一點，她們豈是這個老奸巨猾的對手？

果然，他這番話講完，紫飛燕便嫣然一笑，顯然覺得這話十分受用，她道：「可是，我却記不得你叫什麼名字了！」

那人走向前來，道：「自然是，我叫朱碧玉，飛燕姑娘，遇到了妳，我可以說是遇到了救星了！」

紫飛燕雙眉一揚道：「怎麼？有人欺負你？」

那自稱朱碧玉的中年人，長嘆了一聲，黑旋風心中暗罵老奸巨猾，他早已知那中年人，正是黑道中出了名的奸猾之人，外號叫做碧玉豬，如今將碧玉豬三字化爲朱碧玉，却不知道他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

只聽得他長長嘆了一聲之後，道：「飛燕姑娘，妳有所不知，我開設了一間小鏢局，借着我曾跟隨過老爺的名頭，倒也一直相安無事，怎知近半年來，接連三次遭劫，令我走投無路，差點要抹頸子了！」

紫飛燕雙眉一揚，其他六女也齊聲問道：「是誰劫了你的鏢？」

黑旋風在一旁又暗暗的駡了幾聲，這隻扮豬食老虎的豬，不知又想害什麼人了？

只聽得朱碧玉道：「唉，這人不說也罷，要是說了，反累了七位姑娘。」

紫飛燕伸手一掌拍在桌子上，她這一掌，本是爲碧玉豬抱打不平的，可是一掌拍了下去，却苦了那頸子被卡在雙劍之中的那傢伙，一碗魚湯，直翻了起來，恰恰淋在那傢伙的頭上，那傢伙吃不住燙，哇了一聲怪叫起來，紫飛燕忍不住一笑，略一揮手，兩個少女一抖手，「刷刷」兩道劍光過後，兩柄短劍已揚起來，那傢伙才直起了身子，却仍只是發着抖，動也不敢動。

紫飛燕大聲喝道：「還不快滾！」

那傢伙聽到了紫飛燕的那一喝，才急急抱頭鼠竄而逃，碧玉豬還在唉聲嘆氣，紫飛燕道：「朱大叔，是誰劫了你的鏢，你只管說，我們會替你出頭！」

碧玉豬道：「這人武功極高——」

紫飛燕道：「叫你說，你便說。」

碧玉豬連聲答道：「是黑旋風。」

這「黑旋風」三個字一出了口，在一旁的黑旋風，幾乎直跳了起來！

本來黑旋風在一旁，看碧玉豬裝模作樣，心中還只覺得好笑，完全是一副隔岸觀火的悠閒心情，却是怎也沒料到，突然之間，這火會燒到自己的身上來。

他心中又驚又怒，但仍沉住氣，只聽得紫飛燕哼地一聲，道：「我估道是誰？原來是他，我正在找他哩！」

碧玉豬壓低聲音道：「聽說他正在這條道上，我們說話可要小心點！」

紫飛燕道：「胡說，黑旋風是什麼東西？」

黑旋風聽到這裡，想不出聲也不行了，他自然知道，惹上了七燕，是極麻煩的一件事，如果不是趁碧玉豬在此，將事情弄個水落石出、明明白白的話，只怕會更麻煩。

是以他應聲站了起來，朗聲道：「赫某人本來就不是什麼東西，是個人！」

黑旋風在突然之間出聲，令得所有的人，全都向他望了過來。飛劍七彩燕，更是霍然站了起來，刹那之間，在她們的臉上，都罩上了一重煞氣。

黑旋風則大踏步走上前去，飛劍七彩燕身形已散了開來，刹那之間，已推翻了幾張桌子，齊聲叱道：「各位請讓開些。」

她們行動迅速，嚇得食客們紛紛走開了，黑旋風仍然向前走來，七燕散開身形，已將他圍住，碧玉豬身子一縮，正待離開，黑旋風指向碧玉豬，喝道：「碧玉豬，放了火，就想溜走了麼？」

碧玉豬忙叫道：「飛燕姑娘！」

黑旋風冷冷一笑道：「紫姑娘，妳可知道他是什麼人？」

飛劍七彩燕在江湖走動，大名鼎鼎的黑道高手碧玉豬的名頭自然是聽過的，剛才黑旋風一叫，她們已經一怔，這時一個少女道：「他是碧玉豬？」

碧玉豬叫起屈來，道：「姑娘請勿聽他亂說！」

黑旋風胸有成竹，道：「妳叫他將帽上的那塊小黑布揭下來看看！」

一個少女道：「是啊，碧玉豬的帽上是鑲着一塊碧玉，人所共知！」

碧玉豬嘆了一聲，道：「紫老爺子，自你逝世之後，我佩這塊黑布悼念你，直至今日，不料卻要被人逼得除下來，你在天之靈，請莫怪我不敬！」

她口中的紫老爺，自然是指紫飛燕的父親而言，是以紫飛燕的雙眉首先一

聲。

碧玉豬話才說完，一伸手已將那幅小黑布除了下來，黑旋風在那一刹那，心中還在得意望着碧玉豬，暗忖：等你原形畢露之後，看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脫身？到時，他祇消加上幾句話，只怕飛劍七彩燕一湧而上，饒是你碧玉豬再奸再猾，也夠你麻煩了。

就在黑旋風那樣想當然的時候，碧玉豬已將帽子上的那塊小黑布除了下來，一刹那間，衆人眼光，全都集中在碧玉豬的那頂帽子上！

而黑旋風瞥向他帽子看去，心中陡地一怔，因爲他帽子上並沒有綴着那塊碧玉，非但沒有那塊碧玉，簡直連曾在帽子上綴過碧玉的痕跡也沒有了！

黑旋風陡然一震，在電光石火之間，他知道已經上當了！

黑旋風的反應是快到了極點，當他一想到了自己上當之際，他的身形立時向後一縮，已準備趁機離去，可是他的動作快，七燕的動作也不比他慢，他的身形才縮了一縮，就聽得飛劍七彩燕齊聲嬌喝，立即有三名少女身形飄動，到了他的身後。

黑旋風陡地一呆，七燕早已散開將黑旋風圍在中心。

黑旋風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中暗叫了一聲糟糕，他並不是害怕，而是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想立時溜走，是辦不到的事！

既然是無法溜走，他反倒定下了神來，他迅速無比的將事情想了一想，眼前那人分明是碧玉豬，但是他的帽子上，却並未佩上那塊碧玉，那自然是早有準備的，可知道他一走進店裏來的時候，就知道有人會認識他，他是早已知道自己在這裡的！

黑旋風一想到這裡，不禁苦笑一下，暗忖這碧玉豬果然是名不虛傳，滑溜得緊，連自己也不免上了他的大當，飛劍七燕自然更被他捉弄夠了！

黑旋風哈哈一笑道：「碧玉豬，你果然好手段得緊！」

碧玉豬卻作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來，道：「閣下一定弄錯了，我姓朱，是紫姑娘家的舊僕人！」

黑旋風還想說什麼，可是紫飛燕已叱聲道：「黑旋風，請你交出兩件東西來！」

黑旋風笑着道：「那兩件？」

紫飛燕道：「朱朋友的鏢，賈似道的密函！」

黑旋風這時，實在還想笑，可是看到飛劍七彩燕的殺氣騰騰，那種認眞的神情來，雖然想笑也笑不出來了！他祇好嘆道：「命倒有一條，那兩樣東西，我一樣也沒有，你們聽我說——」

黑旋風的話說到這裡，祇聽紫飛燕又是一聲嬌叱，隨即聽到「刷刷刷」之聲，已有三股綢帶連着短劍，向着黑旋風疾刺了過來。

黑旋風剛才一上來就想溜，只是不想和七彩燕動手，並不是怕了她們，這時飛劍七彩燕中已有三人出了手！

黑旋風一側身，順手抓起了那烏黝吞的黑色披風，身子一轉，陡地拔起，到了桌子上。

他一到了桌子，飛脚便踢，踢向桌上的筷子筒，只聽得「嘩啦」的一聲響，一筒竹筷子，被他踢得四下飛散，各自帶着「嗤嗤」連响，如同暗器一樣。

飛劍七彩燕見黑旋風已上了桌上，本來就疾湧過去，但筷子四下飛來，却將她們逼得後退了一步。黑旋風大喝了一聲，道：「妳們年輕，易上人當，我失陪了！」

他話出口，人已拔起，拔到了半空之中，伸手抓住了樑頭，身形立時蕩起。

在刹那間，又有幾柄利劍向他疾刺過來，但是黑旋風的身形實在太快，一個錯身間，幾柄利劍一起刺了個空。

而也就在那一刹那間，黑旋風的身形已穿窗而出，他穿出去的窗子，正是他剛才所坐那張桌子旁的窗，一穿了出去，身形再度翻起，已上了馬廐，緊接着，由馬廐的草屋頂，躍到了店堂的屋面上，又飛躍而過，飄過了院子，在屋頂伏了下來。

黑旋風伏在屋頂上，只聽得店堂中一片混亂，夾雜着飛劍七彩燕的嬌叱聲，顯然是飛劍七彩燕向着馬廐方面追去了，有不少人自店堂中退了出來，碧玉豬也在其中。

碧玉豬退到了院子之中，靠牆而立，仍然是望着店堂之中，臉上現出幸災樂禍的神色來。

黑旋風看在眼裡，暗暗咬了咬牙，心忖你這隻死病豬，也算得是扮豬食老虎，你精我也不笨，好歹要你吃一點苦頭，才叫你知道遇到的是什麼人！

碧玉豬站了極短的時間，就轉身向內走了進去。黑旋風一縱身自屋頂之上躍了下來。他身形輕靈，落地之間了無聲息，一落地，身形一個起伏，便已躍到了離碧玉豬身後不到丈許處。

碧玉豬看來並未發覺，只是向前走着，黑旋風跟在他身後，不一會，便見到碧玉豬來到一扇門前，輕輕的叩了兩下。

在房門內，有人傳出聲音來，道：「是誰？」

那聲音十分粗暴兇狠，一聽便聽出那正是青龍幫幫主易天行的聲音。

黑旋風這時將身形一閃，閃到了屋角之後，躲了起來，一面注意前面的情形，一面心中不禁埋怨自己的那個手下，實在是太不中用了，連易天行這樣大的人物，來到鎭上也不知道。

這時，只聽到碧玉豬道：「是我，易大哥請開門！」

碧玉豬的話才出口，就聽門內有拔門閂的聲音來，接着「吱呀」一聲，門打開了。

開門的却不是易天行，是一個面孔狹長的漢子，碧玉豬一側身，就走了進去，門也立即關上。

然而，就在門一開一關的一刹那，黑旋風却已看到了在房間中，人影幢幢，至少有七八個人在。

門才一關上，黑旋風的身形便向前

滑了過去。躍到那間房的窗前，身形拔起，到了屋頂上，再一個倒掛金鈎，就倒垂在屋簷之下，伸手在口中點了唾沫，將窗子濡濕了，點了一個小孔，向內望去。

只見那房中或坐或立，有八九個人之多，易幫主坐在正中，碧玉豬坐在他的身前，指手劃脚，說得十分起勁，只聽得他道：「易大哥，一切皆已弄妥了！」

易天行道：「那密函呢？」

碧玉豬笑道：「那密函，我放在一處妥當的地方，再也不會被人找到，而且還有人代我們送將出去，眞是一舉兩得！」

在易天行身邊，有一人道：「碧玉豬，你眞是滑溜，你將那封密函放在什麼地方？」

這時在窗外倒掛着偷窺的黑旋風，心中也不禁起疑心，碧玉豬這傢伙將那封密函到底放在什麼地方？

碧玉豬笑嘻嘻的道：「我將那封密函，就放在飛劍七彩燕其中一人的坐騎馬鞍旁的綉囊之中！」

碧玉豬這句話一出，屋內、屋外的人都吃了一驚，易天行皺着眉頭道：「這……有點不大妥當吧，飛劍七彩燕正與我們爲敵！」

碧玉豬道：「正是她們與我們爲敵，是以她們一定要追蹤北上，直抵金國境界，她們再也想不到要找的那一封密函，就在她們自己那裏，旁人也絕不會疑心她們，眞是最安全不過了！」

易天行沉吟道：「你說得倒不錯，但是那封密函在她們手中，終究不是辦法，如何取得回來？」

碧玉豬道：「那太簡單了，一到金國境內，就是咱們的世界，若是連七個女娃子也應付不了，那還用走江湖嗎？」

房內的人聽得碧玉豬那樣說法，盡皆笑了起來，又有一人問道：「黑旋風怎麼樣了？」

碧玉豬哈哈的大笑起來，道：「被我略施小計，飛劍七彩燕已經釘上了黑旋風，必不肯放過，讓他沾上多少麻煩吧！」

房內衆人又轟然一陣大笑起來，黑旋風在窗外，聽得無名火起，手揚起來一掌就正待向窗上拍去之際。

在那一刹間，他欲一掌把窗子拍碎，突然現身，去鬧他一個天翻地覆，出出心頭的惡氣。

可是他那一掌才拍出了一半，心頭便陡地一震。

黑旋風那一掌拍下去的勢子，竟在半途之中硬生生的收住。

原來就在電光石火之一刹那，他想了自己剛才已聽到了一個極大的秘密，那封密函，碧玉豬將它放在飛劍七彩燕其中之一人馬鞍綉袋之中。

這個消息，極其重要，江湖上那麼多人，爲了阻截那封密函，正在紛紛出動，而易天行事前又散佈謠言，說那封密函交給自己，若是自已追上了飛劍七彩燕，將密函取到了手，將其內容公佈於天下，那麼，奸相賈似道的賣國陰謀，便再難以隱瞞，易天行、碧玉豬之流，也徹底的失敗了！

這樣一比較起來，現在衝進去大鬧一場，這未免是便宜了他們這干人了！

黑旋風在陡然之間想到了這一點，他身形輕輕向上一翻，又翻上了屋頂，緊接着由屋頂之上輕輕的滑了來，直撲向馬厩。

可是，當他來到了馬厩之後，却見飛劍七彩燕的幾匹馬兒，已然不知去向了。

黑旋風一呆，恰好一個馬伕自馬厩走了出來，他轉身問道：「這幾匹馬兒，往那裡去了？」

那馬伕道：「那幾位姑娘取走了！」

黑旋風不再耽擱時間，馬上直跑出店外，只見街上靜悄悄，黑旋風忙又轉身向那掌櫃問道：「那幾位姑娘，騎着馬向何處走去？」

那掌櫃却是一片好心，道：「客官，那幾個娘兒，是難惹得很，我看你……」

黑旋風急道：「少說廢話，我問你，她們向那個方向走去？」

掌櫃嚇了一跳，忙道：「向北！向北！」

黑旋風身形掠起，便向前跑了出去，轉眼之間，便出了小鎮。

可是，小鎮直往向北的一條大道上，却也是不見人影，想是飛劍七彩燕已然遠去，若是沒有牲口只怕難以追上她們了。

黑旋風站定了身子，心中不禁苦笑，暗忖，剛才爲了不讓飛劍七彩燕發現，西躲東藏，現在却顚倒起來，要急找她們，反而找不到了。

她知道飛劍七彩燕一定向北方走，或許她們正在追趕自己，以爲那封密函是在自己的身上。

現在，最主要的，自然是要找一匹牲口，才能追上她們，黑旋風想到這裏，忽然笑了起來，他既然已知道碧玉豬和易天行的秘密，在這件事上，可以說是穩操勝券了，何必急在一時？

他要找一匹坐騎，並不是難事，而他就有一個手下正在這鎮上。

黑旋風想到這裡，轉身又跑回鎮上去，他跑進一條小巷子，在一扇門前站定，接連輕輕拍了三下，可是他在拍了三下門之後，等了片刻，門內一點反應都沒有，黑旋風不禁呆了一下，他拍門的聲音雖然很輕，但是巷子十分清靜，屋中的人，絕對沒有理由聽不到之理！

他揚了一揚眉，又拍了三下。這一次，他只等了極短的時間，仍然聽不到門內有什麼聲音，他身形立時向上拔了起來，翻過了牆。

牆內是一個小小的院子、黑旋風一翻過了小牆，到了院子之中，心頭陡然一凜，知道一定出了事，那院子中，種着幾畦蘭花，可是此際，月色之下看得分明，不知有多少人在花畦中踐踏過一樣。

黑旋風陡地一怔，沉聲叫道：「陳小三，陳小三！」

他一面叫，一面迅速地向前掠去，一伸手推開了門，屋中黑沉沉的，他才

一進門，什麼也看不到，可是縱使在漆黑之中，他也可以感到屋中有一股異樣的血腥味，已撲鼻迎面而來。

黑旋風立即靠牆而立，屏住了氣息，當他確定屋中沒有人之後，他才擦亮火摺子，屋中火光一閃，他已看到了陳小三。

陳小三仍穿着那套趕到鎭外來與黑旋風相會的那套衣服，甚至竹笠仍是掛在背上，他人伏在桌上，在他的後頸，有一個老大的傷口。

黑旋風以火摺子點着桌上的油燈，棄了火摺子，伸手在陳小三頸際的傷口上輕輕的撫摸了一下。

那傷口是如此之大，陳小三早已死了，他非但已經死了，傷口附近的血，也已凝成了可怖的黑褐色的血塊，看來，他是在和黑旋風相會之後，一回家中，便遭人殺害。

屋內陳設一點也沒有凌亂，陳小三的武功雖然是平常，但也決不致於被害之前，絕對不還手，他一定是才一進屋來，就已經有人埋伏在屋中，突然出手將他殺害，從他頸際傷口來看，那一定是一柄薄刄厚背的大砍刀，一刀就結果了陳小三的性命！

黑旋風木然的站着，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毫無疑問，他立刻知道那是易天行與碧玉豬他們幹的好事，看來，陳小三和自己相會，也早已在他們的監視之下，自己一進入鎭中，他們就知道了。

在油燈映照之下，黑旋風的臉色上，現出極其憤怒的神色來，然而轉眼之間，他那種憤恨的神色，就變成一股冷峻的冷笑來。

* * *

黑旋風在江湖上走動以來，可以說是從未栽過那麼大的觔斗。

他又吸了一口氣，輕輕的將陳小三的眼皮撫上，轉身出了屋子，不一會，他已來到大街上了。

大街上仍然是很熱鬧，黑旋風大踏步的向前走着，走向客店，當他快到客店門口的時候，唐家明正好牽着馬，自對面街走了過來。

唐家明看到了黑旋風，立時側過頭來，可是黑旋風根本沒有看見他，大踏步的走入客店中。

唐家明略呆了一呆，牽着馬也向客店中走了過來，他將馬拴在客店門口，走進了店堂。

當他走進店堂之際，黑旋風早已穿過店堂，只聽得店堂中有人指着黑旋風的背影，道：「這人本能好大，剛才那七個小姑娘，兇神惡煞地去追他，現在又沒有事的回來了！」

一聽「七個小姑娘」，唐家明呆了一呆，但是，他還是向前走過去。

唐家明在鎭外和黑旋風分了手，他本無意再和黑旋風在一起的了。

然而如此，他看到黑旋風的神色有異，直闖客店，他心想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他自然而然的跟了過來。他對黑旋風的關心，實在是十分之複雜，連他自己也難以剖析得明白。

他對黑旋風有欽佩，有羨慕，也有感激，可是，他却又絕不能忍受黑旋風的高傲，因爲他自己也是一個高傲的人，黑旋風也曾救過他一次，他不願領這個情，這時，他看出黑旋風神態有異，他願意幫助黑旋風，還了他的人情，那麼，再和黑旋風在一起時，雙方就平等了。

唐家明一面想，一面仍向前走去，他看到黑旋風來到了一個院子中，那院子有不少人乘涼。黑旋風一走進院子，便大聲道：「各位請回房中，這裡有事要發生，如聽了有斷殺的聲音，千萬不要出來！」

黑旋風站在院中，氣勢已是懾人，再加上一開口，聲沉力雄，每一個字，直鑽入人耳中，那些人立即紛紛的避了開去。

唐家明看見這等情形，分明是黑旋風有心來找人麻煩了，他身形一閃，閃到了一座假石山之後，躲了起來。

只見片刻之間，院中人已經走得乾乾淨淨，黑旋風伸手向一個窗口一指道：「易天行，你還不出來，躲着做縮頭烏龜麼？」

唐家明一聽得黑旋風是找易天行的，不禁心中又好生佩服！

因爲上次，他遇到黑旋風的時候，黑旋風正在以寡敵衆，對付易天行和他的手下，弄得十分狼狽，可是這時，他却已找上門來了。

只聽那窗中傳來了一下冷笑聲：「黑旋風，上次僥倖給你逃脫，你還來自討苦吃麼？」

那聲音聽來混濁不清，這正是易天行的聲音。

黑旋風一聲大笑，一俯身已搶出兩步，一探手，抓起一塊大石來，一振手臂，那塊大石「嗖」的一聲向着窗子，直飛了過去。

也就在那塊大石飛到窗子近前，眼看要將窗砸個稀爛之際，只見兩扇窗子突然推了開來，人影一閃，一個人手揮銅鎚奪窗而出。

那人來勢眞快，才一出了窗外，手中銅鎚揚起，「叭」地一聲響，正砸在那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被砸成粉碎，四下飛濺。

可是，他的動作快，黑旋風的動作更快，就在一鎚砸向大石之際，黑旋風的身子，已向前疾掠了過去，窗中有人喝道：「大哥小心！」

聽那一聲陡喝，一柄長劍突然自窗中刺出，黑旋風身形一閃，已伸手抓住了那使長劍的人手腕，緊接着，手臂向下一沉，長劍向上一翹，只聽得那使銅鎚的一聲慘叫，長劍便已刺進他的小腹中。

而就在那一剎間，黑旋風的身形突然後退，但手仍抓住那使長劍的人的手腕，是以他一退之間，只聽得一聲怪叫，那使長劍的人已被他自窗口之中，硬生生地拖了出來。

黑旋風手臂順勢一揮，五指鬆開、那人怪叫着，身子不由自主向牆上撞去，「砰」地一聲插在牆上，又跌了下來。

身子縮成一團，一動也不動了。

那個使鎚砸碎大石的人，也跌了下來，兵刃也棄了，雙手掩住小腹，鮮血自他的指縫中不斷湧出來，倒在地上，不斷的打滾。

黑旋風根本不理會他，只是向着窗口冷冷的道：「是誰殺了陳小三？」

他這一句話才出口，自窗口中，「颼颼颼」跳出了四個漢子來。

那四個漢子一出來，各持兵刃，向黑旋風虛攻了一招立即又向後退去，將黑旋風圍住。

緊接着，易天行和碧玉豬，也自窗中跳了出來。黑旋風冷笑道：「好，全在這裡了麼？」

易天行冷笑道：「原來你是來替陳小三報仇的！」

黑旋風伸手一指碧玉豬，道：「我只是來找他算賬！」

碧玉豬笑嘻嘻地道：「我和你有什麼賬可算？你還是提防飛劍七彩燕好了！」

碧玉豬一面笑着，一面向前走了過來，突然之間，他手一揚，只聽得機簧響處，七枝小箭已電射而出！

那七枝小箭自他的衣袖之中，電射而出，事前當眞是一點跡象也沒有，他仍然是面帶笑容，可說是陰毒至極！

碧玉豬這門袖箭功夫，有名歹毒，叫做「錦裏七箭」，箭雖小，但是箭簇却是極其鋒利，而且，在箭簇上有着倒刺，一被射中，若是不經意一扯，必然是連皮帶肉，被扯脫一大片去。

但是，黑旋風是何等人物，小箭來得雖快，他手臂一振，身上的披風已然抖起了一片烏光，帶着一股勁風，將那七支小箭盡皆掃了開去。

躲在假石山後的唐家明，和黑旋風相見也不是第一次，但心中却一直存着一個疑問，那就是黑旋風究竟用的是什麼兵刃的。

直到此際，他看到黑旋風蕩起的披風，威力如此之猛，心中才恍然。原來那件烏黝黝的黑披風，就是黑旋風的獨門兵刃。

一蕩開小箭，黑旋風手臂一彎，披風捲了過來，「呼」的一聲，又向碧玉豬劈面蕩了過來。

碧玉豬爲人是何等滑溜，袖箭才發，他已蓄定了退勢，黑旋風披風蕩了起來，他人突地後退，退到窗前一個觔斗就翻了進去。

黑旋風的披風，仍然是疾蕩了過去。直逼窗前，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窗中刀光一閃，一柄大砍刀疾砍了過來，向下一壓，「噗」地一聲，刀砍進了窗框之中，將黑旋風那件披風也壓得嵌進了木中。

黑旋風一縮手，拉了一拉，未能將那件披風拉得出來，只聽得易天行與碧玉豬兩人齊聲大笑，已躍出的四個大漢，刀劍齊舉，向黑旋風攻了過來。

在那四人自背後攻向黑旋風之際，窗中「嗤嗤」有聲，又是七支袖箭電射而出。

易天行始終未曾露面，只是在窗中砍過了一刀，壓住了黑旋風的披風。

而黑旋風在那一剎間，已是背腹受敵，處境實在狼狽極了，在假石山後的唐家明，一見這等情形，立即大喝一聲，身形拔起，長劍霍霍的攻向那四個人的背後！

那四個人正在向黑旋風夾攻，忽然有人刺向他們的背後，四人立即掠開身形，也就在那一剎間，黑旋風的身形向後陡地一仰。

他身形一仰間，七支小箭射過，却未射中他，倒有兩支射中他身後四人中的二個人！

那兩個人中了箭，一齊怪叫起來，黑旋風趁着身形向後仰之際，用力一扯，「嘩啦」一聲突地響起。

在黑旋風拉動披風的時候，也將整個窗子都拉了下來。

就在這時，易天行的那柄大刀，也揚了起來，緊接着人影一閃，易天行自窗中撲了出來，一刀直砍向黑旋風的面門。

黑旋風在那種情形之下，實在是萬萬逃不過易天行的那一刀，因爲他用力一扯之下，將整個窗子拉脫，雖然黑披風已然在手，但是急切之間，如何揚得起來，眼看刀光閃耀，易天行的大刀離他的面門只不過尺許。唐家明一面和那兩個大漢動手，一面也不禁急叫了起來。

可是，就在那一剎間，突然聽到客店房中的碧玉豬發出一聲急呼，叫道：「易幫主！」

隨着那一聲急叫，只見易天行的手腕，突然一翻，那一刀之勢也立時偏差了半尺，「唰」地一聲，刀鋒恰好貼着黑旋風的面頰，掠了過去。

黑旋風的武功極高，剛才被易天行攻了個措手不及，幾乎喪命於易天行的刀下，易天行的刀一走偏了，他身子立時向後翻了起來。

饒是他武功高强，江湖閱歷再多，等到翻起落地之後，也是面色青白，唐家明蕩開了和他動手的兩個人，跑到黑旋風身前，急問道：「你，沒事麼？」

黑旋風驚魂甫定之後，不願久留，道：「快走！」

他伸手一拉唐家明，兩人身形急拔而起，在呼喝聲中，他們已上了假山，緊接着，兩人一起翻出圍牆，直跑到了客店門前，上了馬，唐家明揮劍斬斷了韁繩，騎馬疾馳而去。

那匹馬雖然負着兩人，但那馬兒本是紫飛燕的愛駒，正是萬中選一的良駒駿馬，所以一樣奔馳快速，轉眼之間，已跑出了五六里，唐家明才勒住了馬。

黑旋風翻身下了馬，直到這時，他才定下神來，吁了一口氣，道：「剛才好險！」

月色之下，黑旋風看到了唐家明仍是一臉關切的神色，他伸手拍拍唐家明的肩頭，道：「小兄弟，幸虧有你，要不然易天行自窗中撲出的那一刀，來勢之猛，我定然屍橫當場了！」

唐家明呆了一呆，道：「你弄錯了，我看易天行一刀向你劈來之時，我不過驚呼了一聲，當時我正在和那兩個人動

手，並未出手相救。」

黑旋風聽了，也是一呆，道：「怎會有那樣的事？如無人在旁協助，易天行的那一刀萬無砍不中我之理！」

唐家明道：「或者另有高人在旁相助，但並不是我！」

黑旋風雙眉緊皺道：「不會的，怎會另有人在旁相助，眞是奇怪了！」

唐家明吸了一口氣，他也不去想易天行那一刀怎麼會忽然砍偏了。無論如何，在客店的院子中，他總是幫了黑旋風的忙，自此再也不欠他的情，心安理得，自此可別過，不必再想着他了！

可是，當唐家明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却生出了一股悵惘之感來。

黑旋風武功高强，人又瀟洒，實在是他心中的一個英雄人物！

但是，唐家明的自尊心，却又使他不得不走，因爲黑旋風曾經拒絕過跟他做朋友！

唐家明緩緩的吸了口氣，道：「只要你再不回去找他們麻煩，他們也一定追不上你，就此別過了！」

唐家明向黑旋風拱了拱手，黑旋風嘆了一聲道：「小兄弟，在那小茶館中，你要和我做朋友，我的回答，一定使你耿耿於懷！」

唐家明聽得黑旋風竟然在自己面前，提起了這件事，他一昂頭，「哼」地一聲，裝出若無其事的神態來，道：「也沒有什麼！」

黑旋風笑了一下，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當時我風聞易天行和他的手下，要找我的麻煩，我是特意如此說的，不想你和我在一起而惹到麻煩，我已和你說過一次，看來你不甚相信，你兩次解我圍困，現在，要輪到我來問你了！」

唐家明心頭怦怦的跳了起來，他已經知道黑旋風要問的是什麼了。

黑旋風笑了一笑，但立即收歛起笑容，十分嚴肅地道：「你願意和我做朋友麼？」

不等黑旋風說完，唐家明立即伸出手來，他們兩人不但握着手，而且還互相用手拍着對方肩頭，一起笑了起來，唐家明這一生中，可以說是心中從未如此高興過，他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黑旋風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唐家明道：「當然！當然！」

黑旋風吸了一口氣道：「既然我們是朋友了，我首先要講一個秘密給你聽，是關於那封密函的！」

唐家明道：「密函自然是不在你這裡！」

黑旋風道：「當然是不在我身上，但究竟在那裏？只怕你做夢也想不到的！」

唐家明道：「在那處？」

黑旋風道：「在飛劍七彩燕其中的一個！」

唐家明陡地一怔，道：「那怎麼會呢，這七個……女娃子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她們會替奸相賈似道去送密函，只怕你弄錯了！」

黑旋風道：「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碧玉豬偷偷放在她們的馬鞍綉袋中的。」

唐家明吸了一口氣道：「好奸的計！」

黑旋風壓低聲音道：「這封密函，乃是奸相通敵証據，我們若是得到了，送到京師忠臣手中，奸相便再難弄權，這是我行俠之士應爲之事。」

唐家明道：「那自然是，那我們還等什麼？還不去追飛劍七彩燕？」

黑旋風道：「其實我本已追上了，但却發現我的一個手下死了，所以先去找他們算賬的。」

唐家明和黑旋風兩人一起上了馬，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就沒入黑暗之中。

* * *

一連三天，唐家明和黑旋風二人一直向北行，這時黑旋風已另買了一匹馬，到了第六天午後，已將到達金宋交界之處，可是仍未追上飛劍七彩燕，下午，太陽西斜，黑旋風和唐家明並騎在道上飛馳，這一帶，已是少見人烟，雖然有幾個村落，但已早經戰火摧殘，居民全已逃走了，所以顯得十分荒凉！

黑旋風和唐家明來到了一個岔口，勒住了馬，黑旋風道：「再向前去，只怕已是金兵所駐之地，飛劍七彩燕爲何還不見？」

唐家明道：「莫非她們並未北上，是我們追錯了路，背道而馳了？」

黑旋風呆了半晌道：「她們若想得到那封密函，一定會向北來，我想她們可能就是在這附近了！」

唐家明皺了皺眉，道：「雖說我們是找她們的，可是一想到要和她們見面，我就不免頭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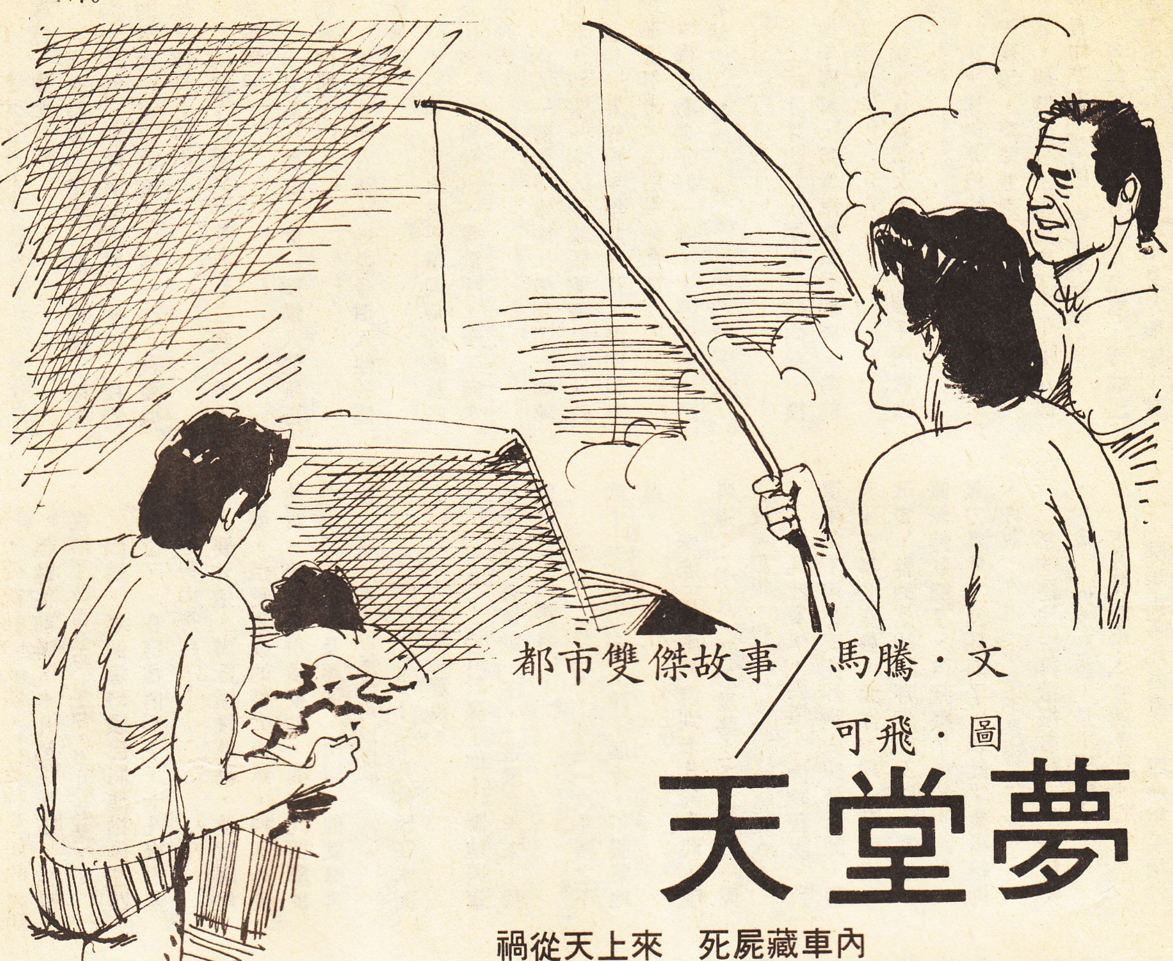
黑旋風聽到唐家明這樣講，不禁呵呵的大笑起來，就在他的大笑當中，只見四匹馬自遠處疾馳而來，揚起漫天塵土。

（未完・二）

小故事大道理

高中青年

上午我見了一位高中畢業的青年，這位青年我是怎樣認識他的呢？在五年以前的一個晚上，他踏三輪車維持一家的生活，靠他一個人要養活父母與兩個妹妹；白天在初中念書，晚上踏三輪車，中央日報已經登載過這個新聞。我找他來，幫他父親找了一個工作，使他生活安定，我要他努力讀書，現在他高中畢業了。他說要投考軍校，同時也參加聯考，我鼓勵他。一定要完成大專的學業，他有兩個妹妹在金門擔任廣播工作；誰沒有經過環境的痛苦，誰沒有經過困難的生活，誰若是不知道「苦」是什麼，這個人等於白活，毫無人生意義。〔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言論集。〕



都市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天堂夢

禍從天上來　死屍藏車內

泰迪與卡凡在週末這一天，來到郊外一處偏僻的海灣旁露營。

這個主意，是泰迪提出的。

原來這幾天他沒有接到通告，不用拍戲，恰好卡凡也放大假，打電話找他，想與他一起去消遣一下，他便提議去露營，卡凡一口便贊成。

於是，泰迪便駕着他那輛二手寶馬房車，載着卡凡，來到這個偏僻的海灣。

這個海灣雖然很小，但沙灘却很美，彎彎的有如新月那樣，沙粒幼細潔白，遠遠向下望去，有如一彎新月那樣皎潔美麗。

兩人就在那新月般的沙灘上紮營。

站在沙灘上，遠望只見碧波浩瀚，水天相接，教人心胸為之舒暢。

而左右兩邊的山上，草木青葱，賞心悅目，這樣的一個地方，確是一個鬆弛身心的好去處。

在這個繁盛的大都市住久了，確是需要偶爾到這種恬靜幽美的地方來鬆弛一下，不然，有可能會引致神經過度緊張。

特別是幹泰迪那一行的，無時無刻不與死神作伴（他是一個電影特技演員，電影中所有的危險動作皆是由他們這種特技演員來拍的），難得有幾天空閒，到這種恬靜幽美的地方來鬆弛一下，那是最好不過了。

撿了塊石子，用力往前扔去，石子落在水中，「通」的一聲，激起一朵水花，拍掉手上的泥沙，泰迪笑對卡凡道：

「卡凡，我們多久沒到這種地方來露營了？」

「也有七八年了。」卡凡邊說邊撿起一顆石子，往海中擲去。「自從你我找到工作後，便再也沒有去露營了。」

「眨眼間便七八年了，日子過得眞快。」泰迪感慨地道：「那時候，我們都有自己的理想……現在想起來，那時候眞幼稚。」

「在這個講求功利的商業社會，理想簡直不值一文錢。」卡凡也感慨地道：「因爲理想根本不能當飯吃，每天早上起床，若是小一個子兒，也過不了那一天，這是很現實的，而現實就在不知不覺中，將你的理想侵蝕。」

「當年，我的理想是要當一個飛機師的，那知道，却當了一個整天在空中飛來盪去，縱高跳低的特技演員。」泰迪望着眼前的海闊天空，只覺豪情陡去。「卡凡，當年的理想雖然已磨滅了，但我們總算沒有渾渾噩噩地過了這幾年，也幹了幾件有益社會的事。」

卡凡點了點頭，道：「這幾年確是沒有白過，說眞的，咱們雖然不能實現當年的理想，但對社會總算有點貢獻，也就是說，我與你都不是社會的寄生蟲，也算對得起天地父母和自己了。」

泰迪忽然大笑起來，好一會，才道：「我們是來消遣鬆弛的，却忽然說起這種嚴肅的話題，你不覺得我們說這種話，有違我們來這裏宿營的宗旨麼？」

頓一下，又說道：「面對如此澄清的海水，細白的沙灘，我們還是快些下水

暢泳一番吧！」

卡凡被泰迪這麼一說，勾起了他的游水興趣，頓時童心大發。「泰迪，我們的泳術一直不分高下，這一次，我要與你分個高下為止。」

「好啊！」泰迪興緻勃勃。「我們馬上去換泳褲。」

卡凡說一聲好，便一頭鑽入他剛搭起來的帳幕內。

泰迪也不甘後人地急急鑽入他那個帳幕內。

不一會，兩人幾乎是同時從帳幕內走出來，口裏發出一聲歡呼，爭先向水邊奔去。

兩人一直衝下水中，激起了一陣陣水花，跟着，兩人便像兩個淘氣貪玩的孩童般，互相用手撥起水花，潑向對方的臉上和身上，打起「水戰」來。

兩人戲耍了好一會，才停下來，跟着站成一直綫，然後口裏同時喊道：「一——二——三！」

「三」字才出口，兩人立時向前一撲，揮手踢脚，就像兩條魚兒那樣，向前奮力游去。

兩人身後的水面上，留下兩條白浪。

兩人游的是自由式，起初的一段，互不相讓，齊頭並進，但游了二百公尺左右，便開始分出勝負來了——卡凡似乎氣力不繼，落後了泰迪半個頭。

再往前游了十五公尺左右，泰迪已勝出卡凡一個身位，但卡凡不服輸，奮力往前追去。

但越往前游，卡凡越往後墮，結果，在游了四百公尺左右，卡凡放棄了。

因為，泰迪這時候已將他拋後三四個身位了，在這種情形下，卡凡根本無法再追得上泰迪了。

要知道，游泳這種運動，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力與氣，特別是長途賽，後者是很重要的，而卡凡明顯的在氣與力上不及泰迪，所以，他就算再拚力游下去，也無法可以反敗為勝。

「泰迪，你贏了！」卡凡仰躺在水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卡凡，我終於贏了你！」泰迪興奮地舉起手臂揮動一下，「這麼多年來，我們終於分出勝負了！」

「泰迪，說起來，你這一次是勝之不武！」卡凡在水面上轉了個身，不服氣地道。

泰迪三撥兩扒游到卡凡的身前，嚷叫道：「卡凡，我怎麼勝之不武？我一點也沒有犯規，我這一次勝得乾脆漂亮！」

卡凡吐着氣，說道：「你聽我說，我這兩年不用每天往外跑去採訪新聞，整天坐在辦公室裏，而你，却一點也沒有改變，幹的是跳躍奔跑的工作，當然一直保持狀態了，但我麼？由於少跑動，氣力當然不及從前了，因此才會輸給你，你說，你這一次是不是勝之不武？」

泰迪聽他說得振振有詞，不由好笑，說道：「你這麼說，是不服輸了？」

卡凡昂首道：「當然不服。」

「那馬上再比好麼？」泰迪用手拍打着水面，擊起一蓬蓬水花，在空中爆濺開來，又有如雨點般洒回水面上，漾起一圈圈漣漪。

卡凡手一撥，將一撥水撥向泰迪的臉上，笑說道：「你真會取巧，剛才我已輸了給你，現在又比的話，還不是再輸給你麼？」

「那你想怎樣比法？」泰迪立刻還擊，用手撥出起了一蓬水，往卡凡的臉上撥射過去。

卡凡別過臉，待那蓬水花從他的頭側射過去，才轉回頭說道：「暫時我不會再跟你比，待我重新鍛練好氣力後，才再與你比個高低。」

「好，你什麼時候認為已回復以前的狀態，再找我與你再比一比好了！」泰迪大方地道：「不過，我勸你還是認輸算了。」

「我為什麼要認輸？」卡凡怪叫起來，一撥水擊向泰迪。

泰迪頭一縮，沒入水中，避過卡凡那一下「水擊」。

卡凡看到泰迪那急惶的樣子，不由好笑起來。

驀地，他忽然怪叫一聲，像是受到襲擊，一個身子陡地沉沒在水面下，緊接着水面一陣波翻浪湧，沒入水中的卡凡似乎在水下掙扎着。

好一會，卡凡與泰迪先後從水中冒起來，却已離開原先的水面有十多公尺遠，兩人都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原來，卡凡剛才確是受到「襲擊」，「襲擊」他的人就是泰迪。

——泰迪沉沒在水中後，馬上潛到卡凡的下面，伸手抓着他的脚猛往下一拉，卡凡立時沉沒在水中，兩人便在水面下「搏鬥」起來，直到蹩不住，才從水中冒出來。

兩人喘了幾口氣，卡凡怪叫道：「泰迪，你居然偷襲我，我要向你報復！」話未說完，便急向泰迪撲去。

泰迪朝卡凡扮了一個鬼臉，笑說道：「卡凡，你有本領就追上我，不然，別指望向我報復。」話聲中，他已急急擰轉身，有如一條游魚那樣，飛快地向岸邊游去。

卡凡拚盡全力追上去，邊游邊大叫道：「泰迪，有種的不要逃！」

泰迪扭頭道：「你有本領追上我啊！」速度一點也不慢。

兩人在水中追逐着，各自拚盡全力，結果，卡凡始終相差五六公尺，追不上泰迪。

兩人先後游上沙灘上，都攤開手脚仰躺在沙灘上，大口地喘着氣，好一會，泰迪才開口道：「痛快，真痛快！」

卡凡吐着氣，也道：「好久沒有這麼痛快了！」

望着那高曠無垠的藍天、飄着的白雲，泰迪長長地舒了口氣，悠然神往地道：「這幾年來，從來沒有這麼輕鬆過，我感到有如天上飄着的白雲那樣，輕飄飄的，無牽無掛，身心舒泰。」

卡凡無限舒泰地伸展一下四肢，懶洋洋地說道：「這樣躺着真舒服，我簡直不願起來。」

＊　＊　＊

吃過簡單的晚餐後，卡凡與泰迪便拿了魚竿，到不遠處的一塊礁石上去釣魚。

今晚的夜色很好，幽邃的夜空中，綴滿了點點繁星，一彎新月斜掛着，輕柔的晚風吹來，教人渾身舒爽，海水閃着銀光，發出微微的海浪聲，更顯得夜之靜謐。

處身如此良夜中，簡直教人俗慮全消，凡念皆去。

卡凡禁不住讚嘆道：「如此良夜，眞教人陶醉。」

泰迪笑着說：「那你慢慢地陶醉個夠吧。」說着，將上了魚餌的魚鈎向海中拋去。

卡凡果然陶醉地躺下來，以手作枕，享受着這教人無限陶醉的寧謐良夜。

泰迪忽然覺得手上的魚桿動了一下，他憑經驗知道，有魚上鈎了，但他却沒有馬上提起魚竿，待到魚竿第二次抖動的時候，才猛地往上一揚。

只聽「潑剌」一聲，水花飛濺中，一條魚兒掙扎着被抽出水面，泰迪不由歡呼一聲：「我釣到了一條魚啊！」

卡凡被泰迪那一聲歡呼聲從陶醉中「驚醒」過來，骨碌坐了起來，驚喜地道：「釣到了什麼魚啊？」

「一條魰魚！」泰迪興奮地叫道：「是有十兩重。」邊說邊急伸手去抓那條被吊在空中的魚兒。

「是黃脚魰還是白魰？」卡凡趕前去，看清楚那條魚。

泰迪已一手抓住那條在不斷掙扎的魚，看清楚後，高興地說道：「是黃脚魰！」

「眞的麼？」卡凡不大相信。「在這種地方也能釣到黃脚魰？」

「你自己看看吧。」泰迪將手上那條魚遞到卡凡的眼前。

卡凡睜大眼看清楚，便急道：「果然是一條黃脚魰。眞奇怪，在這麼淺水的地方，也釣到這種魚，泰迪，莫非我們有口福不成？」

「卡凡，你還站着幹麼？還不快動手釣魚。」泰迪邊說邊將那條魚從魚鈎上脫下來，放入魚簍內，跟着又去拿魚餌扣在魚鈎上。

卡凡被泰迪這一說，興趣大發，馬上去拿魚餌，扣在魚鈎上，拋落海中。

大概他們今晚確是有口福吧，在不到兩個小時之內，兩人接連釣到十多條各種各樣的魚，計有石斑、泥鯭等魚，兩人見大有收獲，興緻更高，繼續釣下去。

由於這附近是沒有人家的，因此，四下裏不見一點燈光，只有海灣上面的那條公路上，有幾盞路燈發出渾白的光團。

泰迪又釣到一條魰魚，足有一斤重，但却是一條白魰。

他興奮得叫道：「卡凡，若是這樣釣到明天，我們釣到的魚可以拿去市場賣了！」

卡凡也高興地道：「我從來沒有試過釣到這麼多魚的，莫不是海龍王在暗中帮忙，將那些魚鈎在我們的魚鈎上不成？」

泰迪忍不住笑起來。「卡凡，你不是做夢吧，世上那有海龍王的，只有小孩子才會這麼說。」

「泰迪，我確是好像在做夢一樣，你說吧，你試過釣到這麼多魚麼？」

泰迪抓抓頭髮，說道：「我也是從未釣到這麼多的魚，簡直如有神助一樣！」

「哈，你也這麼說了吧！」卡凡說着忽地猛地往後一揚魚竿，潑剌一聲，又釣起一條魚來，他不由高興得忙叫起來：「又釣了一條了，簡直叫人不敢相信！泰迪，我們不會是撞了邪吧？」

泰迪聽他這麼說，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笑罵道：「卡凡，你什麼時候信起神鬼之說了？」

卡凡正想說話，公路上面忽然傳來一陣警車的嗚叫聲，兩人忙扭頭往公路那邊望去。

只見公路上有兩輛車子在追逐着，後面那一輛的車頂上不停地閃轉着燈光，卡凡與泰迪馬上分辨出，後面那一輛是警車，正在追截前面那輛飛馳着的車子。

只不過眨眼間，兩輛車子便飛馳得沒有影踪，只有那警車的嗚叫聲還能聽到，也漸遠漸渺了。

「一定又是發生了什麼搶劫殺人、飛車之類的案子了，不然，那輛警車不會窮追不捨的。」泰迪搓搓了手，說道。

「我看大概那輛警車在追截那輛車上的飛車黨。」卡凡道：「泰迪，你剛才也看到，前面那輛車子開得如飛似的，但那輛車子却很穩定，這証明駕車的人技術純熟，那簡直與電視上看到的賽車比賽時的情形一樣……」

「要是那輛警車追逐的是飛車黨，那總比追捕殺人搶劫犯好得多，起碼，那不會有人被殺或是有所損失。」泰迪舒口氣道。

卡凡頗有感觸地道：「那些匪徒越來越猖狂，做案的手法也越來越花樣百出，而且兇狠非常，不時開鎗傷人，就像上一次電視報導的那宗劫案，那幾個劫匪居然在鬧市通衢上亂開鎗，只爲了令到那些擠擁的路人爭相走避，好讓他們暢通無阻地逃走，當時那場面，看得人心驚胆戰。」

「那段新聞我也看過。」泰迪接口道：「據最後新聞報導所說，那些途人爭相走避時，不少人被擠跌撞倒，或是被踐踏，結果有三十多人要送院救治，其中有四個人情況危殆，他媽的，那些劫匪簡直不是人。」泰迪說得氣憤，忍不住說了一句粗話。

「那些匪徒之所以這麼猖狂，還不是因爲就算殺了人，也不會被處死，才那麼肆無忌憚麼？」卡凡不滿地道。

「卡凡，有什麼好生氣的，算了吧，我們還是回去弄幾條鮮魚吃吧。」泰迪已失去了釣魚的興趣，收起魚竿，一手提起魚簍，往帳幕走去。

卡凡也沒有心情再釣魚，收起魚竿，跟在泰迪後面，默然走着。

* * *

翌日早上，他們吃過用昨晚釣到的

魚保的魚粥後，又到海裏游泳去。

兩人一早已決定在這裏露營兩天。

在海灣中暢泳了個多小時，兩人才走上沙灘，躺着晒太陽。

兩人都沒有說話，什麼也不想，盡量鬆弛身心。

接近正午的時候，陽光猛烈，卡凡首先爬起身來，說道：「泰迪，該弄午餐吃了。」

泰迪懶洋洋地張開眼，說道：「你去弄吧，我不想動。」

卡凡笑罵一句：「懶蟲，太陽這麼猛，你又沒有塗太陽油，小心晒傷皮膚。」

泰迪被卡凡這一說，才坐起來。「好了，我帮你弄午餐吧。」

卡凡笑笑，站起來，向帳幕那邊走去。

泰迪懶洋洋站起來，走了兩步，忽然大聲對卡凡說道：「卡凡，那支石油氣已用完了，你去車尾箱拿來一支來吧。」

原來，他們用的是市面上新賣的，大多數人用來吃火鍋用的氣爐，這種石油氣爐携帶方便，容易使用，不少露營的人也採用這種氣爐，用來煮食。

卡凡接口道：「那支石油氣這麼快便用完了麼？」

「你忘了我們今早煲粥吃麼？」泰迪答道。

卡凡聽泰迪那麼說，舉手拍拍腦袋，笑說道：「我倒忘記了，我去拿吧。」加快脚步，往車子那邊走去。

走到那輛車子的車尾前，卡凡停下來，伸手去掀起車尾箱蓋。

車尾箱蓋一掀，他的雙眼不由一睜，隨即發出了一聲驚叫：「泰迪，快來看看，車尾箱怎會有人的？」

泰迪正蹲着動手將氣爐內那支用光了的氣樽解下來，聽得卡凡那一聲驚叫，他連頭也沒有抬，笑說道：「卡凡，你這種鬼域伎倆，騙不到我的，我才不會上當。」

卡凡仍然睜大眼，滿臉驚異，氣急敗壞地叫道：「泰迪，快來啊，這個人滿身是血，似乎死了，這一次眞是飛來橫禍了！」

泰迪從卡凡的語氣中，聽出不對，這才抬起頭來，一眼看到卡凡神色不對，才有點相信，跳起身來，邊走邊說道：「卡凡，別拿這種事開玩笑啊！」

卡凡氣急地道：「泰迪，開玩笑也不會拿這種事來開啊，這一次，我們只怕水洗也不清了。」

泰迪走到車尾箱前，先看一眼卡凡，才將頭往車尾箱內瞧看。

這一看之下，他禁不住臉色大變，驚呆住了。

好一會，他才慌急地說道：「這……眞是飛來橫禍，沒來由地，怎會有一具屍體的？」

卡凡吸口氣，道：「泰迪，你問我，我問誰？這簡直是莫名奇妙，就像做夢一樣。」

泰迪忽然一睜眼，說道：「這傢伙一定是在昨晚我們去釣魚時，被人放入去或是自己躲進去的！」

卡凡往車尾附近看一下，伸手指着車尾左側那邊叫道：「泰迪，那傢伙是自己躲進去的，你看，這裏不但有脚印，也有血漬。」

泰迪兩步走到車尾左邊，順着卡凡手指處看去，果然看到沙地上脚印及血漬。

「那傢伙一定是從公路上面走下來的，卡凡，我們順着這些脚印走前去查看一下。」泰迪邊說邊循着地上的脚印與血漬，往前走去。

結果，兩人不但沿途發現脚印及血漬，還在一處斜坡上，發現有被滾壓過的痕跡及血漬。

而斜坡的上面，就是公路。

泰迪從斜坡攀上路面，又在路邊發現了一灘不大的血漬。

從那血漬的形狀看來，似乎是一個人從車子或是高處跳下去時，跌在路面上留下的。

泰迪在路面上搜索了好一會——往兩頭走出一大段路，再發現不到有血漬，這才走回原來的地方，從斜坡上走下去。

卡凡急不及待地道：「上面有什麼發現？」

「上面的路邊有一灘不大的血漬，其他的地方都沒有。」泰迪道：「那傢伙一定是從那輛行走中的車子上被人推下來，或是自己跳下來，然後順着斜坡滾下來的，不然，路面上斷不會發現不到別的血漬的。」

「泰迪，有了這條綫索，就可以洗清我們的嫌疑了。」卡凡舒了口氣。

「走回去看看那傢伙是否眞的死了。然後我們才報警。」泰迪說着便往回去。

兩人走回車尾箱前，泰迪伸手探一下車尾箱內那滿身血漬的人的鼻息，發覺那人已死了。

兩人這時候才有心情看清楚那死者的樣貌。

那死者的年紀約在二十五歲至三十歲之間，樣貌頗端正，一點也看不出是個壞人。

而事實上，卡凡與泰迪也不知道這個死在車尾箱內的年輕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是被殺還是在犯案時，被警方或其他人所傷而致死的。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死者替他們帶來了不少麻煩。

「卡凡，你到公路上面去截一輛車子，到有電話的地方去致電警方報案，我在這裏看着。」泰迪將車尾箱蓋放下，扭頭對卡凡說。

卡凡點點頭，馬上往公路那邊走去。

泰迪一屁股坐在沙地上，用手抹一把臉，嘴裏嘟喃道：「眞倒霉，本是想來這裏開開心心地鬆弛兩天的，那知道却禍從天降，惹上沒來由的麻煩！」

* * *

卡凡在公路上截不到車子載他到最近的地方去報警，却意外地截到了一輛交通警車。

那是一輛交通警坐的「鐵馬」——摩托車。

那個交通警員聽了卡凡的述說後，

馬上隨卡凡走下斜坡，來到泰迪那輛車子前，看過那具屍體後，馬上用隨身攜帶的無綫電通話器，通知總部馬上派人來偵查。

之後，他錄下了卡凡與泰迪兩人的口供。

然後，他在卡凡與泰迪兩人的帶領下，循着那些脚印與血漬，察看了一遍。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警號嗚叫聲中，兩輛警車風馳電掣地飛馳而至，甫一停下，便從車上跳下十多名軍裝警察及便裝探員，從斜坡上走下沙灘。

未幾，一輛黑箱車也馳至。

那些警探及警察在一名督察的指揮下，迅速在現場展開偵查工作。

而卡凡與泰迪兩人，自然亦成為偵查的主要對象。

擾攘了大約三個鐘頭左右，那具屍體被件工抬上黑箱車，卡凡與泰迪則被請回警署協助調查，他那輛二手寶馬房車也被拖回警署，以便警方進一步展開偵查。

而警方則留下幾個人手，繼續在現場偵查。

在警署內，卡凡與泰迪再一次將他們所知道的，向那位林督察說了一遍。

——這已經是兩人第三次的述說了。

幸好那位林督察已聽聞過卡凡與泰迪曾協助警方將不少歹徒繩之於法的事蹟，再加上現場搜集到的証據及兩人的口供，因此並沒有為難兩人，問完口供後，便讓他們離開，不過，卻要兩人隨傳隨到，以協助警方偵查。

＊　＊　＊

才步出警署，泰迪便氣惱地道：「這眞是無妄之災，那個傢伙什麼地方不好死，卻偏偏要死在我那輛車子的車尾箱內，簡直是和我們過不去！」

「泰迪，算了吧，氣惱有什麼用？那解決不了問題，現在最要緊的是，警方能夠盡快查出那個傢伙的身份，及其致死的原因，不然，我們會有一段日子不得安寧。」卡凡開解地伸手拍拍泰迪的肩頭。

原來警方人員在那死者的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証實那個死者身份的証件。

而那個死者的身上，只有幾百塊錢，其他什麼也沒有，因此，警方要從那人的指模才能查出其身份。

「卡凡，那個傢伙一定不是好人，不然，他不會偷偷地躲在我那輛車子內的。」泰迪氣憤地道。

「據那位法醫官說，那人是因為右胸中了一鎗，傷重之下，加上流血過多致死的。」卡凡接口道：「從這一點看來，那人肯定不是好人。」

「那傢伙死在我的車內，眞是倒霉！」泰迪吐了一口口水。「待領回車子後，馬上將它賣掉。」

「泰迪，我也贊成你將那輛車子賣掉。」卡凡道：「要不，若在晚上開車時，忽然想起車尾箱曾藏過一名死人，那不教人汗毛倒豎才怪。」

頓一下，又道：「你不會不肚餓吧？我可餓得飢腸轆轆，去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吧。」

泰迪被卡凡這一說，頓時感到腹如雷鳴，忙說道：「那還站着幹麼？快走吧。」

原來，他們自早上吃了兩碗粥後，便一直沒有再吃過東西，而這時已是下午五時多了，兩人不肚餓才怪。

＊　＊　＊

在一家飯店內狼吞虎嚥吃飽後，兩人才慢慢地喝着啤酒。

這家飯店為了招徠生意，特別在當眼的地方放了一部彩色電視機，卡凡與泰迪所坐的位置，恰好可以看到電視機的螢光屏。

而那部電視機是一直開着的，兩人先前忙着塡飽肚子，加上兩人對播映的劇集沒有多大興趣，因此，兩人一直沒有看那電視機一眼。

差不多喝完一杯啤酒時，電視螢光幕上忽然打出新聞報告的字幕，同時響起那特別的配樂聲，泰迪與卡凡都不約而同地抬頭往電視螢光屏望去。

——兩人是想看一下，電視新聞有沒有報導發生在泰迪那輛車子內的命案。

而兩人都記起，在他們離開沙灘，乘坐警車返警署時，電視台的新聞採訪隊及各電台與各報館的記者，皆聞風而至，那位電視台的記者還想採訪泰迪與卡凡，卻被那位林督察阻止了，跟着，那輛警車便駛回警署。

因此，兩人直覺上感到，電視的新聞報導中，極可能會報導那一宗命案。

果然，那位新聞報導員第一宗報導的新聞，便是發生在泰迪那輛車子內的離奇命案。

螢幕上映出命案現場的情形——包括泰迪那輛車子及兩人走上警車的情形，那當然亦映出兩人的容貌，旁述的電視記者依照警方所給的資料，報導出來，所說的與泰迪及卡凡所知道的，沒有多大出入。

泰迪看着電視螢幕上的畫面，苦笑道：「卡凡，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我們會出現在螢幕上，成了新聞人物。」

「可惜，却是牽涉入一宗命案之中。」卡凡也苦笑着道。

泰迪忽然「殊」了一聲，示意卡凡不要說話，目不轉睛地望着電視屏幕。

卡凡忙住口，靜聽那位新聞報導員的說話。

只聽那位新聞報導員在說：「……警方懷疑那名死在車尾箱內的死者，與昨天晚上九時許發生於東區愛麗大道的珠寶店劫案有關……據法醫官初步檢驗屍體……証實死者是因受鎗傷，流血過多致死的，劫案中，一名劫匪被一名警員打傷……」

泰迪等那位新聞報導員說完那段報導，便斷然說道：「我敢斷定，那個傢伙一定就是昨晚那宗珠寶劫案中受了傷的疑匪！」

卡凡陡地雙眼一睜，疾聲說道：「泰迪，你還記得昨晚曾有一輛警車追截一

輛車子的事麼?」

泰迪點點頭道:「我又不是患了失憶症，當然記得啦。」

「我懷疑那個死在車尾箱內的人，就是從被警車追逐的那輛房車上跳下來的。」

「有道理!」泰迪一拍大腿。「說不定，那傢伙是被同伙推下車的，這樣既可以免去負累，又可以分多一份，更可以阻止那輛警車的追趕，可惜，大概那輛警車的人在追逐中，並沒有發現那人被推下車，要不，我們便不會惹上一身麻煩了。」

卡凡大表贊同，正想說話，卻聽到螢幕上那位新聞報導員正在報告昨晚那宗珠寶劫案的損失數字，忙將到口邊的話咽住，靜聽下去。

「……經過點算，珠寶店的東主估計今次一共損失了約一千萬元之珠寶首飾及一批名貴手錶……」

「嘩，那伙劫匪眞是兇狠之極，居然劫去價值一千萬的珠寶及名貴手錶!」鄰坐有人嘩叫出聲來。

卡凡與泰迪互相看了一眼，口裏雖然沒有說話，心裏都在想:「那伙劫匪這一次眞是發大財了!」

接下來，報導的是國際新聞，兩人都無心聽下去，又喝起啤酒來。

好一會，泰迪才開口說道:「卡凡，若那個傢伙眞是昨晚那宗珠寶劫案中的其中一個劫匪，那我們眞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了。」

「泰迪，就算我們倒霉好了。」卡凡一口喝掉了小半杯啤酒。

「我吞不下這口氣!」泰迪不忿地道。

「算了吧，吞不下又怎樣?那些劫匪都是亡命之徒，再說，我們也無法找到他們。」卡凡吐口氣說道。

泰迪雖然不忿，聽卡凡那麼說，也只好無可奈何地道:「你說得對，這口氣吞不下也得吞下去。」

「泰迪，我如今只希望警方能盡快查出眞相，証明我們與那件命案無關，那就安心了!」卡凡希冀地道。

「只要法醫官檢驗出，那個傢伙所受的鎗傷，是被警鎗所傷的，那就証明我們是淸白的了。」泰迪邊說邊拿起酒樽，往卡凡的杯中倒。

「泰迪，今晚我到你那裏睡，還是你到我那裏睡?」卡凡看着泰迪。

「到我那裏睡吧。」泰迪道:「待會回去時，再買幾瓶啤酒、兩包花生，再喝個痛快!」

「好啊，我一定奉陪。」卡凡說着喝了一大口啤酒。

* * *

翌日，兩人一直睡到中午時份，才起床。

兩人昨晚直喝到半夜，才歪倒在梳發上睡過去，連澡也沒有洗，因此，兩人起床後，便從頭到脚，洗了一遍。

穿好衣服後，兩人便離開住所，到附近的茶樓吃午飯。

吃過午飯，兩人都不知往那裏消遣，毫無目的地信步往前走。

路過一間桌球室，泰迪忽然一拉卡凡，說道:「卡凡，我們好久沒有打桌球了，上去玩玩好麼?」

卡凡望了一眼那間桌球室，說道:「好啊，上去玩玩吧。」

兩人於是走入桌球室內，揀了一張空枱「玩」起來。

這一日，警方都沒有傳召兩人。

但翌日十時許，兩人便接到林督察打來的電話，要他們到警署走一趟。

兩人不敢怠慢，馬上就往警署去。

在林督察的辦公室內，林督察待兩人坐下來，說道:「兩位，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們。」

泰迪急急接口道:「是否有証據証明，我們與那件命案無關?」

「嗯。」林督察笑着點點頭。「經過調查，已証實那個死在你那輛車子內的死者，是金輝珠寶店劫案中的其中一名劫匪，他身上的鎗傷，正是事發時，那個姓李的警員所射傷的，而在金輝珠寶店所套取的指紋中，有那人的指紋，而現場的痕跡，亦顯示死者是從公路上滾下斜坡，然後偷偷躲在你那輛車子的車尾箱內的，而你們的紀錄一向良好，曾協助警方多次將匪徒繩之於法，因此，足証你們與那件命案無關，是淸白的，你們那輛車子也可以取回去了。」

兩人聽了林督察那番話，頓時渾身輕鬆。

「林督察，那個死者叫什麼名字?」泰迪好奇地問。

林督察看了兩人一眼，才說道:「本來，這是不能告訴你們的，但你們曾多次協助警方破案，算得上是警方的好幫手，我便破例告訴你們。死者叫王德明，二十六歲，是外地移民，在本地居住了三年，還未取得永久居留權，從這人的身份，我們警方懷疑，那件珠寶劫案乃是一伙新移民幹的。」

「林督察，若是新移民幹的，那麼警方偵查起來，那就棘手得多了，因為那些新興的移民帮，與本地的黑社會一點聯繫也沒有，換言之，根本沒有資料可供調查，是麼?」泰迪將他的所知所聞快口快舌地說出來。

林督察點點頭道:「不錯，那些作奸犯科的新移民，若是作案的話，偵查起來，確是比本地黑社會份子作案難查得多。但無論如何，警方都會竭盡全力，將所有的犯罪份子繩之於法，因爲這是警方的職責。」

「林督察，我衷心希望你們警方早日將那伙珠寶劫案的疑匪，捉拿歸案。」卡凡由衷地道。

「我有信心一定可以將那伙劫匪繩之於法!」林督察充滿信心地說道:「兩位，我謹代表警方多謝你們的衷誠合作。」

說着伸出手，分別與泰迪及卡凡握握手。

跟着，他又略帶感慨地道:「要是所有市民都像兩位那樣，遇到罪案時，自動與警方衷誠合作，那警方破案的效率就快得多了。」

卡凡說道:「林督察，與警方合作，撲滅罪行，乃是每個市民應盡的責任，

我們不過盡了一個市民的應有責任吧了。」

「兩位，我帶你們去領回那輛車子。」林督察熱心地道。

事實上，他對泰迪與卡凡這兩個青年大有好感。

＊　＊　＊

開着車子駛出警署，泰迪說道：「這麼快便洗脫了嫌疑，真是想不到，警方的辦事效率真高。」

卡凡道：「沒有嫌疑，我才放心下來！」

泰迪邊開着車子，邊說道：「卡凡，我想將這輛車子馬上賣掉。」

「我贊成。」卡凡接口道：「不過，你要先將車尾箱的血漬洗擦乾淨，不然，只怕沒有人敢買你這輛車子。就算有，價錢也不高。」

「那當然要先洗去那些血漬了，這輛車子我買了才不過兩個月，其實，要不是發生這種事，我才捨不得將它賣掉。」

「泰迪，你若將這輛車子賣掉，不怕你那位蘇小姐會生氣麼？」卡凡說笑道：「我曾聽你說過，是為了討好那位蘇小姐的歡心，才買這輛車子的。」

「幸好她這幾天去了外地公幹，起碼要半個月才回來，可以再買另一輛車子，一樣可以載她去兜風，那不就成了麼？」

「現在去哪裏？」卡凡笑笑道：「我真服了你。」

「先將車尾箱的血漬洗去，然後駛到車行，將它賣掉。」泰迪急不及待地道：「坐在這輛車子上，不期然就會令我想到那具死屍，渾身不自在的，不快快將它賣掉，我心裏就不會舒服！」

「泰迪，一賣一買，你會吃虧的啊。」

「就算是破財擋災好了。」泰迪無奈地道。

＊　＊　＊

將車子停在一處靠近山脚邊的行人道上，泰迪與卡凡分工合作，在行人道的水喉取水沖洗車尾箱的血漬。

這附近一帶由於靠近墳場，所以沒有什麼人家，除了偶有車子駛過外，路上很少人行走。

就因為那處路邊有一個水喉，因此，很多的士司機會在下午交更的時候，駛到那裏將車子洗抹一下。

泰迪很多時經過那裏，所以，他馬上想到來這個地方將車子上的血漬洗掉。

這個時候由於尚未到的士交更的時候，因此，就只有泰迪那輛車子停在那裏，偶然，也有一兩個行人經過。

卡凡負責提水，泰迪負責洗抹，不到半個小時，兩人便將車尾箱內的血漬沖洗得乾乾淨淨。

本來，兩人決定洗掉車內的血漬後，便去吃午飯，然後將車子開到一間買賣二手車的車行，將車子賣掉，順道看一下有沒有合心意的二手車，買下來。

泰迪忽然想到，既然等一會要將車子賣掉，何不順便將車子抹過乾乾淨淨，說不完會賣高一點價錢，於是他便將他的想法告訴卡凡。

卡凡一口贊成，並協助他將車子洗抹得光亮一些。

「哈，看上去就像新車一樣。」泰迪抹抹臉上的汗水。「要不是曾經有死屍藏在車尾箱內，我真捨不得將它賣掉。」

卡凡拍拍車子，說道：「一定可以賣個好價錢的。」

泰迪滿意地道：「能夠賣到買回來的價錢，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卡凡滿懷信心地道：「一定可以賣到那個價錢的。」

跟着摸摸肚子，說道：「泰迪，我的肚子在鬧革命了，該去吃飯了。」

泰迪邊將車尾箱蓋好，邊道：「那快上車吧，賣了車子後，今晚好好地吃一餐！」

卡凡邊拉開車門鑽入車內，邊說道：「今晚一定要好好地吃一餐，就算是慶祝我們洗脫嫌疑！」

泰迪將車尾箱蓋蓋好，正欲走向車子前座，驀地，有兩輛車子飛馳而至，一前一後，將泰迪那輛車子堵截起來。

泰迪起先不以為意，還以為那兩輛車子也是來洗抹或是替水箱加水的，只是看了那兩輛車子一眼，便向車子的前門走去。

但當他看到從兩輛車子內分別走出三名凶神惡煞的大漢後，他頓時感到不對勁，心頭隨即往下一沉。

因為看到從那兩輛車子內走下的六個漢子之中，其中四人的手上，是有武器的！

他立刻停下來，驚惶地打量着那六個逼過來的大漢，口裏疾聲道：「卡凡，小心點，似乎有武器的！」

卡凡聽畢，吃了一驚，正欲從車內鑽出來，那知道車門却「砰」的一聲被人一脚踹上了，要不是他反應靈敏，肯定會被車門撞傷手臂。

車窗前隨即一黯，兩條大漢堵在車門前，令到卡凡不能鑽出去。

他忙往泰迪那邊望去，只見泰迪已被三個大漢圍堵起來，而那一邊的車門亦被一個大漢堵住了。

頓時間，他有一種困獸的感覺。

他忙移向軚盤那邊。

同時間，他聽到圍堵着泰迪的那三個大漢之一對泰迪沉聲道：「朋友，識相的，乖乖地跟我們走，別要我們動傢伙！」

同時間，堵在另一邊車門外的大漢一眼看到卡凡移向駕駛座位那邊，忙疾喝道：「別動，否則不客氣。」喝聲未完，從車窗外伸入一柄光亮鋒利的尺長牛肉刀。

卡凡立刻僵住了。

耳中聽到泰迪說道：「朋友，請問你們是什麼人？」

「別囉嗦，快跟我們走。」仍然是那個大漢厲聲說道。

「我根本不認識你們，亦沒有開罪過你們，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走？」泰迪語氣强硬。

他的話才說完，那三個大漢同時臉色一沉，手一動，亮出兩柄牛肉刀與一

支手鎗來！

那兩柄牛肉刀直抵在他的腰腹上，爲首的那個大漢手上的左輪手鎗則指着他的心口。

泰迪頓時倒抽了一口寒氣，整個人僵住了。

「走！」爲首那個大漢微微一提鎗咀，沉聲厲喝。

泰迪在那三個大漢的刀鎗指嚇下，不敢不從，乖乖的向第一輛車子走去。

而那兩個持刀大漢緊傍在泰迪兩旁，那個持鎗的大漢則側着身子，走在前面。

泰迪邊走邊左右張望。希望看到一個路人，但却偏偏沒有一個路人走過。

路上雖然不時有車輛馳過，但由於速度頗快，因此，沒有人發覺到泰迪與那幾個大漢的情形有什麼不對。

而事實上，那三個大漢也掩飾得很好，看上去四個人就像是好朋友那樣，相偕走向車子。

待泰迪走入車子的後座。堵着車門兩邊的三個大漢其中一個喝道：「朋友，快出來！」

卡凡在車內看到泰迪被挾持上車，爲免泰迪受到傷害，他只好乖乖地從車子上走下來，在那三個大漢的挾持下，上了第二輛車子。

前面那輛車子馬上開動，往前駛去。

第二輛車子緊跟着。

而泰迪與卡凡皆分別被兩個大漢以刀挾持着，根本動彈不得，更妄想反抗了。

車子行駛了好一會，泰迪終於忍不住開口道：「朋友，你們要載我們到什麼地方？」

爲首那個身形壯健的大漢冷冷道：「別囉嗦，到了那地方後，你自然會知道！」

泰迪只好閉上嘴巴。

車子一直向市郊駛去。

泰迪心頭一直在犯疑，因爲他實在不知道這幾個大漢是何方神聖，更不知對方爲何會挾持他與卡凡。

因爲他想遍了，也想不起曾開罪過對方。

而對方挾持他與卡凡，當然事出有因，也因此，他忍不住心中的納悶，又開口問道：「朋友，你們爲何要挾持我們？」

那個大漢臉色一沉，一聲不吭的，一肘撞向泰迪的腰肋上。

泰迪頓時痛得「呃」地叫了一聲，一張臉發青發白。

經過這次的「教訓」，泰迪再也不敢開口說話。

坐在後面那輛車子內的卡凡，雖然也曾向那兩個左右挾着他的漢子問過相同的話，但遭到的對待却比泰迪好，那兩個大漢只是悶聲不吭，不理會卡凡的說話，並沒有給他吃苦頭。

卡凡也「識趣」，瞧那兩個漢子板着臉，不敢再自討沒趣，閉上咀巴不再說話。

兩輛車子一直向郊區駛了五分鐘左右，駛到一個農場前面，駕駛車子的漢子按了一下響號，便有人從裏面將關着的大門打開來，兩輛車子便駛了入去，兩扇鐵門馬上又關上了。

車子在一間鐵皮屋前停下來，卡凡與泰迪分別被推下車，押入屋內。

泰迪與卡凡在下車走向屋內的時候，匆匆地打量了農場內的情形一眼，發現這是一個養雞場，在屋的左面，有兩間鷄舍，但裏面却一隻鷄也沒有。

鷄場內連一隻鷄也沒有，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這鷄場是空置了的；二是養的雞剛好都賣光了。

卡凡與泰迪兩人却有一種感覺；這個鷄場是空置了很久的。

卡凡與泰迪被押入那座鐵皮屋內，兩扇鐵門馬上被人關上了。

這時正是九月天時，天氣仍然很熱，幸好屋內有一把吊扇開着，不然，只怕待一會便會被焗出一身汗油來。

鐵皮屋內也是空空蕩蕩的，只有一張舊的木桌子，幾張圓的木摺櫈，左邊靠窗的地方放了三張鐵製的兩層碌架床，床上有蓆有被，床邊的牆上，掛着幾件衣服，明顯地這裏是有人居住的。

卡凡與泰迪被推入屋內後，那六個漢子將兩人圍在中間，爲首那個身上有鎗的漢子惡狠狠地瞪了兩人一眼，然後掏出一包香烟，取了一支，打着火機，點燃了，吸了一口烟後，才邊噴着烟，邊說道：「朋友，別再裝蒜了，若是你們肯將那包東西交出來，我們一定不會爲難兩位，要不，你們別想活着離開這裏。」

泰迪與卡凡聞言之下，眞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兩人互相看了一眼，看到對方都是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爲首那大漢看到兩人不說話，厲聲道：「喂，你兩個說話呀！」

卡凡與泰迪又互相看了一眼，泰迪無奈地道：「大哥，你要我們說什麼啊！」

「到底交不交出那包東西？」那大漢向泰迪咆哮。

泰迪攤攤手，說道：「我們根本不知你所說的那包東西是什麼，怎麼回答你？」

「你他媽的，不給點厲害你們看看，你們是不會乖乖地說出來了！」爲首那大漢說完朝其餘幾個人打了個手勢。

其他五個大漢立時像惡虎餓狼一樣撲向泰迪與卡凡。

本來，憑着卡凡與泰迪的身手，可以應付得了那五個大漢的，但由於忌憚對方手上的武器——鋒利的牛肉刀，還有爲首那大漢手上的手鎗，因此，兩人不敢反抗，任由那五個大漢拳脚交加地揍了他們一頓。

兩人被揍得倒在地上，臉腫鼻青的，卡凡的咀角還淌出血來。

原來，他被一個大漢一拳擊在咀角上，頓時皮損肉裂，淌出血來。

「朋友，現在想起那包東西是什麼了吧？」爲首那漢子冷酷地看着地上的卡凡與泰迪。「說出來吧！」

卡凡抹去咀角的血水，憤然道：「我

們根本就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東西，你就算打死我們，我們也說不出來！」

「他媽的，我倒要看一下，是你們的骨頭硬，還是我們的拳頭硬！」為首那大漢怒喝一聲：「打！」

那五個大漢立時又像餓虎撲羊一樣，撲向卡凡與泰迪。

泰迪忽然大聲叫道：「你就算再打我們一頓，我們也是不知你所說的是什麼東西，叫我們怎樣說呢？」

話未說完，他的大腿上已捱了一腳，痛得他臉上的皮肉搐動了一下。

卡凡也被人在背後踢了一腳，跌倒在地上。

為首那大漢聽泰迪那麼說，大概他說的也有道理，馬上朝那五個漢子打了個手勢。

那五個漢子立時退開去。

為首那大漢盯着卡凡與泰迪足足有五分鐘，才開口說道：「你兩個聽着，若想再活下去的話，快將那包珠寶交出來！」

卡凡與泰迪一聽，先是茫然地互相看了一眼，但隨即便猛然省起，為首那大漢所說的珠寶，可能就是金輝珠寶店被劫去的那批珠寶金錶。

而兩人又馬上聯想到，這羣大漢極有可能就是那伙劫匪！

因此，兩人又聯想到，那個死在泰迪那輛房車的車尾箱內的傢伙，與這伙大漢是一伙的。

從而，兩人又猜想到，那個死在車尾箱內的傢伙，一定是帶着那批劫來的珠寶金錶逃走，因此，這伙大漢才會以為兩人吞掉了那批珠寶金錶。

因為，警方向新聞界發佈的消息只說在一輛房車內發現了一具死屍，並沒有說同時發現了一批珠寶金錶，這伙大漢才會以為卡凡與泰迪暗中吞了那批珠寶金錶。

而這批亡命之徒自然不甘心將冒着生命危險劫來的珠寶金錶，落入他人手中，那自然不會放過卡凡與泰迪了。

否則，那豈不成了就像俗語所說的：牛耕田，馬食穀了麼？

至少，這伙大漢是這麼想的，不然，他們也不會冒險將卡凡與泰迪捉回來。

卡凡與泰迪想明白了這一連串的事情後，禁不住相對苦笑了一下。

那為首的大漢看到兩人臉上的變化，但又不吭聲，不由又疑又怒，厲聲喝道：「怎麼樣？你兩個終於想起來了吧。快說啊！」

卡凡與泰迪同時吸了口氣，由泰迪開口說道：「我們根本就沒有看到那包珠寶，你叫我們怎樣交出來？」

卡凡跟着接口說道：「那個死在我們車子內的人，一定是你們的弟兄了，但我們却沒有發現他的身上帶着一包珠寶啊！」

「你他媽的，人既然在你們的車上，那包珠寶怎會不在車內？」為首那大漢兇狠地道：「我們那個兄弟是帶着那包珠寶跳車的，那包珠寶當然在他的身上，你們居然暗中吞掉了，居然還敢在我們面前撒謊，哼哼！你兩個若不交出來，我會叫你們沒有命享受那筆橫財！」

「大哥，我們眞的沒有看到那包珠寶啊！」泰迪急叫道。「我們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吞掉那批珠寶！」

「我們可不是那些無知的蠢人。」卡凡接口說道：「我們不會想不到，那批珠寶一定來路不正，若是暗中吞掉了，你們不但不會放過我們，要是被警方查出來，還會惹上官非的，正如你所說，我們若是吞掉那批珠寶，不交出來，那會沒有命享的，所以我們怎會不馬上交出來，却要自討苦吃！」

「我們確是沒有吞掉那批珠寶啊！」泰迪馬上又接口道：「而且，連看也沒有看到，你叫我們怎樣交出來？就算你們打死我們，我們也只有認命了。」

「你他媽的！人死在你的車內，那包珠寶居然會不在你的車內，你以為我們是白痴還是三歲小孩？嘿嘿，你以為我們會相信？」為首那漢子猙獰地道：「看來，你們剛才所吃的苦頭太少了！」話未說完，又向那五個同黨打了個手勢。

那五個大漢立時如狠似虎般，撲向卡凡與泰迪，拳腳如雨般落在兩人的身上。

兩人根本無從反抗，只好拚命護住要害部份，承受那五個大漢的拳腳。

起初，兩人還能夠忍受得了，接下來，兩人再也忍受不了，大聲呼痛起來。

但在那五個大漢的毒打之下，兩人的叫聲終於漸漸微弱下來。

待那五個大漢發覺兩人聲息全無停下手來的時候，兩人已昏暈過去了。

五個大漢中的其中一個對為首那漢子道：「威哥，這兩個傢伙暈過去了。」

「他媽的，將他們綁起來，待他們醒過來後，再問他們！」為首那漢子將手鎗掖回褲頭上，向屋外走去。「你們看着這兩個傢伙，我要去見林老大。」

「威哥，你放心吧，他們插翅也逃不了的！」

「小心駛得萬年船，我們的發財大計全在這兩個傢伙的身上，千萬別見財化水！」「威哥」說完拉開鐵門，走了出去。

跟着，他便駕車離開了雞場。

＊　＊　＊

泰迪與卡凡終於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兩人只覺渾身疼痛，微微動了一下，才發覺自己被繩子綑得結結實實。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從對方的眼神中，兩人互相明白了對方的意思。

兩人輕輕地吸了口氣，閉上眼睛，假裝仍然昏迷不醒。

而兩人在醒過來的一剎那，已看到那五個大漢正圍着那張桌子在賭錢。

他們賭的是最簡單快捷的「三公」。

他們雖然賭得興高彩烈，但仍然沒有忘了看一眼躺在地上的卡凡與泰迪兩人，看看兩人有什麼動靜。而兩人則在暗中竭盡全力，希望可以解除綑在身上的繩索。

由於不能讓那五個傢伙看出一點端倪，因此，兩人暗中所做的動作加倍困

難。

但兩人却咬着牙關全力做下去，他們都明白這是他們唯一逃走的機會。

經過一番努力，卡凡幸運地鬆解了手上的繩結。

就在這時，一個勾鼻子的大漢忽然道：「那兩個傢伙昏暈了這麼久仍未醒過來，待我去看一下，他們是否已醒過來，却在假裝仍未醒。」口裏說着，人已向卡凡與泰廸躺着的地方走去。

卡凡一聽，暗暗担憂不已。

——若是那勾鼻漢子走過來，發現他醒過來，將他揪起來的話，那就前功盡廢了。」

聽着那人的脚步聲响着，卡凡那顆心也噗噗直跳。

就在這時，泰廸忽然呻吟一聲，身子動了一下，張開眼，假裝從昏暈中醒轉過來。

那勾鼻漢子馬上走到泰廸的身邊，看了泰廸一眼，獰笑道：「你他媽的，終於醒過來了麼？嘿嘿，方才的滋味好受麼？」

泰廸裝出痛苦的樣子——事實上他確是渾身痛楚，乞求地對那人說道：「我很口渴，請你給我一點水吧。」

那人冷冷地瞧着泰廸道：「嘿嘿，想喝水麼？」

泰廸啞澀地道：「求求你，我的咽喉像火燒一樣……」

「給水你喝也可以。」那漢子冷酷地道：「不過，你要先說出那包珠寶的下落。」

跟着，他不再理會泰廸，轉頭向卡凡瞧去，口裏嘀咕道：「你既然醒了，他大概也該醒了。」說着一脚踢向卡凡的身上。

卡凡就在這時候倏地一動——伸手一把抄住那漢子的脚，接着一拉。

那漢子根本料不到卡凡已鬆了綁，自然不及提防，身子一晃，仆跌在地上！

卡凡的動作好快——任何人處在他的情形下——相信動作也會像他那麼快的，從地上一躍而起，撲壓在那漢子的身上，閃電般從那人的身上，抽出一柄牛肉刀，擱在那人的頸上。

那勾鼻漢子剛想掙扎，陡覺頸側一寒，眼角瞥到那是一柄鋒利森寒的牛肉刀，頓時倒抽一口寒氣，僵住了。

卡凡這幾個動作雖然好快，但也痛得他幾乎支持不住虛脫過去。

那幾個漢子發覺不對勁時，卡凡已制住那漢子，那四個漢子却不理三七二十一，各自抽出傢伙，猛撲過來。

卡凡立時兇狠地嘶叫道：「站住，否則我一刀割斷他的脖子！」喝聲中，手中的刀微一用力，刀鋒割入那漢子的頸項上，那漢子頓時殺豬般嚎叫一聲。

那四個漢子頓時怔住了。

泰廸就在這剎那身子一滾，滾到卡凡的身邊。

卡凡眼快手急，閃電般一刀將綑着泰廸雙手的繩子割斷，隨即又將刀子擱在那漢子的頸上。

泰廸驟覺手上一鬆，馬上一個挺身，從地上躍起來，一手抄起床前的一張木摺椅，擺開一個架式。

那幾個漢子的反應慢了那麼一剎那，便錯失了一個向卡凡撲擊的好機會，更加不敢妄動。

泰廸從地上跳起來的剎那，只覺全身的骨架像散了一般，身子微晃了一下，忙吸了口氣，才穩住身子。

卡凡見泰廸已鬆綁，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忙對那漢子喝道：「快起身！」

那漢子不敢不從，從地上爬起來。

卡凡一直將牛肉刀擱在那漢子的頸上，泰廸立刻踏前一步，與卡凡並肩而立。

那四個漢子由於顧忌那個同黨會受到傷害，因此，只能眼看着卡凡與泰廸二人，不敢莽動一下。

卡凡隨即一推那漢子，朝那四個大漢喝道：「你們若是不想看到他受到傷害，最好不要攔阻我們，否則，最先死的會是他！」

而那漢子頸上被割破的地方，已湧出血水來，臉色也煞白了。

卡凡與泰廸强撑着，挾着那勾鼻漢子，向屋外面走去。

那四個漢子蠢動了一下，馬上被卡凡喝止了。「別動，我不會手下留情的！」話起手落，刀鋒割入那漢子的皮肉內，那漢子痛得渾身抖顫了一下，急不迭朝那四個同黨哀叫道：「阿松，讓他們走吧，你們要顧念手足之情啊！」

那四個漢子聽了他的哀求，頓時猶豫起來。

卡凡與泰廸急忙推着那漢子往外走。

陡地，四個漢子中的一個忽然大叫道：「千萬不要讓那兩個傢伙逃脫，不然，我們的事便會敗露，那不但發財無望，只怕下半輩子都會在監獄中渡過！」

其他三個漢子頓時神情一震，另一個上唇很厚的大漢兇狠地叫道：「阿木說得對，為了大局，顧不了阿坤的性命了，若他死了，待我們發了大財後，寄一筆錢回去給他的家人，算是補償好了！」

另一個單眼皮的漢子也叫道：「阿坤，我們不是不顧念手足之情，但為了大局，請你不要怪我們不理你的死活！」

四個大漢在呼叫聲中，兇猛地撲向泰廸與卡凡。

他們的手上，都握着鋒利晃亮的牛肉刀。

若是在平常的情形下，泰廸與卡凡根本不會懼怕那四個漢子，但如今兩人受傷纍纍之下，根本無法應付那四個大漢的撲擊，而兩人也想不到那四個大漢居然會不顧那漢子的生死，大驚之下，忙將手上那個勾鼻漢子奮力推向撲過來的四個大漢！

那個漢子也料不到四個同黨為了滅口，不惜犧牲他的性命，驚得他脚也軟了，被卡凡與泰廸奮力一推，身不由自主地撲向四個同黨。

那四同黨冷不防之下，幾乎收勢不住，手上的刀斬落在同黨阿坤的身上。

而這一來，四人的撲勢頓時窒住了。

卡凡與泰迪乘這機會，奪門而出！才奔出屋外，兩人都不約而同地向停着車子的地方奔去。

泰迪更不忘扭轉身，將手上的摺櫈擲向從屋內追撲出來的四個大漢。

那四個大漢為了閃避那張飛擲過來的摺櫈，又被阻攔了一下。

卡凡拚力支持着，奔向那輛車子。

泰迪接着又從地上抄起一個木做的雞食槽，扔向撲奔出來的四個漢子。

那四個漢子又被阻攔了一下。

卡凡已奔到車子前。

泰迪又從地上撿起一根竹竿，以一招橫掃千軍之勢，掃向那四個又兇猛地撲過來的漢子。

那四個漢子慌不迭閃避那根橫掃過來的竹桿。

卡凡已拉開駕駛座的車門，一頭鑽了入去。

泰迪一竹在手，大發神威，揮舞着那根竹竿，力阻那四個大漢的撲擊。

那輛車子發出一聲悶吼，卡凡已發動了車子，向後一退，掉轉頭，泰迪一眼瞥見，張口發出一聲大吼，將手上的竹桿奮力拋射向那四個漢子，接轉身奔向那輛車子！

卡凡早已將另一邊的車門打開，好讓泰迪一下子跳進車內。

那四個漢子眼見泰迪奔向車子，心中發急，也顧不了會被那根拋過來的竹竿擲中，不顧一切地追撲過去。

泰迪拚盡氣力，奔到車子旁，跳入車子內，頓時虛脫般跌坐在座椅上。

卡凡也顧不了泰迪仍未將車門關上，立刻一踏油門，車子怒吼一聲，像一頭野馬般，飛馳向雞舍的大門去。

那四個漢子像瘋了般，狂撲向車子。

車子一頭衝刺大門前，卡凡才發覺到，那道鐵皮做的大門原來是關上的，他不禁臉露猶豫之色。

泰迪忙無力地喝叫道：「卡凡，踏盡油門，衝出去！」

卡凡被泰迪那一喝，頓時猛咬牙，將油門踏盡。

車子立時有如一頭狂牛般，向大門衝撞過去。

就在車子撞上大門的剎那，卡凡不由自主地，身子往下縮了一縮。

只聽轟地一聲大响，車子將那兩扇鐵門撞開來，衝了出去。

車子顛晃了一下，卡凡忙將踏在油門上的脚放開一些，雙手死命地抓緊駕駛盤，沿着那條僅容兩輛車子通過的小路，飛馳而去。

車頭由於衝撞之下，凹損了一大片，幸運的是，並沒有將發動機撞毀，不然，兩人肯定逃不了。

因為，泰迪在阻攔那四個漢子的追撲時，已將氣力耗盡了，他這時連走路的氣力也沒有，叫他怎樣逃？而卡凡只是比泰迪好一點，基於求生的本能，將殘餘的體能發揮出來，勉强有氣力駕駛那輛車子。

那四個大漢追撲到大門前，看到那車子已飛馳出老遠，知道不可能追得上，只好頹然停下來，眼睜睜看着那輛車子絕塵而去。

「他媽的，要不是阿坤被那個傢伙捉住，怎會被他們逃脫得了！」那個叫阿木的大漢氣憤得一刀斬在門柱上，發出鏗的一聲激响，而他也被震得虎口一陣痲痛。

「現在怎麼辦？」那個阿松焦急地道。

「馬上打電話通知威哥。」那個單眼皮的漢子倒是當機立斷。「同時馬上離開這裏！」

＊　＊　＊

在市區東部遊客區的一個酒店咖啡座內，那個威哥正與一個年約四十多歲，上唇留了一撇唇髭的中年人在低聲說話。

這個時候由於剛好過了下午茶的時間，因此，客人不多，這種環境正好適合談話。

而威哥已換上一身薄蔴紗做的白色西服，看上去頗為有型。

那個中年人也穿了一套米黃色的蔴質薄料西裝，架着金絲眼鏡，頭髮梳得油亮，手上戴着金錶，十足老闆階級。

「林老闆，請你寬限三天。」威哥喝了一口啤酒，低聲對那中年人說道：「三天之後，我一定可以與你交易。」

「阿威，做生意要講一個信字，昨天你拿不出那批貨來與我交易，我已寬限你一天，你今天又不能與我交易，我如何再相信你？」

「林老闆，這次我保證在三天後，可以與你交易。」威哥拍拍心口道。

「真的？」林老闆兩道目光透過眼鏡片，直射在威哥的臉上。

「要是三天後不能與你交易，我賠償你的損失！」威哥一副義無反顧的神態。

林老闆又看了他一眼，才點點頭道：「好吧，我再相信你一次。」

威哥正想說話，身上的傳呼機却忽然「必必」聲地响起來，他忙將機熄了，對林老闆道：「對不起，請等一下，我去覆機。」

林老闆點點頭，於是，威哥便去覆機。

未幾，只見他匆匆地走回來，神色有點不對，就連林老闆也看出來，問道：「阿威，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威哥坐下來，牽强地笑了一下，搖頭道：「沒有什麼，一點小事吧了，林老闆……」

林老闆馬上擺擺手，說道：「阿威，你若是有事，只管先走。」

威哥輕舒一口氣，馬上站起來。「林老闆，對不起，我先走一步了。」

林老闆「嗯」了一聲，忽然又將已離座位的威哥叫住：「阿威，記住，三日後若不能交易，你以後永遠也不要找我。」

威哥忙答道：「林老闆，你放心吧，無論如何，三日之後，我都會與你交易的！」

「嗯，那你快走吧。」林老闆說着拿起杯子，喝了口咖啡。

威哥急步向大門那邊走去。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火鳳凰

化整爲零戰略　集中財富收藏

夜已深，十二連環塢內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十二連環塢建立以來，這可以說是最熱鬧的一夜，非獨十二連環塢的人，江湖上九幫十八會的上上下下都全到了。

帳幕連綿數里，馬以千計，人以萬數，要江湖上這許多人集中在一起，並不是一件易事，而集中在一起聲勢的浩大更就是難以想像。

江湖上幫會之多，難以統計，三四個一夥，自成一派的也不知多少，但眞眞正正擧足輕重的不外九幫十八會。

能夠將九幫十八會聚集起來的也就只有十二連環塢的頭兒武老大武維揚。

九幫十八會的人都是以武老大來稱呼武維揚，不因爲十二連環塢人强馬壯，也不因爲武維揚的武功高强，完全是因爲他的公正嚴明。

也就因爲武老大深得人心，這些年下來，十二連環塢已成了九幫十八會的總壇。

好像今夜這樣大家全都集中在十二連環塢的卻是前所未有。

當然是有大事發生了。

忠義堂周圍警衛森嚴，除了九幫十八會的頭兒，任何人未經許可通傳，擅自闖進忠義堂一概格殺勿論，這是武老大今夜下的命令。

忠義堂內這時候也就只有九幫十八會的頭兒以及十二連環塢的司庫于廷文。

司庫也就是掌握錢銀來往的人，能夠上這個職位除了數目分明，還得忠誠可靠。

以武老大的明察秋毫當然不會選錯對象。

于廷文也從來沒有令武老大失望。

武老大對他有救命之恩，他也佩服武老大的爲人，發誓隨時爲武老大殉死。

也所以到現在三十多歲了還未成家立室，他就是不想有家室的牽纏。

九幫十八會的頭兒全都坐在忠義堂內，只有于廷文立在當中。

在他的身旁地上放着一個大鐵箱，還有一塊丁方四尺用紅布包裹着的東西。

他垂手而立，面色鐵青，神態莊嚴。

忠義堂內一片寂靜，九幫十八會的頭兒全都是高手，當然連呼吸聲也聽不到。

武老大高坐在上，終於打破沉默：「各位，一如我所料，蒙古人勢如破竹，雷霆萬鈞之勢，天下很快便是他們的天下。」

「還有我們這些人呢！」幾個幫會的頭兒，不由自主叫出來。

「沒用的。」武老大面色一沉。「可是我們這些還是要背城一戰。」

「我們都不是懦夫。」

「這一戰下來不知會變成怎樣，所以我之前建議將九幫十八會的財富集中起來，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以便將來重組幫會，招兵買馬，對抗蒙古人。」



「老大的判斷從來準確，可是我們這一戰仍然悉力以赴，絕不會退縮。」插進這話的是大刀會的當家秦正器。

「當然——」武老大目光一掃。「多謝大家的信任，將收藏財富這件事交由十二連環塢的司庫于廷文處理，現在他已經處理妥當，向大家有所交待。」

所有的目光立時集中在于廷文面上。

于廷文一挺胸膛。「財寶現在已放於一個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與我同去的一共有十二連環塢的三十六個兄弟，他們的頭顱就在這個鐵箱內。」

語聲一落，他將箱蓋打開，一陣血腥撲鼻。

衆人目光及處，只見鐵箱內一個個都是人頭。

要一個人確保秘密，最徹底的辦法就是將那個人殺掉，于廷文這一次的確做得很徹底。

「九幫十八會的財富藏在甚麼地方現在就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附近ㄧ帶是一個天然迷宮，對各位龍頭大哥來說可以說完全陌生，沒有這幅地圖，沒有人能夠找到去，連我也不例外。」于廷文「霍」地探手拉開那幅紅布。

裹在紅布內的是一塊鐵板，上面彎彎曲曲的畫着一幅極其複雜的地圖，還有許多標記註明。

從地圖上看來那應該是海中的無數小島。

「我是早知道有這個地方，摸索着進去的，沿途留下了標記，也完全憑此標記才能夠回來，現在都刻在這塊鐵板上。」于廷文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已經將這塊鐵板仔細的分成二十七份。」

語聲一頓，他一拳擊在那塊鐵板上，那塊鐵板立時分成二十七小塊，散落在旁邊的紅布上。

「這二十七塊鐵板分別交給二十七位龍頭大哥保管，只有再集中一起，重見鳳凰，才能夠找到財富的所在。」于廷文特別强調「鳳凰」這兩個字。

大家都明白，他們都留意到鐵板的另一面刻着一對栩栩如生的鳳凰。

所謂鳳凰重現當然就是集中所有的小鐵板，再合拼為本來那塊完整的鐵板。

九幫十八會的二十七個頭兒看到這裏，不能不佩服于廷文處事週到，心細如塵。

秦正器隨即問：「既然那個地方那麼神秘，也就用不着殺人滅口了。」

「只有死亡才能夠確保秘密！」于廷文目光一轉。「各位，我要做的已經做完了，」一頓接向武老大拜倒。「多謝老大的多年照顧。」

武老大面寒如冰。「我絕對相信你的話，但為了確保秘密，亦無可奈何。」

于廷文一拜再拜，三拜之後反腕抽出一把尖刀，便插向自己的胸膛。

一枚鐵胆即時飛至，撞在尖刀上，于廷文雖然很用力的抓着那把尖刀，被鐵胆一撞，還是不由手腕痲痺，五指一鬆，尖刀便脫手飛出。

武老大面色一沉，如炬目光落在秦

正器面上。

秦正器長身而起，手上抓着另一枚鐵胆，理直氣壯的。「姓于的爲大家盡了這許多心力，還要他的命，未免太過份了。」

其餘人聽着亦不由點頭。

武老大沉着聲：「這是規矩！」

「規矩是我們定的，我們若是大家都同意，當然可以改變！」秦正器抱拳環揖。「姓于的是一條漢子，我是相信他不會將秘密洩露的，大家的意見怎樣？」

所有人不約而同，一齊點頭，他們都是幫會的大龍頭，當然有一定的見識判斷。

「好，多謝大家，若是有甚麼，姓秦的還大家一條命！」秦正器當眞是快人快語。

于廷文一聽一笑，抱拳。「秦當家一番好意，姓于的永記心頭。」

武老大聽得說，徐徐偏開臉，他實在太清楚于廷文的性格。

也果然不出他所料，于廷文語氣一落，抬手曲指如鈎，便插向自己的眼睛。

眼珠子曳着鮮血飛出，于廷文哼也沒哼一聲，所有人看着却不由魄動心驚。

武老大的身子這才移動，電光石火的掠到于廷文身旁，抬手封住了他雙眼附近的穴道，再封他身上的其他七處穴道。

于廷文立時昏迷過去。

武老大一把扶住。「以這幅藏寶地圖的複雜，一個瞎子是絕對再畫不出來，找不到去的。」

秦正器立即叫出來。「老大再說這種話，就是不當我們兄弟了。」

其他人同時嚷出來。

武老大等大家靜下來，才再開口：「那麼我們便收拾一切，與蒙古人決一死戰，事了之後再作打算。」

「老大以爲我們的勝算有多少？」秦正器身旁的一個幫會頭兒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不管有多少還是要戰的！」秦正器接上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對——」武老大眼瞳中露出悲痛的神色。「大家若是都明白這道理，又怎會到這般地步？」

沒有人作聲，武老大也沒有再說甚麼。

若是在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同心協力，是必可以將蒙古人驅逐出境，現在蒙古人鐵騎南下，宋軍大部份不戰而退，兵敗如山倒，只憑他們九幫十八會這些人力挽狂瀾，又談何容易。

何況九幫十八會的人亦未必會全心全力去對抗蒙古人，否則也不會這麼爲幫會的財產費心思。

那些才是眞正的有心人？武老大不能夠肯定，也不敢爲這件事明顯的表示懷疑。

他們的力量經已有限，若是再有所失散，便連一點希望也沒有的了。

于廷文的盲目，三十六個十二連環塢兄弟的殉死，總要有價值。

他也知道蒙古人勢力龐大，但他也是一個有志之士，就是明知道此戰必敗，也要一戰，盡自己的心力希望能夠挽救國家的淪亡。

要說服九幫十八會的人做這件事並不容易，這並非太平盛世下的大杯酒大塊肉，而是去拚命，面對着龐大的蒙古兵。

＊　＊　＊

武老大無疑是盡了心力，九幫十八會也絕無疑問不是烏合之衆，但蒙古人勢力的龐大也是毋庸置疑，沒有人知道他們那一戰怎樣，但蒙古人沒有多久一統天下，建立大元帝國則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由戰亂到平靜，當然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到一切都平定，已經是三年後的事。

不少漢人效命於元朝，那些殘餘的對抗元人有志之士，經過多番的失敗，終於心灰意冷，有些跑到遙遠的地方，有些隱藏在鄉間。

當然，有些過慣了奢華生活的，最終還是回到繁華的地方，重新開始他們的奢華生活。

到眞正的平靜，就是元人開始眞正的統治，覺得一切都可以控制，再沒有麻煩，停止了到處搜捕行動的時候。

這種平靜很快便感覺到，九幫十八會的人於是又蠢蠢欲動。

那一戰到底有多少人傷亡，沒有人能夠肯定，但掌握藏寶圖的人顯然都活下來。

消息已經傳出，他們要聚集在一起，要尋回埋藏的寶藏，有所行動的了。

江湖上的消息永遠都是散發得很快的。

＊　＊　＊

夜已深。

在于廷文來說，並沒有這種感覺，他到底是一個瞎子，再無日夜之分。

經過多年瞎子的生活，他已經習慣，一根竹杖在手，已不可能摔進坑溝裏的了。

他也已學會怎樣判斷一個人的說話眞假，做了瞎子之後他更加領悟得到人性的醜惡，有些人無聊到連瞎子也不放過，也要找來開玩笑的。

開始的時候，他問人如何往東走，結果走下來便到了西面。

開始的時候他很生氣，現在當然已心平氣靜，再也不當作一回事。

與之同時他發覺有些人連瞎子的錢也打主意，幸好他的眼睛雖然瞎了，本領仍然在，那根竹杖在他用來有如鐵打的，上面已染滿血腥。

在今夜之前他已經走了三個月的路，在變成瞎子以後他已很少走這麼遠，只因爲他聽到一個傳說，這兒有一個叫做華天問的人，是一個神醫，外號叫做賽華佗，有華佗扁鵲起死回生的本領，可以移植一個人的器官，令到沒有手的人可以接上另一個人的手，瞎了的人重見光明。

這樣的傳說實在太多，他本來有些懷疑，最後不免有些相信，希望找機會

一試。

瞎了的生活令他實在太痛苦，多年下來，已有些厭倦，有時候他甚至痛恨爲甚麼當時不死掉，爲甚麼秦正器武老大要救他。

現在雖然已習慣，他仍然有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

做了瞎子之後他聽到的實在太多了，要甘於平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在未做瞎子之前，他是十二連環塢的司庫，也曾很快樂的享受過。

那些快樂的回憶就像是尖針一樣刺進他的心深處。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也不知何去何從，他也曾接觸那些原是十二連環塢的人，然後他發覺他已經全無地位，那些人根本在逃避他。

那一戰他沒有參加，不知道變成怎樣，只知道有一天十二連環塢非常混亂，每一個人都在逃命，他只知道要逃命，所以也逃了出來。

他不停的逃走，幸而帶着足夠的銀兩，也幸而還有一身本領。

之後他希望能夠連絡到武老大，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不能夠。

武老大是否仍然以前的義薄雲天？他不知道，却難免有些懷疑。

他甚至奇怪武老大是否仍然活着，江湖上關於武老大的消息一無所有，一個那麼喧赫的人，除非已死亡，否則沒有可能全無消息的。

當然他也不敢肯定他所問的是否江湖上的人，是否與武老大有多少關係。

知道了那位賽華佗葉天問的消息，他便忘記了其他事，一心去找葉天問。

他希望那眞的是事實，葉天問眞的能夠令他重見天日，好好的再享受一下人生。

據說葉天問的價錢並不便宜，可是他不怕，他絕對相信可以滿足葉天問的要求。

＊　＊　＊

轉過了街角，于廷文便想找人問葉天問的所在，他知道走在街道上，那根竹杖的接觸令他發現兩旁的牆壁的存在。

然後他奇怪除了狗吠，聽不到人聲，他想到可能已是夜深。

更鼓聲遠遠傳來，聽到這更鼓聲，于廷文不由苦笑了，這些事他本已能夠推測得到，可是他仍然懷疑，一個瞎子通常都沒有自信的。

俗語所謂眼見爲實，看不見又還有甚麼是實在的？

他立即向更鼓聲來處走去，一個更夫通常是最清楚周圍環境的人。

更鼓聲終於接近，于廷文竹杖一伸。「這位老伯——」

打更的十九都是老人家，這是他得來的經驗，這一次却偏偏不是。

打更的只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壯年人，聽得說悶哼一聲：「老伯，你瞎了——」

于廷文呆一呆。「我是瞎的。」

打更的上下打量了于廷文一眼。「眞的是一個瞎子啊，這麼晚還到處跑。」

「我在找人。」于廷文唯恐打更的不理會馬上離開。「有位賽華佗葉天問——」

「你要找葉神醫啊。」打更的搖頭。「我看你是外來的？不知道葉神醫的規矩。」

于廷文點頭。「我是外來的。」

「葉神醫看病只到酉時。」打更的再打量于廷文一眼。「你不是要重見光明吧？」

于廷文乾笑，打更的再一次上下打量他一眼。「我看你是白費心機了，葉神醫雖然有這種本領，錢可是要得很多。」

「這個不是問題。」于廷文再問：「葉天問眞的有這種本領？」

「當然是眞的了。」打更的突然打一個「哈哈」。「看來也是你的福份，葉神醫的家就在你左邊。」

「是啊？」于廷文竹杖往左一指。「就在這邊。」

「就是那邊。」打更的移步前行。

于廷文隨即舉步，竹枝連點，那份敏捷絕不在正常人之下。

打更的看着，實在有些懷疑這是不是一個眞正的瞎子，却也再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行。

＊　＊　＊

門打開，一個壯漢探頭出來。「甚麼人三更半夜拍門？」

「我要見葉神醫。」于廷文忍不住心情的興奮。

「是我家老爺的朋友？」

「不，是來看病的。」于廷文竹杖一探，正好擋住了那個壯漢要關門的手。「我有很多錢。」

「神醫這時候不看病。」

「一定要看——」于廷文說得很堅定，那沒有眼珠的眼睛在燈籠的照耀下份外恐怖。

那個壯漢不由打一個寒噤，他感覺到于廷文的決心，也感覺到這個瞎子的不尋常。

＊　＊　＊

葉天問的年紀並不太大，頭髮白中還見黑，梳理得很整齊，衣飾也經過特別的挑選，一看便知道非富則貴的那種人，他顯然還未睡着，所以仍然精神奕奕的。

一看于廷文，他便知道這個人不會太有錢，可是他也看出于廷文的自信。

「我的價錢很貴。」他先試探于廷文的口氣。

「價錢絕不是問題。」于廷文的語氣也是充滿了自信。

「是眞的沒有問題？」葉天問的語氣充滿了疑惑。

「別看我這般身世，除非你要的數目不是一般所謂大有錢人拿得出來。」于廷文反打了一個「哈哈」。「你明白我的意思？」

葉天問當然明白，目光落在于廷文面上。「你要醫你的眼睛？」

「對——」于廷文回問：「你能夠——」

「也許能夠。」葉天問的回答並不肯定。

「也許——」于廷文有些失望。「他們說你是神醫，能人所不能。」

「我只是一個人，不是神。」

于廷文微喟。「我以為你會很肯定的。」

「若是隨便一望便可以答覆你，那個應該是江湖術士，不是大夫。」葉天問冷笑一聲。「尤其是眼睛要復明，你以為是怎樣的一種病。」

「是說得很有道理。」于廷文點點頭。「這是我太心急。」

「要是根本醫不來，大家也不用白費時間。」葉天問盯着于廷文，探手拿過旁邊的油燈。

那盞油燈的構造很特別，當中嵌着鏡片將光聚在一起，再從一個圓洞射出來，非常强烈。

燈光正射在于廷文的眼睛上，于廷文雖然看不見，却感覺到那股强光的熱力，心情不由緊張起來，他知道葉天問要細看他的病源，能不能醫得來很快便有一個明白。

葉天問細看了一遍。「你盡力張開眼蓋。」

「張開眼蓋幹甚麼？」于廷文這句話出口不由苦笑出來，他立即發覺提出這個問題的幼稚。

眼睛沒有了之後，他便再沒有張開眼蓋，只因為那已變得多餘，已再沒有那種需要，所以突然聽到葉天問要那樣做，第一個反應便是沒有需要那樣做，然後他才考慮到不張開眼睛，葉天問根本不清楚他眼睛的詳細情形。

葉天問沒有再重複，只是看着于廷文。

「好的——」于廷文終於張開眼蓋，那刹那他第一個感覺是有些難為情，然後他發覺那並不是一件易事。

張眼在一般人來說簡直就是完全不算一回事，可是沒有張眼那麼多年，那裡反應難免變得遲鈍。

一想到張開眼睛，裏頭便是兩個恐怖的怪洞，于廷文已不由先自打一個寒噤。

葉天問也一樣心寒，眼睛有毛病的人他醫治過不少，可是無論灰白或者石珠子那樣子，也還有眼珠，現在他看見的只是兩個洞。

那兩個洞的顏色非常怪異，因為一段時間沒有張開，上下的眼睫毛已幾乎黏結在一起，眼窩裏還有許多令人惡心的污垢。

葉天問總算忍得住沒有吐出來，他以竹簽挑開了那些污垢，强光照射下再細看一遍。

于廷文與之同時，亦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這沒有眼珠的眼睛在他也是一個秘密，現在却毫無保留的被葉天問細看清楚。

他雖然看不見葉天問，那刹那却有一種感覺，彷彿葉天問已看進他的靈魂深處。

他的身子不由得緩緩顫抖起來。

葉天問彷彿沒有在意，一會才問：「你這雙眼睛已瞎了很多年了。」

于廷文沈吟着。「好幾年的了，詳細的時間我可說不出來，你知道的，對一個瞎子來說，根本沒有所謂日夜之分，很難計算到準確的日子。」

「我也沒有必要知道詳細的日子。」葉天問竹簽繼續在挑動。

于廷文忍不住問：「你看得出來？」

「若是連這也看不出，你還有信心？」葉天問再細看一遍。「有些肌肉已沒有生命的了。」

「那是無可救藥了？」于廷文有些着急。

「藥醫不死病。」葉天問笑笑。「你還是一個活人，怎會無可救藥？」

「不是說那些肌肉已沒有生命？」于廷文清楚記得葉天問說過甚麼。

「那只是表層，將表層的死肉割去，底層的還是有希望的。」葉天問的笑容已凝結。「當然，你要吃些苦，切除那些死肉不可能沒有感覺的。」

「我抵受得來，還有甚麼比把眼睛挖出來那刹那痛苦？」于廷文又打了一個哈哈。

「只要你支持得來。」

「我是有些不明白。」于廷文不由自主問：「我眼珠子也沒有了，你反能令我再見天日？」

「那只要移植另一個人的眼珠子進去便成。」葉天問說來倒是輕鬆。

「移植另一個人的眼睛？」于廷文實在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這說來好像有些荒謬，其中奧妙，就是跟你說，你也不明白。」

「當然了，因為我醫術完全不懂，否則我應該會想得到，做得到。」

「錯了。」葉天問悶哼一聲。「有句老話，能醫不自醫，何況這麼複雜的醫術？」

「應該是很複雜的。」

「能夠這樣做的人，相信不會太多，否則你也不會找到來。」

「以我所知就只有你一個了。」于廷文接問：「在你來說這是否一件很簡單的事？」

「也不簡單。」葉天問沉下聲。「老實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這樣做過。」

于廷文呆一呆，葉天問的聲音更沉。「我只拿狗猫試驗過，人是否也一樣會成功，可是不敢太肯定。」

「不敢太肯定也就是多少已能夠肯定的了。」于廷文的神態已穩定下來。「只要有希望，無論多少都是有希望，都要試一試的。」

「我也是這樣說，因為你是第一個，所以我錢是拿得絕對公道，絕不會胡亂來的。」

「你應該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于廷文再問：「以你看我們甚麼時候可以開始？」

「要一段時間。」

「我也要一段時間去拿錢。」于廷文不覺說漏了嘴。

葉天問看了他一眼，語聲很平淡的。「那是你的問題，我這方面在收到錢之後，總要一段時間。」

「不可能提早進行？」

「那要看你的決心了。」葉天問很冷

靜的。「你知道我所說的決心？」

于廷文點頭。「我會盡快解決的。」

葉天問乾笑一聲。「越快對你是越好。」

于廷文再問：「你那方面難道不可以先進行部份的工作？」

「可以的，我現在會替你物色一個人。」葉天問很認眞的。「這個人必須有一雙健全的眼睛，還有願意將眼睛賣掉。」

于廷文一呆。「你先要找一個肯賣自己眼睛的人？」

「你以爲那來的眼睛。」葉天問笑了。「你大概不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大夫。」

「你是能人所不能。」

「爲了要做到，有時候我不得不放棄一些人道。」葉天問打了一個「哈哈」。「一個人若不是連自己的眼睛也要出賣，這個人若不是已到了絕路，就是本身有問題，不想再看見這個人世的了。」

「有這種人的。」于廷文歎息。

「你還要知道甚麼？」葉天問這句話出口，已等如要請于廷文離開了。

于廷文站起身來。「只要清楚我這雙眼還可以重見天日已經足夠。我會很快回來的。」

「很好。」葉天問沒有再多說甚麼。

于廷文也沒有，在僕人引導下離開。

看着他走遠，葉天問才站起身來。

「事情成功一半了。」

這句話顯然並不是說給他自己聽，語聲一落，一個聲音便從屏風後傳出來。「我們總算沒有白費心機，總算擊中了他的弱點。」

葉天問點頭。「瞎了的人希望重見天日，是人之常情，除非是沒有辦法。」

「也虧你想到這個辦法，他應該知道，那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一回事。」

「錯了——」葉天問一正面色。「我方才所說的完全是事實，我事實可以令瞎了的狗猫在換上眼睛之後重見天日，只是還不太成功。」

屏風後沉靜下來。葉天問乾笑。「現在聽來這種事好像是神話，但在有成功的例子之後，大家就不會覺得是一回事的了。」

屏風後那個人吁一口氣。

「你應該知道我不是一個普通的大夫。」葉天問歎着氣。「可是我還有一些做人的原則，有些事實在幹不出來，所以我需要足夠的錢去支持我的事。」

「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也許就爲了一份能人所不能的滿足。」葉天問不由自主的坐下來。

事實他是這種人。

* * *

夜更深，于廷文走在僻靜的街道上，他的脚步很緩慢，耳朵保持着靈敏的狀態，確定周圍沒有人他才開口說一句：「我應該找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沒有人的時候，他總要說些話，是給自己聽的，只有這樣他才感覺自己還是一個活人。

「鳳棲梧應該是可以信任的。」他嘟喃着。「那麼多人都稱讚的一個人，應該是一個絕沒有問題的人。」

然後他再次舉起脚步，走向黑暗的前路。

* * *

陽光普照。

天氣越好，小郭的胃口也越好，所以他實在有些後悔爲甚麼要追隨鳳棲梧跑到天武牧場來。

天武牧場養馬最多，鳳棲梧這次到來是要揀一匹好馬，只因爲場主告訴他有一批好馬由大漠運來，其中也許有他覺得滿意的。

小郭對於騎馬可是一些興趣也沒有，他是一個大胖子，個子也矮小，騎馬對他來說是一件苦事，他寧願坐馬車，那最低限度省很多氣力。

他跟鳳棲梧是同一地方出生的，懂事開始便已是好朋友，所以他實在很奇怪爲甚麼不能像鳳棲梧那樣有一身好武功，有相當的江湖地位，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大俠客。

可是他仍然以是鳳棲梧的朋友爲榮，所以他喜歡追隨在鳳棲梧左右。

這是最近三年的事，他與鳳棲梧已失去連絡多年，一直到江湖傳出有鳳棲梧這個大俠客，他仍然懷疑是不是同一個人。

他們終於碰上面，然後小郭發現追隨鳳棲梧左右也很風光，當然他也是一個知情識趣的人，知道在甚麼時候最好失踪。

他喜歡吃喝，甚麼地方的東西最好吃他當眞是瞭如指掌，天武牧場的東西雖然不難吃，但肯定也不是好吃的，所以他實在覺得有些無聊。

于廷文就在這時找到來了，他知道鳳棲梧來了天武牧場，既然找到來天武牧場，牧場的人當然會告訴他鳳棲梧的所在。

練馬場的附近有一座亭子，小郭就在這座亭子內，面前大盆肉，還有酒，只是酒雖然還不錯，肉燒得並不好，但只管吃喝着。

他看着于廷文走來，却沒有看出于廷文是一個瞎子，也沒有提起興趣，一直到于廷文提出：「鳳公子可在？」

于廷文聽到吃喝的聲音，也憑聽覺知道小郭的所在，就是不以爲這就是鳳棲梧。

「你是來找姓鳳的？」小郭信口應一句。

「鳳公子在甚麼地方？」于廷文接問。

「你沒看見，他不就在那邊試馬？」小郭抬手一指，轉又拿東西吃。

「我是個瞎子。」于廷文乾笑一聲。

「哦——」小郭這才留意到，往于廷文面上看一眼，「抱歉，我可是不知道。」

「勞煩帶路。」于廷文當眞是低聲下氣。

小郭挪動着肥胖的身子，探手抓着于廷文的竹杖往鳳棲梧那邊一指。「喏，你朝這個方向走便成了。」

（未完・一）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鐵小虎

高爐煉劍　惹來災禍

熊熊烈烈的大火！

烈焰沖霄，蔽日遮天！

是河北邯鄲罕見的一場大火！

火龍，正在向四處飛舞、流竄！

火舌，已經將整個鐵虎莊吞噬！

＊　＊　＊

鐵虎莊可不是等閑之地，乃是領袖武林的重鎮，號令天下的樞紐，莊主劍神鐵虎，又名鐵老虎，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在劍術一道上造詣極深，為人雄才大略，氣勢磅礴，處事說一不二，一言九鼎，是一位具有實力的領袖人物，也是一隻不折不扣的鐵老虎。

劍神鐵老虎膝下育有七子一女，俱以虎鳳為名，故稱七虎一鳳，個個皆內外兼修，出類拔萃，為同年齡的少年英雄中之佼佼者。

尤其是老七鐵七鳳，亦名鐵小鳳，老八鐵八虎，又名鐵小虎，更是拔頂拔尖，超人一等，在他們十來歲的時候，就有連敗數位成名劍手的輝煌紀錄，故又有七鳳八虎，天之驕子的美譽。

鐵小虎最風光，曾以十二歲的稚齡，越級參加十六至二十歲的青少年劍會，他的表現簡直令人歎為觀止，打遍羣英無敵手，勇奪冠軍。

最令人駭異，甚至拍案叫絕的是，對付每一個人，他皆僅僅用了一招，不曾出第二劍，包括他的兩位兄長在內。

一招，是一個可怕的數字，又是越級參加，高手如雲，在一招之內就令對手俯首稱臣，甘拜下風，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馬上轟動武林，震驚江湖，贏得一個人人羨慕的封號——龍虎小霸王！

龍虎小霸王鐵小虎是劍神鐵老虎最小、最好、最傑出，也是最頑皮、最頭痛、最愛惹事生非的一個孩子，從小就吃、喝、玩、賭、打架、滋事，無所不會，無所不精，也無時不有，反應快，點子多，是個搗蛋專家，製造事端的全才，為鐵家爭得的面子，固然比他的兄姐加起來還要多，而為鐵家惹來的麻煩，同樣比他的兄姐們多得多。

＊　＊　＊

三天前，十六歲的小虎又惹事了。

在邯鄲的一家賭坊裡豪賭，大輸特輸，輸掉了銀子，也輸掉了褲子，後來發現莊家的使詐，抓住了小辮子，鐵小虎一怒之下，打爛了莊家的鼻子，打瞎了他的眼珠子，還拆了人家的房子。

賭坊的老闆找上門來，鐵老虎只好破財消災，賠了人家一大筆錢財了事，命令小虎在後花園的柴房內面壁三天三夜。

並且，將他的一名形影不離的搭檔，從小跟他一起長大，叫小狗子的書僮，當場炒魷魚開除，逐出鐵家莊。

可是，這小子也真絕，雖在禁閉之中，仍不知安份，一面偷喝藏在身上的酒，一面擲骰子玩，或者練習打暗器的手法，以及拔劍的速度。

身為一名劍手，拔劍的速度非常重要，有如拔槍，快一分，勝一分，慢一分，險一分。

小虎疾逾閃電，迅若奔雷，過往的

蚊蠅飛鳥皆無可遁形，砍他們的羽翼，絕對不會誤斬脖子。

快與準，是一個劍手必備的條件。

龍虎小霸王鐵小虎兼而有之！

* * *

放眼武林，走馬江湖，能夠跟鐵老虎一爭短長的人，只有開封飛龍堡主劍仙金飛龍，此人家大業大，才智過人，論功力，講修爲，乃至人力、財力、身份、名望，均與劍神鐵虎不相上下，天下英雄對「南金北鐵」向來等量齊觀。

江湖上流行的一首歌謠說：

南金北鐵
一時瑜亮
半斤八兩
平分秋色

將劍仙金飛龍、劍神鐵老虎比作周瑜、諸葛亮，二人的才識、智謀俱屬一時之選，互不相讓。

不過，千萬別想歪了，南金北鐵之間絕對不會有戰爭。

因爲，鐵虎莊與飛龍堡早已結爲兒女親家。

鐵家的長子鐵大虎，娶金家的長女金如翠爲妻。

而且，已經有了愛情的結晶，生下一個叫「囝囝」的小娃娃。

何況，金家的老三金如海，與鐵家的老七鐵小鳳，也已戀愛成熟，論及婚嫁。

更何況，肥水不落外人田，金家的幼女金如雪又看上了鐵小虎，兩小無猜，打得火熱。

南金北鐵，親上加親，好上加好，如同被一條繩子綁住，已溶爲一體，更加增强了鐵老虎强而有力的領袖地位。

* * *

也不知鐵老虎從那裡弄來一塊寒鐵。

復從十里之外的山上，引來一股寒泉。

就在院子裡挖了一個五丈方圓的水塘，名曰寒池。

又在寒池的附近，築起一座高爐，還請了鑄劍名家歐陽治的後代子孫歐陽天來親自主持。

歐陽天是大行家，估計那一大塊寒鐵，可以鑄成八把名劍，七虎一鳳，正好一人一把。

高爐用以熔鐵。

寒池用以淬劍。

劍成之後，必須浸入寒泉之水中，方可淬礪其鋒芒。

古色古香，鏤金鑲玉的劍鞘早已做好。

上面還鐫刻了鐵小虎他們自己的大名。

劍已鑄成。

淬入寒池。

從此刻起，鐵家莊的霸王地位將會更加牢不可破。

然而——天妒鐵家！

因福得禍！大難臨頭！

* * *

火！大火！

熊熊烈烈的大火！不單是鑄劍的高爐裡有火。

整個鐵家莊都着了火。

鐵小虎在柴房內睹此情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

奈何，鐵家的家規甚嚴，處罰的時辰未到，却不敢擅越雷池一步。

但是，火越燒越大。

偌大的鐵家莊已經變成一片火海。

隱約中尙有喊殺、慘叫、打鬥的聲音傳來。

龍虎小霸王鐵小虎實在按耐不住了，心中一橫，甘冒被鐵老爸狠揍一頓的風險，衝出柴房，衝出後花園，衝到前院去。

* * *

孰料，前院火勢太大，烈焰加上濃煙，根本衝不進去。

地勢太低，又有圍牆隔阻，也看不見究竟發生什麼事？

急忙登上一棵大樹，居高臨下，這才將情況弄清楚。

只見，寒池、高爐的四週倒着一大片死人。

所有担任守衛戒備的家丁，全部慘死在他們原來的崗位上。

傷在背部。顯然是遭了別人的偸襲暗算。

鐵虎莊上下百餘口，似已死光死絕。

僅僅還有老爸鐵老虎，大哥鐵大虎，大嫂金如翠，仍在作困獸之鬥。

可惜已是强弩之末，背上插滿了飛刀、飛鏢，還有刀傷劍痕，死神的手已經在向他們召喚。

兇手的人數並不很多，只有八個人。

每個人都是身懷絕技的第一流好手。

他們的臉上皆戴着一張五顏六色，似野獸，又像魔鬼般的面具，根本看不出是何許人也。

鐵小虎方寸已亂，心急如焚，扯開嗓門大聲嚷嚷道：「爹，快走，你們快突圍呀！」

劍神鐵老虎聞言朝樹上瞄了一眼，拚足餘力吼叫道：「小虎，快，快逃，鐵家的血海深仇，全靠你一個人——」

言猶未盡，接聽「噯唷！」一聲慘叫，被人從背後插了一劍，已倒臥血泊中，生死不明。

「大哥，快說，兇手是誰？」

「是——」

鐵大虎的情況更糟，是字以下，便再無下文。

「大嫂，妳說，兇手是誰？」

金如翠的情形更嚴重，連說一個字的機會都沒有，也跟着她的公公、丈夫栽倒下去。

事情十萬火急，彷若火燒眉毛，那容得小虎思前想後，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當即縱身一瀉而下。

* * *

走！

不！是跑！拚命的跑！連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

忘了哭泣。忘了悲傷。忘了流淚。

拚命的跑，拚命的向南跑。

「救命啊，救命啊！」

「有人在殺人放火啦！」

一面跑，一面大聲喊叫，希望能引起路人注意，拔力相助。

其實，這只是絕望時候的一種本能反應，鐵老虎，鐵家七虎一鳳都應付不了的事，誰能幫得上忙？

有一個人能幫得上忙。

是開封飛龍堡主劍仙金飛龍。

他一路向南疾奔，就是想渡過黃河，到金家去求援。

然則，這個想法未免太天真，金家遠在數百里外，遠水救不了近火，也救不了他老爸、大哥、大嫂的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除非出現奇蹟。

除非金飛龍就在附近。

＊　＊　＊

沒有出現奇蹟。

沒有金飛龍的影踪。

甫奔出三數里地，卻發現，毀家滅門的兇手已咬着尾巴追上來。

一共八個，一個也不少。

四人佩劍，二人帶刀，另外兩人雙手空空。

每人的背上皆背着一把劍，正是本當屬於鐵家七虎一鳳，上面還刻着他們的名字，剛剛新出爐的寒鐵寶劍。

八個人的面具，清一色全係一個規格，猙獰、恐怖、陰森森的，有如幽冥地獄的惡魂厲鬼。

面具上面還有號碼，八個人的號碼皆各不相同。

衣服也不一樣，形形色色，各式各樣都有。

雖然看不到面貌，但從體態、髮色、外型上分辨，似乎是一支由老、中、青臨時組合的雜牌軍。

輕功俱極不弱，眨眼已近在十丈以內。

小虎睹狀大急，足底抹油，拚命的跑。

跑呀跑，奔啊奔，雙耳貫風，好似閃電奔馬。

不一會，已奔至一座小廟旁——石頭娘娘廟。

顧名思義，石頭娘娘廟裡供奉的只是一塊毫不起眼，其大如斗的頑石，鐵八虎並不陌生，是他與同伴經常嬉戲的地方，他沒有忘記，小時候不但常常當作椅子來坐，還在上面撒過尿哩。

據說，這位石頭娘娘神通廣大，有求必應，不論善男信女有何疑難災厄，只要來此頂禮膜拜，莫不逢兇化吉，轉危為安，是以，方圓百里之內的百姓均視為神明，立廟祭祀。

過去，小虎當然不信這一套。

現在，卻寧願信其有。

希望石頭眞的顯靈。

馬死當作活馬來醫。

於是，就在廟門之外，雙掌合十拜起來。

「石頭娘娘，快顯靈啊，救命啊，救救我鐵小虎。」

「倘能死裡逃生，八虎保証會打一條金鍊子，另外再唱三天大戲。」

「如其不然，就是騙子，小心本少爺砸爛石頭，拆了祢的廟！」

絕，眞絕，這小子的確絕透了，求神禱告，也軟硬兼施，威脅利誘。

也不知是他祈求的方式有問題，或是純屬無稽之談，世間根本沒有神靈鬼怪，石頭娘娘並未顯靈現身。

八名魔鬼也似的兇徒則已追上來，將他困在核心。

鐵小虎大吃一驚，身形滴溜溜的一轉，環掃全場一眼，冷厲的聲音道：「小爺爺知道，今天必死無疑，你們一定會斬草除根，趕盡殺絕，但在臨死之前必須弄清楚一件事，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八個人，十六隻眼，十六隻陰冷如電，幽靈鬼魅般的眼珠子，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竟無一個開口說話的。

「媽的，你們是聾子？啞巴？還是魔鬼，根本不是人，不會說人話？」

說等於白說，依舊無人開腔答話。

忽然，在遠處，有一個怪異的聲音，好像是破銅爛鐵一般，或者說是故意改變了自己原有的音調，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已經是快要入土的人了，這麼多人告訴你也記不住，陰曹地府，有案可查，到時一看便知。」

發話之初，彷彿還很遠，話一落地，便到了面前。

就巍巍然的傲然卓立在石頭娘娘廟的屋頂上。

又是一個戴着鬼怪面具，耳目難辨的傢伙。

所不同的是，面具上面沒有號碼，雙目之上，額頭的部位，有一個用硃筆寫上去的「王」字。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頭頭。

龍虎小霸王鐵小虎喝問道：「你是帶頭的老大？」

對方語冷如冰的道：「算是猜對了。」

「你是誰？」

「娃兒不認識。」

「說出來就認識啦。」

「沒有這個必要。」

「老匹夫，你非說不可。」

「何不自己去問閻羅王？」

對方戴王字面具的老大似是不願多言，立以命令的口吻，傳下了格殺令。

「殺！」

「是！」

「天殺的，我鐵小虎跟你們拚啦！」

霎時，刀光劍影齊舞，殺聲與叱聲共鳴。

鐵小虎拔劍的速度是第一流的，怎奈對手八人的刀劍早已亮出來，上面還沾滿了他父兄們的血。

當他的劍鋒竄上其中一人的喉頭，還沒有來得及殺人時，自己已先一步死於亂刀亂劍亂掌之下。

死了，的確死，就倒臥在他自己流出來的血泊中。

身上至少有七八個血窟窿。

臉皮也被削去了一大片，面目全非。

心臟已停止跳動。

氣也斷了。

那位領頭的老大，從廟上一躍而下，親自檢查一遍，認爲確已死亡無誤後，這才率衆離去。

*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鐵小虎醒了。

只是，弄不清是在陽世？還是陰間？

發現自己睡在一張很大很舒適的牙床上。

身上沒有傷痕。

臉上也沒有疤。

精神好得不得了，彷彿全身是勁。

床前像守衞神似的，還站着兩個人，一男一女。

女的年約十七八歲，長得眉清目秀，莊重肅穆，宛若一尊女神，對小虎的醒轉似乎並不意外，正衝着他盈盈而笑，以示歡迎之意。

男的與她年齡相仿，肩寬背厚，明眸皓齒，壯得像一頭牛，又精明得像是一隻狐狸。

小虎簡直如置身夢幻之中，傻呼呼的道：「這是陰間？還是陽世？」

女的嫣然一笑，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是陽世。」

小虎咬一下自己的嘴唇，有疼痛的感覺，道：「妳是說我鐵小虎並沒有死？」

男的滿臉堆笑，畢恭畢敬的應了一聲：「是！」

小虎還是半信半疑，不肯全信，道：「這是什麼地方？」

女的笑道：「是你自己的臥房，不會不認識吧。」

一語提醒夢中人，八虎流目四顧，可不是嗎，這裡的一桌一椅，一床一橱，乃至壁上的寶劍，屋裡的擺設，沒有一樣不是他熟悉的東西，果然是他自己的臥室。

霍地跳下床來，摸摸這，看看那，疑雲滿面的道：「這一間房子怎麼會沒有燒？」

男的答道：「大概是位置較偏，故未波及。」

鐵小虎道：「你們是什麼人？」

女的道：「我們不是人。」

小虎一楞，道：「你們不是人？難道——」

女的正容道：「奴家只是一塊石頭。」

八虎的腦子裡「轟」的一聲響，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立道：「原來妳就是那位石頭娘娘？」

石頭娘娘躬身道：「不敢，叫奴家石玉娘就好啦。」

鐵小虎轉對那男的道：「你又是何方神聖，想不是石頭公公吧？」

男的忙搖頭否認道：「不對，我叫胡力。」

小虎沒聽清楚，道：「狐狸？」

石玉娘道：「他本來就是一隻狐狸，不過他的名字是叫胡力。」

「哦！」龍虎小霸王驚「哦」一聲後，又道：「我記得清清楚楚，早已喪命亡魂，一定是你們兩位救的，大恩不敢言謝，請受小虎一拜。」

詎料，還沒有來得及跪下來，便被胡力、石玉娘阻住了，連說：「使不得，使不得，千萬使不得，星君若是下拜，至少會折損我們一千年的修行。」

八虎更加迷糊了，愣然一楞，道：「你們說什麼？星君？」

石玉娘道：「不錯，星君乃是武曲星投胎轉世。」

「本少爺是武曲星投胎轉世？這太荒唐了吧？」

「不荒唐，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笑話，既是星君，怎麼會死在妳那座小廟裡？」

「此乃劫數，在劫難逃。」

「難道說你們不能將那幾個魔徒宰掉？」

「是不能。」

「爲什麼？」

「因爲無根大師嚴禁我們跟凡人動手。」

「如此說來，是本少爺命大沒有死？」

「星君確已命亡。」

「那是兩位救活的？」

「我們的道行尚不足以活死人。」

「那是誰？」

「無根大師。」

「無根大師又是何許人也？」

「他不是普通的人，是超人。」

「什麼意思？」

胡力一字一句的道：「老禪師已年逾千歲，法力無邊，有上升天堂，下入地獄之能，早已練得金剛不壞之體，介於人神之間，是一位神仙一般的人。」

「他人呢？」

「現在不在鐵虎莊。」

「會不會回來？」

「會。」

「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很快。」

「我死去多久了？」

「三天。」

「奇怪，三天滴水粒米未進，我怎會反而覺得精神飽滿，渾身是勁？」

「那是因爲星君服下了老禪師起死回生的靈藥，至少已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功力。」

「這話可當眞？」

「奴才斗胆也不敢騙星君。」

「可否到外面去看看？」

「請！」

* * *

外面的世界好悽慘。

房子大部份都燒光了。

全莊上下百餘口俱已死光死絕。

原本清澈見底的寒泉水池，如今已經變成血紅的顏色。

是血池，是用鐵小虎父兄親人等的鮮血染紅的。

可是，現場大致已收拾乾淨。

沒有見到劍神鐵老虎他們的遺體。

遺體業已入殮，就擺在血池附近，臨時搭建的一個棚架內。

有的棺材前還寫明殮葬者的姓名，有的則空空如也。

鐵小虎進入棚架，繞行一週，忽然噗通一聲，跪倒在雙親的靈柩前，僅僅哭叫了一聲：「爹！娘！」便已經泣不成聲。

久久，久久之後，哀痛的情緒才稍稍平復一些，起身道：「謝謝兩位，眞不知道以後該如何來報答你們。」

石玉娘忙道：「星君快別這樣說，能夠爲星君效勞，是我們的榮幸。」

小虎雙眼發紅，淚流滿面的瞧着眼前的棺木，道：「我們鐵家，可還有生還之人？」

胡力黯然神傷的道：「僅星君一人，再無別人。」

鐵小虎疑雲滿面的道：「怪事，先父先兄等人的名諱兩位是如何得知的？」

石玉娘笑容可掬的道：「星君請別忘，我們不是人，另有管道。」

「那有些棺木又爲何空無人名？」

「是由於屍骸業已燒焦，無法辨認。」

「我大嫂金如翠最後才死——」

「火勢太大，寒池的水都沸騰起來，絕大多數人皆面目全非。」

「咦，這是怎麼回事？」小虎突然發現，在鐵七鳳的棺木之旁，赫然還有一副屬於他自己的棺材，上面明白寫着「鐵八虎之靈柩」。

不單有棺材，裡面還有屍體，鐵小虎大惑不解的道：「這又是什麼玄虛？」

胡力解釋道：「老禪師認爲仇家太多太厲害，必然決心斬草除根，怕對星君不利，故而以假亂眞。」

鐵小虎道：「以假亂眞？這一具屍體是從那裡弄來的？」

石玉娘歉然道：「罪過，罪過，是從別人家的祖墳裡扒來的，正巧也是一個被人亂劍砍死，耳目口鼻難辨的年輕人。」

展目望去，昔日的高樓玉宇，現在俱已變作焦炭廢墟，一眼淒涼，滿目瘡痍，八虎恨聲道：「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九名惡魔到底是何來歷？」

胡力搖頭道：「我們也不知道。」

「誰知道？」

「無根大師應該瞭若指掌。」

＊　＊　＊

無根大師沒有來。

鐵虎莊上却來了一位小客人。

是被鐵老虎驅逐出莊的小狗子，小虎的書僮。

小狗子是個孤兒，從小便在鐵虎莊長大，所以就跟着鐵家姓鐵，叫鐵義，他自己則喜歡叫鐵人，私底下，在同年的孩子們面前，還常常會以鐵九虎自稱，自以爲是虎種，是鐵家的第九隻虎。

事實上鐵人也很爭氣，跟着鐵小虎一起讀書，一起練功，堪稱文武雙全，如說是鐵家的第九隻虎，也不算辱沒鐵家。

這小子頭腦好，點子多，一肚子的鬼主意，吃、喝、玩、樂比小虎更在行，兩個人是絕配，黃金拍檔。

二人的感情很好，雖名爲主僕，實則情同手足，出雙入對，形影不離，唯獨有一點，兩人的意見不同，鐵小虎不認爲他是鐵家的第九隻虎，喜歡叫他鐵狗。

鐵狗福大命大，因禍得福，如非被鐵老虎逐出莊門，此刻怕不早已命歸九幽，裝進冷冰冰的棺材裡。

他是聽到鐵虎莊的滅門噩耗，特地趕來憑弔的。

還帶來香、燭、金紙、三牲、瓜菓，全部擺置在鐵八虎的棺木前。

香已燃着，燭亦點亮，正跪在地上燒金紙。

一邊燒，鐵狗一邊抽抽噎噎的喃喃自語道：「死八少爺，臭八少爺，你好自私，要死也不帶我小狗子一起去死。

「八少爺，我知道，你還沒有賭夠，沒有喝足，還不曾打敗成名的頂尖高手，不曾娶一個如花似玉的美嬌娘，一定死不瞑目，沒有關係，今天夜裡託一個夢，我鐵九虎保証會替你報仇雪恨。

「記住，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若是今夜無夢，小心我明天來鞭你的屍！」

眞是有其主，必有其僕，天下那有這樣的惡奴才，主人不託夢，就要鞭屍，與鐵小虎求石頭娘娘時的情形如出一轍。

小虎正在別處查察，希望能找出一點蛛絲馬跡，得知小狗子前來弔祭，急忙趕了來，劈面就說：「你在幹什麼？」

鐵狗聞言跳了起來，說話的語氣像是吃了炸藥：「你是白痴？傻瓜？？莫非看不出來老子正在祭拜死人？」

「祭拜誰？」

「八少爺。」

「八少爺死了嗎？」

「沒有死誰會往棺材裡躺。」

「你看看本少爺是誰？」

「我管你是誰。」

「媽的，你看清楚點，認識吧？」

「看清楚啦，不認識！」

鐵狗認他不出，頗令小虎驚詫駭異，找來胡力、石玉娘暗中一查詢，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小虎被人削去了半張臉，雖經無根大師妙手醫好，却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模樣兒，難怪小狗子會不認識，惡語相向。

鐵小虎鄭重其事的道：「小狗子，我就是八少爺，沒有死呀。」

石玉娘補充道：「臉部曾經受傷，故而容貌稍有改變。」

小狗子却不予採信，冷言冷語道：「哼，少演雙簧，也不必癩蝦蟆鑲金牙，自抬身價，一邊涼快去，別在這裡碍手碍脚，老子要睡覺，等八少爺託夢來。」

秀才遇上兵，有理講不清，鐵小虎的臉都氣紫了，怒沖沖的道：「鐵狗，你太不像話了，再胡言亂語，小心本少爺打爛你的嘴。」

小狗子根本不吃他這一套，更冷更傲道：「算啦，別他媽的土地公放屁，自以爲神氣，你算老幾？」

「你又算老幾？」

「我是老九。」

「老九？」

「不錯，鐵家的老九，鐵九虎。」

「小狗子，別胡鬧，我眞的是八少爺

，沒有騙你，不然怎會曉得你叫小狗子。」

鐵狗却死心眼到底，硬是不開竅，洋洋得意的道：「我鐵九虎乃是名人，家喩戶曉，盡人皆知。」

「要怎麼樣你才肯相信？」

「脫褲子。」

「幹嘛？」

「檢查。」

「檢查什麼？」

「檢查你屁股上有沒有一個疤。」

「有。」

「空口無憑，脫！」

「有女士在場，這不方便吧？」

「脫！」

小狗子態度蠻橫，一絲不讓，仍然堅持要小虎脫褲子。

不禁激怒了鐵小虎，勃然大怒道：「混帳！王八！不知天高地厚的奴才，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再玩大牌，耍流氓，以下犯上，耀武揚威，本少爺就對你不客氣！」

那想到，鐵狗天生的牛脾氣，軟硬不吃，小虎狠，他更狠，趾高氣揚的道：「你娘，不客氣又怎樣，老子就不信你能把鐵家的第九隻老虎怎麼樣，今天如果提不出一個具體的証據來，就是冒名頂替，造謠撞騙，小心九少爺把你鬥垮鬥臭，砸扁砸爛！」

以下犯上，反僕爲主，簡直要騎到小虎的頭上來撒尿，鐵八虎氣冲斗牛的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除了脫褲子之外，你說，還有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証明本少爺的身份？」

「有。」

「什麼法子？」

「口試！」

「口試？如何口試？」

「笨啊，就是九少爺提問題，你回答的意思啦。」

「答不上來怎麼辦？」

「答不上來就是冒牌貨，九少爺願以『虎』格擔保，一定會騎在你頭上撒尿。」

「假如能答得上來呢？」

「那當然就是我小狗子的主子八少爺。」

鐵狗忠心事主，大義凜然，頗令小虎心感動容，笑說：「如此，就請主考官出題吧。」

小狗子端足了架子，煞有介事的，眞像是一位主考官似的道：「首先想請問你，屁股上是否眞的有一個疤？」

「的確有。」

「在左邊？」

「是右邊。」

「怎麼來的？」

「嘻嘻，小時候爬到別人家的樹上偸吃棗子，被主人發現後一時驚慌摔傷的。」

「你的小腿上是否也有一個光榮的標記？」

「不是小腿，是大腿。」

「右邊吧？」

「左邊。」

「狀如桃子？」

「好像鋸齒。」

「也是摔傷的？」

「是被狗咬的。」

「狗怎會咬人？」

「不說也吧。」

「非說不可。」

「這——眞不好意思，孩提時代，在河邊，偸看一家富貴人家的大小姐在河裡戲水，結果被他的丫嬛發現，驅狗咬傷。」

兒時往事，可笑又好玩，聽得胡力、石玉娘掩面竊笑不止。

鐵小虎又道：「小狗子，你的情形更糟，嚇得你丟掉鞋子，被那隻大黃狗抓破褲子，還差點咬斷你的命根子，現在你總該不會懷疑本少爺的身份了吧？」

小狗子的神色已大見緩和，但茲事體大，仍不肯就此相認，神氣八啦的道：「還早，才通過兩道試題，還不到錄取的標準。」

「你想要問多少？」

「很多很多。」

「有屁快放。」

「說，你十歲的時候，最得意的事是什麼？」

「連敗數名劍術高手。」

「十一歲？」

「殺了一名江洋大盜。」

「十二歲？」

「奪得劍賽冠軍。」

「還有呢？」

「贏得龍虎小霸王的封號。」

「十三歲？」

「得意賭場。」

「如何得意法？」

「贏垮了一家賭坊。」

「有何具體表現？」

「連擲了十二把豹子。」

「十四歲？」

「劍術更上一層樓。」

「都打敗那些人？」

「吾兄吾嫂。」

「還有誰？」

「江南追風劍客，塞外霹靂大俠。」

「十五歲？」

「繼續苦練『七星劍法』。」

鐵狗大搖其頭道：「練劍有什麼了不起，乃家常便飯，不對，應該有更特別的事。」

「戰場得勝？」

「錯！」

「賭場贏錢？」

「也錯。」

「啊，我明白啦，你是指情場得意？」

「對啦，這才是八少爺六年最得意的事，且說對象是誰家的名門閨秀？」

「是開封飛龍堡，劍仙金飛龍的幼女金如雪。」

「要坦白，不准隱瞞，你們的感情到了什麼程度？」

「很好。」

「太籠統，要說出具體的事實來。」

「什麼事實？」

「有沒有抱過她？」

「有。」

「有沒有吻過她？」

「有。」

「有沒有更進一步——」

「沒有，到此為止。」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沒有騙人？」

「龍虎小霸王鐵小虎從來不打誑語。」

「十六歲？」

「今年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曾經狠狠的揍了你一頓。」

「為了何事？」

「為了本少爺與如雪，在河裡游泳的時候，被你這個混蛋偷走了衣服。」

小虎對答如流，鐵狗再也無可疑慮，猛然大叫一聲，粗獷豪邁的道：「啊！好棒啊，八少爺果然未死，謝天謝地，謝地謝天！」

雙拳緊握，既拜天，又祭地，然後，一把抱住鐵小虎，放聲大哭起來。

是喜極而泣，也是忠心的流露，他們是主僕，是兄弟，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

一旁的胡力、石玉娘看在眼中，亦甚為感動，認為鐵小虎有這麼一位忠心耿耿的伙伴，足堪告慰平生。

* * *

夜晚。

無根大師終於來到了鐵虎莊。

慈眉善目，道骨仙風，紅光滿面，寶相莊嚴，飄飄然的一塵不染，一身仙氣，確實不像是一位吃人間烟火的凡夫俗子。

大家齊集在小虎臥房隔壁，一間未被大火波及的小客廳裡，石玉娘早已替雙方引見過，鐵八虎也已謝過了老禪師的救命大恩。

二人面對面分賓主而坐。

胡力、石玉娘、小狗子則只有在一旁陪站的份兒。

氣氛顯得甚是嚴肅，小虎一點也不敢輕慢隨便，一本正經的道：「不知老禪師從何處而來？」

老和尚的答覆很簡單，只有兩個字：「地獄。」

却令鐵小虎大吃一驚，道：「什麼？地獄？老禪師真的可以下地獄？」

無根大師笑道：「老衲還可以上天堂。」

「大師下地獄作甚？」

「查案子。」

「查什麼案子？」

「查你們鐵家的這一樁滅門血案。」

「結果如何？」

「天機不可洩漏。」

小虎聞言大失所望，鐵狗搶先道：「聽說老禪師法力無邊，可以起死回生，快設法救救我家老爺，以及六虎一鳳吧。」

「阿彌陀佛！」無根大師低宣了一聲佛號，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鐵八虎道：「在下已經死過一次，可以還魂復活，我爹我哥他們為何不可以？」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

「莫非我的父兄家人與大師無緣？」

「非也，非也。」

「那是劫數難逃？」

「事實正是如此，他們命中註定，陽壽當終。」

「豈有此理，為何不把我鐵八虎也一齊帶走，留下在下一人，孤苦無依。」

小狗子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是嘛，要活大家一起活，要死大家一起死，這樣生離死別，實在太殘忍，我鐵九虎也要向閻王爺提出嚴重抗議。」

無根大師絲毫不以為忤，笑呵呵的道：「天理昭彰，報應不爽，上天作此安排，自有道理。」

鐵小虎道：「什麼狗屁道理？」

他本想這樣說，但話到口邊，又臨時將「狗屁」二字省略了。

無根大師目泛寒芒，從二人臉上一掃而過，道：「鐵家的血海深仇，全靠你們兩位來洗雪，死不得，不能死，命中註定要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一想到家破人亡的悲慘局面，鐵小虎就恨得牙癢癢的，道：「大事業，小事業，甚至一無所成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此仇不報，我鐵小虎誓不為人。」

鐵狗也緊握着拳頭，插言道：「對，此仇不報，我鐵九虎也誓不為人，請老禪師快將仇家的名單說出來吧。」

孰料，無根大師突然將長長的白眉垂下，搖頭不語。

小虎道：「怎麼？連大師也不曉得？」

無根道：「不是不曉得，是說不得。」

「又是天機不可洩漏？」

「是的，天機不可洩漏，不過——」

「不過怎樣？」

「就眼前的事實，依舊可以理一個頭緒來。」

「請大師明示。」

「先應該確認，仇家的動機何在？相信以小俠的聰明才智，一定已有成竹在胸。」

「這一點，小虎已經想過，也查過，鐵虎莊財物未失，絕對不是為了錢財！而是為了聲名、權勢。」

「何以見得？」

「八把寒鐵劍是近因，爭奪武林的領導權是遠因，也是主因。」

無根大師頻頻頷首稱善道：「知曉了動機，就不難將仇家勾畫出一個輪廓來。」

「如何勾畫？」

「不難，可將武林中野心勃勃，而又具有相當的實力，以及對寶劍特別偏愛的人物列出一個名單，仔細推敲求証，應該可以找出一個脈絡來。」

「論實力，講聲望，足以和我們鐵虎莊抗衡的，只有開封飛龍堡。」

但小虎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南金北鐵，是好朋友，更是兒女親家，兩家早已溶為一體，金家絕不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無根面無表情的道：「除金家外，江湖上還有那些野心份子？」

「江湖人物，個個雄心萬丈，人人都是野心份子。」

「眞正具有實力，而又視劍如命的人應該不會太多吧？」

「不少，少說也有數十人。」

「可以再濃縮一下。」

「怎樣濃縮？」

無根沉吟有頃，肅容滿面的道：「換一個角度來探討，老衲想請教，鐵虎莊煉劍的事，知道的人多不多？」

小虎道：「不多，很少很少，此事先父極爲愼重，保密的工夫做得很好，知曉此事的人絕不會超過二十個。」

無根的眸中閃出一道亮光，罩定小狗子，道：「小友事先可曾知曉？」

鐵狗斷然決然的道：「一無所知。」

無根轉對小虎道：「這二十個人，都是你們鐵家的人，沒有外姓？」

八虎想了想，道：「當然有外姓人。」

「是那幾位？」

「鑄劍名家歐陽天，我大嫂金如翠，以及幾位十分可靠的老管家。」

「老衲以爲，十之八九，消息就是他們這幾位洩漏出去的，請查一下他們的背景，範圍便可濃縮至十人以內。」

「不對，不對，這些人俱已喪命亡魂，誰會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不盡然，大部份的屍體都燒焦了，誰敢保証裡面沒有冒牌貨。」

小狗子打了一個寒噤，道：「然也，然也，像八少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以假亂眞，天衣無縫，害得小狗子差點沒『殉情』。」

鐵小虎心頭猛一震，道：「如此說來，第一個目標就是歐陽天。」

小狗子道：「飛龍堡也該去一探究竟。」

無根大師道：「還有一種人亦不可輕輕放過。」

八虎道：「那一種人？」

「劍術名家。」

「我想起來了，魔徒之中，四人使劍，二人用刀，二個徒手的。」

「這樣範圍就更小了，仇家必係使劍、用刀、或在拳掌上修爲有素的名家，但有一點，小俠必須牢記心頭。」

「請大師直說。」

「寃有頭，債有主，仇人固當血債血還，切不可濫殺無辜，以免上干天和。」

鐵小虎點頭認可，沒有開腔說話。

無根大師又道：「另外，你必須隱姓埋名，切勿以眞實身份示人。」

「這是爲何？」

「仇家的勢力太大，人數又多，暴露身份，必會惹來殺身之禍。」

「跟金家不必隱瞞吧？」

「一視同仁。」

「慘啦，這樣豈不要跟金如雪一刀兩斷。」

「忍一時之痛，可保百年之身。」

「不行，我看此路不通。」

「爲什麼不通？」

小虎指着鐵狗道：「小狗子是我的跟班的，此乃盡人皆知之事，只要有他在身邊，別人必然會猜想得到在下的眞實身份。」

胡力的眼珠一翻，故意戲弄鐵狗：「這事好辦，把他殺掉就沒事了。」

鐵狗聞言大怒道：「死狐狸，臭狐狸，你少出餿主意，俺鐵九虎乃是大將之才，將來還要幫助我們八少爺打天下呢，死了多可惜。」

石玉娘笑道：「不想死也可以，就讓老禪師替你修整門面，美美容吧。」

小狗子聽得一呆，道：「老和尚還會美容？」

胡力道：「老禪師神人一體，無所不能。」

不待小狗子開口，無根大師便搶先道：「小狗子，你喜歡要一張什麼樣子的臉？」

鐵狗不假思索的道：「自然是愈美愈好，最好是變成美男子、白馬王子那一型的。」

小虎却不答應，道：「我反對，無論如何你不能比本少爺美。」

鐵狗傻傻的道：「爲什麼？」

八虎道：「道理很簡單，奴才不能勝過主子，野草不能壓倒鮮花，你要是變成美男子，本少爺就會在妞子面前吃癟，還怎麼混？」

身在屋簷下，焉敢不低頭，身爲奴才，鐵狗只好認命，連說了三聲：「衰！衰！衰！」沒再表示異議。

但還是提出一個最低的要求：「可不能太醜啊，害俺討不到老婆可是缺德的事。」

二人一搭一檔，妙語如珠，無根大師笑道：「小友是要紅臉？紫臉？還是黑臉？」

鐵八虎不等小狗子開口，便自作主張道：「黑臉好，從此以後，對外就改名黑小狗或者黑虎吧。」

這事簡直神乎其技，匪夷所思，只見無根大師的右手一揚，射出一縷烏光，小狗子的臉便馬上變了顏色。

是黑色，像鍋底，似煤炭，黑得發亮，連手脚的色澤也隨之改變，就好像徹頭徹尾的換了一個人似的。

鐵小虎是紅臉，小狗子是黑臉，一紅一黑，相映成趣。

龍虎小霸王道：「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想請教老禪師。」

無根大師道：「什麼事？」

「在下當眞是武曲星轉世？」

「此事不假。」

「爲何被貶下凡塵？」

「據老衲所知，是星君塵緣未了，鐵家的血海奇仇，合該由你來了斷，爲塵世重建公理，再造正義。」

「玉娘是塊石頭？」

「她沒有騙你。」

「胡力是隻狐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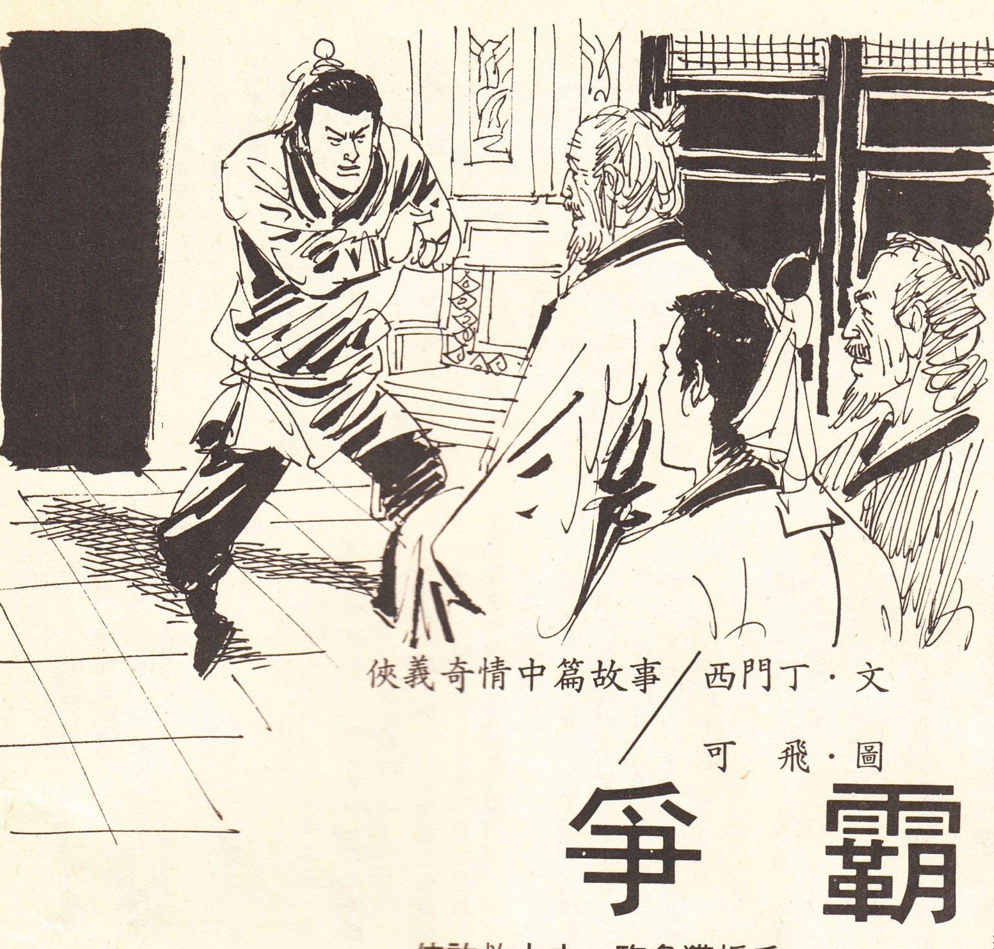
「他說的是實話。」

「對他們兩位，在下不知該如何稱呼？」

無根大師鄭重其事的道：「星君爲主，他倆爲奴！」

石玉娘的反應好快，一個大跨步，當場跪倒在地，高呼：「主人在上，奴才石玉娘見過星君。」

（未完・一）



上文提要・

余青玉決定暫居揚州讓趙學佗替他治療，也趁機聯絡有志之士，及訪尋怪人「灰鬚」助長勢力，但此人生性怪異，常在河邊釣魚，却以石代鈎，更不用魚餌及釣具……余青玉欲攀結之，却遭戲弄一番，還相互比試內力起來，豈料鬥至難分難解時，余青玉又病發了……後決定前往大夫城醫治，由趙學佗引路，幾番轉折方來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使詐救大夫　臨危獲援手

趙松道：「你犯的是什麼病？」

余青玉即將自己發病前後的事說了一遍。趙學佗又道：「師父若不醫他，只怕天下間再無人能治好他的病了！」

「少拍馬屁！」趙松一手撈起余青玉的手腕，把了一陣脈，道：「扶他進去。」

趙學佗喜道：「三公子還不趕快多謝家師！」余青玉連忙謝了一番，然後在趙學佗的攙扶下，走進竹舍，只見裡面是一座小廳，竹几竹椅，佈置清雅，但牆角却堆了好些草藥。趙學佗扶他進房，原來竹舍設有兩間臥室，一是趙松居所，另一爲以前趙學佗在此學藝住的。

趙松拉了一張竹椅坐下，問道：「學佗，你用什麼方法治療？」學佗將自己用過的幾個方案告訴師父。趙松想了一陣方道：「爲師亦未遇過這種病人……嗯，看來是體內眞氣陰陽冷熱不同而引起的……」

「師父可有良策？」

趙松道：「最簡單的辦法是將其體內的眞氣放掉，則自然不藥而癒，不過……」

話未說畢，余青玉已快口道：「前輩，這可使不得！」

「何須你說！」趙松冷冷地道：「你們學武之士，將內家眞氣，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難道老夫還不知道？」他頓了一頓，轉頭道：「學佗，明天開始，咱們師徒一齊研究，今晚咱們先叙叙。」

趙學佗喜道：「師父，待徒兒去煮飯。」

「煮什麼飯？家裡只有幾斤地瓜，不過爲師釀了好些地瓜酒。」

「師父你以前不大喜歡喝酒的，又說酒多能亂性，還告戒徒兒下山之後，不可喝酒，爲何……」

趙松怒瞪了他一眼，道：「這還不是你造成的？你棄我不顧，爲師不借酒消愁如何打發日子？」

「師父徒兒這次替你帶了好些東西來……」

趙松急問：「在那裡？」

「因爲徒兒要揹三公子，所以放在山下，明天下山取來，現在徒兒先生火煨地瓜。」

趙松問道：「學佗，山下如今跟以前有什麼不同？」兩師徒說個不停，余青玉又覺得趙松並非不近人情。

這夜趙松果然不替余青玉看病，兩師徒說了半夜的話才睡。次日吃了早飯，趙學佗便下山，趙松則開始研究余青玉的病情，只是他未學過武，許多問題弄不清楚。道：「小子，你且留在屋內，待老夫去問問老錢！」

趙松去了頓飯工夫，復見他帶着一位身材肥胖的老漢來：「小子，算你走運，老錢肯過來看你，是你的造化！」

余青玉連忙下床抱拳道：「多謝錢老前輩。」

「老夫錢庸一向不管閒事，這次是因爲老趙肯用酒來『收買』老夫，故此才過來一下。小子你學武有多久？令師是誰？」

「家師乃凌水雲。」余青玉將自己的

經歷和學武的過程，扼要地說了一次。

錢庸想了好一陣才道：「照老夫所知，內家修爲雖有陰陽正邪之分，但並非不能融合，蓋殊途同歸也……嗯，八成是伍籍古中的毒陰寒之極方會出現此等現象，因此須以藥物助陽氣，吞陰寒，趙老宜多用行血旺氣之物。」

趙松道：「據小徒所言，他已用過此法，奈何不見收效！」

錢庸懶洋洋地道：「如此老夫亦不懂醫治了！」

趙松忙道：「錢兄不肯援手，去何處再覓高明？若連大夫城也治不了，傳將出去，彼此臉上都無光！」

錢庸不由沉吟起來，猛聽外面有人道：「那還不簡單？下一把藥送這小子上西天，便不怕傳出去，則大夫城的招牌便不會被打破！」

錢庸道：「是老孫來了！」果見竹扉「呀」地一聲被推開，走進一位身材十分壯健，一臉虬髯，但年紀却已不輕的男人，他一直走到余青玉面前，雙眼炯炯，瞪着余青玉。余青玉直視對方，毫不退縮。

那人喝問道：「報上名來！」

「余青玉。」余青玉不亢不卑，抱拳道：「尙未請教閣下大名！」

「老夫的名說了你也不知道！」

趙松道：「這位乃孫尙本孫大夫！此乃小徒之救命恩人，身患怪病……」

孫尙本冷冷地道：「老趙，你尙未答覆老夫的建議！」

「恕難從命，若殺了他，教小徒如何有顏偷生?」

「這種人學了幾年武功，便到處撒野，活着也沒意思，死了才乾淨。」

余青玉反問：「閣下不識在下，又怎知在下到處撒野，事實上到處撒野的另有其人，却非在下!」

「那人是誰?」

「蓋天幫幫主帥英傑。」余青玉臉含譏笑之色：「其實在下說了也是白說，因爲閣下只敢在山谷內主持『正義』，却不敢眞正負起匡扶正義，消滅邪魔的責任!」

孫尙本勃然變色，趙松不斷向余青玉打眼色，余青玉只當作沒看見，問道：「孫大夫，未知在下是否說錯?」

孫尙本一張臉漲得如同豬肝色，喝道：「小子。你有種的便與我到外面打一架，不敢出來的是雜種!」言畢向門外走去。

趙松忙道：「小子，你怎地惹火了他?快向他賠個罪，否則你生命難保。」

余青玉抱拳道：「趙大夫不用担心，晚輩自忖尙能應付。」說着也走了出去，趙松和錢庸也尾隨而出。

只見孫尙本站在樹下向余青玉招手，余青玉慢慢走過去，道：「在下身上內傷雖尙未癒，但也不願做雜種!」

孫尙本道：「你既然有傷在身，老夫便先讓你三招。」

「多謝了!在下告訴你這些，並非求饒，只是想問你一句話，這場架到底是爲了什麼?」

「爲了什麼?」孫尙本微微一怔，道：「你這小子太過狂妄，老夫想教訓教訓你!小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余青玉微笑道：「假如在下不幸敗給你，便任由你處置，但假如落敗的是你那又如何?」

「混帳!老夫還會輸給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孫尙本一頓又道：「也罷，假如老夫輸給你一招半式，便准你在此隨便進出。」

「大夫城又非由閣下當城主，這不是慷他人之慨麼?而且也太便宜了，假如你輸了便該替在下治病，不得藉口推搪!」

趙松道：「如此公平極了!」他在大夫城威望雖高，但孫尙本武功厲害，到底對他有幾分顧忌。

孫尙本沒奈何只好答應：「一言爲定，動手吧!」

「請。」余青玉抱一抱拳，立了個門戶，「在下擅使劍，閣下用什麼兵刃?」

孫尙本道：「本城不准任何人藏有兵器。」余青玉彎腰拾了一枝樹枝，孫尙本見狀也找了根木棍。余青玉知他不肯先動手，便首先抬臂以樹枝代劍刺去。

孫尙本的木棍使來呼呼作响，瞧他招式便知他慣使單刀。當下一「刀」一「劍」刀來劍往，殺得難分難解，大夫城的大夫們都聞聲趕來觀看，孫尙本的武功全城第一，衆人見余青玉小小年紀竟然與他鬥個平手，都十分驚奇。

余青玉心想自己內傷未癒，不宜久鬥，孫尙本也因衆目睽睽之下輸不起，因此猛施絕招。正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兩人越鬥越快，也越激烈。那些隱士大夫幾曾見過這般燦爛的大戰?不由都看傻了眼。

余青玉鬥了幾十回合，心頭已隱隱作痛，這對他的招式大有影响，若他未有內傷，經已有把握將孫尙本打敗，如今却有心無力。驀地一個念頭閃過腦海，假如再這樣鬥下去，落敗的將是自己。

孫尙本也看出他動作越來越不利索，心頭暗喜，加緊攻勢，木棍橫「劈」直取余青玉的脖子。余青玉連忙半蹲着身閃過，孫尙本似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左脚隨即踢起!

這一腿孫尙本蓄勢而發，力道極猛，若讓他踢中心窩，不死也得重傷，余青玉連忙伏身在地上滾開。孫尙本大喝一聲，移前一步，木棍高高舉起，用力砸下。

這是他久疏戰陣和大意之過，木棍舉得太高，胸前自然露出空門，只見余青玉如豹子般自地上一躍而起，左掌如山，直擊孫尙本的胸膛，孫尙本木棍未至，他的掌必能先擊中其胸!

孫尙本此刻方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可是要閃避已來不及，沒奈何只好抵出一掌，只聞「蓬」的一聲，兩掌相觸之後，孫尙本身子如斷線風箏倒飛，余青玉跌坐地上，但體內承受的震盪亦大，只得連忙運功壓住翻騰的血氣。

孫尙本內功本不如余青玉，加上進山幾十年，早把武功荒廢了。是以相距更遠，身子落地，雙脚站立不隱，亦跌

倒在地上，嘴角鮮血汩汩流下。

趙松道：「老孫你稍遜半籌！」

孫尚本臉色一變，勉力站了起來，道：「誰說老夫輸？老夫尚能長身……」話未說畢，已張口咯出一口血來，登時又跌坐地上。

錢庸道：「如今勝負之分，老夫作個公道，小余固可在本城居住，老孫亦須替他治病！」

余青玉待真氣在體內運行了兩個大周天，然後長身抱拳：「多謝孫大夫手下留情。」

一個鬢髮全白、顴骨高聳的老頭問道：「老趙，這小哥犯的是什麼病？」趙松遂將余青玉的病情說了一下，「這倒是種罕見的病，咱們不學武的人，可難以解其謎。」

趙松道：「小弟也想請白兄相助。」那老頭欣然答應，眨眼間，人人均表示有興趣，趙松喜道：「好吧，明天開始，咱們便來個會診吧！」

恰好趙學佗打了兩袋食物進來，聞言問道：「師父，怎地大家都圍在這裡？為何三公子會坐在地上？」趙松將適才的經過告訴他，趙學佗大喜，連連向大家作揖：「三公子是晚輩的救命恩人，諸位前輩肯為他診治，不但是三公子之幸，也是晚輩之榮幸，請先受晚輩一禮！」他一一行禮，最後又舉起兩袋食物，道：「今晚便由晚輩作東，請各位前來吃一頓！」

那姓白的老頭問道：「小趙，可有沒有酒？」

「有一罈高粱酒，不夠的話改天再買！」

眾老頭似小孩子過新年一般，都拍掌歡呼起來，余青玉看在眼中，覺得大夫城的大夫並無趙學佗所說的可怕。

這夜趙學佗先替余青玉治療內傷，趙松還煉了一碗藥給他喝，余青玉喝後，只覺得胸膛間舒暢了不少，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便沉沉睡去。

次日一早，趙學佗又替余青玉扎了幾針，吃過早飯，又將他移到外面去。城內的大夫都紛紛圍過來，每個人都來把脈，但均連稱奇怪，皆脈搏並無異象。

那姓白的老頭單名一個石字，高聲問道：「小趙，你有否受這小子的欺騙？他那來的病？」

趙學佗忙道：「晚輩親眼所見，而且他病發時，晚輩都在身旁，又怎會受騙？況病發時脈搏時急時緩，差異極大。」

白石又問：「他常在什麼情況之下病發的？」趙學佗將余青玉的病仔細說了一遍。白石又道：「小伙子，你快用力打幾趟拳，只要咱們在你病發時診過，料集咱們這裡二三十個人的力量，必能尋出解決之道。」

趙學佗忙道：「不行，如今他內傷未癒，若再妄用內家真力，勢必傷上加傷！不如過兩天再說吧，如今晚輩先將以前用過之方請教賢能吧！」

錢庸道：「好極了，老夫也想看看你這小子下山之後，有沒有長進！」當下趙學佗便將自己用過的方子公開，再將自己所設計而來實踐的方子一併說出，以請教高明。不過那些老頭七嘴八舌，總沒能得出一個結論，余青玉乘機盤起雙膝練功。

趙松見各方相持不下，忙道：「諸位，看來咱們只在小余未發病時把過脈，根本不可能得出結論，倒不如暫時到此為止，日後再討論。」那些大夫一哄而散。

白石嚷道：「小趙，酒已喝乾，明天反正這小子內傷未癒，煩你再下一趟山吧！」

趙學佗滿口答應，心想這些雖是隱世高人，但到底六根未淨，暗覺好笑。這夜他又為余青玉扎針，再餵他喝了一碗藥，余青玉覺得大有起色，他心急下山，便道：「趙兄，小弟傷已將癒，明日下午便……」

趙學佗截口道：「三公子何須急在一時？萬萬不可逞強，否則傷上加傷，後果不堪設想！明晚看過進展再說。」

次日吃過早飯，趙學佗便下山，趙松翻了一個上午的藥籍醫經，只道趙學佗會回來煮飯，誰知正午已過，仍不見趙學佗回來，趙松尚不覺得怎樣，那白石酒癮發作，忍不住跑來嚷道：「老趙，你那徒弟不會跑了吧？」

趙松微微一笑，道：「余三尚在此，小徒又怎會獨自離開？」

「這可難說，他見咱們已答應替余三治病，責任已了，一去了之，豈不乾淨？」

余青玉忙道：「前輩放心，趙兄絕非這種人，他必定會回來，也許一時買不到好酒，跑去遠一點的地方買，故此來遲了，其實也不遲嘛！」

「但願如此，如果那小子是為了買好酒而來遲了，老夫不但不怪他，反要謝謝他！」白石道：「老孫似乎不大服氣，說不定日後還會找你晦氣，小子可得小心一點！」

余青玉連忙謝之，外面忽然傳來一陣異聲，白石忙探頭出窗觀看，嚷道：「好啦，小趙終於回來……咦，似乎有點不對，老趙快出去看看！」

趙松連忙拋下手上的書籍問道：「什麼事？他受傷麼？」說着忙不迭走出去。

趙松尚未出門，便聽得外面傳來一個沉實而又響亮的聲音：「谷內的人聽着，趙學佗在咱們手上，你們千萬不可妄動，否則便先殺了他！」

又聞趙松道：「你們是什麼人？進谷有何目的？快放了我徒弟，有話好說！」

余青玉急忙下床出竹舍。

一出竹門，便見趙學佗嘴角和胸前全是血跡，鬢髮散亂，腦袋低低地垂下來，被一位目光凌厲的老者抓住，旁邊還有很多人。余青玉目光一及，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原來那老者赫然是他父親余修竹，旁邊那些人全都是蓋天幫的高手，包括孟俊飛、林飛霜、薛旗，最令他血脈賁張的是東郭西城亦在其中。

只聽余修竹道：「只要諸位跟咱們到蓋天幫，咱們不但不會動武，而且還會善待你們，至於趙學佗咱們也不會難為

他！」

余青玉心中好生爲難，不由自主退了一步。縮入門內。

白石道：「咱們爲何要跟你們去蓋天幫？」

孟俊飛道：「諸位都是杏林名醫，隱在深山豈非浪費，隨咱們到敝幫去享榮華富貴，才是正理！」

錢庸道：「咱們與世無爭，但求能平靜地渡過晚年，富貴榮華對咱們來說，如同浮雲，諸位放了人便請吧！」

東郭西城冷笑一聲：「眞是老糊塗！若不聽令者，玉石俱焚之下，安能平靜渡晚年？還是識時務吧！」

薛旗接道：「咱們的耐性有限，再不答應，教你們死無葬身之處！」

趙松忙道：「且慢，咱們都是些無拳無勇的糟老頭，諸位要咱們又有何用？」

東郭西城道：「素聞大夫城內的大夫都有着手回春之能，敝幫帥幫主特來禮聘，諸位到敝幫絕不用動刀動槍，只須替本幫兄弟治病療傷，同時要喝酒弈棋看書，悉隨尊便，且衣食無憂，還有人服伺，强似在此過活！」

余青玉心頭一動，在門內道：「看來事情不會這般簡單吧？憑貴幫之勢力，要找幾位名醫，何慮不成，又何須勞師動衆來此相迫？」

薛旗道：「因爲咱們教主的二夫人病重，延聘無數大夫都未能下藥，所以才來請你們……」

余修竹乾咳一聲，截住薛旗的話，道：「老夫數三聲，假如你們不答應，本座先殺了趙學佗！」

趙松急道：「趙學佗是趙某愛徒，老夫一人隨你們回去如何？不是老夫自吹自擂，天下間還沒有什麼奇難雜症能難得住我！」

余修竹哈哈笑道：「本幫來了這許多人，若只請到你一個人，豈非太抬舉了你！咱們要的是全部，若有一人不去，都不會罷休！」

話音剛落，只見孫尙本拄着拐杖出來，喝道：「咱們這裡的人，最年輕的那個也過了知天命之年，死也可不算短命，有本事的便將咱們全殺了！嘿嘿，只怕你們自己也得丢下幾條人命！」

余修竹冷冷地道：「薛堂主，先替本座教訓教訓他！」薛旗應聲而出，孫尙本傲然而立，橫棍於身前準備應戰。

余青玉知道他受傷之後，絕承受不了薛旗的天生神力，隨手抓起一個小瓦罐走了出去，喝道：「住手！」

余青玉一出現，蓋天幫衆人都是一愕，有幾個人拿眼偸看余修竹，余修竹亦是呆了一呆，澀聲道：「小畜牲，你在這裡倒省得我去找你！」

「畜牲也是你罵得的麼？我是小畜牲，你又是什麼？」余青玉慢慢走前，沉聲道：「立即放了趙學佗，此事由我担當！」

余修竹一張老臉由白轉紅，再由紅轉青，喝道：「余青玉，你莫以爲本座會念在骨肉之情而饒了你，由你逃出蓋天幫，你我之間已再無關係！哼，你以爲自己是什麼東西？憑你小子能担當得了什麼？」

余青玉忽然提高聲音道：「把洞門關上，今日咱們便和這些魔頭同歸於盡吧！」

「轟」的一聲，石門關上，余修竹大笑。東郭西城比較仔細，見余青玉手上抓着一隻瓦罐，心頭有點忐忑，走前兩步，低聲對余修竹道：「副幫主，小心……余三……你瞧他手上抓着一隻藥罐，這裡的人都善於製藥，說不定裡面裝了毒散毒物！」

余修竹微微一怔，道：「薛堂主，那老殘廢不必理他，先替本座教訓這小子！」薛旗踟躕不前，余修竹喝道：「你敢抗命麼？」

薛旗囁嚅地道：「副幫主……他到底是你的兒子，這個……」

「什麼這個那個的，剛才本座不是早已聲明，早與此畜牲斷絕關係了麼？你還猶疑什麼？」

東郭西城心中暗道：「余修竹這樣說，反証明他尙未下定決心殺子，否則爲何只派薛旗去鬥他！唔，待老夫再試他一次！」當下道：「副幫主，薛幫主一人恐非余三之敵，孟堂主和林姑娘與他有仇，何不令他們三個一齊上！」

余修竹轉頭瞪着他，道：「總管不是認爲他瓦罐內有毒粉麼？人多上去，不是徒增傷亡？」東郭西城不由語塞。

余青玉又道：「余修竹，適才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再不放人，大不了大家同歸於盡！」

孫尙本亦道：「不錯，大不了同歸於盡！」他性情比較衝動，但粗中有細，轉頭道：「老張，將我床底下那罐『七絕散』捧出來，大家死了乾淨！」一時間，有幾個人都向竹舍茅寮跑去。

東郭西城急道：「副幫主，速下令動手，否則來不及了！」

余青玉一躍上前，舉起瓦罐，喝道：「誰敢上來，余三摔破瓦罐，誰都別想活着離開山谷！」

孟俊飛則撲前兩步，忙又退後，側着臉的問道：「三公子手中的瓦罐，裝的是什麼東西？」

余青玉信口道：「七彩仙霧不過三！誰吸了毒氣，三步之內，必七孔流血而亡！」越是狡猾的人，越是怕死，東郭西城連忙示意大家退後，余青玉又踏前一步。

余修竹厲聲道：「余青玉，你眞不怕死麼？」

「谷內的人都未曾學過武，單我一人不足應戰，反正活不了，何不來個玉石俱焚！哈哈，這句話似是你剛才所說的！先放了趙學佗！」說着又逼前兩步。

余修竹急道：「住步！人老夫可以放，但你必須放下瓦罐！」

余青玉道：「他人一旦離開你三步，我立即放下瓦罐！」話聲剛落，余修竹便立即鬆開趙學佗，輕輕將他推前。

東郭西城急道：「副幫主莫中其計！」可惜已遲了一步，趙學佗明知余青玉手中的瓦罐不是什麼毒物，一離魔掌還不立即快跑之理？他忍痛跑前幾步，

余青玉將瓦罐放在地上。

東郭西城低聲埋怨道：「副幫主，這小子一去，咱們便喪失了主動，如今反陷於險境。」

余修竹冷冷地道：「難道本座的生命便不如你值錢？況余三那小子自小任性，發起脾氣來，天不怕地不怕，豈可冒險？凡事有本座！」當下揚聲道：「余三，莫以為有罐毒粉便能叫咱們離開，須知咱們絕不會空手入寶山！」

孟俊飛接道：「余三，你聽着！你不怕死，但谷裡的人也全不怕死麼？不怕死的便不會躲在這裡偷生！」

趙松迎前扶住徒弟，道：「咱們都不怕死！」

東郭西城大笑：「剛才你對令徒關懷備至，如今便不再為他的安危而担心？」

趙松一時語塞，趙學佗喘着氣道：「因為咱們有解藥！」東郭西城心想假如那瓦罐裡藏的確是什麼「七彩仙霧不過三」，則他們也不及跑回竹舍內取解藥，更無可能一早已帶了解藥在身。心裡想定，勇氣大增，不由走前。

趙學佗連忙抓起余青玉放在地上的那隻瓦罐。道：「你真的不怕死麼？」

東郭西城臉上笑容不改，腳步却慢了：「難道你現在反倒捨得死了！你若不怕死的，剛才又怎會答應帶咱們來此？」

趙學佗一張臉登時漲紅。

這時候，回竹舍取「藥」的大夫紛紛出來，孫尚本道：「好極，這下子足夠毒斃幾百個人！咱們雖然不捨得死，難道你們便不怕死！咱們怕死也要死，不怕死雖然也要死，却有你們陪葬，已屬風光大葬！老夫就不相信你們是欲來此送命的！大伙兒走前八步！」

手持瓦罐的大夫都踏出幾步，東郭西城再聰明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不由退後了幾步，其他人亦紛紛退後。余修竹喝道：「諸位這樣做，終有一日會後悔！就算咱們退了出去，但只要咱們守住洞口，諸位終有一日會活活餓死！請諸位三思，是享榮華富貴好，還是餓死好？何況敝幫只要你們去救死扶傷，又非要諸位去殺人放火，此理至明！」

余青玉道：「余修竹，少說廢話，立即離開大夫城！以後的事，誰也不能作出準確的預測，說不定你們在洞外困不死咱們，反先歸西！」

「放屁！」余修竹咬牙切齒地道：「小子終有一日你會落在老夫手中，屆時你便知道厲害！」

余青玉揮手道：「大家一齊上！」那些手持瓦罐的大夫紛紛走上前，迫得蓋天幫的人退至洞口，就在此刻，忽然「咕咚」一聲响，接着又是「砰」的一聲，衆人轉頭望去，原來趙學佗被蓋天幫嚴刑迫供，身上受傷不輕，瓦罐落地摔個粉碎，滾出一團團黑黝黝的藥散來！

這一來，雙方臉色全都大變，東郭西城見大夫們都有退縮之意，心頭雪亮，大聲叫道：「大家不用怕，這根本不是什麼毒藥，大伙兒一起上！」

他一嚷，有幾個大夫已抛了瓦罐，向谷底跑去，如此一來露了「餡」。原來大夫城有個規矩，不許煉製毒藥，剛才余青玉只是靈機一觸，以此威脅蓋天幫的人而已，大夫們自然知道他葫蘆裡賣什麼藥，紛紛傚尤，却料不到在「勝利」在望之時，又出了意外！

當下蓋天幫的人齊歡呼一聲，向前撲去。余青玉忙扶起趙學佗，道：「大家快退到後面去！」他踏前一步，喝道：「誰要過去，先得過我此關！」

余修竹道：「總管替本座擒下他，本座要他吃盡苦頭才慢慢死去！」東郭西城心頭雪亮，知道余修竹不想殺他，要生擒余青玉困難雖大，但他仍充滿信心，慢慢走前。

余青玉道：「你來得正好，三少爺早想找你啊！」

東郭西城暗道：「今日若非你父親在旁，老夫必取你狗命。」臉上却堆下笑容，道：「三公子何不跟咱們回去？只要你好好向令尊賠個罪，欲在敝幫堂主中取一席位，絕無問題，像令兄如今不是很好麼？」

余修竹喝道：「東郭總管，老夫早已不要他這個忤逆子，你無謂自作聰明，趕快動手才是正理！」東郭西城心中有怒，冷哼一聲，立即出手。今日之余青玉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東郭西城攻得雖急，他仍能應付，見招破招，見隙反攻，寸步不讓。

東郭西城暗暗稱奇，忖道：「難怪孟俊飛說他武功大進，果然邪門！」當下振作精神，不敢存有一絲大意。

余青玉雖然頂得住東郭西城，但孟俊飛等人則自旁殺上，大夫城內的大夫練過武功的，不過三五個人，且造詣不高，如何能擋得住蓋天幫精銳，只幾個照面，便有人傷亡，不懂武功的那些大夫却拚命向谷底擠去，鑽進一個山洞。

余修竹躍上一棵大樹見到，忙道：「谷底有山洞，恐另有出口，速去速去！」薛旗立即捨了氣喘如牛的孫尚本，向谷底奔去。

余青玉一見到東郭西城，正所謂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他早欲殺他，奈何在此時此地點相遇，十分不利，假如孫尚本等人不支倒地，自己更無勝算，是以決定冒險取勝。

激戰中，東郭西城一掌直擊過來，余青玉右掌本來斜掃，見狀連忙變招，運功迎上去。「啪！」兩掌相交，兩人一齊向後倒飛！

余青玉內傷未痊癒，落地之後，但覺內臟震得發痛，不過他未待雙腳立定，立即又撲上去，雙掌如弓待發，勢不可擋。東郭西城雖覺其內力大有進步，仍未將他看在眼內，是以毫不退讓，亦運了八成真力，抬臂揮掌迎上去。余青玉見狀雙掌翻出擊去！

眨眼間，四掌相觸，發出一道巨响，罡風四濺，地上的沙塵飛起，遮蔽了半邊天！响聲不但使谷內的人全部住了手，而余青玉和東郭西城身子各自倒飛丈餘之後，亦如石像般立定。

孟俊飛心頭一動，脫口道：「霜妹，快發飛刀！」林飛霜尚未應他，余青玉已標前，雙掌運足氣，盡力拍出。

東郭西城在此情況之下，不能後退

，只好也運足勁，抬掌迎了上去！「蓬」的又一聲巨响，這一次比上次更加激烈，罡風刮得各人立足不穩，紛紛後退！

東郭西城身子倒飛，待他立定之時，一張臉已如金紙，嘴角血絲汨汨流下，而余青玉脚未落地，已冲口吐出一股血箭，可是當他雙脚立定之後，臉色反而轉紅，雙眼神光熠熠，孟俊飛吃了一驚，急道：「大家小心！」

余青玉神志逐漸模糊，他如離弦之矢射出，急打東郭西城，東郭西城見他狀若瘋子，似不要命，不由大驚，忙不迭急逃，余青玉大喝一聲，雙掌隔空拍出，東郭西城扭腰閃避，但被餘風掃及，雙脚不穩，蹬前幾步，也噴出一股血箭！

余青玉似有使不盡的眞力，一掌過後，標前一步，第二掌又拍出。東郭西城命在頃刻間，怎還顧得身份，伏身在地上滾開，他成名以來，幾曾試過如此狼狽過？

余修竹見余青玉內功眞力威力突增，吃了一驚，誰知余青玉轉頭望到他，又向他飛撲過來，余修竹又驚又怒，急忙抽出長劍來，余青玉見旁邊有一個蓋天幫的人，隨手一掌拍過去，罡風似自天而降，那漢子閃避不及，被掌風捲起，腦袋撞及山壁，腦骨爆裂，摔落地上，已不能動彈。

孟俊飛吃過苦頭，高聲道：「快退，此人神志不清，功力大增，血肉之軀莫能抵禦！」話音未落，余青玉已飛撲過來，余修竹一劍刺出，吃余青玉掌風一撞，連忙手臂揚高尺餘，中門大開，他一驚非同小可，顧不得身份，首先向洞口飛去，人射出之後才喝退！

孟俊飛等人見狀亦忙不迭後退，余青玉轉身去找東郭西城，誰知東郭西城比余修竹更早一步溜掉。余青玉全身的血液似要沸騰，他開始用手去抓自己的衣服，可是神志並未全失，又向谷底奔去。只見山壁上有個山洞，洞口有塊大石半掩着。

余青玉來至洞外，大叫一聲，雙掌按在石頭上，用力一推，那塊石頭便向洞內滾去，也就在此刻，他突然打了個冷顫，一股寒氣自心底冒出來，引遍全身。寒氣越來越嚴重，冷得余青玉上下牙齒碰得格格亂响。

俄頃，只見他蹲在地上，身子縮得好像一隻煮熟的小蝦。對面山洞又出現了人羣，原來是余修竹等人去而復返，可是余青玉却毫無所覺。

幸好在余修竹等人來至之前，山洞內跑出幾個大夫來，先用銀針扎進其穴道，然後將他拉進山洞內。趙學佗忙道：「快將大石推上！」當下又有幾個大夫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將大石推上，封住洞口。

錢庸道：「這塊大石擋不住他們，咱們還是趕快跑吧，否則來不及了！」

薛旗道：「你們先走，待我來抱他！」原來薛旗受盡孟俊飛排擠，又見蓋天幫近來所作所爲全是爲了使帥英傑達到獨霸武林的目的。因而不惜殺人放火，使薛旗寒了心，今日又見他們連手無寸鐵的隱世大夫也不放過，遂毅然棄暗投明，帶他們脫離險境。

大夫城內其實還有一個出口，不過彼此之間早有協定，除非在緊急之時，平日不得由後山石洞那個出口出入，今日情況危急，這個出口自然得使用。當下衆人齊往洞內跑去，薛旗亦抱起痲穴被刺的余青玉，走在最後面。他這個人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上次余青玉饒他一命，如今他便捨棄一切要保護余青玉。

山洞曲折崎嶇，有些地方還十分狹窄難行，薛旗因抱着一個人。行動便更加困難了。山洞十分深長，而且轉彎抹角不知凡幾，當然此乃天然再略加人工而鑿成的。薛旗也不知出口在何處，只能跟着衆人而行。

約莫走了兩頓飯工夫，前面的人才傳來聲音：「出口到了，大家小心，莫讓外面的人發現！」

薛旗放下余青玉喘了幾口氣，前面便有光透了進來，又有人道：「外面無人，快！」薛旗又抱起余青玉前進，出了洞口，才知道原來這個出口，跟另一個根本在同一個方向，只是這個出口在上面，離地六丈，就在洗劍池上面而已。夕陽斜照在瀑布上，反射到山壁上，發出一片刺目的紅光。

山壁分成兩截，下面那一截，突出尺餘，故亦形成一條小路，小路之中間一截凹位更大，幾道山泉在此滙合，形成一個小水池，池水再往下瀉，形成瀑布。小路既不直亦不平，壁間還不時有岩石突出，故此由此通過並不容易，亦因此行速甚慢。

薛旗向走在身前的趙松師徒道：「咱們到底要去何處？」

趙松扶着徒弟，望着前面道：「由這邊通到另一端後，那裡有路通往後山，到了後山，便不怕他們找到了。」

說着前面的人已走得差不多了，趙松也扶着趙學佗走過去。「薛壯士請小心。」薛旗再抱起余青玉尾隨其後，慢慢前進，小心翼翼，生恐失足跌下去，後果不堪想像，尤其在山石突出之處時，更加危險，當眞是一步一驚心！

過了山泉滙合處，足踝已浸上了泉水，他已累得滿身大汗，恨不得喝幾口清冽的山泉。不過他亦知道危機未過，不敢稍有鬆懈。

忽然趙松叫道：「大家小心，那些人出來了！」

薛旗忙低頭往下望去，果然余修竹他們站在洗劍池邊，不由吃了一驚，誰知他竟被林飛霜發現：「副幫主，薛旗在上面，咦，他怎會跟那些大夫在一起？」

薛旗隱約聽到她的叫聲，連忙弓着腰向前跑，一脚踏進小池裡，水池底部全是嶙峋的石頭，他立足不穩，失却重心，撲倒地上，壓住了余青玉。薛旗大驚，連忙再抱起余青玉，準備向前衝。

不料余青玉跌落地之後，將痲穴上的金針震落，薛旗將他抱起，余青玉已恢復了活動能力，但病情未有好轉，神志未清，猛地用力一掙，薛旗虞不及此，被他一掙而脫。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言鳳姑、常清風誤以為李鐵崖等將天南莊之主等五人殺死，常清風用天蝎針將丐幫長老白繼善打倒，丁少秋現身為白長老拔除毒針，並誘開敖天佑，由老哥哥勸解他離去。丁少秋轉回大宅院，見姬青萍、池秋鳳被陰山老祖聞人希採補童貞，幸好及時將他打跑，丁少秋便將誤殺天南莊主等五人之事告之……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幾番遭攔截　二次要留人

姬青萍道：「大哥早就發現他們了嗎？」

丁少秋含笑道：「這點跟蹤方法，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發覺。」

池秋鳳道：「大哥，要不要把他們打發了？」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不用，派他們跟蹤下來的目的，不外乎兩點，一是要知道我們的去向，但我們趕去黃山，對方早已知道，這第一點就不存在了，第二，是他們有後援趕來，怕找不到我們，關於這一點，他們就算有高手趕來，我們也不在乎，就讓他們來好了，在後援的人還沒有趕來之前，何必去為難這些不堪一擊之人。」

池秋鳳斜睨着他，甜笑道：「有大哥這樣本領的人，才可以說這樣大口氣的話，我們就不敢說了。」

只聽鄰桌有人沉嘿了一聲。

池秋鳳轉過頭去來，只見一個頭戴闊邊涼帽，手中提着一個竹簍，極似漁夫的矮胖老人起身朝門外走去，看到的只是他的後形而已！

姬青萍悄聲問道：「方才冷嘿的就是走出去的老頭嗎？」

池秋鳳點點頭道：「很可能是他。」

姬青萍披披咀道：「下次再給我遇上，非教他識得厲害不可！」

丁少秋微笑道：「這老人家一身功力，只怕合妳們兩人也不是他對手呢！」

姬青萍道：「大哥怎會看出來的？」

丁少秋道：「他出門時，只是平常走路，但却脚不點地，如同行雲流水，極其自然。」

姬青萍道道：「真可惜，早知這樣，我一定要鬥他一鬥。」

丁少秋笑了笑道：「他既然在這裡現身，妳還怕遇不上他嗎？」

說話之時，伙記替三人送上飯菜，三人也就低頭吃了起來。飽餐之後，會帳出門，剛出高河埠，老遠就看到大路右首一棵大樹下站着四個人。這四個人，丁少秋認識的有三個半。

那是言鳳姑、常清風、鄢茂元，另外半個就是剛才從飯店走出來那個矮胖老者，頭戴闊邊涼帽，鬚眉已白，臉色黝黑，身穿藍布短衫褲，在腰間掛一個竹簍，右手持一支細長釣竿，如果不和三人站在一起，只以為是一個釣魚的漁夫而已！

姬青萍看到這四個人，不禁哼一聲道：「他們果然在等着我們。」

池秋鳳道：「看來還有一場廝殺呢！」

丁少秋叮囑道：「妳們且莫妄動，可能他們的後援還未到呢！」

姬青萍道：「難道我們還怕了他們不成？」

丁少秋道：「我們只管過去，但要只作不見，別理他們，看他們如何，一切自有我會應付的。」

於是由丁少秋領頭，姬青萍、池秋鳳跟在他身後，昂首闊步朝大路行去。

大樹下四個人好像是在遮陽的地方休息，直到丁少秋等三人漸漸走近，相距不過兩丈來遙，嶽麓觀主常清風才拂塵一揮，喝了聲道：「三位請留步。」

丁少秋見光一抬，問道：「道兄有何

見教？」

常清風深沉一笑，道：「閣下可是自稱華山派掌門的季少游嗎？」

丁少秋豁然笑道：「道兄說得一點不錯。」

常清風目光一掃姬青萍、池秋鳳二人，陰笑道：「那麼這二位該是姬青萍大小姐和古靈門的池秋鳳姑娘了？」

丁少秋怕姬青萍開口，忙道：「不是。」

常清風道：「那麼她們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他們是我兩個小兄弟，一個叫祁青蓮，一個叫時秋楓……」

常清風點頭道：「那就錯不了，好，我問你，你們曾在水家湖大宅投宿，盛莊主等六人遭人殺害，可是你們三人下的毒手？」

丁少秋嘿嘿道：「在下記得那晚你們硬說人是丐帮李帮主殺的，結果還大動干戈，獨角龍王敖前輩曾說憑李帮主一個人要殺死他們，還沒有這份能耐，季某一個人有這份能耐嗎？你們找不到眞正殺手，於是如今又把贓栽到季某頭上來了，在下眞不知道道兄是何居心？是不是只想找個人頂罪，好向上面交差？」

這時矮胖老者忽然走上幾步，沉喝道：「年輕人，証據確實，你還狡辯什麼？」

丁少秋看了他一眼，微哂道：「老丈如何稱呼？」

這時矮胖老者雙目一瞪，大聲道：「老子山無名漁父也就是我，北峽老人夫婦，和你何怨何仇？老子立誓要爲他們討回血債才來的，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來。」

姬青萍叫道：「大哥，讓我來伸量伸量他。」

他一開口，就露出少女聲音來。

言鳳姑、常清風互看一眼，暗暗點着頭。

丁少秋一擺手道：「不用，妳們只管站着就好。」一面抬目朝無名漁父問道：「你要如何動手？」

無名漁父一掂手中釣竿，說道：「你手裡不是拿着劍嗎？老夫會等你亮出劍來再動手。」

「哈哈！」丁少秋突然目射精光，朗笑一聲道：「在下劍在囊中，隨時都可以出鞘，只不知你老子山無名漁父需不需要季某拔劍？你要動手，儘管出手好了。」

這話在無名漁父聽來，自然說得很狂，沉嘿一聲道：「很好，老夫倒要看看你來不來得及拔劍？」

口中說着，手中釣竿一抖，咻的一聲，登時在空中幻起八九條竿影，朝丁少秋當頭抽落。

丁少秋只側了下身，就讓過去了，他連劍也未拔，右手抬處，連鞘長劍已閃電般點出，九縷尖風同時朝無名漁父身前九處大穴襲到。

無名漁父不禁一呆，趕緊往後躍退一丈光景，目光如炬盯注着丁少秋，嘿然道：「好劍法！」

他只說了三個字，身形已倏然欺來，手中釣竿連揚，一片竿影漫天雨絲般洒洒飄飛，綿密無間！

丁少秋展開避劍身法，進退之間，不出三步，只見咻咻竿影，只是在他身邊擦過，連半點衣角也沾不上，但丁少秋每一出手，都是九劍同發，雖然出劍不會出鞘，光是從劍身內透出來的縷縷尖風就勁直如矢，快速如電，有時眞還逼得無名漁父忙不迭的後退。

站在一旁觀戰的瞎子鄢茂元，側耳凝神，聽得暗暗驚異不止，心想：「無名漁父這一陣釣竿所揮出來的招式，幾乎已綿密到毫無空隙，這小子是如何閃避開去的呢？哦，這小子的劍法竟然有這般的快速，而且九劍同發，沒有一記是虛招，無怪無名漁父除了閃避，毫無破解之法了。」他僅憑聽覺，分辨兩人交手情形，已聽得他津津有味！

只可惜沒法看到丁少秋的「避劍身法」，使他始終想不通丁少秋既不封架，何以能在無名漁父綿密的釣竿下和人動手的？

兩人不過片刻工夫，已經打出三四十招。

丁少秋使的只是「避劍身法」和「護華劍法」，和對方以快打快，雖能保持不敗，但無名漁父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要想勝他，也非易事。

無名漁父心中也在暗想：「這小子年紀不大，但劍法神速，身法古怪，一身所學在江湖上已可算是一流高手，怎會名不見經傳？但以他這身功夫，若說盛莊主、古靈子、北峽老人夫婦等五人，是他殺死的，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就在此時，突聽大樹上响起一個老婦的聲音沉喝道：「你們給我住手！」

這句話聲音不响，但聽到每一個人耳中，宛如沉雷一般！

姬青萍更是如遭雷殛，打從心頭發出一陣顫慄，暗暗叫了一聲：「會是姑老太太來了？」

一手緊拉住了池秋鳳的手，不但顫抖得厲害，掌心也沁出了冷汗。

池秋鳳低聲的道：「妳怎麼了？」

姬青萍附着她耳朵，壓低聲音道：「是姑老太太來了。」

這時，正在激戰中的兩人業已停下手來，各自後退了三步。但就在他們後退之際，場中已經多了一個人！

這人是一頭白髮，鳩面[illegible]咀的瘦小老婦，身穿錦緞道袍，右手撥着一串檀香木佛珠！

她，赫然竟是自稱聖母的姬七姑！

丁少秋心中暗暗一震，暗道：「會是這魔頭親自趕來了！」

他迅即把劍囊交到左手，因爲這老魔頭才是他唯一的大敵，把劍囊交到左手，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拔出劍來，及時應敵，他內心縱然感到緊張，但在外表上却絲毫不露，傲然抬目道：「妳叫我們住手，有什麼事嗎？」

姬七姑對丁少秋的舉止，顯然十分注意，當然也明瞭他把劍囊交到左手的用意，但她並不在意，兩道凌厲的目光緊盯着丁少秋，冷厲的道：「說！你是什麼人？」

這時雙方的人，（丁少秋一邊是姬青萍和池秋鳳）都摒息凝神，幾乎連大氣也不敢透，空氣像是突然凝結了一般！

丁少秋朗笑一聲道：「在下季少游，忝掌華山派。」

姬七姑冷然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誰嗎？」

丁少秋道：「在下不是季少游？那麼妳以為我是誰？」

姬七姑冷哼道：「你是丁少秋，對不？老身面前，你還不把面具拿下來？」

他會是白鶴門下的丁少秋？言鳳姑、常清風、鄢茂元三人，都不覺聽得一楞！

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丁少秋既然被她一口叫出來了，也就不用再裝下去，口中朗笑一聲，恢復了他原來的口音，同時也舉手從臉上揭下面具，抱拳道：「聖母果然高明，看來在下確實不用在聖母面前再戴這勞什子了。」

姬七姑看了他一眼，臉色稍霽，問道：「你自稱華山派掌門人，可是真的？」

丁少秋笑了笑道：「在下在聖母面前，豈敢謊言？在下這二十五代掌門人，乃是第二十四代掌門人齊師伯所傳，豈可假冒？」

「唔！」姬七姑微微頷首道：「你練成華山派失傳的『護華劍法』，這也是事實……」

接着又道：「我問你，盛世民、古靈子、荀吉和北峽老人夫婦，還有駝背鄧峯，這六人可是你殺的？」

丁少秋昂然點首道：「不錯，他們死在在下劍下的，只是在當時並無殺死他們之意，只是一時收不住勢。」

這話聽得言鳳姑等人更是一怔，這六人居然會是丁少秋殺的！

尤其剛才和丁少秋動過手的無名漁父心中更是十二萬分的不信，這小子方才和自己打出三十招以外，除了身法古怪，劍法使得神速無比，但也別無奇處，他能一招之間殺死五大高手？

姬七姑看看丁少秋，頷首道：「你還算老實！」

這句話的口氣，竟然頗有嘉許之意！

言鳳姑深覺奇怪，聖母對這小子居然會有如此容忍？

丁少秋道：「聖母問完了嗎？」

姬七姑臉色倏地沉了下來，說道：「丁少秋，你祖父丁南屏，你師父松陽子，聯合江南各大門派，和我作對，他們只是螳臂擋車，自不量力。你輕輕的年紀，有此成就，前途不可限量，只要你肯投效老身，你仍是華山派掌門人，而且你們丁家和白鶴門、武功門，我都可以不和他們計較，而且此後也仍可保存這兩個門派，你認為如何？」

丁少秋自知絕非姬七姑對手，心想自己最好敷衍她一陣為是，這就說道：「聖母這條件似乎不錯？」

姬七姑道：「你同意了？」

丁少秋故意遲疑了下，才道：「在下既是華山派掌門人，此事自然要由派中元老一致同意才行，在下一個人也作不了主，至於武功、白鶴二人，也各有掌門人，在下更作不了主。」

姬七姑沉哼道：「丁少秋，識時務者為俊傑，老身只是覺得你不失是個人材，才給你一個大好機會，你投效老身，老身不會虧待你的，你仔細考慮考慮！」

丁少秋為難的道：「聖母盛意，在下至為感激，在下說過，在下忝為華山派掌門人，一舉一動，都代表華山派，在下投效聖母，豈不是連華山派也投降了？此事不經敝派長老一致同意，在下如何能作主呢？」

姬七姑目光漸漸冷厲，哼道：「丁少秋，老身言出如山，天下武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你已經別無選擇。」

丁少秋心想：「看來她是逼我攤牌了。」

一面故意攢了下眉道：「聖母這……未免太強人所難了！」

姬七姑只哼了一聲，忽然目光朝姬青萍投來，冷然道：「青萍，妳過來。」

姬青萍嚇得趕忙低下頭，不敢作聲。

丁少秋身子擋住姬青萍前面，說道：「她是找在下的，我希望聖母不要逼她。」

姬七姑怒聲道：「她是我姬家唯一的後代，自然要回到老身身邊來，你站開去。」

丁少秋道：「聖母原諒，她若是肯回去，就不會逃出天南莊了。」

姬七姑沉哼一聲道：「沒有人敢在老身面前强出頭的，好，丁少秋，你既然真心喜歡青萍，老身可以作主，把她許配給你為妻，你是老身的曾孫女婿了。」

丁少秋俊臉不禁一紅，說道：「聖母誤會了……」

姬七姑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道：「老身耐心有限，你到底如何？考慮好了沒有？」

丁少秋道：「在下還是一句老話，此事在下一人作不了主，要和派中長老商量了之後，才能答覆。」

姬七姑怒聲道：「你想不想活下去，難道自己也作不了主嗎？」

丁少秋爽朗的道：「生死大事，自然是由在下自己作主。」

姬七姑道：「你如是拂逆老身，自己就作不了主了。」

丁少秋沉聲道：「那倒只怕未必吧？」

姬七姑沉聲道：「好，你如果在老身手下走得出三招，老身今天就暫時放你過去。」

丁少秋大笑道：「聖母說來說去，還是要和在下動手了。」

姬七姑哼道：「丁少秋，老身趕來，原是取你性命來的，後來看你是年輕一輩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才有意把你收歸教下，這是你最後的機緣，老身還是希望你仔細想想。」

丁少秋道：「茲事體大，在下一個人實在無法答覆聖母。」

「你真是憨不畏死！」姬七姑臉有怒意，喝道：「好，那你是準備接我三招了，你亮劍吧。」

丁少秋抽出長劍，斜抱胸前，說道：「聖母請賜招。」

姬七姑殺人不眨眼，但說也奇怪，對這個青年却會有憐才之念，也許她手下都是些唯唯喏喏的人，很少見到傲骨天生，敢對她倔强的人，才感到人才難求。

但一想到自己對他如此寬容，這小子却毫不領情，難道以為我不敢殺你？一念及此，她兩道目光又漸見冷厲，宛如兩把冰刀，朝丁少秋射來，冷喝一聲：「你小心了！」

喝聲甫出，右手抬處，似拍似拂，朝丁少秋迎面拍去。

觀戰的人但覺聖母這一記手法甚是簡單，拍去的手掌好像極爲剛强，但轉手一拂，又極其輕柔，動作也並不快，看去毫無出奇之處。

但在丁少秋就不同了，他只感到一陣無形潛力，像一片烏雲當頭壓來，重逾千鈞，令人氣爲之窒，差不多丈許方圓，盡在她掌力籠罩之下。

不，在一片壓力之中，隱約可見對方掌影飄忽無定，朝自己緩緩印來。

他一直緊記着乙淸老道長的話，萬一遇上姬七姑，和她動起手來，只要施展避劍身法，和「崆峒九劍」中的前面八招，已足可應付，不到緊要關頭，萬萬不可使出第九招來，尤其對方如果不使陰極掌來，更不可輕易使「乾天指」，以免激起她的殺機。

此時眼看姬七姑手掌飄忽，那敢怠慢，立即展開身法，身形一側，長劍登時劃出一片劍光，護住全身，在掌影中閃動游走。

對方掌勢看去緩慢，那只是一種錯覺而已，其實掌法瞬息變化，快如閃電，身外壓力越來越重，幾乎妨礙自己施展不開身法，差幸有劍光護身，還能化險爲夷，也要接連變換兩三式身法，才能躲閃得開她一式掌勢。

這是非常吃力的交手，但値得丁少秋欣慰的是自己僅憑「避劍身法」，已可躲閃得開對方的掌勢，長劍只是仗以護身而已，要向對方出手攻擊，十招之中，大概只有一、二招的機會。

言鳳姑乘姬七姑向丁少秋下手之際，就朝姬青萍、池秋鳳兩人喝道：「姬大小姐、池姑娘，你們還不過來，隨我回天南莊去。」

姬青萍道：「我不去。」

言鳳姑沉着臉色道：「你娘要我把你們拏下了。」

姬青萍哼道：「妳來試試看！」

言鳳姑聽得大怒，喝道：「我不把妳們拏下，就不叫言鳳姑了……」

無名漁父豁然笑道：「言女俠何用親自出手，區區小事，老朽就可代勞。」

話聲出口，左手突然朝姬、池二人揚去，隨着他的手勢，飛出一蓬淡淡煙雲，在二人頭頂霏霏濛濛的飄散開來，縹緲下降，原來竟是一幅以極細蠶絲織成的漁網，擴散開來，足有一丈方圓，朝二人頭上撒下。

姬青萍口中冷哼一聲，靑萍劍嗆然出鞘，手臂連搖，劍光參差朝上砍去。池秋鳳也不怠慢，同樣舉劍朝上亂揮。

姬青萍手上這把青萍劍，削鐵如泥，原是一把名劍，當年姬青萍生下來剛滿月的時候，他爹的朋友無意中購得一柄古劍，就把這柄劍送給她爹，作爲賀禮，她爹就以劍爲名，給她取了青萍這個名字。

青萍劍鋒利得吹毛立斷，削鐵如泥，但此刻朝又細又薄幾乎透明的漁網上砍去，却竟然連一根細絲都砍不斷！

漁網已經完全罩落，姬青萍、池秋鳳兩位姑娘只是在網底下揮動長劍，斬不斷，柔且軟，當眞已感一籌莫展！

無名漁父得意一笑，右手倏地一抖，手中繩索一收，漁網立即收攏，網着兩人離地飛起，朝他手中投去。

本來兩名姑娘被漁網網住，只希望能把漁網刺破，因此一言不作只是全力在揮劍，但等到發現這張漁網看去雖細，却是堅靭無比，連青萍劍都無法把它砍斷，漁網已經隨着無名漁父抖手之間，凌空飛起，兩位姑娘又驚又怕，不約而同的叫出一聲：「丁大哥！」

丁少秋正在全心全意施展避劍身法之際，耳中陡然聽到兩位姑娘的這聲尖叫，急忙抬目看去，只見她們被一個大網網着凌空朝無名漁父手中飛去，心頭不由大急！

好在對付姬七姑的掌勢，原以「避劍身法」爲主，手中劃出的劍光，只是護身而已，就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把倚天劍交到左手，右手迅速從身邊取出寒鐵青霓劍，揚手朝漁網截去。

他在情急之下，連自己也不知道已經運上了全力，青霓劍脫手飛出，就化作一道青濛濛奇亮無比的長虹，矯夭如龍，朝無名漁父手上飛射過去，三丈以內，森寒劍氣砭人肌膚！

無名漁父但覺自己被一股森寒劍氣所籠罩，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等到青光乍歛，又變成一柄尺餘長的短劍，飛回丁少秋手中，無名漁父視作至寶，由天蠶絲織成的漁網已被劍光割斷，連他一條左臂，也被削斷，猶不自知，張目叫道：「好小子，你砍破了老夫的漁網……」

說到這裡，才發覺自己左臂隱隱作痛，低頭看去，但見血流如注，手臂已被削斷。

姬青萍池秋鳳兩位姑娘正迅速從破網中鑽了出來。

這一下不僅言鳳姑、常淸風看得悚然動容，連姬七姑也深感意外，暗道：「丁少秋這小子果然練成了以氣馭劍之術！」

鄢茂元看不見劍光，但砭骨寒氣他自然察覺了，心頭暗暗駭異，忖道：「劍氣，聖姑使出劍氣來了！」

丁少秋收回青霓劍，才發現姬七姑已經停下手來，雙目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目光，沉聲道：「丁少秋，你這馭劍術是從那裡學來的？」

鄢茂元聽得大奇，剛才的森寒劍氣，會是丁少秋使出來的？奇怪，這小子每次遇到他，他武功好像一次高過一次！

丁少秋心裡暗暗叫了聲：「糟糕，剛才救人心切，在她面前露了一手，果然有麻煩了。」一面答道：「在下這一手叫做丟手劍法，是在下無意中參悟出來的，並不是馭劍術，更沒有師承。」

姬七姑臉色漸漸獰厲，沉哼道：「丁少秋，你敢在老身面前胡說八道……」

丁少秋道：「在下說的是眞話，有一天在練劍之時，不小心脫手飛出，怎知長劍在空中劃了個弧形，又飛了回來，在下有此發現，就天天練這一手丟手劍法，就是這樣練成的，那裡胡說八道了？」

姬七姑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唔了一聲：「老身果然輕估了你，丁少秋！現在你更非投到老身教下不可了。」

丁少秋道：「在下已經接過聖母三掌了，聖母言出必踐……」

姬七姑怔得一怔，嘿然道：「好，老身給你三天時間，逾期老身絕不留情。」

話聲甫出，人已騰空飛起，一道人影快如射箭，瞬息之間已不見蹤影。

丁少秋暗暗吁了口氣，望望言鳳姑、常清風等人，含笑道：「言女俠，在下三人可以走了吧？」

無名漁父左臂血已止住，鬚髮戟張，瞋目喝道：「姓丁的小子，你給我記着，斷臂之仇，老夫非找你算賬不可！」

丁少秋大笑一聲，正容道：「老丈隱迹老子山，垂釣自娛，本是清高之士，只因一念之差，捲入江湖是非中，在下還以為斷了一臂，應該醒悟了，若是依然執迷不悟，下次再斷一臂，就悔之晚矣。」

無名漁父聽得勃然大怒，厲聲道：「好小子，老夫和你拚了！」正待奮身撲去！

言鳳姑急忙伸手一攔，說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老丈何用急在一時，咱們走吧！」

姬青萍也故意叫道：「丁大哥，咱們也走啦！」

走出半里來遙，姬青萍親暱叫道：「大哥，方才眞把我嚇死了，眞沒想到姑老太太會輕易放過我們。」

池秋鳳笑道：「是大哥拿話把她套住了。」

姬青萍道：「但她說過三天為限，我担心她三天之後，一定會來找的。」

池秋鳳道：「那我們還是快些趕路吧，到了黃山，有各大門派的高手在那裡，就不用怕她了。」

丁少秋微微搖頭道：「不成，黃山萬松山莊，雖然齊集了不少門派的人，但沒一個人能是姬七姑的對手，咱們去了，反而會增加他們的麻煩，萬一激怒了她，痛下殺手，定會有很多人遭她毒手。」

池秋鳳攢着蛾眉，急道：「那該怎麼辦呢？」

姬青萍道：「大哥的意思，就是暫時不去黃山了？」

池秋鳳一怔道：「不去黃山，那我們到那裡去呢？」

丁少秋想了想道：「有了，九華山在黃山之西，和萬松山莊相距約二百里，我們就到九華山去，找個地方歇下來，就在那裡等姬七姑，和她決一死戰。」

姬青萍憂心忡忡的道：「大哥，你能勝得了姑老太太嗎？」

丁少秋笑道：「妳放心，我不會敗在她手下的。」

姬青萍望着她，問道：「你有把握？」

丁少秋道：「我學的一套劍法，正是尅制她的武功，大概她也看出來了，所以非迫我投效她不可。」

池秋鳳道：「我們那就快些走吧，到了九華山，找個地方住下來，大哥也可以趁她還沒找到來之前，好好用功練劍。」

丁少秋道：「對了，妳們也可以跟我練避劍身法，學會了，就是遇上了姬七姑，也可以閃避了。」

池秋鳳問道：「就是大哥和她動手時使的身法？」

丁少秋點頭道：「不錯，學會這套身法，任何人都傷不了妳。」

姬青萍聽得眼睛一亮，喜道：「眞的？那我們快些走吧！」

他們由安慶渡江，再一路東行，第二天傍晚時光，來到了九華山東麓的朱備鎭，再向附近山家打聽，說自己三人要租一幢幽靜的房舍，經山家指點，找到鎭外偏北山麓間一幢三間兩進的瓦房，還圍着一道圍牆，和鎭上人家相距有半里之遙，對自己三人也最適合不過。

池秋鳳走上前去，叩了幾下門，沒有人答應，再叩了一陣，才有人答應着，又過了一回，才開門出來。

那是一位五十來歲的村婦，打量着池秋鳳，問道：「相公可是來遊山的，想在這裡借宿？」

池秋鳳點着頭道：「請問這位大嫂，可是這裡管屋的嗎？」

那村婦道：「不錯，相公三位要幾間房？」

池秋鳳道：「我們要住半個月，只是怕人打擾，想把這裡全包了。」

一面探手從懷中取出一錠約有三兩重的銀子送到村婦手中，又道：「這些銀子不知夠不夠？」

那村婦看到白花花的銀子，連連點頭道：「夠了，夠了，連相公半個月的伙食也夠了。」

「不！」池秋鳳道：「這些銀子是給妳的租金，我們的伙食費不用包括在內。」

村婦遲疑的問道：「三位相公不在這裡吃飯嗎？」

池秋鳳又取出一錠三兩重的銀子，遞了過去，說道：「這是伙食費和妳的工資，由妳給我們做，但一定要最好的，有時，我們一高興，也會自己下廚去做的。」

那村婦第二次接過銀子，連每個毛孔都鑽出喜色來，連連躬身道：「三位公子請進，我一切都會聽公子爺的吩咐。」

三人跨進大門，那村婦把他們領到中間一間客廳落坐，一面巴結的道：「三位公子請坐，我燒水去。」

急急忙忙的退了出去。

丁少秋站起身道：「走，我們先去看看房屋。」

三人一起走出堂屋，左右兩間都是客房，越過小天井，同樣一排三間，格局和前面一般無二，中間是起居室，左右是房間，都收拾得相當乾淨。後面是廚房和柴間，柴間旁有一間小屋，是看屋的村婦住的。

三人商議的結果，大家都住在第二進，丁少秋住左首一間，姬青萍和池秋鳳兩人一間，住右廂。

回到前面堂屋，村婦已經替三人泡好了茶，看到三人回來，忙道：「三位公子請用茶，時間不早，我去做飯了，今天只好請三位將就着吃了。」

丁少秋道：「不要緊，你只管去忙吧！」

村婦轉過身，接着又道：「我姓宋，鎭上的人都叫我宋嫂，三位公子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好了。」說完，才轉身退出。

不多一回，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池秋鳳在上首一張長桌上取過燭台，點上了蠟

燭。

又過了一回，宋嫂端着飯菜進來，放到中間一張方桌上，不好意思的道：「今天不知道三位公子要來，所以沒有準備，這些只是現成的東西，委屈三位將就着用吧！」

丁少秋三人圍着桌子坐下，桌上居然有五菜一湯，雖然只是些風雞、鹹肉、竹筍、青蔬，倒也有蒸有炒，做得十分可口，湯是乾菜湯，香味頗佳。

丁少秋含笑道：「宋嫂，眞謝謝妳，倉猝之間，還做出這許多菜來。」

宋嫂陪笑道：「公子爺太誇奬了。」

飯後，宋嫂收拾過碗筷，又給三人泡了壺茶送上。

姬青萍道：「宋嫂，現在沒妳的事了，妳去休息吧！」

宋嫂退出之後，池秋鳳叫道：「大哥，你現在可以教我們身法了。」

丁少秋點頭道：「這身法非同小可，如果被人聽去，我們就無法自保了，所以練時更要特別謹愼，現在我先傳妳們口訣。」

說完，就要她們坐在自己身邊，三個人一起俯下身，就可以附着兩人耳邊悄悄說話，外人是絕聽不到的。

他說完口訣，又逐句解說了一遍，然後自己在室中示範演練了一遍，功透脚心，在青石板上印下了十八個淡印，一面悄聲道：「妳們依着我脚印練習，我到外面去，以防有人偷覷，但這十八個脚印，妳們今晚一定要練會。」

說完，手持長劍，走了出去。

姬青萍、池秋鳳不敢怠慢，就依着了丁少秋的脚印，再對照口訣，一步一步的練去。

這十八個脚印，看去簡單，但練起來，却又感到複雜異常，不是轉側之間錯了，就是仰俯不對，好像這種身法，方法上規定你怎樣做的，你就要怎樣做，絲毫不能馬虎，否則落脚就會不合標準。

兩位姑娘原是冰雪聰明的人，口訣一聽就會，只是做起來就沒這麼容易，好在有兩個人練習，一個做錯了，另一個就及時提醒。

正在越練越覺得困難，丁少秋舉步走了出來，含笑問道：「二位妹子，妳們練得如何了？」

池秋鳳嬌聲道：「大哥，你來得正好，我們越練越覺得……」

姬青萍沒待她說下去，就搶着道：「沒有什麼困難，你快出去，我們今晚一定會練會的。」

說着，雙手輕輕推着丁少秋的身子。

丁少秋被她推着，只好往門外走去，一面回頭笑道：「妳們初學乍練，一定會有些時間不能完全中規中矩的，這要慢慢體會，熟能生巧，等練熟了，這些毛病自然就沒有了。」

姬青萍一直把他推出門外，說道：「我們知道。」

丁少秋問道：「那我要什麼時候才能進來？」

姬青萍道：「等我們練會了，你就可以進來了。」

丁少秋笑着道：「好吧！」

兩位姑娘可也眞用功，一直練到將近二更，才算練會。

丁少秋也一直站在庭前，一手倚劍，耐心看着天上星，和逐漸移動的月亮，同時也耳聽八方，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的耳朵。

只聽池秋鳳嬌柔的聲音叫道：「大哥，你可以進來了。」

丁少秋舉步走入。

姬青萍喜孜孜的道：「大哥，你看我們是不是走對了？」

丁少秋笑道：「如果走得不對，妳們不會叫我進來的。」

姬青萍不依道：「你看咯！」

她們各自表現了一趟身法，果然已經練會，只是稍欠純熟而已！

丁少秋含笑道：「二位妹子果然冰雪聰明，一學就會，已經練得差不多了。」

姬青萍道：「差不多，總是還差一點了。」

丁少秋道：「練會了，只要勤加練習就好，我說的差不多，也只是不夠純熟而已，好了，現在可以去休息了，明天上午，我再傳妳們十八步就完全學會了。」

池秋鳳道：「還有十八步？」

丁少秋道：「避劍身法，三十六步，只是基本步法，練熟了，就可以千變萬化，就是敵人如何注意你的身法，也休想看得出頭緒來，所以連姬七姑這樣的超强高手，練成這套身法，也足以自保了。」

說話之時，舉足在青石板上掃過，把留下的淺脚印抹去，才一同回轉第二進，各自回房休息。

一宿無話，翌日淸晨，宋嫂替三人送來洗臉水，接着又送來早餐，她是個相當誠實的人，三位公子沒叫她，她是不會進來打擾的。

早餐之後，二位姑娘就要丁少秋繼續敎她們練後面的十八步。丁少秋因時在白天，不宜在堂屋中練習，就在她們房中留下十八個脚印，要她們留在房中練習。

自己則坐在外面的起居室裡，獨自揣摩着「崆峒九劍」第九招的變化，不時以指代劍，淩空比劃着，只覺這招劍法，完全以氣馭劍，含蘊着無數變化，愈練愈覺得心應手，若有所悟。

一個上午，就這樣過去，宋嫂走進來說道：「丁公子，可以用午餐了，還有二位公子呢？」

丁少秋點頭道：「他們在房裡看書，妳先出去吧，我會叫他們的。」

宋嫂退了出去，丁少秋走近右廂，舉手叩了兩下房門，高聲道：「二位賢弟，該出來吃飯了。」

池秋鳳打開房門，含笑道：「我們也練好了，大哥，你要不要看呢？」

丁少秋道：「不用了，宋嫂已經開飯了，我們快出去吧！」

他用脚掃去石板上的脚印，一同出去。只見宋嫂和一個頭梳雙辮，身穿藍衫的少女一起站在堂屋門前口，看到三人走入，宋嫂忙道：「梅姑，快來見過三位公子。」一面指着那村姑道：「她叫梅姑，是我姪女，叫她來幫忙的。」

梅姑靦覥的低着頭，說道：「見過三位公子。」

丁少秋含笑道：「梅姑不用客氣。」

桌上早已擺好了碗筷，三人剛坐落，梅姑已經端着菜餚上來，今天菜可豐富了，有雞有鴨，有魚有肉，六菜一湯，做得十分可口。

三人都吃得很飽，飯後，梅姑泡了茶送上，就幫着宋嫂收拾碗盞。

姬青萍含笑道：「宋嫂，今天菜餚太豐富了，我們住到山裡來，就是厭倦了城市裡的繁華，找個清靜的地方住幾天，吃些山產蔬筍，要比雞鴨魚肉來得可口，所以妳不用做得這樣豐盛，家常便飯反而較好。」

宋嫂道：「山產蔬筍，怎麼能招待三位公子吃呢？」

池秋鳳笑道：「我們到這裡來，就是要吃山產蔬筍之類才來的，妳就隨便一點好了。」

宋嫂應着「是」，退了出去。

姬青萍倒了一盅茶喝着，一面偏頭說道：「大哥，你知道今天是第幾天了？」

丁少秋哦了一聲，笑道：「我記得，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池秋鳳道：「姬七姑眞的會找來嗎？」

姬青萍道：「姑老太太言出必踐，我想她一定會來，所以大哥要早作準備才是。」

丁少秋道：「我早已準備好了，她找來了，我只有和她一拚。」

池秋鳳道：「大哥拚得過她嗎？」

丁少秋笑道：「拚不過也要拚，最多也只是我功力不如她深厚而已！」

接着又道：「妳們兩個趁這半天時光，快去把身法練得純熟一點，萬一有人跟隨姬七姑同來，我無暇兼顧，妳們就要自己保護自己，才不會吃虧。」

姬青萍道：「大哥說得是，秋妹，我們還是回房練身法去。」

兩人走後，丁少秋依然坐在堂屋裡，獨自斟着壺中清茶，慢慢喝着，心中暗自盤算，晚餐之後，自己應該四處走走，如果姬七姑眞的找來了，就約她去山頂一決勝負，就不會累及姬青萍、池秋鳳兩人了。

正在沉思之際，忽然感覺到有人進入十丈以內，不覺抬目喝道：「什麼人？」

他這一聲喝得極響亮，聲音會震人耳鼓，只見門口出現了一個苗條人影，怯生生的走入，說道：「我……我……是來替公子泡茶……茶的……」

這人，正是宋嫂的姪女梅姑，她身上穿的雖然只是藍布衫褲，但掩不住玲瓏曲線，嬌曼婀娜，尤其一雙靈活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脉脉含情的望着丁少秋，使人有似曾相識之感！

丁少秋昨晚並未仔細看她，這時目光投注，看得暗暗一怔，她是山村中的姑娘，雖然膚色稍嫌黝黑，但眼神居然會有如此清澈靈活，接着更覺心頭一動，暗道：「她自稱是給自己泡茶來的，手中怎會沒提水壺？」

一面頷笑道：「原來是梅姑娘，妳是山中長大的嗎？」

梅姑道：「公子爺叫我名字就好了，姑娘二字，我不敢當。」

她在說話之時，忽然想起自己是給丁少秋沖茶來的，急忙走上幾步，伸手從几上取起白瓷茶壺，說道：「我給公子爺沖茶去。」

丁少秋道：「不忙，在下想和姑娘談談……」

梅姑連頭也不敢抬，羞急的低聲說道：「我……不知道。」

扭扭頭，急步朝外走去。

丁少秋忽然發現自己對梅姑的身形、眼神，好像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究竟像什麼人來？

莫非她是自己認識的人？那麼她是戴了面具！

正在沉思之際，梅姑已經端着茶壺走入，放到几上，說道：「公子爺茶泡好了。」

丁少秋一直盯視着她，愈看愈覺得她身形極熟，忍不住叫道：「梅姑娘。」

梅姑正待低着頭退出，聽到叫聲，只好停住，抬目問道：「公子爺，有事嗎？」

丁少秋目光逼視着她，問道：「妳到底是誰？」

梅姑聽得暗暗一驚，不覺後退了半步，怯生生的道：「我叫梅姑呀！」

丁少秋道：「我看妳眼神和身形都極熟，一定是我認識的人，妳究是何人，臉上是不是戴了面具？」

梅姑驚顫的道：「我不認識你，不……不知道……」

她好像極害怕，轉身朝門外衝了出去。

丁少秋看她後形，明明是極熟的人，但她却堅不吐實，繼而暗想：「自己應該暗中查察，不該如此性急的，試想她如果肯老實告訴自己，就不會改變容貌，來冒充宋嫂的姪女了。」

旁晚時光，姬青萍、池秋鳳兩人喜孜孜的走出，來到堂屋。

丁少秋目光一抬，問道：「妳們都練好了？」

姬青萍道：「我們練得很純熟了。」

池秋鳳道：「我眞想有人找上門來，讓我試試呢！」

丁少秋道：「妳們快坐下來，我告訴妳們一件事……」

姬青萍緊張的道：「是不是姑老太太找來了？」

丁少秋笑道：「她找來了，我還會坐在這裏？」

池秋鳳道：「大哥，你快說咯，到底是什麼事情？」

丁少秋壓低聲音道：「宋嫂的姪女梅姑，可能不是宋嫂的姪女。」

姬青萍道：「你怎麼知道的？」

丁少秋笑了笑，神秘的道：「是看出來的。」

池秋鳳好奇的道：「是不是她姪女，也看得出來嗎？」

丁少秋就把方才自己發現十丈之內有人進來，喝了一聲，梅姑才從門外走入，她說是給自己沖茶來的，手中却沒提水壺……

池秋鳳道：「她會是奸細嗎？」

丁少秋又把自己留心看她，才發現她眼神和身形極熟……

姬青萍道：「大哥一定是認識的女孩

子太多了，才會想不起是誰來了。」

池秋鳳咭的笑道：「青萍姐姐說得不錯！」

丁少秋俊臉微紅，笑道：「妳們想到那裡去了？我只是懷疑她是冒充宋嫂姪女，是有目的來的。」

池秋鳳道：「但宋嫂明明說是她姪女咯！」

姬青萍道：「宋嫂只要給她些銀子，就會替她掩飾了。」

池秋鳳站起身道：「我去問宋嫂去……」

丁少秋道：「妳這是做什麼？還不快坐下來，聽我把話說完了。」

池秋鳳只好乖乖的坐下。

丁少秋依然壓低聲音說道：「我懷疑她很可能是戴了面具，但她既然化名而來，自然問她也不肯說的了，目前她來意未明，敵友未分，我告訴妳們，是要妳們隨時注意她的行動，也要隨時加以警惕，但只是暗中防範，暫時不要揭穿她。」

池秋鳳問道：「大哥準備如何呢？」

丁少秋道：「目前她沒有擧動，我們不好對她怎樣，只有等她有了行動再說。」

晚餐之後，三人只坐了一回，丁少秋心中有事，就藉口要兩位姑娘把避劍身法練得多熟一些，就可領悟出許多變化來，說不定這一兩天內就會用得着。

姬青萍、池秋鳳聽大哥這麼說了，就不待多說，雙雙站起身，回房練功去了。

丁少秋取起長劍，褪下青布囊，擧步走出天井，雙足一點，縱身飛上屋簷，再一長身，掠上屋脊，站在高處，朝四外一陣打量，就一路往後進飛掠而去，經他仔細巡視了一番，整幢房舍安靜無聲，沒有什麼動靜，才算放下心來，這就點足飛越圍牆，往屋外飛落，一路奔出鎭外，在路邊一棵大樟樹下的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

就在丁少秋往屋外飛落，朝鎭外奔去之際，圍牆裡面同時冒出兩條瘦小人影，輕巧的越牆而出，遠遠尾隨在丁少秋身後，一路跟了下來，一直到丁少秋在大樟樹下坐下之後，這兩條瘦小人影打了個手勢，倏然分開，一左一右伏下身子，悄悄朝大樟樹移動。

丁少秋沒想到會有人暗中跟來，而且那兩個人的行動又十分小心，到了和他還有十來丈遠近，就匐伏下來，因此竟然一無所知。

他在樹下坐了一回，又站起身來，仰首看看天色，站了一回。

今天是第三天的最後一天，現在初更已過了多時，姬七姑言出必踐，一定會找來的，也許時間還早。想到這裡，不覺又回身坐下。

時間漸漸過去，現在快接近二更天了。

遠處忽然出現了一團黑影，貼地浮動，正沿着大路而來！

「來了！」丁少秋不覺又站了起來，凝目望去，那是一頂黑色軟轎，因相距還遠，看不清楚，心中暗道：「果然是她！」

軟轎來得極快，不過眨眼工夫，已經奔近大樟樹不過七八丈左右，只聽轎中响起一個深沉的老婦聲音喝了聲：「停！」

抬轎的四個黑衣大脚婆如响斯應，立即應聲停住。

軟簾啓處，姬七姑桀桀笑道：「丁少秋，你一個人站在路旁，可是在等候老身嗎？」

丁少秋走上幾步，朝她拱拱手道：「聖母請了，三天前聖母給在下考慮的時間，今晚正是第三天的晚上，聖母一向言出如山，自然會在今晚趕來，在下在此恭候，正是在下的一番敬意。」

這話說得很恭維。這是姬青萍說的，姑老太喜歡人家當面奉承，你話說得好聽些，也許會減少她對你的敵意。

坐在軟轎中的姬七姑聽了丁少秋這番話，兩道炯炯目光果然微有霽意，頷首道：「年輕人，你很會說話，不錯，老身言出必行，今晚就是特地爲你來的。」

丁少秋又躬了躬身道：「在下只是一個江湖上的後生晚輩，承蒙聖母如此看重，眞敎在下受寵若驚。」

姬七姑輕哼一聲，逼視着丁少秋，緩緩說道：「丁少秋，老身不妨老實告訴你，放眼天下、就連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人，都未必在老身眼裡，只有你丁少秋，如果不投效老身，日後必是老身的勁敵，所以老身要給你三天時間，仔細考慮考慮，不入我敎，老身豈能養虎貽患，這道理你應該明白。」

丁少秋道：「在下明白。」

姬七姑道：「那就好，你已經考慮好了？」

丁少秋躬身道：「在下考慮好了。」

姬七姑道：「你願意投效老身了？」

丁少秋依然躬着身道：「不，在下還是一句老話，在下忝爲華山派掌門人，個人行動，關係着整個華山派，茲事體大，在下一人很難作主，而聖母這三天期限，在下連趕上華山派都來不及……」

姬七姑目光漸轉嚴厲，怒聲道：「丁少秋，你敢戲耍老身！」

丁少秋道：「在下說的乃是實情，投效聖母，自是要經敝派長老一致同意才行，三天時間，只有趕去華山單程五分之一的路程，什麼人都無法辦到的事。」

姬七姑沉哼道：「你等在這裡，是想老身寬限日期，還是想和老身動手？」

「兩者都可以說。」丁少秋昂然道：「聖母如果是明理的人，應該寬限時日，使在下有趕上華山，和長老們商議之後，再向聖母效命，萬一聖母一向言出必踐，今晚是三天的最後一個晚上，硬逼在下投效，在下在萬般無奈之下，明知不是聖母對手，也只好奮力一戰了。」

姬七姑看他敢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言，威武不屈，當眞是憨不畏死，心中也更加喜歡他了，覺得這年輕人果然不同凡响，但忽然又臉色一寒，冷然道：「不成，老身要你投效本敎，並不是要華山派全體投效，這是你個人之事，你投效老身之後，華山派如果不承認，大可另選一個掌門人，老身今晚前來，就是要把你帶回去的，你隨老身走吧！」

丁少秋道：「在下如果不願意跟聖母走呢？」

姬七姑桀桀笑道：「老身說出來了，你不願意也得跟老身走。」（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德威武館石問天師傅偕同姪兒秦豪到義王府求見時，秦豪發現嘉琳郡主竟然就是袁夢眞……經商議後，決定下令逮捕大勝戲班的李艷秋、潘谷及班主等人。廢園中，殺氣騰騰，北斗七星巴隆與竹葉三跟錢海拚鬥，幸得一金面人替錢海解圍，此時，竟然傳來一道歌謠之聲……義王府內，一條黑影閃進了郡主的香閨……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挾孩童換取秘笈　兩難全如何是好

「『無影蛇腰』？老兄！金某不認識此人。」

竹葉三抛出鋼骰，金七殺豬般叫嚎著：「救命啊！殺人哪……救命啊……」

但三枚鋼骰剛丟起，竹葉三剛要彈起，伏在一邊的石師傅門徒及捕頭已吒唬著包圍上來。

在此同時，「叮叮叮」三聲，泥塵激濺，而竹葉三也彈起了身子，雙足交剪。

他的臉上濺了些泥塵。

他的雙足踢的是空氣，鋼骰已被人家以泥塊擊飛，不知去向。

竹葉三身子落下，捕頭們也不由楞住。

「什麼人鬼鬼祟祟地，有本事何不站出來？」

只聞斷垣之後深草中傳來了歌謠：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小子稍安莫焦急，
竹葉梅花雕蟲技，
微末之藝何足奇；
若非化子有俗事，
今夜包爾蛻層皮，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竹葉三似乎知道此人的厲害，只能「嘿嘿」乾笑，却未採取行動，眼看金七也溜了。

但石師傅的徒弟及兩個捕快却仍然包圍上來。

「竹葉三，據報，廢園命案你涉嫌重大，跟我們走一趟吧！」

竹葉三冷冷的說著：「就算是你家祖宗幹的吧！你們又能奈何我？」

「上——」

五個人見竹葉三未帶其他兵刃，爲了活捉也未亮兵刃，石氏大師弟武功有底子，兩個捕頭經驗老到，加起來實力雄厚。

可是竹葉三根本不和他們纏下去。在包圍之勢未成之前，他已越圍而出，沒於斷垣之中。

石徒要追，一個資深捕快說：「不必追了！此賊的輕功老練，再說窮寇莫追。他的鋼骰射出，對方在戒備下都不易閃避，在追逐進行中更是危險萬分。」

石徒之一的孫大器說：「剛才唸歌謠的人是誰？似乎竹葉三頗忌憚他。」

捕快說：「我也不能確定，根據郡主身邊的人透露，此人一身酒氣，可能是只憑意氣用事的『酒丐』。」

石徒石英說：「聽家師提過此人，是丐幫的叛徒，自成一家，但也有人說是受丐帮帮主排擠，一怒而脫離丐帮的。」

另一捕頭說：「據說『酒丐』手中一根方竹杖厲害無比，竹子都是圓的，他的竹杖却是方的，說是來自異域，能硬能軟，却堅韌如鋼。」

* * *

嘉琳今天臉上有了極含蓄的笑容。六年的相思一宵得償，雖只匆匆一度纏綿，也足以慰藉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

當然，徐小凱的下落生死不明之前，她永遠不會有眞正的快樂。

爲了這孩子，她搜索枯腸，用什麼方式？什麼策略才能救回孩子？終因投鼠忌

器都未能使用。

今天，她找出了珍藏隱秘的「不封手冊」。

其實嘉琳的恩師「不封先生」本叫「一瓢叟」，因協助破了幾個大案有功，皇上屢封而不受，却又自稱「馮唐易老，李廣不封」，自稱為「不封先生」。

正因為他的功力超凡入聖，又不受清室所封，武林中人敬之如神，有五位和他齊名的高人，為了表示敬意和信賴，各獻出一招絕技，由「不封先生」傳與人品與資質俱佳的後輩。

這是一種絕對的信任，因為這五位高人的各一招武功對其本人無多大影響，但五招集於一個後輩身上，就非同小可了。

況且，這五招交給「不封先生」，幾乎等於交給了「不封先生」的徒弟。試想，「不封先生」的徒弟已得到乃師的高絕武學，如再加上那五位高人的絕技，又該如何？

但是，「不封先生」之受人尊敬之處即在此。他沒有把這五招傳與嘉琳和鐵蓮。

第一，他雖收了滿人為徒，主要是看出嘉琳的心地善良，也是個練武之材。其次，他對漢人毫無偏見。

但「不封先生」以為，這五招武功再傳嘉琳或鐵蓮，太過於集中，終感不妥，所以一直不曾考慮。為什麼怕太集中於一人之身呢？「不封先生」的師弟有一段血淋淋的事實。

但「不封先生」留給她的「不封手冊」却並非無用，上面有五位絕世高人親筆留名，每人還留下一件信物。

嘉琳取出這本「不封手冊」，看看上面五位高人的親筆留名為：丐幫幫主古楓、簫神、裸叟、終南居士和睡道人等。

其中「裸叟」並非全裸，而是上身裸露，不著片縷，即使冬天也不例外。

這是因為他的信仰所致，印度的宗教除了佛教外，還有六大支派，其中一派為「露形外通」，以脫衣露形為正行，梵音為「尼虔」或「尼乾」。

「裸叟」為「露形外通」信徒，其武功也來自印度。

至於睡道人，以睡禪出名。他在小冊上寫了三十二個字：

「龍歸大海，
陽潛於陰，
人曰蟄龍，
我却蟄心，
默藏其用，
息息深深，
白雲高卧，
世無知音。」

這叫着「蟄龍睡法」，是五代時華山老祖陳希夷所創，他一睡數月，於睡中得道。

至於丐幫幫主古楓，以風雷杖聞名。簫神的「搜魂曲」沒有幾人能聽完而不內傷的。終南居士的兩儀爪獨步武林，那五招絕技就在小冊上，「不封先生」不准練，她就絕不練。

嘉琳看完嘆口氣，喃喃地道：「要是師父在此，那就不用愁了，可是恩師若是知道我的事，又何言以對？」

她知道如何和師父連絡，但是看了半天，還是長嘆一聲，決定不作此想。

正自忡怔間，鐵蓮悄悄來到她的身邊。

「鐵蓮，嚇了我一跳。」

「師姐，妳看這個……」遞過一張紙片。

嘉琳接過，目光一掃，素手就禁不住顫慄了。

她的鎮定、沈着是少有人及得的。但這事非同小可，說得嚴重些，她本身死一萬次，粉身碎骨也無法補償這嚴重後果。那將使義王府陷入永劫不復之境。

也將使列祖列宗永世蒙羞，永遠抬不起頭來。

「嘉琳郡主：

妳的心情惡劣，廢寢忘食，自在意料之中。這當然是由於孩子之故，乾脆直截了當地說吧！我們知道孩子的身世和整個秘密。現在孩子在我們手中，他完好無恙，在我們交易未破裂之前，保證孩子會受優待的。

現在該談談正題了，請把『不封手冊』送到百花樓交給十三妹，然後徐小凱就會被送到徐家門口。

我們也不怕妳玩甚麼花樣，因為一切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如不信請看紙箋背面。

限期三日，過時不候，一切後果責任自負，莫怪言之不預……」

鐵蓮即使不知小凱的身世，自一邊看完了信箋，再看看心身俱顫的嘉琳郡主，也心裡有數了。

鐵蓮此刻又何嘗不是心身俱顫？

「郡主……莫非那孩子……」鐵蓮想想，自盜竊、兇殺及綁架案連續發生之後，郡主最心焦的是綁架案，當時她還想不通呢！

因為當務之急的是竊盜案，諸王府及九門提督五天內就要請皇帝老子聖裁，這是燃眉之急，但嘉琳却以找回孩子擒住綁匪為優先。

嘉琳淚光流轉，手中紙箋「刷刷」作響，說：「鐵蓮，小凱他……他是我的……」

下面，她簡略地說了六年前到華山進香發生的事。

不錯，當年她在華山失踪，由於隨去的人手不多，華山山區又十分遼闊，曾派人回京調了三十餘人前往。

但這段路不近，待三十餘人增援趕到，嘉琳早已與王妃重聚了，也就是早過了七日之期了。

知道了這段往事，鐵蓮雖然稚氣未退，也深深體會到事態的嚴重和棘手了。而郡主的名節、權勢，及義王爺生前的汗馬功勞，義王府的世襲爵位，都會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就算考慮一個「死」字，也不是解決這事的辦法。

到此境地，眞會使人體會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

「師姐，昨夜秦豪來過嗎？」

嘉琳微微點頭。

「師姐，秦豪有此身手，我們該和他携手合作才對。事已到此，怕又有什麼用？小妹聽說那近年崛起武林的神秘人物

『紙手銬』到鎮上來了，此人之來，也許對我們有利。」

嘉琳翻過信箋，背面寫了些歪歪斜斜的字：「爹、娘，小凱很好……我要回家……」

就這麼幾個字，已使嘉琳淚流滿面了。她以爲不論誰來，這災禍都是無法避免了。

「師姐，他要恩師送妳的手冊，這事可以考慮。」

「不可以！上面有五位高人的五招絕技……」

「我要是逮到這劫匪，我會剁成十萬八千塊……」

「不要說廢話了！鐵蓮，妳馬上帶著這信箋，去見徐繼祖和他的妻子，印證一下，背面的字跡是不是小凱寫的？」

「是。」

「千萬別讓他們看到正面的字。」

「知道！」

* * *

錢海在一品鍋吃涮羊肉，秦豪走了進來，往窗口一坐。

錢海立刻就移樽就教了：「請恕我托大叫你一聲老弟，謝謝你臨危援手。」

秦豪愕然說：「兄台沒有認錯人吧？在下何時……」

「得了吧！老弟。」錢海低聲又說：「面塗金粉，未吐半字，但你的身材、風度是金粉所掩不住的。」

「這……這恐怕是誤會了吧？」

「老弟，在下非但相信是你，還知道你來此鎮的動機。」

「噢？」

「老弟，恕在下只是湊巧聽到，絕非揭人之秘，某夜追一神秘客，到了石師傅武館後院，偶爾聽到了老弟對石姑娘談及令叔失鏢之事，在下非常同情……」

「原來如此。」秦豪也不便再否認了，說：「緝捕劫鏢匪徒，事關機密，恕小弟不得不如此。」

「應該，應該！老弟，咱們一見如故，相見恨晚，要好好喝幾杯。」

「確該如此……」於是兩人換了大杯。

秦豪說：「兄台武功精湛，連名噪一時的『虎行雪地梅花五』都弄得灰頭土臉，不知兄台來自那位高人門下？」

錢海說：「在下是『裸叟』門下，兄台是？」

「小弟恩師簫神與裸叟……」

「難怪……難怪，竟然身兼兩家之長，要不怎會接下竹葉三的師輩『北斗七星』呢？愚兄十分汗顏，那夜要不是老弟……」

「兄台別這麼說，小弟當時接是接下了，却也不輕鬆。如果他施展『九月胡天即飛雪』的話，我眞沒有把握……」

「老弟，你以爲『酒丐』是站在那邊的？」

「兄台所謂的兩邊是指那兩邊？」

「一是官方，以郡主爲首，一是竹葉三以及兇殺、綁架及竊盜的一邊，我以爲竹葉三和他的長輩，可能是和這三件案子之二有關。」

「兄台是說三案之一與他們無關？」

「不錯。據愚兄所知，綁架案最初始自李艷秋和潘谷，以後班主和武生也參加了。但到了後來又有人插手，從中把孩子架走，使案情複雜起來了。」

「老弟，這兩邊，你站在哪一邊？」

泰豪想了一下說：「滿清入關，大肆殺戮，我們不能忘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城陷，清兵出榜安民時，可安之民只有七十三人。但是……」

「老弟，恕我隔了你的話，這血債故不可忘，但也不能隨時受此干擾的，漢人一統天下，又好到那裡去？貞觀之治的明君，宮幃之亂，史不絕書，對弟兄殺戮之恨，相信讀史者心裡清楚，明太祖初定中原之殺戮，也不讓前人。就以開西漢百年的劉邦來說，更是個陰狠的角色，他能聚蕭何之深、張良之謀、陳平之詭、韓信之詐於一爐，融滙貫通，一統天下。但後人所重者是他們的成就，而視陰狠則爲小瑕疵……」

「兄台高論，小弟十分佩服。想楚霸王大坑降卒，常烹人而食之，其狠勁已夠瞧的了，却也有『婦人之仁』而終於栽在劉邦之手上。」

「對對，老弟，你是……」

「不瞞你說，漢人的仇恨固不可忘，但就本鎮所發生的案子來說，小弟是站在郡主這邊的。」

「老弟，愚兄也正是如此，乾！」

就在這時，輕車簡從的金貝勒竟在門外下馬。掌櫃和伙計可就忙活哩！抹桌擦櫈，蹶屁股哈腰，一個勁的迎客。

「貝勒爺，小店太髒，這太不敬……」

「掌櫃的，你別客氣，其實我最隨和，鎮上的小館子那一家沒去過？就是最邋遢的霍癩子的驢肉舖子，我都經常光顧哩……」

「是，是的貝勒爺，您的仁民愛物哪個不知道？」

金燕西「嘖嘖」地望著秦豪、錢海兩人，說：「看兩位兄台酒酣耳熱，談得十分投機，小弟實在羨慕不已，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不知兩位兄台可容在下佔貴席一角，共謀一醉否？」

錢海沒有出聲，秦豪說：「請坐，請坐！如沒聽錯，這位就是忠王府的金貝勒了？」

「不敢，小可正是金燕西。」

「那太榮幸了！」秦豪爲他斟上一杯老酒，共同擧杯而乾。

三五杯下肚，金燕西說：「秦兄，近來鎮上發生兇殺、盜竊、綁架及勒索事故，您有何看法呢？」

「小弟以爲被殺者若是與綁架有關的惡徒，殺得痛快！」

「對對！小弟也有同感。」

「綁架一個五歲小孩，不論有什麼理由，用心卑鄙。」

「正是。」

「至於這個大盜，不偷則已，偷則必是權貴之家，其行爲固不足道，其胆氣却是令人佩服。」

「對極了！秦兄，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

錢海說：「可是金貝勒也是權貴之家，只是貴府並未失竊罷了！」

金貝勒打著哈哈說：「錢兄，到目前

爲止，舍下雖未被大盜光顧，也許今夜就輪到了！你說是不是呀？」

錢海覺得此人很深沉。那句「你說是不是」很有點弦外之音。

錢海打著哈哈說：「貝勒爺，也說不定被你言中啦！」

「不是我金燕西說笑話，這位大盜老兄，如果不到舍下去，顯然以爲舍下沒有值得拿的東西吧！」

說笑了一陣之後，金貝勒邀他們到忠王府作客，錢海使眼色，那知秦豪立即就答應了。

金燕西先走。錢海說：「秦老弟，這個主兒不單純。」

「當然，別看他沒出過遠門，但家世顯赫，見多識廣。」

「老弟，此人身手絕對不低，你信不信？」

「此人應是練家子，但高低深淺，不敢置評。錢兄不打算去？」

「不是我多心，我隱隱覺得他不是我道中人。」

「錢兄，這未免言之過早了吧？」

錢海說：「老弟，反正我是不打算去，但要提醒你，小心，小心，還是小心。」

「謝謝錢兄。」

此刻不過是掌燈點刻，甚至有些人家還沒有亮燈，金貝勒遣回侍從，並牽回坐騎，由大街步行轉入小街。

他盡可能不使人認出他，再由小街轉入小巷。

這大鎮和北京頗類似，巷子特別多。

不久來到一個四合房門前輕敲了三下門，門開一縫，他就閃進去了。

到了正屋門前，一位年方二九妙齡，衣履華麗，嬌艷動人的女郎已迎了出來，說：「爺台，您怎麼有空到這兒來……」

「文卿，別這麼說，其實我不能來，心却來了。妳是知道的，我要小心點才行，人言可畏呀！」

「是啊！堂堂貝勒爺和民間女子……」

「這妳可不要妄自菲薄，令叔不也是在江南作過什麼候補道台嗎？總和功名仕途沾了點邊兒，也算是書香門第哩！」

一個婦人出來相見：「貝勒爺吉祥。」

「大嬸！快起來！」

「貝勒爺在這兒喝酒吧！」

「不必了，我剛和友人吃過涮羊肉。」

「是……」

婦人退到廂房中，金燕西再抱起關文卿進入正屋東邊屋內。此刻那股子熱勁就不太斯文啦！

而文卿大概也沒有「奴爲出來難，七死君恣意憐」的心情吧？稍作推拒，也只是象徵式而已。

「貝勒爺，十天沒見您……您好像瘦了！」

「古人說：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妳猜水仙如何？」

「好像古人沒說水仙。」

「對對；妳就是水仙。」

「我才不是哩！」

「水仙令人傾倒……」說倒就倒，兩人已倒在舖著俄羅斯毯子的大炕上。

金燕西的手靈巧無比，瞬間工夫她的外衣扣子已全部解開了。

肌膚如雪，已隱見顫巍巍的新剝雞頭，他喘著說：「馬來……」

文卿喘吁吁地說：「將軍但請稍待，鞍馬尚未齊備……」一邊寬衣解帶。陣陣肉香，滔滔乳浪，只見外衣衫已一件件飛出。

金燕西似已不耐地說：「馬來……」

黑暗中一座白玉浮雕業已放平，酥胸起伏不已。說：「鞍馬俱已齊備，但請將軍上馬。」

金燕西飛身上馬了嗎？

沒有，他的作風不同，興趣迥異。

他以爲開門見山味同嚼蠟，男女居室首重情調，他常常比喻，男女間的事像炒菜一樣，葱薑下鍋時必須是油的熱度已夠，發出「嘩嘩」聲才行，所以才叫著「爆鍋」，反之，色香味的「味」就會遜色。

他會用他的眼和手去炒熟了這鍋菜。

他會用手自起伏的曲線上去感受另一種不同於干戈相見的樂趣，也會用視覺去欣賞這匹馬直欲脫韁而出的熱性。

只有在這檔口，他才會體會到男人（一個騎士）的雄風，他以爲他才是眞正的「伯樂」。

他以爲只有他這個男人，才眞正知道男女間的事供需的實況。求者亦非男人，供者也非女人。

他說：「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窗前看月、舟中看霞、燈下看美人……」上馬以後，就沒有時間說話了。

半個時辰後事畢，關文卿自後門走了。原來她不住在此處。

金貝勒這幢四合院是專供他和女人廝混用的，這中年女人是他的心腹。

有人愛蒐集古劍、古刀、古董、古玩等等，金貝勒愛蒐集女人。良家婦女、勾欄艷妓、商賈小星、小家碧玉，甚至於戲子等等，無所不包。

他以爲同是女人，並不一樣。

喜新厭舊本是人類天性，就連古董商人還在天天希望新的古董到手呢！

此刻他又拍拍手，婦人已來到門外，說：「貝勒爺請吩咐。」

「把十三妹接來，要小心點。」

「是……」

十三妹的身價極高，就是巨商富賈去了，照樣會嚐閉門羹，但金貝勒就從來沒有碰過一次釘子。

這可能和他大方、英俊有關，也可能是因爲他厲害，不會輕易被人饗以閉門羹吧！

在此同時，一個大胆的人物，就在忠王府傳膳這檔口潛了進去。

王府之中的守備自不必說，尤其是現在的忠王府，更是五步一哨十步一卡，刁斗森嚴，可是畢竟還不是銅牆鐵壁。

尤其是吃晚飯的時候，除非是有頭有臉的人物，過時不候，吃飯像衝鋒陷陣，所以大家都有鬆懈心理，因爲這時光，不論是小偷和大盜，都覺得太早了些。

這人正抓住了這種心理，他並不陌生，但幹這行却是不久前開始的，尤其是到本鎮之後，各王府他都去過，只是並不輕

易下手。

也可以說，不是值得的他絕不下手。

由於這是第三次來此，一下子就上了一個小樓，巧的是正好此刻守備人員去廚房取飯，形成真空，他輕易的上了樓。

迎面正壁上覆著黃綾，案上有祭器，撩起黃綾，長几上有梨木精雕木盒。上刻著「鐵卷丹書」四字，字下方竟是皇帝的名號。

這下子可眞樂透了這個巨盜。眞正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了，他今夜來此，本也不抱太大希望。

因爲幾個王府失竊，都會特別小心。

當然，他來的時候出人意料，也是關鍵所在。

御賜的「鐵卷丹書」失竊，不追查還好，萬一洩出風聲被皇上知道了那還得了?

可笑的是，此刻金燕西正在和「十三妹」演「能仁寺」呢!至於忠王府中的高手倒是不少，起碼竹葉三在此。

他也犯了同樣毛病，掌燈時分絕不會出岔。他正在和首席護院你一杯我一盞地釃上了二鍋頭哪!

半斤二鍋頭下肚。竹葉三說:「申兄，可以了!咱們的責任重大。」

「是的，竹兄……」申無忌低聲說:「那小兒被你送出王府了?」

「昨夜送出的。」

「放在什麼地方?牢靠嗎?」

「放心!那地方也是家師和貝勒爺同意的。」

「誰在看守?」

「那就更不用發愁了!就是金面人去了也會灰頭土臉的。」

「在本鎭上?」

「對，三星高照，紫氣掌來……」

* * *

石筠拉著秦豪往廚房走，秦豪說:「幹什麼呀?」

「表哥，你不是喜歡吃我做的家常餅嗎?」

「是啊!」

「你來幫我看灶加薪，我來烙給你吃。」

秦豪扭她不過，只好跟她到廚房來，這兒很寬敞，因爲經常有二十來口子吃飯。

石筠倒不是吹噓，她肯學，做起膳食來倒也像個樣兒，水燒開了燙麵，然後調麵，擀麵、切葱屑、抹油及撒細鹽末等等。

然後再捲起來螺旋叠起來按扁，再用擀麵杖來擀。

動作靈活熟練，細腰隆臀，娉婷婀娜，美好的女人一舉手投足，無不產生美感。

就以石筠來說，雖不是明眸皓齒，在這大鎭上却也找不到幾個，若說她輸於嘉琳郡主的地方，也只是那種大家氣派和神韻而已。

大灶中直冒煙，那是因爲外面風大，烟囱中的烟被倒壓下來自灶口冒出，秦豪直淌眼淚。

他在擦淚時，餅已送到他的嘴邊。

另外一塊香帕已爲他擦淚了。

四目相對，他心頭蹦跳，十分吃驚。

這妮子長大了，非但情竇已開，甚至於像熟透了的水蜜桃，芳香四溢，即將離蒂而掉落了呢!

「多謝了!石筠，作慣了飯不怕烟燻烟嗆，也算是一門功夫了。」

「快吃嘛!好不好吃嘛!」

二人的距離鼻息相聞，隱隱感覺到那酥胸起伏，像肉浪般地壓迫而來。要是根本沒有華山毛女峯那段，這不是很好的一對嗎?

他後悔那一段嗎?

不，他永不後悔，甚至在目前明知他們的結合絕不可能，也不會有奇蹟出現，只要能讓他常見到她也知足了。

所以面對這麼一位情意綿綿、品貌俱佳的小女人，他立刻就下了戒心。他的心已專屬於嘉琳，縱使嘉琳由於身份終將不能與他結合，他也不後悔。

「表妹，謝了!有人來了……」

的確，那是石師傅的末徒「大頭」小鎖子，才只有十三歲，鼻孔中經常有兩道清涕:「石……石師姊……有人來找秦……秦少爺……」說話還有點結巴，尤其是和石筠說話的時候。

「什麼人找他?」石筠恨透了這個找秦豪的人，也遷怒於小鎖子了。

「說是什麼金貝勒的下部……」

「下部……」

「啪」地一聲，小鎖子挨了個耳光，石筠說:「這麼一句話你都說顚倒了!是部下對不對?」

「對……」一連說了七八個「對」，捂著面頰急忙往外退。他對這師姊眞正是天威莫測。

其實石筠對他特別照料，一些師兄欺負他，她還爲他打抱不平呢!只是這檔口壞了她苦心經營的好事，她不能不出這口氣。

「噢!大概是金燕西的人，他約我到忠王府便飯，去不去我總要和他的部下打個招呼。」

他又對小鎖子說:「小鎖子，以後說話要小心，部下和下部的意思不一樣，不可以弄錯。」

「是的，秦少爺。」

秦豪對來人推辭了一陣子，來人說，他要是不能把秦豪請去，會受貝勒爺懲罰的。

錢海曾示意他不可和金貝勒太接近。其實他也看得出，金燕西城府極深，和他的年紀極不相稱。

但是，秦豪有他的想法。

他要追緝劫鏢的盜匪，就必須在各層面多作接觸，多認識人，多聽多看。

他答應過嘉琳，設法查訪徐小凱的下落，也不能老窩在家中，更不能在鎭上終日走來走去。

總之，他需要多接觸。

金貝勒似乎慧眼識英雄，把他當作上賓接待，一桌翅席開在「吟雨小築」中。

這是他會見至親好友的去處，那是在一座亭上，說它是個閣也成，閣高二層，在二層上居高臨下，雨天在垂柳隙中賞雨，必然另有奇趣。

在座的只有一位西席，約六十出頭。名叫莊易，金燕西先向秦豪敬酒。

秦豪說：「不敢，應該由我敬貝勒爺與西席莊老師……」

三人敬完了酒，莊易說：「在莊某來說，除了敬貴客的酒，也要敬貝勒爺，這是有原因的。」

秦豪說：「不知原因何在？是否師生情感至篤？」

「這當然也是原因之一……」金燕西笑而不說下去。

莊易肅然說：「秦少爺，您是貝勒爺的年輕友輩中最受崇敬的一位，貝勒爺常提到你，那是自認識以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謝謝貝勒爺厚愛。」

「秦少爺，在未說莊某與貝勒爺的情感之前，我先說個故事以助酒興……」

秦豪撫掌說：「那好極了！」

莊易說：「漢武帝乘輦過郎署，見一鬢髮皆白的署亟，就問他幹了多久？何其老也？老者名叫顏駟，自漢文帝時就為郎，他說：臣於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而陛下即位後好少，而臣老矣。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

「有意思，有意思。」

秦豪又說：「這位顏駟老兄，道盡了潦倒仕途，懷才不遇者的辛酸。」

莊易說：「是的，我想仕途上像顏駟這種人一定不在少數。漢武帝聽了頗為同情，立刻派他去作會稽都尉。」

秦豪說：「這位顏駟先生，總算有了出頭之日了。」

莊易感慨地說：「小可的遭遇和顏駟差堪比擬，忠王爺在世之日，莊某在縣府作文案，到了忠王府，莊某又是專司文案之責，仍不受重視，直到貝勒爺長大後，莊某承福晉之命侍候，才發現莊某實不應屈就文案之職，但已蹉跎了二十餘年光陰了……」

秦豪說：「這的確是件憾事，但莊先生的際遇，卻比顏駟要好得多了。」

話題一轉，金燕西說：「秦兄，你知道本府昨夜也被大盜光顧了？」

「丟了什麼東西？」

金燕西和莊易十分注意秦豪的表情，說：「自然是一件貴重寶物了。我不打算懸賞。」

秦豪說：「這大盜太猖狂了，貝勒爺，依您看——」

「秦兄，小弟如此稱呼，你還是貝勒爺、貝勒爺地，是不是不屑交金某這個朋友？」

「那裡，實在是尊卑有別，禮不可廢……」

「如果一定要斤斤於禮數，友誼豈不是就到此為止而僵化了嗎？以後就叫我燕西好了！」

「這……這怎麼可以？」

莊易說：「秦少爺，您不知道貝勒爺的個性，太執著於俗套，他會以為你瞧不起他的。」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

「關於綁架勒索案。」莊易接著又說：「這才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對於嘉琳郡主。」

「是……是的。」

「因此，有人傳說，嘉琳郡主病了……」

秦豪不能太露骨，但也不禁為她說幾句話：「郡主心地不錯，聽說自節制五府三十六縣以來，仁民愛物，辦了不少案子，博得百姓的愛戴。」

「辦案嘛！嘉琳郡主確有一手，但這件孩童綁架案，卻是另有文章。」

「莊先生……」金燕西臉色沈下來，說：「風言風語，不可當眞，未加證實，更不可敗人名節……」

「是，貝勒爺……」

秦豪心中一動，說：「金兄，是不是外傳嘉琳郡主有什麼不名譽的事？」

「秦兄，到目前為止，仍為流言，謠言止於智者，我一向不輕信這種蜚短流長，除非親自證明屬實。」

「對對，謠言不可輕易相信。」

秦豪又說：「到底是什麼流言？」

「秦兄，老實說，以郡主的出身、教養和為人，我絕對不信。」

「到底是什麼傳言？放心，小弟絕不會告訴別人。」

金燕西冷地瞪了莊易一眼，說：「如謠言不實，即為敗人名節……」

「貝勒爺，很多人言之鑿鑿，不會是空穴來風的。」

「哼！」金燕西不再出聲，卻大不為然。

「秦少爺，是這樣的，傳說徐小凱不是徐繼祖的孩子，而是他的塡房李氏怕不能生育而失寵，要來的孩子，但瞞住了徐繼祖……」

「噢？」關於這件事秦豪聽說過。

「據李氏說，孩子是大勝班當家花旦李艷秋送她的，而李艷秋是李氏的妹妹，未嫁過人，也沒生過孩子……」

秦豪說：「孩子是李艷秋代其姐要來的？」

「是的，傳說……傳說……」

秦豪內心絞痛，因為現在他猜也可以猜出來了。但他必須表示事不關己的樣子，說：「莊先生，請說下去。」

「據說徐小凱是郡主生的……」

「這說法有何根據？」秦豪又說：「而且徐小凱已五歲，郡主才二十三歲呀！」

「秦少爺，一個十八歲的女郎不能生孩子嗎？」

「是的，即使十五歲已經可以了，古書素問說得明白：雖男子十六，女子十四即可生育，但男子到二十血氣始盛，肌肉才長，三十五歲五臟大定，血脈滿。女子二十一歲腎氣平均……」

「秦少爺不信不足為怪，其實大多數人都不信，可是許多徵兆證明此事屬實。」

「都是那些徵兆呀？」

「第一，盜竊、兇殺案發生在先，綁架案發生在後，若論這三種罪案對郡主及民心之影響，應該是竊盜最鉅，因為再過四天，一些失竊的王爺就要聯袂面聖了。但是，郡主卻不以此案為當務之急，把綁票案列為最優先……」

秦豪笑笑，說：「這徵兆太牽強了。」

「還有，郡主自聞徐小凱被綁架，且交了贖款而未贖回，不久就病了。」

「這是憂國憂民者所必有的現象。反之，那就不足爲奇了。」

「當然還有，秦少爺不信，可以設法一問徐繼祖的妻子，不就明白了？」

莊易又說：「目前李艷秋和潘谷已失踪，相信未離本鎭，問問李艷秋也該弄清楚的。」

秦豪時時警告自己，不可表現激烈，被人看出利害關係，但他連連搖頭，說：「莊先生，不是在下固執，在未找到確鑿證據之前，在下不便相信……」雖然這麼說著，內心的想法却已動搖了。

他聽石師傅說了多少次，郡主再三叮囑，所有的案子，以綁架案優先偵辦，且要保護孩子的安全。

另外，在他這次和嘉琳重溫舊夢臨別時，她也叮囑過，以綁架案優先，以孩子的安全爲重。如今想想當時的情景，果然十分貼合莊易的說法。

「但是，傳說那孩子是嘉琳郡主的，那孩子的父親呢？」

莊易又看了金燕西一眼，金燕西似在生氣，却不出聲。莊易說：「平王府的小王爺郭浩，人所共知早已和嘉琳郡主過從甚密，他們又是表兄妹，直到十七八歲才稍稍收歛了那份自幼一起長大的親熱了。」

「果眞如此，郡主應該嫁給郭浩，而平王府早該向義王府求婚下簡了吧？」

「有啊！秦少爺不信可以問問平王府和義王府的人，平王及平王妃都十分喜愛嘉琳郡主，就是義王妃也滿意將女兒嫁給平王府的郭浩，親上加親，但是小平王郭浩他却負心了……」

「不承認那孩子是他的？」

「是的！因爲郡主生那孩子是秘密的，連義王妃都不知道，而郡主又不能和他對簿公堂，只好吃啞巴虧了……」

「秦兄，不要信這些。」金燕西又說：「小弟這一二年來，也和郡主走得頗近，我不信有這等事，退一步說，即使有，我也不在乎。因爲那並不影響郡主的尊貴，只是郭浩卑鄙無情吧了！」

秦豪心亂如蔴，却必須表示置身事外的樣子，說：「如果郡主眞有那回事，金兄向他示愛，她該求之不得才對。」

「秦兄，曾經滄海難爲水。在一個女人來說，第一個男人往往能佔據她的心坎一生。」金燕西又說：「還是那句話，我還是不信……」

秦豪心想：哼！第一個男人！天知道……

秦豪一走，金燕西立即採取了行動。由莊易下達緊急命令。

而秦豪也沒閒著，雙方的行動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去找三個女人。

一個是徐繼祖的老婆李氏。

一個是花旦李艷秋。

另一個是李艷秋的老母親。

這三個女人關係嘉琳的名節及義王府的興亡。

能爲秦豪分憂的也只有錢海了。但他撲了個空，李艷秋的母親已不見。據隣人說，已於二天前被一個老人帶走。

這老人是誰？錢海和秦豪不知，金燕西方面也莫名其妙。更絕的是，徐繼祖的老婆也不見了。

但是秦豪却不是這種想法，他打聽之下，郭浩確與嘉琳是表兄妹，青梅竹馬，過去也過從甚密。

所以秦豪對於莊易說的話部份相信。

一個高潔、純美的偶像，又在他的心目中倒下了。

夜深了，前來告訴他李艷秋的姐姐與母親迄無下落的消息，剛剛離開的錢海曾告訴他，金燕西的西席可疑。

錢海也說，金七這人絕不是一個混吃混喝的下三濫，要特別注意此人。

秦豪也信，但這些對他都不大重要了。

自古多情空餘恨！這話是有道理的，太重視愛情的人將失去一切。但不重情感，却又是人人詛咒的可厭人物。爲人處世要恰到好處也難了。

他躺在床上，那能睡著，隱隱聽到院中有聲，却故作未聞，他覺得這聲音不該是個庸手所有的。

聲音似有似無，已到了窗外，八月中秋還沒到，自然晚上不關窗子，但窗口有冷布。

靜了一會，聽到那冷布微響，屋內站了個人。

「秦少俠……秦少俠……」

秦豪不能再裝睡了！「是那一位？」

「我是金七。」

「噢！金兄，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恕小弟冒昧，不願驚動別人，所以自窗子進來。」金七又說：「今夜特來向秦少俠道謝救命之恩，還有幾件事要向你報告……」

「在下對金兄有什麼恩？」

「秦少俠，那夜在廢園中，你雖以金粉塗面……」

「看來還是瞞不了人的。金兄說還有幾件事？」

「是的，秦少爺既然救過我的命，金某也時刻不忘大德。第一，以金某所知，錢海即爲連續作案的大盜。」

「噢！」

「秦少俠一定不信。」

「在下不輕信一般傳言。」

「秦少俠，那也未必確實，像近日鎭上權貴人士傳播耳語說郡主如何如何，秦少俠信是不信呢？」

秦豪無以爲答。

他如說信，未經證實而信之是不合理的。

他說不信，也沒有不信的反證是不是？

秦豪說：「在下還不會計較這種謠言。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秦少俠這就不是肺腑之言了，雖然秦少爺參與查案及緝兇不久，而且是石師傅所推薦，但嘉琳郡主仁慈謙遜，任何人與她共事，都會產生好感，終生難忘，秦少俠義胆俠心，聽了此流言豈有不義憤塡膺之理？」

「這……」

「秦少俠，金某沒有說錯吧？」

秦豪說：「流言之傷人與暗箭傷人差

不多，被傷害的人，自己雖知並非事實，又不便出面辯白，只能默默忍受，眼睁睁地看著別人耳語……」

「對對，這事太可怕了!」

「金兄，你對這流言有何看法?」

「在下也以爲郡主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可是流言太可怕了!你就是不信，多多少少也會受點影響吧!」

秦豪也以爲這說法有理。

這就是所謂：千夫所指九疑成眞吧?

「還有一件事，聽說李艷秋和徐繼祖的老婆都失踪了。」

「這個秦某也聽過。」

「另外，那夜使用七顆鋼骰的高大人物，不是中原人，而是個大喇嘛!」

「他是喇嘛?」

「不錯!但不願使人看出是喇嘛，就戴了瓜皮帽，穿上杭綢衫褲，像綁在身上似的。據說他是竹葉三的師父，也有人說竹葉三是他的長輩。」

「原來如此。」

「據說他的『九月胡天即飛雪』到目前爲止，還無人能接得下來。」

「在下也未小覷他的絕技。」

「秦少俠，關於孩子的下落，我知道大家最關心此事，我也正在找尋。當然，大盜也要快點逮住，再有四天，失主就要去見皇帝老子了。」

「我知道，金兄，大家一齊努力，我們和郡主沒有什麼，只是幫助石師傅罷了……」

他說這話也不無負氣心理。對謠言還是會信一點。

他又說：「金兄，你見過平王府小王爺郭浩嗎?」

「見過。」

「此人如何?」

「人品不在金燕西之下，和郡主青梅竹馬，據大煙館的伙計說，他過去常到平王府去送膏子(大烟膏，即烟土)，見過郡主去平王府找郭浩呢!」

金七去後，秦豪雖躺下，但更睡不覺了。

就在這時，門外輕輕叩了三下。

「什麼人?」他低聲問著。

「袁夢眞……」那聲音是哀悽的。

秦豪心底忽然湧上一股酸溜溜的滋味，眞不想下床開門，但他還是開了。

「秦豪，恕我打擾了你的休息。」

「這倒是小事，可是你的謠傳對我的影響可大了。請坐!」

「什麼謠傳?」

她一身緊身夜行打扮，在黑暗中仍可看出修長而窈窕的身影。退回幾天之前，他早已摟在懷中了。

「問妳自己!」

「唉!別人可以不信，你也不信任我嗎?」

「我很相信妳，只可惜風言風語四面八方而來，我想掩耳都來不及。」

「哦……」

「徐小凱眞是妳的……」

「……」她默不作聲，隱隱可見她的嬌軀在微微震顫晃動。

他過去對她期望太高了。視同天上的星月，一旦證實了此事，失望是不可言喻的。

「其實嫁給郭浩也可說是相當美滿的歸宿了。」

「……」她似乎不想說什麼了。

「那妳來此……」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說吧!」

「也許我已失去了資格。」

「即使失去了資格，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仍然幫忙。」

「你的身手不在我之下，而我又不便到處活動，我只求你盡一切可能找回孩子。」

他冷冷地說：「其實妳不交待，我也會這麼做的。」

「我只怕你聽了謠言之後會……」

「到目前爲止，妳仍說這是謠言嗎?」

「那要看你對我的信心了……」

「好，好了，別再說這件無聊的事了!不管孩子是誰的?我也沒有資格怪妳，只是我感覺我心目中的神，突然之間貶低了。」

「請站在人道立場，救回孩子。你把我看成什麼人，我已不計較了!近來深夜有人潛入義王府搜查。」

「搜什麼?」

一張紙箋飄落秦豪手中，看過之後說：「原來妳是『不封先生』的高足!」

「現在是誰的徒弟也沒有兩樣了。」

「不，聽說『不封先生』在武林中倍受尊敬，只要他說一句話，無不羣起襄助。」

「可是他老人家已不在了!」

「什麼?」

「小聲點，家師和家師叔都死在一個人的手中，那就是家師叔的劣徒。那年輕人儀表非凡，聰明過人，師叔收他爲徒時並未詳查他的身世，他只說他叫孫龍，是奉天一個破落戶的子弟。家師叔愛他的資質極優，竟傾囊相授，沒想到此賊竟是冷血，竟弑師犯上，殺了師叔，又暗算家師……」

「爲什麼?我以爲這惡賊這麼作一定有特殊原因。」

「對，他只爲了家師的『不封手册』。」

「『不封手册』是什麼?」

「當世五位與家師齊名人物，因敬佩家師不受清室册封，乃各獻出一招絕招，由家師決定傳與任何人，藉此以表示他們對家師之無比信賴。」

「五位高人是……」

「丐幫幫主古前輩、籲神前輩、裸叟前輩、終南居士及睡道人前輩……」

秦豪不知道此事，但却相信，他說：「這麼說，『不封手册』又落入惡賊之手了。」

「沒有，家師被襲，倉皇中抓破了惡賊的衣服，發現此賊竟有四個乳頭。也就是原來的乳頭之下，各有一個類似乳頭的黑痣似的東西，另外，該賊頂上有兩個髮軸，其餘一概不知，相信名字也必是假的。」

「『不封手册』未落賊手，令師却已逝世，妳怎麼會知道此事?」

「家師被襲重傷，來找我且把『不封手册』交給了我，說是他要找個地方離開人

間，且說他如逝世，必將有人來通知我以便爲他收骨，可是事隔數年，一直無人來通知，而我也去過黃山六次，一直未找到家師。」

「『不封手册』在妳手中，我想有人到府上去搜，必是找這東西。」

「正是，由於對手似乎勢在必得，我不敢把恩師手澤和五位高人的絕技放在身邊，請你看在過去交往份上代爲保管。」她把册子遞給他。

「這……這責任太大了，恕我不能……」

「秦豪，你要是不幫這忙，就等於是見死不救，要是此册落入此賊之手，武林會變成什麼樣子？」

「妳是說去搜此册的人，可能是那血賊叛徒？」

「十成十是這個禽獸。」

「妳不怕我學這五招絕技嗎？」

「不怕，家師當年把這五招奇技寫在此册上，交給我保管，雖示意不希望我和鐵蓮學它，却未說明別人也不能學。」

「那有什麼分別，妳們都不能學，別人如何能學？」

「這就不對了！如果任何人都不可以學，試問，家師又何必寫在册上交給我？不是帶走算了？」

這說法是合情合理的。

「家師不准我們師姐妹學，是怕精粹過份集中，當然也不希望絕頂高人是滿族人。這說法絕無對家師不敬之意，事實上滿人入關的一些事，我們滿人也感覺愧對國人。」

「都像妳這樣便好了。我是勉爲其難。」他接過「不封手册」，小心藏起。

「秦豪我走了。」

「我送妳出去。」

出了後門，眼望她走了，在轉角處還回頭看了一下，秦豪有些不忍，姑不論這孩子的身世還不能斷定就是嘉琳的，即使是，也不必深責她。

至少，秦豪不該仇視她。

想到這兒，又感覺嘉琳十分可憐，完全孤立，再過四天，她可能會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了。

他帶上後門，跟了上去。他只想默默送她一程。

那寫信的人要「不封手册」。證明八成就是弑師叛徒，別人不會知道這秘密的，可見那叛徒也許就在這大鎮上。

設身處地想想，誰能負荷這麼多、如此大的壓力？

跟了兩條小街，到了廢園後門外。

忽見廢園後門閃出一個身形高大的喇嘛，攔住了嘉琳郡主。此人還是不出聲，只是伸手向門內一讓，意思是到廢園內一決高下。

嘉琳不願拋頭露面，正在猶疑，忽見廢園內有人向她招手。

這人當然是秦豪了。

包括錢海及金七在內，都知道金面人就是他，也就沒有再塗金面的必要了。大喇嘛不打招呼就向郡主擊出一拳。他人高臂長，力道兇猛，郡主待巨拳到了身前約半尺時，伸手一按巨拳，人自他的頭上飛了過去。

秦豪看到，「不封先生」果然名不虛傳。

須知郡主雖是練武之材，又得眞傳，可是身爲郡主，公務繁忙，再加上練武不便，練得一定不勤，俗語說：「三日不唱嘴生，三日不練手生。」

藝精在勤，身手再好，要是疏於練習，日久就會生疏退步的。

大喇嘛當然也有點托大，沒想到一個養尊處優的郡主，會有這等身手。

人生中有太多陷阱，自負和大意，是最多也最容易使人陷入的一種陷阱。

大喇嘛轉移目標不再招惹郡主，免得一旦失手更加丟人，立即進入廢園之中，而且立刻把九顆巨大的鋼骰托在手中。前次與秦豪未分高下，他心有未甘。當然，郡主未走，卻伏在暗處看戰。

秦豪並未輕視他，這門奇技確有它的霸道之處。鋼骰撤出，人也騰空。秦豪的身子在眨眼工夫已換了九個方位。

「啾啾」聲盈耳，銀芒交瀉，夾雜著大喇嘛嗓中的「咯咯」聲。只見秦豪身子閃探扭旋，迅升驟降。雙手繞、抓、接、握之後，猝然停下。

大喇嘛也落了下來，望著對方雙手中的七枚鋼骰。園中除了「簌簌」風吹草動，連秋蟲似也停止鳴叫了。

大喇嘛「咯咯」咬牙聲中，手中已滿佈鋼骰，一時也數不清有多少枚了。

「春城無處不飛花！」這是隱在一邊的郡主說的，而她又走了出來。

她以爲她自己沒有把握接下，秦豪即使能也會艱苦不已，險象環生的。

「妳退下去，快走吧！」

「可是這『春城無處不飛花』很……」

「不必躭心，快走！」

「好好，我走了……」她又隱到斷垣殘壁之後了。

大喇嘛這次先撒出一把，撒得很高，巨大的身子在空中旋轉，烏光由旋轉的圓弧中射下，這一把足有十二三枚之多，即將射完時，另一把撒出，身子沾地後再次騰起踢射。

秦豪有生以來第一次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他沒有多餘的思考時間。

沒有多餘的閃挪體力和速度。

能接則接，能閃則閃，能撥開則撥開。不過兩三個轉瞬間工夫，身子在拔、落、滾、翻中撕裂著方圓兩丈之內的空間。

這是人類體能及視力的極限，也是人類速度的考驗。

烟塵落空，人影倏停的刹那，大喇嘛突然張口揚手，烏光乍射，眨眼射到。

口中吐出一枚先發後至。揚手較遲，但力道極大，卻是後發先至。

這是絕對出乎意料的，而且在透支體力接下「流星雨」，暗器剛停下時，重心未穩，再作閃避和挪騰，都要換氣。最重要的是雙掌中的骰子太多，未能數清，因而未防口、手中還留了兩枚。

這是陰毒的施襲手法。

一聲怒叱，郡主飛至却已不及。只見秦豪慌張之下接過一枚，另一枚似已擊中

他的胸腹之間，身子仰倒。

大喇嘛未想到最後的兩枚能得手，機不可失，一瀉而至，雙足交叉，雙膝彎曲，上身下彎，一式「鐵牛鋤地」右拳全力砸向秦豪的心窩。

這是他所有的力道所聚，根本就不打算讓他再爬起來。

他曾在他的師傅竹葉三面前丟過一次人，今夜斃此強敵，也可以說挽回面子，使師傅在貝勒爺面前能抬起頭來。

這念頭未畢，巨拳即將沾到秦豪胸前時，秦豪的身子突然變薄了三四寸，且向一邊平移一尺。

這一剎，死亡的震撼，已擊潰了他的信念。

巨拳還未收回，即想撤身，但秦豪的閃電一脚，實實地地，像數百斤的一塊巨磐，砸在他的面孔上。

巨大的身子向後仰射十步之外，把半堵斷垣砸倒。就在這時，錢海出現了。

錢海試了試喇嘛的心窩，說：「已飛登極樂，找他的大寶法王去了！」

秦豪向郡主搖搖手，說：「快走！」

郡主說不出的感激，她沒想到秦豪的身手如此之高，剛才要她來應付這危機，就十分危險了。

起碼最後的施襲她無把握全身而退。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這時錢海說：「郡主快走，秦豪對妳的誤會，我想也許不會持續太久的，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錢大俠，謝謝您……」說畢離去。

錢海道：「老弟，你對郡主有點放肆。」

「我的私事，錢兄請勿多管！」

「可是我這人看不慣意氣用事，而傷害了別人。」

「錢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日後自知，愚兄只希望你看在過去那段情份上，不要在她走投無路、心力交瘁時冷落她。」

「錢兄似乎對小弟的事知道不少。」

「略知一二而已，請老弟莫怪，現在廢話少說，我們要速離此地。」他搜了喇嘛的身子，竟搜出了一本只有巴掌三分之一大，僅有二十來頁的絹簿，皮上有「再生秘方」四字。

翻開第一頁寫著「火靈庫」三字。原來是名饌兼媚藥的閨房秘方。法方是以硫磺末攪粥餵童子雞，禁止交尾三年(千日)烹食，壯陽補精，御女不倦。

第二頁叫「阿蘇丸」，第三頁「春不老」，第四頁爲「佛袈裟」，第五頁是「秘石方」。

最後一頁是「紫葡萄。」

每一種都是媚藥，這也是西域喇嘛所擅長泡製的宮禁春藥，有許多皇帝多曾服用，而且死於此藥。

「錢兄，這是……」

「媚藥，我想這喇嘛所以受金貝勒倚重，可能是由於供給春藥，助其奸淫婦女。」

「紫葡萄算是春藥嗎？」秦豪正派，對這玩藝十分陌生，平常朋友一談這些他就走開。

錢海道：「這不過是因形取名而已，樣子像葡萄。明朝及清朝宮中嬪妃，爲求雨露均霑，常將這『紫葡萄』放入盤中，與眞葡萄一樣，誘皇帝食用。藥性極烈，據說某大臣奉旨便殿，皇上未來，見玉盤內有紫葡萄，摘食一顆，忽然丹田火起，陽堅如棍，朝衣難掩，狼狽而去……」

錢海和秦豪分手，夜已深，星月無光。他來到一家飯館後門，聽了一會，由於後牆高約兩丈七八，他竟頭下脚上貼在牆上，以「蠍子倒爬城」的功夫上了牆頭。

這倒不是故炫奇技，而是這樣更不易被人發現。

潛入前面櫃枱內房間中。原來還有兩個小屋在這內間的側門外，顯然是個浴室。錢海往床上一躺，手中捏著雪亮的匕首。

不久，小側門外走進一個半裸的胴體，儘管屋內無燈，天上又無星月，一個白玉似的胴體在黑暗中晃動，就像黑色天鵝絨上的玉雕藝品一樣。

到了床邊一坐，就扯下披在身上的大浴巾擦身子及秀髮。他的匕首戳在她的後腰上，說：「乖，別動，也別嚷嚷！嗯！聽到了沒有？」

「聽……聽到了！你……你要幹甚麼？」

「嘿嘿！玉梅花遇下文臣，不會眞個也銷魂。大爺選上妳，是因爲妳生了一身媚骨，堪稱極品。」

「大爺……你饒了我吧……你要錢……要手飾……通通拿走就是了……」

「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妳，說！什麼人摸過妳這兒？」

（未完・四）

上文提要：嚴霜和牛博望交換展示段總鏢頭的金刀旗令，互相了解實情，牛、莫兩家因爭地結怨要訴諸武鬥，莫家請勝家助拳，勝家因牛家拒婚而懷恨，答充莫家助拳，嚴霜決定以調停人的身份，瞞着牛家，暗訪白馬坡勝老太，說明助拳得失利弊，願作和事老，並爲醜姑作紅娘，向雙方遊說，一拍即成，解決一場訴諸武力的糾紛……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可飛・圖

煞氣嚴霜

訪掌門尋孤女　因內訴罰受願

那人出來的時候，天已三更，由少林掌教親自恭送出來。

奇怪的是，這人既能勞動了掌教親送，少林寺竟然沒留這人用飯，說來似不太合乎情理。

他們談了些什麼，沒人知道，但從少林掌教那嚴肅而沉重的神色上來看，必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這人走後，少林寺立刻獨自去了後山的一處秘地，那裏有上代少林掌教，今爲「聖僧」的苦心，在參靜禪。

苦心，是本代少林掌教的師叔，二人促膝談到天光將明，少林掌教方始別過師叔苦心，回返寺中！

也沒人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但從掌教歸來後立即鳴鐘召集僧衆，看來，可知非但出了大事，而且這事對少林關係重大！

接着，在後山秘地「聖林」靜參上乘佛法的「苦心」，竟離開了他十年未曾離開過的「聖林」！

他是獨自一個人，面上籠罩着無比的沉痛和悲哀神色，悄悄下了嵩山，遠遠走向了江南！

繼之，少林寺中，功力最高的「十戒十僧」，也奉掌教之諭，離開了嵩山的少林寺，結隊趕往蘇州！

＊　＊　＊

武當掌教天玄眞人，在一天的大清早，親自送下來一位賓客，晨光偶透林間，看清了這位賓客的面目！

原來竟是那曾經與房珏相搏不敵，拋劍失劍，自投湖中而未死的「一尋丈人」邊渡！

天玄眞人和邊渡沉默而行，直到「解劍坡」前。

終於天玄眞人打破了沉默，道：「邊施主還欲何往？」

邊渡面色蒼白，比太湖遇敵之夜竟瘦了許多，但他精神却十分煥發，聞言苦笑一聲，道：「我的事快辦完了，這四個月來，由『少林』而『終南』，而『華山』，而『黃山』，現在只有『峨嵋』一地了！」

天玄眞人道：「峨嵋事了呢？」

邊渡道：「我另有去處！」

天玄眞人長嘆一聲道：「可是要海角天涯，訪尋梅施主孤女的下落？」

邊渡道：「梅家是否有孤女逃出，還是個謎呢！」

天玄眞人道：「有，我們全清楚！」

邊渡道：「要有的話，未來的日子可眞不好渡過了！」

天玄眞人又一聲長嘆道：「當初的確太冒失了！」

邊渡道：「不！那次事件，是天下羣俠謀定而後動！」

天玄眞人沉重的說道：「那年各派同失信物，高手慘死江湖者日衆，驗傷皆係同一種功力所殺，而『百禽先生』又有恩各派……」

邊渡接過話道：「老朽不敢批斷當年之是非，今之所以不惜風塵宿露，訪遍各大門戶掌門人者，只因遵奉主母之諭耳！因此，老朽敢向掌教聲明，昔日羣俠確是殺錯了人，並且是殺錯了一千多人，如此而已！」

天玄眞人稽首道：「邊施主敬請放心，貧道知道應如何自處！」

邊渡苦笑一聲，道：「說句放肆的話，那是掌教你自己的事了！」

天玄眞人頷首停步，道：「施主好走，貧道不遠送啦。」

邊渡拱手作別，坦步走向武當山下！

＊　＊　＊

天玄眞人突然將掌教之位，授與了大弟子！

他一個人寸鐵不帶，只是一襲道袍，一支雲拂，下了武當山，一步步向江南徑水蘇杭而去！

邊渡却到了峨嵋山，見到了峨嵋一派掌門人「一方大師」，次日，邊渡就告辭下了峨嵋，從此失去了他的消息！

這時候，正是嚴霜離開「白馬坡」告別了玉琪姑娘，一人雙騎，揚鞭馳向峨嵋的那一天。

四川的山水多奇，川東有長江三峽之壯，川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川西的青城……眞是數不勝數！

但能傳聞於天下的，却是「峨嵋」！

峨嵋天下秀，並非虛誇！

自古凡是名山，都必然和宗教有着密切的關係，峨嵋尤其顯著，可以說是到處都是寺廟！

相傳在漢周烈王時，就有個聖僧「寶掌」入了峨嵋，結廬在山頂修心，這山頂因之而名爲「寶掌峯」！

後來，寶掌峯洪椿樹漸漸生滿，遂又被稱爲「洪椿坪」！

峨嵋山下，有個古城！

這座一千多年以前隋文帝開寶九年建立古城，漢時被稱爲「安南地」，後來改稱「平羌」，隋朝改稱「峨嵋」後，直到唐代才設置了縣治！

峨嵋山峯疊出，千奇百怪，李白曾有詩云：「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嚴霜踏上了峨嵋，她終於達到了目的之地！

不！這才是峨嵋山脚而已，距離她要到「黑白二水」相合的「雙橋清音」，却還早得很呢！

被稱爲峨嵋山口的「會宗堂」(即後來的「報國寺」，會宗堂是最早的名稱，創建者是明朝「光明道人」，直到清朝康熙年代，始由和尚主事，改寺而名爲報國。)外，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怪人！

這人是個和尚，年已古稀，一身灰色僧衣，經風吹日晒，業已褪成了灰白相間的花斑色，髮長了兩寸多，又髒又亂！

鬍子更是亂結糾纏成堆，趺坐在「會宗堂」外，行人遊人所必經的路旁，一株古松之下！

面前一鉢清水，所坐的是一個五寸高三尺寬的蒲團，看上去，至少這怪和尚已在此坐了三個多月啦！

最怪的是，和尚身前右方，有一石碑，碑上刻着有字，這些字，却驚動了天下英雄！

石碑上的字跡，不類刀鑿劍刻，明眼人一望即知，那是一位身懷罕奇功力的武林高手，以「金剛指」力所書！

字痕筆劃深淺皆同，字跡大小如一，體範「顏魯公」，勁力萬鈞，是名手所成，是神功所刻！

寫的是：「老衲『一方』，曾造無邊殺孽，今於佛前立誓，枯坐以待『梅』姓結緣之人，願得果報！」

提起「一方大師」，在峨嵋可說是無人不曉，誰不知道，這位高僧非但道德深淵，並且身懷降魔絕學！

峨嵋一派，近三十年來，在一方大師手中發揚光大，成爲十二武林正宗門戶的翹楚，人人仰敬！

有誰能信，這位有德高僧，竟自承他曾造無邊殺孽，今坐枯禪於山口，書劣跡於碑上，使人瞠目三嘆！

＊　＊　＊

這天晨間，嚴霜到了「會宗堂」外的山路口！

她首先入目的，就是趺坐枯禪於古松幹旁的「一方大師」！

她起了好奇之心，牽着馬，步向「一方大師」坐處！

「一方大師」雙目緊闔，似對人間萬事已懶得再看！

但不知何故，這次當他耳聆蹄響、步聲之後，靜如止水般的心海，無故突興狂濤，再也按捺不下這無名的激動！

他不由睜開了眼，喃喃唸聲佛號！

自「一方大師」在這裏趺坐枯禪日起，從沒有人看到他睜開眼過，今朝煞是怪事，他却睜目視物起來！

嚴霜此時已經看過了碑文，黛眉一蹙，瞥目處，正好和「一方大師」的雙眼相遇，心中不由一動！

「一方大師」目光由激動，漸漸轉爲淡然，但仍是直盯着嚴霜，一瞬不瞬，使嚴霜頗不自在！

那知「一方大師」在注目久久之下，突然合十道：「善哉！女施主剛來？」

嚴霜雖說沿路曾經碰上過千奇百怪的事情，但和一位古稀高僧相對，這却還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遭。

因之一時竟不知如何答話才好，不覺愣了一愣！

那「一方大師」却已接着說道：「請女施主稍待片刻，老衲弟子就到，那時候憑女施主動手，老衲當含笑而受，不情之求，祈女施主莫拒！」

嚴霜這次眞的愣住了，但話却自然而說出，道：「你這些是什麼話？」

「一方大師」合十道：「懺罪之言！」

嚴霜道：「奇怪，我又不認識你！」

「一方大師」却道：「不錯，但是老衲却識得女施主！」

嚴霜想了想，道：「不會，我決沒有見過你！」

「一方大師」苦笑一聲，道：「誠然，萬幸女施主昔日沒有見過老衲！」

嚴霜黛眉一皺，道：「你這個和尚眞怪，說話顚三倒四……」

「一方大師」合十道：「老衲若不從頭說起，女施主必將認爲老衲是個瘋子，如今正好趁這有限時光，容老衲細說根由！」

他話鋒一頓，合十喃喃連聲唸佛，

嚴霜搖搖頭，覺得這老和尚若不是眞的瘋了，至少也是生了病！

嚴霜正忖思間，「一方大師」又開口道：「昔日老衲率衆赴後宅動手，在號令下時，少林寺的『苦心』和武當的『天玄』，已與令尊血戰一處！令堂持雙鳳劍，趕來接應，被老衲阻住，令堂功力不低，老衲竟非對手，但老衲的人多，令堂吃了大虧！最後，令堂在另一撥人的暗算下，身受了重傷，被老衲禪杖掃中右肩頭及右頰而慘死！適才老衲曾說，萬幸女施主昔日沒有見過老衲，是的，萬幸，萬幸，我佛有知，那眞是萬萬幸！因爲那時老衲身被魔使，神爲魔奪，已然非我，若女施主在，任是年紀多小，也難逃老衲禪杖之危！」

「一方大師」話鋒又停，虔誠的合十默禱起來！

嚴霜却噗嗤一聲笑了！笑得那麽眞稚！

「一方大師」雙目陡射奇光，道：「女施主竟能笑得出來？」

嚴霜道：「聽你這種奇特的故事，我沒有辦法不笑！」

「一方大師」道：「故事？女施主，老衲所言半字不虛！」

嚴霜却調皮的說道：「聽入我耳却一字不實！」

「一方大師」雙目一皺，道：「女施主，老衲雖自知罪孽深重，雖自甘引頸就戮，但女施主若存侮蔑戲弄之心，那却是太殘酷了些！」

嚴霜正色道：「你叫『一方』？」

「一方大師」道：「不錯，老衲就是昔日峨嵋一派的掌門人！」

嚴霜道：「請問你一聲，你拿我當了什麽人？」

「一方大師」喟嘆一聲，道：「女施主何必這樣對待老衲！」

嚴霜道：「我是眞心問你！」

「一方大師」却苦笑一聲，抬頭看看天色，道：「小徒們就要到了，在他們到來以前，女施主請聽老衲幾句由衷之言，當然，老衲不敢請女施主一定接納。」

話聲微停，他長嘆一聲，才又接着說道：「昔日參與者衆，包羅殆盡了武林江湖中高手，因之女施主爲復大仇，若想殺絕的話，恐怕要血流萬里！再說，錯已鑄成，爲首者誅，是乃因果，也是我們所應得的罪罰，其餘奉命而行的人，望女施主網開一面！老衲敢說，各大門戶中，昔日參與的負責人，此時無不追悔悲恨至切，無一不願身受女施主刀劍之刑！但那些黑道中的人物，恐不作如是之想，可能的話，彼等必將想盡方法置女施主於死地，以解後憂。因此老衲勸勸女施主茲後行動當心，要處處防備突然而來的襲擊，此老衲由衷之言，信否就任憑女施主了！」

嚴霜這次沒有再笑，她已經聽出「一方大師」所說，是眞實的事情了，因此她神色也轉爲十分肅穆！

「一方大師」此時，却似自語般又開了口，道：「人是作錯不得的，今日始知那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俗語，並非老生常談，而是血和淚的教訓！」

嚴霜心中陡地動念，自忖道：「這是眞事了，但看這老和尚年已古稀，又身爲一代武林掌門之人，竟能知錯而甘願自懺悔，必然不是惡徒。昔日之錯，無心所鑄，他的對頭人似應看破一些放過他才對，對！我要問個清楚，有機會時要替和尚說句好話！」

想到這裏嚴霜正要開口，抬頭處，不由一愕，面前不知何時，已一列站定了八名年老的僧人！

這八個老和尚，年紀最輕的也有四十五六，最大的五旬以上，個個手持佛珠，寶相莊嚴。

內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和尚，合十說道：「女施主好！」

嚴霜暗暗皺眉想：和尚們俗禮眞多！想歸想，她却也答了句：「你們好。」

這老和尚肅容道：「貧僧『悟因』，現爲『峨嵋』掌門之職，適才與女施主答對甚久的這位高僧，就是貧僧八人的恩師！」

嚴霜哦了一聲，道：「剛才老和尚說過！」

悟因頷首道：「女施主可能暫退一旁，容貧僧與敝恩師說……」

悟因還沒有說完，一方大師已接口說道：「悟因，難道你忘記接替掌門之時，所立的誓言了？」

悟因悲澀的說道：「恩師，弟子死不敢忘，但仍請恩師賜准，容弟子與女施主談上片刻，弟子保證不作强求！」

一方大師道：「你當眞要置爲師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悟因驚地跪倒，道：「弟子不敢！」

一方大師慘然一笑道：「你該知道，果報不爽，站起來聽我一言！」

悟因合十應聲，緩緩起立。

一方大師非常冷靜的說道：「爲師如想自決，任誰也攔阻不住，所甘願枯坐相待這女施主者，爲求女施主能得手刄老衲，以解前怨也！如今女施主已到，我死得其所，你若還是當今峨嵋一派掌門人的話，當成全爲師之志！爲師死後，莫與歷代佛祖併列，骨化成灰，揚之『三峽』，此乃爲師遺令，違之則將視同欺師！」

悟因聽到這裏，業已淚下如雨！

一方大師却微微一笑，又道：「你已是一派掌門之尊，怎還作此小兒女之態，去，請那女施主立即動手，你們不要攔阻！」

悟因垂淚無言，合十而退！

他走到嚴霜身前，合十道：「女施主可都聽見了？」

嚴霜皺眉道：「聽見了，只是不懂……」

悟因却接口道：「昔日之事，也有悟因在，悟因今願受女施主剮、剝之刑，唯請女施主放過敝恩師去，則……」

嚴霜黛眉緊鎖道：「你們都弄錯了！」

悟因聞言一愣，尚未問出口來，嚴霜已到了一方大師的身前，一方大師頷首微笑，探手蒲團之下，取一柄鋒利匕

首！

將匕首往身前地上一插，安然說道：「這把匕首，曾將令堂左肩劃傷，女施主就請用它，打發老衲上路吧，老衲絕無怨言！」

嚴霜轉轉眼珠，自地上拔起匕首，悟因等八人，個個雙目圓睜，停下了呼吸，看着嚴霜！

那知嚴霜非但沒有動手，反而將匕首放於囊中，道：「老和尚，你是決心要死在仇家之女的手中了？」

一方大師道：「誠然！」

嚴霜道：「不會自殺？」

一方大師淒然一笑道：「女施主對老衲，似不必貓之戲鼠吧！」

嚴霜不睬，又問了一遍！

一方大師長嘆一聲，道：「老衲曾有心誓，此生斷然不會毀誓！」

嚴霜道：「那太好了！」

悟因忍耐不住，沉聲道：「女施主，敝恩師雖有諭示，令貧僧等人不得對女施主失禮，但女施主設若這般侮人，却實在使人難耐！」

嚴霜一笑，不理悟因，却對一方大師道：「老和尚，你認定我是你心目中的那個女子？」

一方大師頷首道：「沒有錯，當我看到女施主時，就知道不會有錯！」

嚴霜道：「怎麼見得？」

一方大師道：「武林中人，只聽說過令堂美如仙女，但實在見過她的人不多，老衲却是不多之中的一個！」

嚴霜道：「單憑這個原因，你就認定我是那個女子？」

一方大師搖頭而又點頭道：「不！但也該說是！」

嚴霜道：「你沒生病吧？」

悟因怒聲道：「女施主，妳太過份了！」

一方大師却睜目叱責悟因道：「退遠些，少開口！」

悟因合十悻悻然而退出丈外，嘆息出聲！

嚴霜却又對一方大師道：「你說不！又說是！叫人難懂！」

一方大師道：「不者，老衲並非只因令堂，就判斷女施主是誰！是者！女施主和令堂，面目一樣，完全相同！」

嚴霜笑了笑，道：「老和尚，你說曾親手殺了我的母親，對不？」

一方大師道：「不錯，事實如此！」

嚴霜道：「你那仇家之女，姓什麼？」

一方大師一指身前石碑道：「上面寫的明白！」

嚴霜皺皺眉頭道：「是姓梅的？」

一方大師頷首道：「不錯，是姓梅的！」

嚴霜一笑道：「要是這樣的話，老和尚，現在你死不了啦！」

悟因等八僧，聞言一愣，一方大師却驚問道：「這是何原故？」

嚴霜道：「我告訴你，我不姓梅，我姓何我娘沒被任何人殺死，是自己病死在『蘇州』城中的！」

一方大師面色陡變，直目注視着嚴霜不瞬！

嚴霜道：「你不相信？」

一方大師突然揚聲高喧一句佛號，道：「善哉！善哉！」

嚴霜霎霎眼睛，才待開口，一方大師却又說道：「女施主去吧，不過妳總要再回來的，我佛說過，善惡總有報，未知早與遲！遲幾年也好！」

嚴霜皺皺眉頭，道：「老和尚，你是不是坐在這裏很久了？」

悟因却接口道：「敝恩師這樣坐了三個多月啦！」

嚴霜道：「難怪說話時而清醒，時而昏沉！」

一方大師竟不分辯，却說道：「女施主可還記得我曾勸過的話嗎？」

嚴霜道：「那幾句？」

一方大師道：「就是那句！元兇自當食其惡果，而奉令行事者衆，未來求女施主能念彼被迫之情，網開一面！」

嚴霜道：「當眞我要是你心目中所想的人，至少不會忍心殺你，看你這大年紀了，叫你活着還能活多久！」

一方大師雙目陡射神光，合十恭敬的說道：「有女施主這一句話，已得天佑，仁者壽，老衲百罪之身，自今日起，當日夜爲女施主祈禱！」

嚴霜一笑道：「這樣吧，目下我自己的事還不知如何，當然談不到能幫你的忙，但有朝一日，却可以替你出點力！你就日夜爲我祈禱之時，也爲你自己祈禱，我能早日完成所望，那你也就早日脫身苦海了！」

一方大師聽了這幾句話，竟然變了顏色，喃喃說道：「可怕呀可怕，無心之言而合因果，誰說冥冥無靈，暗室欺心，神目如電，到頭來悔之晚矣！」

嚴霜並沒有仔細去聽這些話，却對一方大師道：「老和尚，我不陪你說話了，有一天我準會找到那個姓梅的女孩子，一定勸她放過你去，你放心吧！」

說着，她牽着馬匹，登上山路而去！

行未幾步，突然轉回，又向一方大師道：「將來在那裏能找到你？」

一方大師肅色道：「老衲除天限時到，無可如何外，月月年年不離此地！」

嚴霜道：「這是何苦，你那仇家也不知道此事，再說，人家眞要非復仇不可的話，你就是坐在刀山上，也沒有用呀？」

一方大師道：「女施主說的不錯……」

嚴霜不等一方大師把話說完，已接口道：「那你就該先回廟裏去才對！」

一方大師搖頭道：「作事未必全爲別人，老衲是求心安，與任何人無涉！」

嚴霜嘆息一聲道：「隨你吧，反正我已經勸過你了，你願意這樣自苦，我也沒有辦法，但願你那仇家能親眼看到……」

一方大師接口道：「她親眼看到，又能如何？」

嚴霜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也許會對你有利！」

一方大師苦笑一聲，道：「那就有違

老衲的心意了！」

嚴霜搖搖頭，再次牽馬而行，邊行，喃喃自語道：「怪事越來越多了，人眞是奇怪，你這樣想認爲對的，却偏偏有人那樣想才認爲對，好痲煩呀！」

說着，她邁過了「會宗堂」，轉向溪邊，沿溪西行而去，這條路是正路，行數里，即到「伏虎寺」！

嚴霜的身影遠了，一方大師重又闔上了雙眼！

悟因上前，俯身合十道：「恩師，此女恩師相識否？」

一方大師雙目未睜，似自語又像答覆悟因般，道：「似曾相識却未識，將因求果皆故人！」

＊　＊　＊

悟因等人去了，他們自一方大師在「會宗堂」旁，巨松幹邊，立碑坐禪之日起，每天要來叩安一次！

是正午了，山脚下，上來了一個怪模樣的道人！

這道人，白髮散披肩頭，凌亂得可以！

白髯久久未曾整理，扭結一處，那身藍色道袍，半是塵土，一雙雲履，又髒又破，但背後金劍，却點塵不染！

道人走到了「會宗堂」外，他竟沒有注意不遠處，古松幹旁枯坐的「一方大師」，而進了「會宗堂」！

會宗堂口，那條紅木長櫈上，坐着「監簿」的道人，他是專管着前來「會宗堂」的外地寄食道士的。

他看到這怪樣子的老年道人進來，並未站起，僅僅把簿子打開，往前一推，筆硯現成，任老年道人塡寫！

這白髮披肩的道長，冷冷地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聲，提起那管已經禿成半頂的破筆，在簿上寫了四個大字！

監簿的道人，習慣的把簿子轉向自己，然後看上一眼，那知一看之下，臉色陡變，慌不迭的站了起來！

原來白髮道長，在簿上面寫的那四個大字是——

「武當天玄！」

天玄此時看了監簿道人一眼，冷冷地說道：「涵眞可在？」

監簿道人慌不迭地稽首道：「在，掌敎可要弟子去請？」

天玄道：「不敢勞動，你還是坐着吧！」

話聲中，天玄自己向後面而去！

這監簿的道人，臉却已經拉成了丈二長，一臉的苦水，就像是死了親娘祖奶奶似的，別說他有多難看了！

原因非常簡單，天下的道院、觀、堂、凡屬「三淸」敎下的，全歸武當管理，如今，他狗眼看人，却碰上了花錢養他的主人，他不怕誰怕！

不過他如今是多餘的害這種怕，今日的天玄，已經沒有那種爲此小事而伸手管理的心情了！

移時「會宗堂」的「涵眞」，恭敬的陪着「天玄」步出堂外，「涵眞」手指古松低聲道：「掌敎請看，那就是『一方大師』！」

天玄適才只顧想着心事，沒有注意，如今却看清了一切，誰說不是呢，道義之交的一方大師，果然枯坐路旁！

天玄沉思多時，悄聲道：「別驚動他，我們回去，夜深後再來！」

＊　＊　＊

山居自然涼，何況已是近寒的冷夜！

可是「一方大師」依舊端然趺坐，動都不動！

他緊閉着眼，是看夠了人間的悲觀，抑或是不忍去看世上的惡濁，還是他別有懷抱，就令人難測了！

他雙耳却是極靈，聽到了聲音！

有人在他身旁，設上了雲墩！

有小桌，還有香茗，這……這是誘人的東西！

片刻之後，靜了，但他却十分淸楚，有人站在那塊石碑前，正作無言的垂泣，心聲悲極！

一方大師仍未睜眼，却開口說道：「施主難道也想參這枯禪？」

話聲剛住，身旁這人已答道：「千里只爲故人來，莫非坐都不能嗎？」

這聲調，這口吻，使一方大師止不住心湖激動！

眼雖未睜，話却又起，道：「道兄何來，莫非也是爲了昔日之事？」

天玄道：「貧道不慣與人作瞎子語，僧兄，睜睜雙目吧！」

一方大師喟嘆一聲，睜開了眼。

天玄却適時遞過一杯熱熱的香茗，道：「僧兄用茶！」

一方大師搖頭道：「此身已非屬我，不必了！」

天玄道：「僧兄若眞有悔罪之意，似該把這身皮肉，好好的爲那『梅家』的女施主留着，怎能任意自苦？」

一方大師淒然一笑道：「道兄，老鴉看豬，你忘了自己了！」

天玄語塞，放下茶，長嘆出聲！

半晌之後，一方大師又道：「道兄來峨嵋作甚？」

天玄道：「少林苦心約我及終南、黃、華二山掌門等人，來峨嵋相會，據苦心禪師推算，說那女施主亦將來此！」

一方大師看了看天玄，道：「我敬問道兄一言，設若見到那女施主後，道兄意欲何爲？華山黃山終南掌門人，又欲何爲？」

天玄道：「見到女施主後，將當年事慨談清楚，然後任由那女施主如何施罰，反正心願了後，自決的多！」

一方大師突然將聲調低道：「何不誅之，以解後憂？」

天玄大驚，四顧片刻，道：「僧兄何出此言，設爲天下人知，我等……」

話沒說完，一方大師已展顏道：「道兄莫怪，我是有心相試耳！」

天玄道：「確實吓我一跳！」

一方大師合十致歉，然後道：「可曾聽到其他門戶中的消息？」

天玄道：「有一點兒，當我由『滇邊』來時，聽說江湖中人，似在集結，目的不詳，極可能是與我們一樣！」

一方大師喟嘆一聲道：「這樣來說，

那女施主危矣！」

天玄道：「苦心傳話，亦曾言及，是故我一路疾行而來！」

一方大師道：「是要爲那女施主出點力氣？」

天玄道：「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一方大師神色陡轉鄭重，道：「道兄所言一切，可是心口如一？」

天玄雙眉一揚，道：「若非已存必死之志，和尚，就這一句話，已足能引起武當和峨嵋的一場是非爭搏了！」

一方大師道：「因有大事相托，不得不多小心些，道兄原宥！」

天玄道：「是托我來辦？」

一方大師道：「道兄鶴駕先一步光降峨嵋，自是要先托道兄了。」

天玄道：「何事？」

一方大師道：「我們要找的人，先道兄一步進了山區！」

天玄神色一變，道：「不會有錯？」

一方大師道：「昔日是我抽中『梅家』後宅的地區，也只有我所領率的那隊人，見過韓岫雲女俠，所以……」

天玄雙眉一皺道：「我們不是在談已死的梅夫人。」

一方大師道：「今日晨間不久，由『慈福院』(即俗稱之「老寶樓」，本係道院，明正德三年重建更名爲「聖積寺」。)上來了一位年約十六、七歲的女施主，曾停留此處甚久，並和我答問多次！此女雖否認姓『梅』，但她的模樣兒，却活脫脫的就是當年的韓岫雲女俠，絕沒有錯！」

天玄搖頭道：「天下奇事如河中魚，江邊沙，太多了，模樣兒相同的，更是不少，僧兄怎能憑此而斷定無誤呢？」

一方大師道：「有件事說來奇怪，我一見此女，即已方寸怦動，這是種怪異的牽引力量，絕對沒有錯誤！」

天玄道：「我仍難相信！」

一方大師道：「道兄何不前往一探？」

天玄頷首道：「我雖不信，但被你這樣千眞萬確的一說，若不自已去看個明白，的是無法放落這顆懸心！」

一方大師道：「還有一事，才是緊要的呢！」

天玄道：「何事？」

一方大師道：「我與此女答對甚久，此女竟願有朝一日，爲我等與梅家孤女，化解寃怨，她出言誠坦，越法令我慚愧！道兄知道，我對氣色星占之學，曾有所得，看出此女面現煞紋，印堂隱透黑氣，主將遭逢大兇禍事！並且這兇禍之事，就在三五天內發生，我已於佛前立誓，坐此枯禪，無法往救，故而必須煩及道兄！」

天玄雙目陡射神光，道：「她去了何方？」

一方大師道：「走的正路，第一站當係『伏虎寺』，再去何處難以推測了，這事說來怪我少問了一句話！」

天玄道：「你的意思我懂，其實你問她也不見得肯說，試想，她獨自來到峨嵋，必有隱情，怎能隨便對人言呢？」

一方大師道：「苦心禪師等人，何日可到？」

天玄看了一方大師一眼道：「我想很快就回來的，有事？」

一方大師關懷的瞄了天玄一眼，道：「道兄可肯再聽我一句話？」

天玄皺眉道：「似你我之誼，有話自當直說才對！」

一方大師道：「此番請只在暗中相護梅家孤女，若要出面，必須待苦心禪師等人駕臨後才行，道兄能夠應允？」

天玄頗爲不解一方大師之意，沉思之下，有了誤會，因之面色上，已現出了不悅神態！

天玄忍耐不住，皺眉說道：「道兄難道眞以小人之心度我？」

一方大師知道天玄誤會了自已的心意，搖頭道：「道兄如今怎地這般多疑起來？」

天玄道：「怎不說你話中有刺？」

一方大師苦笑一聲道：「道兄，請澄清心湖無邊波濤吧，憶記往昔那場傷心悲痛的搏戰，彼時我等設能平心靜氣，又怎會落入圈套之中？」

天玄聞言心頭猛地一凜，道：「多謝僧兄的當頭棒喝！」

一方大師搖頭道：「當年我輩若有一人，能多想一想，何致種此惡因而今食其果，道兄，看來『嗔』之一念，難防呀難防！」

天玄道：「往者已矣，僧兄令我暗中行事，究竟有何所見？」

一方大師道：「說出來道兄却莫怪罪。」

天玄道：「僧兄把我看成小孩子了！」

一方大師神色鄭重的說道：「道兄臉上的煞氣，比那女施主好不多少，此番相助那女施主，能不露面似較妥當！」

天玄聞言先是雙眉微皺，繼之哈哈大笑了起來！

笑聲過後，天玄慨然說道：「僧兄適才有言，此身已非我屬，若能援助此女而埋骨這『天下秀』的峨嵋，豈不正好！」

一方大師却沉聲道：「道兄存必死之心而報梅氏，老衲不敢妄言當否，但若是道兄此身已死，而孤女險難未了，道兄能安心嗎？」

天玄一凜，語爲之塞！

一方大師繼之道：「若能留得三寸氣在，候得『苦心』僧兄駕臨，那時設非鶴駕西返則不足成事，死亦無憾焉！」

天玄驀地起身，稽首一拜，道：「謹受教！」

一方大師合十道：「祝珍重！」

天玄再次稽首，道：「事已燃眉，別矣！」

一方大師頷首合十道：「再祝珍重，願能相見於不日！」

天玄淒然一笑，無言轉身而去！

他返回了『會宗堂』，悄囑涵眞，選出五名熟悉山區各處的高手，急索嚴霜的下落，並代偵可疑的敵者！

然後他却停都不停，踏着孤寂瘦長的影子，登山遠去！

他從『會宗堂』左登山，這是日間嚴霜所走的路線。

一路林木茂密，蒼翠深幽古柏參天。

山坡並不太陡，三數里路，已在天玄提力下，飛滑過去，他聽到「虎溪」傳來淙淙的流水聲！

行行重重，已可見距三豐狂草所書「虎溪禪林」四字的匾額！

據說山上從前多虎，宋僧士性，建一幢禪林鎮壓，虎患自此而絕，當然，此說未必是眞。

天玄並沒有進「伏虎寺」，他以經驗來判斷，嚴霜日間午前即已到達此處，斷無逗留過夜之理！

遂繼之前行，但已近天亮！

「龍鳳輝堂」(即後之「羅峯菴」)已近，這是峨嵋勝景之一，所謂「羅峯晴雲」，至今令人嚮往！

旭日沐海而出，躍然騰升！

金華映得山河奇秀，也使天玄胸襟一寬！

他順路緩踱，靜下心來，看這自然仙景！

峨嵋山峯巒重疊，處處可見，但自近山麓看去，卻另有一番氣概，晴風光色，林巒秀氣，令人愛煞！

羅峯，在菴的後方，正是最近的山頭，天晴時，雲岫絡絲縷縷，絮絮切切，悠悠然出自山間！

有時圍繞如瑩玉之帶，或游絲像怪獸翱翔，或自山嶺一傾掛下，其中的美妙，難言！難言！

尤其是翠林巖壑靜靜的，整肅的，任是第一神筆，寫不出這山岳剛柔相濟的氣勢；第一畫家，畫不出那晴雲端莊的姿態！

此間，是天玄舊遊之地，但他卻依然入迷！

尤其是當他心波起伏難靜，一身恩怨難平之時，聆得一方大師禪機，再睹這無邊雲景，心湖漸漸風息浪平！

他喟然一嘆，自語道：「金頂雲海，令人有茫茫之感，三雲寺之雲，如『牛心寺』臥雲，令人感已身之渺小，『中峯寺』集雲，則興挽狂瀾於已手之念，『華嚴寺』歸雲，睹之嘆人若浮萍，然皆神難合而心難落，是距離人太遠了些！」

話鋒自動停下，目光緩移雲間！

久久，他又復長嘆一聲，道：「只有立於山麓，看這『羅峯晴雲』，這才是雲的形態，雲的相貌，她飛舞，她婷立，她蕩漾，她獻媚！」

適時！西山傳來震耳欲聾的鐘鳴聲！

鐘鳴響徹雲霄，也震醒了天玄眞人的雲夢！

他知道，這是「聖積寺」(老寶樓)的巨鐘撞鳴！

他整整一下道袍，步履加急，順路登山而上。

＊　＊　＊

天玄沒有虛行，他看到了嚴霜！

是當天的中午剛過，在華嚴寺的右側！

華嚴寺右側，有古楠樹一株，圍粗丈餘，青蓋若傘，掩映數畝之廣，是故俗稱它爲「木涼傘」或「木涼繖」！

嚴霜將那兩匹馬拴在樹旁，人坐在樹下一塊山石之上，正用着乾糧，看上去她已來了很久了！

天玄由一方大師處，詳知要找的孤女相貌和衣着，因之一見即知嚴霜正是自己要找的人！

不過天玄卻暗中奇怪，以一方大師所說，嚴霜比他早走了大半天，怎地卻在此處就追上了她？

天玄暗自思忖了刹那，有了決定。

於是他步到了嚴霜的身前，稽首道：「貧道問女施主好。」

嚴霜抬頭看看天玄，微微一笑，道：「你好，你是山上的道士吧？」

嚴霜遇上和尚或老道，簡直不知要怎樣稱呼才好，叫聲高僧或道長，她心裏蹩扭，於是乾脆和尚就叫和尚，道士就稱道士。

天玄此時搖頭道：「不是，貧道和女施主一樣，是外地來的。」

嚴霜嘴巴一抿，道：「那就算了！」

天玄心中一動，道：「女施主可是有什麼事情……」

嚴霜道：「你不是這座山上的道士，說也沒有用！」

天玄道：「也許貧道能代女施主釋疑，說說何妨？」

嚴霜道：「我要再往山上走。」

天玄笑道：「女施主可以走呀，不會有人阻攔的。」

嚴霜道：「由此登山這兩匹馬卻沒有用了，此地不知道可有能夠代客暫時養馬匹的地方沒有。」

天玄恍然一笑，道：「有，山民們都可以代女施主照料的！」

嚴霜大喜，道：「這就好了，請問怎麼找到山民們的住處？」

天玄一笑道：「其實不必要一定去找山民……」

嚴霜接口道：「你不是說，山民們……」

天玄一指「華嚴寺」道：「寺內也可以代各方施主辦理這種事的！」

嚴霜更高興了，道：「眞的？」

天玄道：「這樣吧，讓貧道代女施主去辦，如何？」

嚴霜想了想，道：「好呀，不過這太麻煩你了。」

天玄微笑着道：「沒什麼，現在請女施主把必須用的東西，拿下來，其餘的一併存寄『華嚴寺』中，寺裏有憑證給女施主的。」

嚴霜想了想，把銀子和她深藏着的那襲銀衫，及寸步不離的拐杖取下，然後對天玄道：「好了，就麻煩你了！」

天玄道：「女施主可有預計來取的日子？」

嚴霜搖搖頭道：「這很難定了！」

天玄道：「說遠些沒有關係！」

嚴霜道：「你對峨嵋山很熟？」

天玄道：「可以這樣說。」

嚴霜道：「請問要遊遍此山，須多少日子？」

天玄道：「這很難說了，要粗枝大葉的走走，大概半個月足夠，要是訪查些什麼，或各地都要到的話，至少要兩個

月！」

嚴霜道：「那就以兩個月的時間，來作取馬的日子吧。」

天玄點點頭，道：「女施主請稍候！」

說着，他牽動那兩匹馬，進了「華嚴寺」。

剎那，天玄回來，手中多了一塊竹束，上面以火筆烙印了縱橫不少奇特的紋路，令人無法看懂。

天玄將那竹束遞交嚴霜，道：「請女施主收好此束，將來要憑它取物的！」

嚴霜看看竹束，皺皺眉頭道：「這些烙痕是怎麼回事？」

天玄一笑道：「這是『華嚴寺』的秘密，只有『華嚴寺』的人看得懂，總之，女施主所存的東西，都烙在這竹束上了！」

嚴霜心慧，已經懂了，一笑道：「這滿有意思。」

天玄借此機會，問道：「女施主尊姓芳名？」

嚴霜道：「我姓何，何嚴霜！」

天玄沒有見過死已十數年之久的韓岫雲，但却見過那梅冬青，他由面前這位少女的臉上，在追想和梅冬青相像之處！

他看不出有何相像的地方，暗中搖了搖頭！

不過他在乍見嚴霜的時候，却也有像一方大師所說，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因此他決定注意下去！

嚴霜這時將馬匹寄存，已沒有了心事，神色十分欣慰。

她看看面前的老道士，信口問道：「你由那裏來？」

天玄道：「貧道來自『武當』！」

嚴霜哦了一聲，道：「啊！武當好遠喲！」

天玄一笑道：「不近，何施主妳呢？」

嚴霜道：「我從『蘇州』來的！」

天玄一驚，脫口道：「這比貧道還遠得多呢！」

嚴霜笑了笑，點點頭，她左手還拿着那片竹束，於是小心的收好，右手的乾糧還沒有吃完，看看天玄道：「你沒吃東西吧？」

天玄也報之一笑，點頭道：「不錯，本來貧道是要向女施主募些乾糧充饑的，但却發現女施主吃的肉脯，只好作罷！」

嚴霜黛眉皺了皺，道：「為什麼肉脯不能吃？」

天玄道：「出家人是不能吃葷腥的！」

嚴霜又皺了皺眉，道：「我還沒請問你怎麼稱呼呢？」

天玄微微一愕，終於實答，道：「貧道『天玄』！」

嚴霜霍地愣了愣神，道：「哎呀，你是武當的掌門人呀？」

天玄苦笑一聲，道：「其實是罪惡深重的笨人！」

嚴霜搖着頭道：「你們這些和尚老道眞怪！」

天玄對嚴霜所說的話深感莫名其妙，不由問道：「怎樣怪法？」

嚴霜道：「前面有峨嵋一派的掌門，在坐什麼『枯禪』懺罪，幾乎把我當成他懺罪的對象，看得人心裏不忍！如今你竟也說是什麼『罪惡深重』，又加上也是一派掌門的大俠，你說這種事情到底怪不怪？」

天玄苦笑一聲，搖頭道：「不怪！」

嚴霜道：「這還不怪呀？」

天玄道：「一個人本身所經之事，能瞞得了別人，但却瞞不過自己的良心，良心有虧，自然要去求個安心的方法……」

嚴霜突然接口道：「譬如那位一方大師，難道他坐了什麼枯禪，所行惡事就能變成善事？再說你，自罰再深，也難……」

天玄道：「女施主有所不知，事已作錯，追悔莫及，那就只有想一個使自己『心安』的辦法，因此……」

嚴霜不能贊同的接口道：「我認為沒有辦法……」

天玄接話道：「女施主說何事沒有辦法？」

嚴霜道：「那一方大師說的對，一失足成千古恨，人是錯不得的，當然，錯分大小，小錯與大錯不一樣的！要是自己德性上的過失，損傷別人不重，那當然應該有機會來改正，來警惕，使今後不再錯誤！但若這錯過太重，譬如錯殺了人，或作了件令他人傾家敗業的錯事，我深信永遠無法求得眞的『心安』！」

天玄神情怔愕，無言可答，默然低下了頭！

嚴霜却又說道：「也許你不會相信，因為那要身臨其境才能領略！」

天玄暗道一聲慚愧，自忖道：「姑娘，我正領略這噬骨般的痛苦呢！」

嚴霜吃了口肉脯，喝了口水，話鋒一變，道：「再說不吃葷腥這件事，也是你們和尚道士的怪處！」

天玄只有苦笑，仍難答話！

嚴霜却接着又道：「到底你們為什麼不吃葷腥？」

天玄簡單的答了一句，道：「出家人應該不殺生的！」

豈料嚴霜突然問道：「你到底是不是武當的掌門人？」

天玄道：「正是貧道，這不會錯的！」

嚴霜道：「作了多少年的掌門？」

天玄道：「二十三年了！」

嚴霜道：「二十三年以來，可還記得打過多少次厲害的陣仗？」

天玄一笑道：「難以計數了！」

嚴霜道：「殺過人沒有？」

天玄一愣，不知應該如何答覆才好！

嚴霜却又說道：「我是說，不論對手善抑惡，你殺過他們沒有？」

天玄道：「當然殺過人，並且還殺過不少！」

嚴霜點點頭，正色道：「吃葷腥難，抑或是殺一個人難？」

天玄眞的無言可答了，他對面前這尚未長成大人的少女，興起了一個奇特

的看法，直覺得嚴霜十分厲害！

想歸想，答還要答！

天玄道：「當然殺人難，但女施主却應明白，殺人之事是迫不得已，年不一遇，而吃葷食腥却日日……」

嚴霜接口作了總結，道：「要換上我，我寧願日日吃些葷腥，也不願殺人！」

天玄問道：「要是此人太惡太壞了呢？」

嚴霜道：「惡有惡報，何必要我來動手殺人呢？」

天玄又道：「假如這人，是殺姑娘親人的仇家呢？」

嚴霜毫不考慮的就道：「要先問自己親人有沒有惡過，有的話，對仇家自應放過一面，假如沒有的話，不共戴天之仇，豈容不報！」

天玄道：「那豈不是也要殺人了？」

嚴霜道：「當然！」

天玄道：「事臨女施主身上，殺人就變作當然了？」

嚴霜道：「殺人是重大的事，但若有了比殺人還重大的緣由，而非殺人不可，那殺人就是當然的了！」

天玄道：「可有例子？」

嚴霜道：「當然有！」

天玄道：「貧道願聆高論！」

嚴霜道：「孔子至聖，一生篤行『忠、恕』之道而不逾，但他在無法改正『少正卯』的時候，也只好殺了他！」

天玄語塞而心服，思忖：「看來一方大師之言不錯，此女有仁恕之心！」

嚴霜適時又道：「我說的可不一定都對……」

天玄却接口道：「的是至理金言，使貧道五中深感敬服！」

嚴霜却一笑道：「這都是我二哥說過的話，原來果有道理！」

天玄一聽，心頭猛動，自忖道：「不對了，梅家只有孤女倖逃大劫，絕對再沒有任何男子逃得活命，此女既有二哥，顯然一方大師弄錯了！」

他正忖念間，嚴霜却話鋒一變，道：「你剛才說過，此地路很熟對不？」

天玄道：「可以說夠熟識了！」

嚴霜道：「那麼去『清音菴』是怎麼走法才對？」

天玄霎霎眼，道：「清音菴？」

嚴霜道：「嗯，聽說是建在『雙橋』旁邊。」

天玄心中怦跳不已，道：「女施主問的，是那『雙橋清音』右旁的尼菴？」

嚴霜點頭一笑，道：「是，你說在右旁，大概不會錯了。」

天玄心中跳動加速，道：「女施主從前可曾到過？」

嚴霜道：「我娘說曾經帶我來過，只是那時我年紀太小，不太記事，不過我娘既說我來過，那一定是來過的。」

天玄神色已變，似是自語般喃喃的說道：「不錯，是來過的，那時妳年紀太小，小到根本還不能記事，這沒有錯了，『一方』說的對，是妳！眞是妳！」

嚴霜愕愕地說道：「你是在跟我說話？」

天玄一驚，神魂返舍，凄然搖頭道：「不是，哦，女施主，這條路我很熟，巧的是我也要經過那裏，就讓我替女施主引路吧。」

嚴霜十分高興的說道：「那好極了。」

突然，她想起了什麼事情，話鋒一頓，道：「我幾乎忘了，你還沒吃東西呢，這怎麼辦？」

天玄道：「出家人行東到西，露宿忍饑是早已習慣的事情，女施主不必爲此而不安，趁天色尚早，還是動身吧！」

嚴霜却搖搖頭道：「這不行，讓我來想個辦法。」

她說着，果然蹙眉沉思起來。

刹那，雀躍而起，道：「我眞笨，你現在就去『華嚴寺』，那兒準有素齋。」

其實天玄不餓，就算餓，現在他也吃不下去，可是嚴霜說什麼也非等他用了飯再走，他只好又進了華嚴寺。

此時，西方已現紅雲，太陽漸落，夕陽正濃！

等天玄再從寺中出來，已是近黃昏的時候了！

再沒有任何牽扯，天玄在前，嚴霜隨之於後，踏着山石路，一步步向目的地的『雙橋清音』而行！

聖水閣已在面前，他們走的夠快！

天玄邊走，心頭却在亂跳，他是提輕了脚步，用上三成功力而行，豈料嚴霜竟能從容相隨，寸步未離！

天玄不由自忖道：「莫非此女已懷罕奇功力？不會，再試她一試！」

想到這裏，天玄脚下又提了二分眞力，步履如飛！

怪！嚴霜舉步從容，依然緊隨其後，非但不曾被甩落多遠，並且連絲毫提聚功力的跡象都沒有！

天玄暗唸一聲「無量佛」，頻頻搖頭！

正行間，倏地前面出現了一名五旬年紀的道長，相隔天玄和嚴霜三丈外，已停步稽首肅立相待！

天玄目光向迎面而來的道人示意，道人立即道：「敢請停上一步，貧道有事相告！」

天玄停了下來，道：「道友何事？」

這名道人稽首道：「前面『大峨寺』下，『歌鳳台』的『雞公石』畔，有人等候這位女施主，貧道特來知會一聲！」

天玄點點頭，肅容道：「可知來歷？」

這名道人道：「不知，但却必須請女施主小心！」

天玄道：「好，假如有事發生，你們切莫出頭！」

說着，已邁步而前，閃過這名道人而去！

嚴霜却突然開口道：「掌教慢些，我要問問他！」

天玄暗自喟嘆一聲，停步而待。

自遇嚴霜，嚴霜始終沒稱呼過他什麼，如今突然喚了一聲「掌教」，使天玄心中百感交集！

嚴霜這時却向那名道人道：「聽你話中的意思，是不是對我有不利……」

這名道人接口道：「貧道是發覺那人

可疑！」

嚴霜道：「你認得我？」

這名道人不知如何答對才好，天玄無奈，接話道：「這是前面來路上，會宗堂中的道友，認識我！」

嚴霜吭了一聲，這名道人借此機會，稽首道：「貧道尚有要事趕路，告辭了！」

他說走就走，邁大步飛般而去！

嚴霜搖搖頭，道：「眞奇怪，怎會有人想不利於我呢？」

天玄道：「天下事很難說，不過貧道敢請女施主放心，即使遇上什麼麻煩事情，有貧道在，諒也不致傷及女施主！」

豈料嚴霜却搖搖頭道：「不，眞遇上事，請先讓我問他！」

天玄頷首，遂繼之前行！

他們到了「聖水閣」前，嚴霜目光被奇景所引，不由自主的停了步，天玄只好相待。

聖水閣前奇岩怪石，挺拔如削，蒼苔暗綠，景色神秘！

一塊巨石好似自天而墜，插於聖水之中，上面刻着「宋」隱士陳希夷的「福壽」二字，實乃奇景！

由呂純陽所手書的「大峨石」，矗立池邊！

另外還有蘇東坡寫的「雲外流春」石碑！也樹植池畔。

字皆神筆，石態宏偉，再加上這山川靈氣，的是仙境。

天玄適時道：「女施主，峨嵋勝景妙秀之處，眞是數不盡數，女施主若遇之則停，怕三五日中也到不了『清音菴』了！」

嚴霜一笑道：「眞美，美得使人忘記了一切！」

她雖是這樣說着，但却已邁步而前。

「大峨寺」倏忽迎面而到，嚴霜這次沒停，跟着天玄，從「大峨寺」步向下面，擇路而行。

走至「結緣橋」，天玄緊了緊束紮着背後寶劍的絲帶，目光現出了緊張的神色，不時注意左右！

此時天已昏暗，但是還仍能看到，「結緣橋」右岸下的「雞公石」，石上刻着三個大字，是「歌鳳台」！

嚴霜明白天玄謹愼的原故，她暗自忖思：「那道人說，此處有人想對我不利，好，我正奇怪這是怎麼回事情，就停下來看看！」

於是嚴霜停步不前，故意問天玄道：「我小的時候，聽娘說過，這『歌鳳台』有段故事，好像是說什麼一個叫『楚狂』的人……」

天玄回頭接口道：「這故事我倒知道，咱們走着談吧。」

嚴霜就是不想走，才沒話找話說的她一笑道：「歇會兒吧，我累了，這故事正好現在講嘛！」

天玄無奈，轉念着道：「也好，此處還比較寬廣，眞遇強敵，也無所懼，她既然一心想聽這故事，就現在說給她聽。」

想到這裏，天玄目光瞥處，用手一指道：「女施主，那廂坐談如何？」

嚴霜點點頭，遂步向天玄所指的山石，坐了下去！

天玄却是在嚴霜斜對面三尺外，找塊山石坐下，他取的地勢極好，不懼任何的突襲和暗算！

坐定之後，天玄說道：「楚狂並非是一個人的姓名……」

嚴霜接口道：「這人不是姓楚名狂？」

天玄搖頭道：「不是，他姓……」

話沒說完，嚴霜又接口道：「這『歌鳳台』是不是就是傳說中，楚狂的隱居舊廬？」

天玄道：「這倒不假。」

嚴霜奇怪的說道：「那他怎麼又不姓楚叫狂了呢？」

天玄道：「女施主太心急了些，請聽我從頭說下去……」

話未完，突然一個人影閃動，在天玄身畔左首六尺的地方，多了個五旬年紀，身着古銅長衫的陌生人！

這人微笑着，目光直視嚴霜！

天玄就在旁側，而這人好像根本沒有看到天玄似的，這人的從容氣度，已使天玄心驚胆凜而色變！

天玄霍地站起，沉聲道：「施主何來，有何見敎？」

來人仍然不看天玄，却把手一擺，道：「掌門人你坐你的！」

話聲微停，轉對嚴霜道：「姑娘要聽『楚狂』的故事？」

嚴霜在這人注目她的時候，也正注目這人的一切。

要說這人業已認清了嚴霜，則嚴霜也就認清了這人！

如今聽這人開口，嚴霜突然問道：「你在這裏等我，就爲了要對我講故事？」

這人不料嚴霜會突發此問，因之神色一變！

嚴霜却不待這人開口，又道：「假如你願意先講故事，再談你等我這樣久的原故，自然可以，若想先談正事，也可以！」

嚴霜侃侃而言，如對家人，毫無懼意！

這人不由頷首道：「姑娘的胆識，着實令我佩服，我……」

天玄接口道：「施主早已等在這『雞公石』畔，貧道也早已知曉，施主到底想幹些甚麼，請對貧道直言！」

這人冷冷地瞥望天玄一眼，輕蔑的說道：「你認爲你很了不得？」

天玄也冷冷地說道：「貧道從來不敢如施主這般狂妄！」

這人嘿嘿兩聲道：「掌門的道長，我請你暫時安安穩穩的坐着，是好意，現在人家姑娘吩咐了，是先談故事，你懂？」

這種輕蔑的神態，冷誚的言語，天玄有生以來，這還是第一遭看到和聽到，於是還上幾句，道：「施主，貧道深盼你將這故事講得有聲有色，然後也好放心再和貧道談談其他的事情！」

這人一笑道：「掌門人放心，你既然

自願湊個數兒，我却之不恭！」

話鋒一頓，這人竟然不再理會天玄！

他轉對嚴霜，換上了笑臉，道：「姑娘，咱們先談故事可好？」

嚴霜道：「好呀！你也找塊石頭坐着！」

這人一笑，道：「不勞姑娘費心，我早準備了！」

天玄聞言一楞，自注目不懈！

這人話聲停後，緩緩揚掌，啪！啪！拍了兩響！

隨聲，出現了四名美艷女郎，一名捧着一張奇巧活動的軟椅，一名捧着可以疊合的小巧茶桌！

另外兩名，一捧「金壺」，一捧着晶盤，壺中何物不知，但那晶盤內，却放置着兩只白玉玲瓏杯！

女郎們支起桌，椅、將金壺擺上，斟了兩杯碧綠而香透人體的飲料，然後俱皆退步肅立於椅後！

這人瀟洒的緩緩坐於軟椅之上，溫柔的說道：「春兒，敬給姑娘一杯！」

背後閃出來了一名美女，雙手捧起一只玉杯，看看她的主人，又瞧了瞧嚴霜後，瞥望了天玄一眼，道：「婢子跟主人回話，這裏還有一位道長呢？」

這人依然看都不看天玄，道：「妳認爲不管阿猫阿狗，都配飲用我這『碧雲露』？」

春兒喲了一聲，道：「是婢子多問了？」

話聲中，她捧着這杯「碧雲露」到了嚴霜的跟前。

這人適時對嚴霜道：「此露是由百花之蜜及十味人間奇藥，合釀而成，功能養氣補血，算得是人間有錢難買的東西！」

嚴霜淡淡地接過杯去，道：「只能喝一杯？」

這人微微一楞，繼之一笑，道：「姑娘若是想喝，儘管喝，不過不能多過三杯！」

嚴霜道：「這是何原故？」

這人道：「任何有益的東西，多貪則受害！」

嚴霜點頭道：「有道理，你貴姓？」

這人瞥了天玄一眼，道：「可否容我把故事說完之後，再報名姓？」

嚴霜黛眉一蹙道：「難道先後還有什麼不同？」

這人頷首道：「是有不同。」

嚴霜搖搖頭道：「想不明白！」

這人又看了天玄一眼，道：「早報名姓，這故事姑娘就聽不成了！」

嚴霜微微一楞，道：「我更不懂了！」

這人道：「稍待姑娘就會懂了！」

語鋒一頓，神色轉爲自然的又道：「楚狂者，本姓陸而名通，字接輿，是春秋時的『楚國』人，因爲當時列國紛爭，而楚亂不息……」說到這裏，他故意停了下來，轉對天玄道：「掌門人，我只是一知半解，若有不對或不當或失誤的地方，掌門人可別客套，儘管更正！」

天玄哼了一聲，道：「貧道和施主，沒這多的話說！」

這人一笑，再次轉對嚴霜，接說下去道：「陸通是當代的名士，性格清高，不願隨波逐流，混淆於欺妄陰險勾心鬥角的惡濁世上，遂佯瘋詐狂！他裝佯狂放之後，就遠離到這峨嵋山上，結廬隱居，不再過問這人世間任何的事情！至於論語稱之謂『楚狂接輿』，其意義是說『接輿』佯狂，是故『楚狂』並非姓氏！楚狂非人之姓氏，後世還有幾個實例可作證明？」

他話到此處，却又停了下來，轉向天玄道：「這些實例，我一時却說不出來，掌門人你可知道？」

天玄本待不答，但明知對方是有心來考問自己，若不答話，勢將被對方藐視，遂冷冷地說道：「天玄是記得一二！」

這人哦了一聲，道：「請教請教！」

天玄道：「詩仙李白，曾有一首題名爲『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的七言詩，他開頭第一句，就是『我本楚狂人！此處楚狂二字，正如施主所說，乃佯裝也，而非姓氏，這是貧道偶然想的一例，施主認爲可對？」

這人拍手道：「掌門人之所以能爲掌門人，果有道理！」話鋒一頓，轉對身後四美婢道：「再取出一只玉盞，恭敬武當掌門人一杯！」

說着，他當先將自己面前的這一杯，仰頸飲下！

嚴霜只顧在聽故事，捧着那杯碧雲露，並沒有喝，如今也慢慢飲了下去，而春兒適時已取出一只玉盞。她傾滿一盞，捧遞給了天玄！

天玄閃身而起，道：「就煩姑娘放在石上吧！」

春兒一笑，將滿杯碧雲露，放於天玄所坐的石頭上。

這人讚道：「不愧爲一代掌門，分寸不失，可敬可敬！」

天玄借他這句可敬，端起杯來道：「山靈川秀，的是可敬，這一杯，就敬天地山川吧！」

說着，揚手潑處，將滿杯碧雲露洒向空中！

只見萬千晶瑩碧珠，飛罩向那塊巨大的「雞公石」上！

奇蹟倏現，碧珠竟然如同鋼斧般，有了透傳堅石的本能，發出叭叭連聲暴響，一齊嵌進了「鷄公石」中！

更怪的是，碧珠嵌得深淺一樣，並排成了四個大字，是——「適可而止」，令人駭然！

豈料這人竟然若無其事的說道：「好好一杯仙露，掌門人却賞給了這塊石頭，可惜呀可惜！」

話鋒一頓，却又說道：「此石來由已久，多上這麼四個綠色怪字，看不被那好事之徒，散佈連上天都要搖頭的大謊了！掌門人，你只顧一時發了『童心』，可知要造多大的孽？說來都是我這碧雲露惹的禍，說不得還由我救它回來吧！」

話聲中，只見這人左手凌虛一招，那千百業已嵌於石上的綠珠，竟然頓失所在，沒有了踪跡！

（未完・十二）